沙特阿拉伯

[苏] 尼·伊·普罗申著

杭州大學
图书馆藏书

北京人民出版社

沙 特 阿 拉 伯

（历史与经济概况）

〔苏〕尼·伊·普罗申　著

北京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

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рошин

Саудовская Аравия

(Истор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4.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沙 特 阿 拉 伯

（历史与经济概况）

〔苏〕尼·伊·普罗申 著

北京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译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1973 年 7 月第 1 版 197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11071·3 定价：1.32 元

（内 部 读 物）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1964年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交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沙特阿拉伯现代史。作者尼·伊·普罗申的生平不详。

作者在本书中提供了一些素材，说明从本世纪二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初期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作者在书中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勾结沙特封建统治集团，扶植当地买办资产阶级，掠夺石油资源，造成沙特阿拉伯的贫困落后的情况作了一些揭露。

但是，作者对沙特阿拉伯社会的尖锐的阶级矛盾缺乏深刻分析，没有阐明人民群众的作用。相反地，作者对帝王将相的统一活动吹捧备至，充分暴露了作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此外，作者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同时，竭力美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映了作者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世界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

的斗争日益加剧，中东地区是它们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作者写作此书，显然是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目的效劳的。

在目前有关沙特阿拉伯的历史资料还很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将此书翻译出版，以供参考。

目　　录

引　言 …………………………………………………… 1

伊赫万运动。内志中央集权国家的创立（1912—1925年）…………………… 5

二十世纪初期的内志 …………………………… 5

沙特家族对封建部落割据势力的斗争 …………………………………25

伊赫万运动的旗帜瓦哈比派教义 ……………29

伊赫万运动的发展 ………………………………38

英国与内志 ……………………………………55

汉志的被兼并 ……………………………………65

内志的行政组织 …………………………………71

汉志和内志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动。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1925—1939年）…………………………………81

瓦哈比派和朝拜圣地问题 ………………………81

瓦哈比派和正宗伊斯兰教的关系 ………………98

伊赫万的起义和英国的干涉 …………………… 104

阿卜杜拉的密谋 …… 126
沙特阿拉伯的行政改革 …… 132
美国垄断资本的侵入沙特阿拉伯 …… 144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扩张的加强 …… 152
大战期间的沙特阿拉伯 …… 152
战后美帝国主义扩张的加强 …… 173
战后时期的沙特阿拉伯(1946—1963 年) …… 195
1958 年以前沙特阿拉伯的对外政策 …… 195
1958 年危机前夕沙特阿拉伯的内部状况 …… 219
1958 年的危机 …… 247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革命 …… 278
沙特阿拉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形成 …… 303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 303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 327
农业中的阶级分化 …… 343
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 …… 366
工人阶级 …… 393
工人的状况 …… 403
劳动立法 …… 411

“分而治之”政策与民族歧视 …………………… 421
工人贵族的形成 …………………………………… 427
工人运动 …………………………………………… 433

参考书目 …………………………………………… 451
地名译名(中、俄、英)对照表 …………………… 466
部落、家族译名(中、俄、英)对照表 …………… 476
人名译名对照表 …………………………………… 479
政党、机构译名对照表…………………………… 489
银行、企业译名对照表…………………………… 491

引　言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拉伯半岛上诞生了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大国。这个国家在1932年正式定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它的疆域包括半岛上最重要的地区：纳季德（内志）、希贾兹（汉志）、杰贝勒沙马尔、阿西尔、哈萨。

在阿拉伯半岛，封建割据状态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沙特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客观上起着进步作用的现象。这一争取阿拉伯疆域统一和政令集中的斗争，在英国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干涉的形势下，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

但是，沙特阿拉伯是作为一个封建专制的神权国家而建立的，这就决定了日后它的内政外交的反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阿拉伯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达到更高的新水平的年代里，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1962年，沙特阿拉伯统治集团对新生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进行的侵略，就是它的反动本性以及它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鲜明表现。

沙特阿拉伯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它的石油储藏量在近东居第二位，开采量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四位。虽然如此，它却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的居民仍然过着中世纪式的生活。

三十年代初，美国资本开始侵入沙特阿拉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资本在这里建立了帝国主义世界的一个最富有的石油垄断企业——“阿美石油公司”。美国报刊称之为当代创奇迹的营利企业，不是偶然的。从1952年到1961年，“阿美石油公司”的净收入达到天文数字——二十八亿四千四百万美元，或者说，纯利润平均为投资额的57.6%。1961年，这一百分比上升到81.5%。租让制的石油工业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沙特阿拉伯经济中唯一发达的部门。

石油开采工业的增长，推动了沙特阿拉伯加入世界商品流通的过程，加速了国内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

但是，在沙特阿拉伯，资本主义不过是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而已，它在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汪洋大海中好象一个孤岛。石油垄断资本依靠着封建贵族和部落贵族的代表人物，竭力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强使沙特阿拉伯生产力的发展陷于停滞状态。这种种情况构成了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民主、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横行无忌的情况下，国内兴起了一个谋求改革社会生活方式、反对依赖外国的运动。卷入这一运动的不仅有劳动人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封建贵族中的开明人士。

阿拉伯东方各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也门革命以及阿联、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经济改革，对沙特阿拉伯进步爱国力量的蓬勃发展，曾经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现在继续起着这种作用。

本书试图叙述沙特中央集权国家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阐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它近年来正经历着的内部发展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结构和工人阶级形成的特点、工人阶级的状况及其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本书将予以比较详细的阐述。

И·П·别利亚耶夫、Е·А·休金、Н·Г·卡利宁、Р·Н·安德列阿相、Ю·В·苏斯利科夫阅读了本书手稿，提出了宝贵意见，作者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伊 赫 万 运 动
内志中央集权国家的创立

(1912—1925年)

二十世纪初期的内志

位于阿拉伯半岛腹地的内志，是形成沙特阿拉伯中央集权国家的核心。它是一个地势逐渐向东北方向倾斜的高原。高原山峦起伏，但是，山的高度很少达到一千至一千三百米。几条不对称的单面山岭① 绵亘于内志的东部地区。其中最长、最高的是杰贝勒② 图怀克（图怀克岭）。在这些峰岭之间，分布着无数纵横交错的小块平地。杰贝勒沙马尔巍然屹立在内志的东北边陲。它是由阿

---

① 单面山（куэст，源于西班牙语 cuesta），指山梁一侧为慢坡、另一侧为悬崖峭壁的山岭。——译者

② 杰贝勒．阿拉伯语，意为山脉、山岭。——译者

扎和萨勒玛两条长度大致相等的对峙山岭构成的。双岭之间是土地肥沃的巴底纳平原，这块平原是境内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

由于气候极端干燥，内志全境没有一个永久湖，也没有一条长流河。只是在降雨时节，才有湍流从图怀克岭奔泻而下，充满各条涸谷。在这个地区内，最大的几条涸谷是哈尼发、达瓦赛尔、萨赫巴。有些水流遇沙而伏，到了低洼地区重新涌出地面，从而形成盖西姆、苏代尔、瓦什姆、阿利得等绿洲。最大的一些绿洲，包括哈尔季绿洲在内，位于内志南境。

二十世纪初叶，内志是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度，境内封建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境外四周全是蓄怨已久的邻邦。它东接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分哈萨，西邻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省分——汉志，东北和科威特交界，南连英国的保护领地阿曼，正北与土耳其的藩邦——杰贝勒沙马尔埃米尔国接壤。

根据不同的估计，当时，内志的人口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五十万。据《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一书的作者福阿德·哈姆扎记载，定居人口约有八

十万人，游牧人口约有一百三十万人①。内志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境内大多数人口从事游牧，他们以游牧的和半游牧的畜牧业为主要生计，而畜牧业中又以畜养骆驼为主。内志的游牧的畜驼部落——阿季曼、阿奈扎、木太尔、本努·木拉、乌太巴、沙拉拉特②、哈尔卜——从来不务农耕。阿瓦吉姆、达瓦赛尔、布库姆、本努·阿提亚等半游牧部落主要畜养绵羊、山羊，其中只有少数部落宁愿选择农业。有时候，一个部落分为几支：有的畜养骆驼，有的畜养绵羊、山羊或者经营农业。

二十世纪初期，在内志的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中间，氏族部落关系处于瓦解过程。阶层分化日益显著：一方面是以酋长③（世袭长老）④为首的富有的、大权在握的部落上层人物，另一方面

① 福阿德·哈姆扎：《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开罗 1933 年版，第 78 页。

② 沙拉拉特（шарарат）原文误作 шарарам（沙拉拉姆）。——译者

③ 酋长，俄原文作谢赫（Шейх）。——译者

④ 阿卜杜勒·贾里勒·塔希尔：《阿拉伯各国的游牧民和部落》，开罗 1955 年版，第 15 页。

是贫困的、听命于人的广大牧民群众。酋长变成了对本部落成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主。他们拥有由于征战、掳掠以及和定居人口进行贸易而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与此同时，普通的牧民衣食无着，经济上处于日益依赖酋长的地位。

氏族部落组织掩盖着游牧部落内部业已形成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又和宗法氏族制的残余牢固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氏族部落组织的各个环节中都正进行着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氏族首领或部落首领——酋长的世袭禅让的权力，这时进而具备了经济强制的力量。

酋长不仅有权自作主张调度季节性的游牧迁徙，而且有权在各个氏族之间乃至在各个家族之间分配牧地。酋长们便利用这一权力把同一地带的肥美牧场始而固定给本家族，继而攫为己有。这种只供酋长放牧牲畜的地段叫做希马(хима)或哈德尔(хадр)。部落其他成员不能到这些地方放牧牲畜，虽然部落的牧区被认为部落全体成员所公有①。

①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伦敦 1956 年版，第 394 页。

水井和水池也是部落或氏族的财产。此外，还有归凿井者私有的水井。这些水井可以买卖①，使用这种水井要缴付一定的费用。这些水井基本上为部落上层人物所占有。他们手里还集中了大量的牲畜。英国旅行家道蒂报道说：最大的阿奈扎部落的酋长们每人有骆驼一千头②。

肥美牧场以及水井私有制的逐步确立，牲畜向部落贵族手里逐步集中，促进了部落贵族向封建私有主的转化。

在畜养骆驼的牧民中间，封建化是一个缓慢而隐蔽的过程。在这方面，氏族周济制起着很大作用。乍看起来，氏族周济制好象是并不收取利息就把若干牲畜暂时借给贫困的血亲。部落上层人物常把他们的牲畜交给破产的牧民放牧，允许他们分享一些乳、毛和若干幼畜。实际上，这是一种隐蔽的分成收租制。这种剥削形式在游牧民氏族内部通常为宗法氏族制的残余所掩盖；但是，

---

① 于贝尔：《1883-1884年阿拉伯旅行日记》，巴黎1891年版，第201页。

② 参看道蒂：《阿拉伯大漠旅行记》，第Ⅱ卷，剑桥1888年版，第400页。

在不同的氏族成员之间以及在不同的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它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这种封建剥削形式是从事牧羊的部落所特有的。它也是为阿拉伯特有的羊驼分牧制度所决定的。游牧部落的上层人物赶着驼群，深入沙漠腹地放牧，因而不得不把他们的羊群托付给牧羊者代牧，牧羊者从酋长那里取得若干幼畜、部分羊毛和一定数量的乳脂作为报酬。

牧羊者若使用畜驼部落的牧场，要为此而缴纳实物（羊、羊毛、乳脂）或货币。例如，蒙塔菲克部落的牧羊者就向哈尔卜部落的酋长缴纳这种贡赋①。广泛流行的一种部落之间的依附关系是对牧民和半牧民征收所谓“扎比哈（забиха）和马尼哈（маниха）”，进行封建剥削。这种部落之间的依附关系不仅表现为宗主部落的酋长有权向附庸部落敛取贡赋，而且表现为前者有权要求后者担负徭役，其中包括兵役②。

---

① 阿卜杜勒·贾里勒·塔希尔：《阿拉伯各国的游牧民和部落》，第 70 页。

② 同上。

有些部落依附游牧酋长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英国驻科威特的政治代表狄克森竟然把拉沙伊德部落称为木太尔部落的“牧奴”，把阿瓦吉姆部落称为阿季曼部落的“牧奴”①。

从外界获得的收入扩大了酋长们的经济实力。这种外来收入以得自阿兹瓦（газв，即对其他部落、村邑或商队进行的劫掠）的为最多。部落上层人物远出各地进行劫掠，这是他们的经常性的生财之道②，因为已经确立的分赃制度有利于部落上层人物发财致富，酋长们分到的东西超过一般远征参加者所得份额的数倍。甚至酋长不亲自参加劫掠，也能分到一部分掳获物③。

对半游牧民和定居人口进行劫掠，所获最丰，因而流行也最广泛。这就导致部落酋长强迫定居

①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 568 页。

② 道蒂：《阿拉伯大漠旅行记》，第 I 卷，第 487 页；黑斯：《记内陆阿拉伯人中的游牧民。轶事、诗歌、风尚、习俗》，苏黎世和来比锡 1938 年版，第 24 页。

③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 504 页；黑斯：《记内陆阿拉伯人中的游牧民。……》，第 101 页。

人口按时缴纳贡赋，因为他保护了他们免遭异族劫掠，平安地放牧牲畜①。例如，盖西姆、苏代尔、瓦什姆等地绿洲上的定居人口就向木太尔、阿季曼、乌太巴诸部落缴纳贡赋②。这种叫做呼沃（хувва）的贡赋，或为酋长个人所独吞，或由部落上层人物瓜分。

商队为取得穿越某个部落游牧的地面（дира迪拉）的权利，须付给酋长一定的过境税。这种过境税也叫做呼沃。过境税以货物（其中包括农产品）和钱币支付。商队付出过境税后，酋长及其部落不仅保证商队在部落领域内旅行的安全，而且从他们的微少贮存中供给商队一些粮草和用水。赖哈尼写道："如果一个阿拉伯商人想平安地通行四十英里，他必须交付四、五次呼沃。收取呼沃的部落在南方有阿季曼，沿鲁卜哈利大沙漠边缘有本努·木拉，自卡塔尔以及更远处有马纳西尔，在卡提夫和科威特相邻一带地区有本努·

---

① 蒙塔涅：《记阿拉伯北部、内志的沙马尔的社会政治生活》，载《伊斯兰研究》杂志，1932年第1分册，第72页。

② 穆吉勒：《北内志》，纽约1928年版，第233页。

哈季尔，在达赫纳① 另侧有达瓦赛尔。”②

酋长按分成收租的条件把土地租给定居人口。酋长从出租土地和出售牲畜中获得不少收入。

酋长随着他们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有可能加强对本部落成员的压迫。但是，在这里，也不应忘记问题的另一方面：酋长只有得到本部落的支持，才能够获取外来的收入。因此，部落上层人物是和本部落的普通成员一起分享掠夺来的财物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宗法氏族制残余的保存。虽然如此，在酋长和广大牧民群众之间，仍然是贫富日益悬殊。另外，普通的牧民几乎人人对流动商人和城市高利贷者负有债务，这种情况对促进部落成员分化为富人和贫民起了很大作用。根据道蒂的记述，大部分游牧民每年要从他们的菲薄收入中拿出三分之一来偿还债务③。

然而，尽管当时存在着这些情况，定居务农的游牧民的人数还是不多的。道蒂形象地把这些

---

① 达赫纳，即小内夫得沙漠。——译者

② 阿明·赖哈尼：《阿拉伯的伊本·沙特。他的人民和他的土地》，伦敦 1928 年版，第 217 页。

③ 道蒂：《阿拉伯大漠旅行记》，第Ⅱ卷，第 388、535 页。

人称为“沙漠的破产者”。仍然能够维持着游牧生活的牧民，是看不起这些定居到土地上的牧民的。但是，畜驼的游牧者转变为农民，是一个符合发展规律的过程。既然游牧民认识到这是免于饥饿的唯一生路，他们终于被迫转入了务农的生活。他们失掉了牲畜，不再参与劫掠和战争。他们转入定居生活，一般是沦于依附大地主的境地。有些游牧民则被迫流入城市或者到波斯湾沿岸地区寻找工作。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初，游牧部落中的贫富分化已很显著。

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封建制度与宗法氏族制残余的混杂交错，构成了内志定居人口和半定居人口的社会关系的特征。农民和半定居的游牧民保存着大量宗法氏族组织的残余，农业人口生活在以世袭长老——酋长为首的农业氏族之中。

内志城乡居民几乎全部出身于本地部落，这些部落是在不同时期内逐步定居下来的：内志中央地区的定居人口由达瓦赛尔、塔米姆、阿奈扎诸部落组成，北部地区由哈立德、本努·塔米姆

诸部，西南地区由达瓦赛尔、卡赫坦诸部组成①。

定居人口的家庭生活，明显地保留着宗法氏族制残余的痕迹，具体表现为在他们中间，特别是在富有阶层中间，保持着大家族生活方式。定居人口为了防范游牧部落的袭击、避免本来就不大的地块越分越小，不得不保持大家族的组织。这种大家族一般是由三、四房成亲而分居的子辈小家庭组成的。他们住在同一院落中的各自住宅内，共同领有土地——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唯一泉源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家庭日益盛行。即便如此，娶妻之后立即与父亲分居的子辈也并不是与父亲完全断绝联系，父亲仍然保持作为父亲而享有的权力。

内志的村落随居民定居程度的不同而情况各异。例如，在盖西姆、阿利得绿洲上的村落里，只住着定居人口。他们从事农业、园艺，兼营畜

---

①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开罗 1956 年版，第 47 页；海军部海军参谋处海军情报署地理组编:《阿拉伯手册》，第 I 卷，伦敦(192? 年版)，第 351 页。

②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纽黑文 1959 年版，第 212、83、80 页。

牧，但是他们的畜牧业是在居民点附近放养牧畜或者交给牧羊部落什瓦西代牧的。至于达瓦赛尔部落和哈尔季地区的部分部落，他们的村庄则以定居人口与半定居人口混居为特色。半定居人口在播种和收获季节住在村里，其他时节赶着牲畜逐水草而居。

在不同的村庄，宗法氏族制的残余保存的多寡程度不等。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这种残余还是大量存在的。小村落的居民常常是某个部落的一个分支。小村落的村长就是出身于本部落的酋长家族的代表。村内的许多居民对村长处于封建依附地位。

在常常被称为城镇的大型村落里，氏族部落社会的结构显著地改变了形态。亲缘联系逐步让位于地缘关系。村镇的居民已经不再互相认为是同一部落的成员。担任这种村镇首脑职务的，已经不是部落酋长，而是主管这个地域单位一切事务的行政官员。他是从富有家族中推选出来的。在这种村镇里，常常住着来自各个部落的人们、被释放为自由民的奴隶等等。

我们以阿弗拉季地区的赛赫镇为例，说明这

种居民点的情况。赛赫是一簇村落，平时居民约为六千人，每逢夏季还要增加从达瓦赛尔部落来的牧民二千名左右。赛赫的定居者是从达瓦赛尔、苏巴伊、苏胡勒、布库姆、哈季尔各部落游离出来的人口。此外，这里还住着二、三百名谢里夫——这是从也门迁到南部内志来的一些移民，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一系的后裔。另外，这里还有三千名被释放为自由民的奴隶。定居在这里的达瓦赛尔部落的牧民为八百人，夏季从同一部落到这里来的游牧民为二千人——这一数字比例是很有代表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奴隶(абиды)和来自哈季尔部落的居民替半定居的人口耕种土地①。

在1818年被埃及军队摧毁的瓦哈比派故都德拉伊叶附近的村庄内，大部分居民来自塔米姆部落，以后，来自卡赫坦、达瓦赛尔、哈季尔诸部落的人口和他们杂居在一起了②。在图怀克岭一带，则是卡赫坦、乌太巴诸部落的定居人口与

---

① 菲尔比：《阿拉伯的心脏》，伦敦1922年版，第I卷，第171页；第II卷，第94、98、104页。《阿拉伯手册》，第359页。

② 菲尔比：《阿拉伯的心脏》，第I卷，第113页。

苏胡勒、苏巴伊、达瓦赛尔诸部落的成员混杂而居。这种各部落人口杂居的情况，也见于盖西姆、杰贝勒沙马尔等地区①。

村落周围的耕地先是属于大家族的，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泉源。这些土地逐渐向家族的首脑手中、特别是向酋长等上层人物手中集中。根据菲尔比的见证，达瓦赛尔涸谷地区的夺地斗争是很激烈的②。根据奇斯曼的记述，在利雅得地区，居民的成分不是地主，便是为地主劳动的农夫③。夺水的斗争同样激烈。在哈尔季地区，内志的沙特家族的王公们凭借权势，不仅兼并了牧场，而且霸占了赛赫的大股流水和苏里米叶绿洲的地下人工水道——坎儿井。在争水方面，各部酋长也不甘于落在王公之后。达瓦赛尔、苏巴伊、苏胡勒各部落酋长夺取了使用达瓦赛尔涸谷贮水池的特权④。

---

① 菲尔比：《阿拉伯的心脏》，第Ⅰ卷，第122页。

② 同上，第Ⅱ卷，第73、164、188页。

③ 奇斯曼：《在人所未知的阿拉伯》，伦敦1926年版，第147页。

④ 菲尔比：《阿拉伯的心脏》，第Ⅱ卷，第13页。

随着耕地私有制的确立，出现了耕地的买卖和抵押。商人开始购买土地，城镇上层人物逐渐与地主融为一体。

十九世纪末，达瓦赛尔涸谷的萨利赫绿洲上的土地，已全部为部落上层人物所有。到 1917 年，属于贵族的土地只剩下了原来的一半，他们由于把土地出售给哈伊勒城来的投机商而丧失了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①。在阿弗拉季的赛赫绿洲，谢里夫把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卖给了莱拉城的商人。内志最大的地主之一是哈萨的商人库宰伊比②。乌奈扎郊区大量农用土地为阿卜杜拉·哈奈纳所有，他住在巴士拉，贩卖谷物③。鲁马涸谷的大种植园主卡西姆·优素福·舒班尼同时是一个最大的骆驼商④。

就是这样，酋长上层人物、商人、城镇富有居民逐渐形成大地主阶级，他们作为封建主支配

---

① 菲尔比：《阿拉伯的心脏》，第Ⅱ卷，第 38 页。

② 奇斯曼：《在人所未知的阿拉伯》，第 147 页。

③ 参看道蒂：《阿拉伯大漠旅行记》，第Ⅱ卷，第 332 页。

④ 菲尔比：《瓦哈比派的阿拉伯》，伦敦 1928 年版，第 112 页。

着土地。

内志封建关系的发展与巩固，是和游牧自然经济开始发生的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内志和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地区一样，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商品货币关系之中。

随着新的通路和交通工具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出现（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凿通，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境内铁路的铺设，1908年汉志铁路的竣工①），游牧部落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驮运业和商队贸易开始没落。骆驼的所有主不仅失去了靠出租骆驼和伴送商队为生的可能性，而且由于对骆驼需求的降低和骆驼价格的下跌而遭到严重打击②。

封建分立主义和封建部落割据的进一步发展，使内志这一时期的严重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③。战争连绵不绝，掳掠无尽无休，使定居人

① 从大马士革起的“朝觐圣地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破坏，六十年代准备修复从马安到汉志段。——译者

② 佩尔什茨：《沙特阿拉伯游牧民的经济生活》，载《苏联民族学》，1952年第1期，第106—107页。

③ 菲尔比：《沙特阿拉伯》，伦敦1955年版，第265—266页；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伦敦1957年版，第88页。

口受害尤为深重。在内志，许多村落毁于兵燹，田原一片荒芜。商道上的打劫，导致商人、手工业者倾家荡产，农产品、工业品的价格也为之发生剧烈波动。捷克学者穆吉勒写道："所有定居人口都盼望有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的坚强有力的政权。"①

氏族部落关系的瓦解，游牧经济的凋敝，以及抵抗力图征服阿拉伯半岛各国的殖民主义者的必要性，促进了内志的行政权向中央的集中。

1902—1904年，沙特家族的代表人物伊本·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征服了内志全境。一百五十多年来，这个家族一直在阿拉伯中央地区进行活动，从事大一统事业。内志从1884年起沦为杰贝勒沙马尔埃米尔国的附庸，现在伊本·沙特轻而易举地夺得了整个内志，这是他获得了定居人口广泛支持的明证。定居人口是赞成消灭封建部落互相隔绝状态的，他们拥护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此外，德国正通过土耳其进行扩张活动，在阿拉伯半岛上和英国展开帝

① 穆吉勒：《阿拉伯人当代史》，莱比锡-维也纳1918年版，第68页。

国主义竞争。英德这一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内志集权国家的形成。

内志四周，全是敌对的埃米尔国。奥斯曼帝国是内志独立的最大威胁。特别是从 1908 年起，青年土耳其党上台执政，他们力图把整个阿拉伯中部地区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被青年土耳其党人任命为麦加的谢里夫①的汉志统治者侯赛因，急忙把汉志以南的多山国度阿西尔并入奥斯曼帝国，以示他对土耳其政府忠心耿耿。侯赛因还想强迫伊本·沙特向奥斯曼帝国称臣纳贡；这一企图没有成功，内志和汉志之间形成敌对关系②。

当英国和土耳其在阿拉伯半岛上进行角逐时，埃米尔伊本·沙特不得不周旋于两个劲敌之间，相机行事，借以巩固他自己在内志的地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英国和土耳其争相拉拢内志埃米尔国站到自己方面。为了争夺内志，甚至动用了经济封锁这样强有力的武器。内

① “麦加的谢里夫”为麦加及汉志统治者的称号。1814 年埃及侵入之前，历任谢里夫是汉志的正式统治者；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麦加的谢里夫”臣属于土耳其，但保持了按穆斯林宗教法治理麦加等圣城的权力。——译者

② 菲尔比：《沙特阿拉伯》，第 257 页。

志没有出海口，四外相邻的埃米尔国和酋长国不是臣服于土耳其，便是附属于英国。1911年，内志和汉志的关系特别紧张（参看下节阿拉伊夫起义事），因此，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下令禁止内志商队进入汉志。1912年，伊拉克南部部落受土耳其人的怂恿，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内志的商队。为了获得出海口，打破经济封锁，进而为发展经济、特别是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条件，伊本·沙特在1913年夺取了哈萨。

在阿拉伯，只要境内大多数人口还是保存着原始公社关系大量残余的游牧者，就不可能有十分稳固的中央政权①。部落混战造成各个阿拉伯王公国家国势的羸弱，阻碍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便利了外国的干涉。

大游牧部落（阿奈扎、木太尔、阿季曼）的酋长担心丧失部落的政治独立，从而丧失他们对本部落成员进行封建剥削所取得的那部分收入。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商人、定

① 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马迪：《阿拉伯半岛的近代复兴》，开罗1951年版，第118页。（本书所附书目中作者名字作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马迪。——译者）

居和半定居人口则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阿拉伯的纷扰局面、游牧者的袭击劫掠，使他们无法从经营商业、手工业或农业中充分受益。他们殷切希望加强对部落的控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他们发展农业、手工业和扩大经商范围的中央集权国家。

伊本·沙特变成了定居和半定居人口中富有阶层利益的代表者。他决定利用经济、外交现状，乘势统一阿拉伯。哈菲兹·瓦赫贝在他的《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一书中就这一点写道："伊本·沙特是一个城镇居民。他热爱定居人民。他维护财产和资本不可侵犯的原则。至于游牧民，他们热衷的则是杀戮和劫掠，他们只对他们的骆驼和羊群不怀敌意。"① 阿明·赖哈尼指出："伊本·沙特所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是游牧民的问题……他必须做到：一使游牧民俯首听命，二把他们变成出色的瓦哈比信徒，三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②《半岛的雄鹰》一书的作者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加弗尔·阿塔尔写道："游牧民甚至对于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埃及1960年版，第88页。

② 赖哈尼：《阿拉伯的伊本·沙特。……》，第191页。

本乡故土也缺乏眷恋之情。他们不信奉宗教，不尊重习俗，藐视一切君主，反抗一切权力，因为后者强迫他们皈依宗教，强迫他们固定在土地上、住到房屋里、听命于埃米尔。这些游牧民今天和伊本·沙特一道攻打伊本·拉希德，明天可能转到伊本·拉希德方面反对伊本·沙特。伊本·沙特给钱给武器时，他们和伊本·沙特站在一起；随即投奔伊本·拉希德，领取同样的金钱和武器，然后又抛弃后者为汉志的谢里夫效力。"①

沙特家族对封建部落割据势力的斗争

伊本·沙特在内志确立了统治权力之后，为了控制境内四处流动的游牧部落，通令各部未经他的许可不得再四出劫掠，有犯禁者，予以严惩。他责成各部落互相监督。各部若对埃米尔伊本·沙特的旨意有任何违反，或者对本部落以及毗邻部落内业已奠定的秩序有任何侵犯，酋长要承担全部责任。但是，酋长可以奉埃米尔之命讨

①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加弗尔·阿塔尔：《半岛的雄鹰》，第Ⅰ卷，开罗版，第176页。

伐邻部，这是为了制裁后者破坏国内秩序的行径。如果双方都没有维护境内秩序，埃米尔伊本·沙特将对两者一并治罪。

伊本·沙特的这种政策招致许多部落的不满，后来引起其中一些部落的公开反抗。1901—1910年，内志境内的部落和分立主义的封建主多次反叛。他们受到土耳其政府的煽惑，土耳其政府力图瓦解和削弱内志埃米尔国。

伊本·沙特残酷无情地镇压了一再违抗他的旨意、经常袭击卡赫坦、苏巴伊等部落的木太尔。木太尔部落的住房被焚毁，一些酋长被吊死。整个部落受到伊本·沙特持续不断的惩治，直到乞求恩赦方才罢休。1907年，盖西姆境内的分立主义势力被廓清了①。

木太尔部方被平定，内志南境动乱又起。这次起事的是伊本·沙特的远亲、哈里克地区阿奈扎部落哈赞家族封建主②。叛乱很快被荡平。但

①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伦敦1957年版，第105—106页。

②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II卷，贝鲁特1960年版，第105页。

是，1910年，作乱的封建主和伊本·沙特的伯父沙特·伊本·费萨尔的子孙们勾结到一起。沙特·伊本·费萨尔一支的子孙号称阿拉易夫，他们觊觎埃米尔国家的权位，于是国内展开了王室内讧。叛乱者企图夺取哈尔季，失败后退守哈里克局部地区。但是，为时不久，这次封建主叛乱亦告平定①。

平定分立主义的封建主的叛乱所以如此顺利，原因在于哈尔季和阿弗拉季地区的定居人口反对阿拉易夫，他们从多方面帮助了伊本·沙特。叛乱被粉碎后，众阿拉易夫逃亡到汉志。哈里克的居民受到了严厉惩治。哈赞家族的十八名作乱首脑在阿弗拉季地区的首府莱拉被当众处决。同时，伊本·沙特释放了已被判处死刑的一名哈赞家族成员，以此向全阿拉伯半岛显示他的恩威并用、宽猛相济②。

---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Ⅱ卷，贝鲁特1960年版，第106页；阿明·赖哈尼：《近代内志及其归附地区史》，贝鲁特1928年版，第162页。

②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加弗尔·阿塔尔：《半岛的雄鹰》，第128—146页；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58页。

同年，伊本·沙特镇压了拒绝缴纳贡赋的达瓦赛尔和阿季曼两部落的起事①。

但是，只凭强制手段是不能达到国家统一的，伊本·沙特深深了解到这一点。为了消除内志封建部落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他着手使游牧民改营定居生活。推崇伊本·沙特为阿拉伯最大改革家的赖哈尼写道："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看到了别人无法洞察的真理，这就是：游牧民之所以叛服无常、不习惯于俯首听命，游牧民之所以始终成其为游牧民，正是因为他们家无寸土，居无恒处。于是伊本·沙特决定：让我们给他们土地，帮助他们建立家园，让他们从荒漠迁入城邑，使他们依附于土地，给他们套上私有制的缰索。这样，他们必将为我们奔驰效力。如果他们再行反叛，我们也能惩办他们。"② 就是这样，沙特王族依靠城乡人口的上层以及半游牧部落的首领，竭力择地安置游牧人口，从而使他

---

① 阿明·赖哈尼：《近代内志及其归附地区史》，第 177 页。

② 同上，第 234 页。

们处于依赖中央政权的地位。

为了论证改革，需要有一种严正的意识形态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瓦哈比派教义。

伊赫万运动的旗帜瓦哈比派教义

瓦哈比主义这种宗教政治派别，是十八世纪末在阿拉伯出现的。这一教派因其创立者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而得名。瓦哈卜生于内志，是伊斯兰教义正宗之一罕百里派的狂热信奉者。他号召全阿拉伯半岛的部落团结起来，赶走非正统的穆斯林——土耳其人。瓦哈比派的主要信条是极端严格的一神论。瓦哈比派只依据《古兰经》和早期编定的“逊尼”① 持论立说，反对崇拜先知和其他圣徒，反对诡辩术和经院神学。他们禁止上坟祭祖，甚至不准朝拜先知们的陵墓。他们谴责相信吉日、厄运、占卜、朕兆等等迷信思想。这一教派还禁止穿著绸缎，佩戴装饰。吸烟、喝酒、音乐、歌舞、赌博均在禁例。他们以陶希德(тавхида)自称，意为敬奉唯一真主之人。

① 逊尼为穆罕默德的言行录，旧译“圣训”。——译者

这一宗教改革运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已在十八世纪末叶、亦即在沙特家族以崇奉瓦哈比派教义为旗帜来统一阿拉伯北部地区的时期充分表现了出来。当时，游牧民中间还广泛地保存着前伊斯兰的宗教传统（诸如崇拜祖先等等），所以，度化游牧民为瓦哈比派信徒，实质上就是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因此，对游牧民而言，当时的瓦哈比运动与其说是一次宗教改革，勿宁说是一次伊斯兰化运动。

十九世纪初，第一个瓦哈比派国家被奥斯曼帝国挫败①后，瓦哈比运动有所削弱。但是，瓦哈比派教义仍然是促进内志统一、巩固埃米尔政权的思想武器。

---

① 十八世纪中叶，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1787年）倡导的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和企图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十八世纪下半期，瓦哈比派迅速得势。1803—1806年，瓦哈比派接连攻克麦加、麦地那，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并于1808年逼进大马士革。约在1811年，建立了教权归瓦哈比家族、政权归沙特家族的第一个瓦哈比派王朝。1812—1820年，奥斯曼帝国指派其藩属埃及总督出兵阿拉伯，击溃了这个新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译者

瓦哈比派上层神职人员——欧莱玛（улема，神学宗师）一向是辅佐埃米尔的一些谋臣。他们负责掌管国内的宗教生活，内志的欧莱玛以虔诚笃信、禁欲守戒著称，他们力求自树为阿拉伯半岛所有欧莱玛的表率。他们立志终生宣扬伊斯兰教义，并和一切不遵循他们的既定教义的教门进行斗争。欧莱玛在宗教活动中处处依据他们的祖师的著作，但是他们也有权自行解决某些法学、神学性质的问题。他们亦步亦趋地仿效教长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①和教长伊本·泰米叶②。

内志的欧莱玛上对王公，下对目不识丁的百姓，都有巨大的影响。在内志的欧莱玛之中，以利雅得的欧莱玛最为狂热。他们对“非信徒”采取势不两立的极端态度。他们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们中间也没有什么人通晓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少数人对伊斯兰历史略知一二，然而这种粗浅的历史知识也只限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若干故

---

① 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780—855年）是罕百里派的奠基人。

② 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是伊本·罕百里的最著名的信徒，罕百里派法学的诠释者。

事①。至于现代哲学和造型艺术，这是他们不得涉足的禁区。对于人类文化的这些领域，他们充其量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察觉而已。欧莱玛如此颟顸而又狂热，使他们变成了内志社会生活发展的巨大绊脚石②。

第一个瓦哈比国家被击溃后，笼罩着阿拉伯内地的是封建部落无所归属、王朝内讧层出不穷的局面。这种局面造成另一种情况：对宗教持淡漠态度的游牧民开始背离正统的伊斯兰教，逐步堕入异教信仰。二十世纪初叶，定居人口中尚武的瓦哈比派有了伊本·沙特当他们的庇护者，行动更趋活跃。伊本·沙特决计利用瓦哈比派来创建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王朝。这就是说，内志的王室图谋纠合欧莱玛及其门徒，重新把游牧民变为瓦哈比派，并把其他许多游牧民初次度化为伊斯兰教徒。

瓦哈比主义是伊斯兰教义的一种最原始的形式，最易为游牧民所理解。然而，只要游牧民信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128页。

② 同上。

奉瓦哈比教义，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原来生活中许多至关紧要的事物。这种宗教信仰既和他们业已形成的生活准则格格不入，又与游牧民的理想相抵触。也就是说，这种宗教信仰破坏了游牧民的自由，斩断了游牧民头脑里认为最重要的联系，即和部落的联系。

阿拉伯历史证明，游牧民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鼓动起来的。不过，他们一遇挫折，热情顿然消失。游牧民追随他们的一帆风顺的酋长，但是，假如敌人看来得势，他们也会叛变投敌。而且他们认为这样做完全是自然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劫掠是生活的来源的观点。游牧民这种典型特征，只有通过把他们纳入定居方式的生活才有可能加以改变。考虑到游牧民轻视农耕的成见根深蒂固，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只有借助于游牧民皈依瓦哈比派以后对之敬畏的一种力量才能实现，这种力量就是宗教。

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取得瓦哈比神职人员的协助。可是，也有一部分最反动的欧莱玛对拟议中的改革持怀疑态度。他们引用游牧民中间的一则传说，认为人们陷于不幸，根源在于务农，

他们以此作为论据，拒不支持这项改革。实际上，他们是唯恐伊本·沙特的权势日益强大，从而使他们的特权受到限制。幸亏伊本·沙特的父亲阿卜杜·拉赫曼在欧莱玛中间有很大影响，埃米尔伊本·沙特才终于得到他们赞助。

伊本·沙特的改革方案规定，在荒漠有地下水泉可用于灌溉的地点，设立游牧民的农业移民区。这些受宗教誓言约束的村落居民必须以农为业。他们必须抛开个人恩怨，捍卫阿卜杜勒·瓦哈卜开创的业绩，效忠于身兼最高首脑和瓦哈比教团的教长的伊本·沙特的政权。此后又规定，正规军也从这些定居在土地上的"沙漠子弟"中征集。统治内志的王室就是这样打算借助于宗教的权威，给按照封建社会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利益而改变游牧民经济生活方式的活动披上神圣的外衣。

历史学家萨拉赫丁·穆赫塔尔写道："伊本·沙特呕尽心血，不遗余力，谋求在国内确立牢固的统一，在蒙昧无知、不相统属的各部落之间建立坚强的联系。他认为，只有通过信奉伊斯兰教和崇拜真主安拉的唯一途径，才能达到民族融合

的目的。”①

1910 年，伊本·沙特的主张已酝酿成熟，即把瓦哈比运动导入新的渠道，成立“伊赫万·陶希德”（“ихван ат-тавхид”，“敬奉唯一真主兄弟会”），以便借助于宗教而把游牧民束缚在土地上面。在这一点上，埃米尔伊本·沙特的宗教大师、著名的神学家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拉蒂夫·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给予伊本·沙特极大的帮助。伊本·阿卜杜·拉蒂夫接受了一项任务：根据罕百里派的教义编纂一些易为游牧民领悟的必要的宗教典籍，并把这一派教义传布到所有部落②。

伊本·阿卜杜·拉蒂夫编纂的典籍的内容是警告人们不得信仰多神，并讲到执迷不悟的人要受到惩治。他号召信徒们礼拜真主安拉，恪守宗教法律（沙里阿）。这些典籍指明，除了奠立在古兰经和逊尼（穆罕默德言行）之上的政权之外别无政权；游牧民应该尊重和帮助同教弟兄（ихваны，

---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Ⅱ卷，第 146 页。

② 同上。

伊赫万），礼拜安拉，谨守教规；一切投靠伊赫万宗教的敌人、贻害穆斯林的人应受严厉惩罚；和欧洲人以及受欧洲人统辖地区的居民不得过从来往；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功课”，即每日五次祈祷、朝圣、回历九月斋戒、纳税（扎尕提①）和献身圣战必须履行无误②。

伊本·阿卜杜·拉蒂夫在他的撰述中通俗易懂地阐发了瓦哈比派所应信守的宗教功课，鼓吹成立大瓦哈比派兄弟会，用伊赫万弟兄们的互助来代替氏族部落的传统互助。这种说教完全迎合了内志王室实现统一的愿望，有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宣扬这种说教的任务被交付给伊本·阿卜杜·拉蒂夫的弟子和门徒——瓦哈比派的穆陶威（мутаввы，“志愿布道士”）。

穆陶威的任务是劝导游牧民加入伊赫万运动，实际上，这就是做打碎氏族部落组织的工作。

---

① 扎尕提，伊斯兰教的宗教课税。或译“济贫税”、“天课”。解放前我国新疆地区称“扎尕提”。参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编：《南疆农村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6、299、312 页。——译者

②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 II 卷，第 147 页。

穆陶威分赴各个部落。他们向游牧民宣传成立伊赫万的必要性。他们断言，各个部落正面临来自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的威胁；他们号召各个部落放弃自相残杀的战争和流血复仇的举动，在瓦哈比派旗帜下团结起来保卫内志。他们申述，神的法规比部落义务重要，忠于埃米尔伊本·沙特比依赖血缘纽带牢靠，应当把忠于埃米尔伊本·沙特置于部落利益之上。他们宣扬，一名伊赫万不应和非伊赫万亲近，即便是自己的亲属和部落同胞也不应和他一道进餐，相遇时也不应理会他的寒暄。加入了伊赫万，改用白色丝带、而不再象游牧人原来那样用黑色羊毛制的伊噶勒①箍扎垂肩的帻巾。他们即便留在本部落之内，也采用这种标志以示与其他成员有别，以此强调他们似乎摆脱了原来处境，开始置身于特殊地位。他们拒绝再按部落名称自我命名，他们以伊赫万（弟兄）作为相互间的敬称。

穆陶威在说教中还宣扬定居生活方式的优越性，特别是农业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但是，这种

① 伊噶勒，阿拉伯人用以扎束垂肩帻巾的头箍。——译者

说教几乎是徒劳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吸引不住游牧民；他们把转入定居和沦为奴隶等同看待①。此外，“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一再发布檄文，号召酋长们抗拒伊本·沙特的这些措施，这在若干部落中起了不小的煽动作用。

伊赫万运动的发展

1912年，开始试办游牧民的农业垦殖区，这种农业垦殖区取名希吉拉②。木太尔、沙马尔、哈尔卜等部落的志愿者被安置在布赖达以东的阿

①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121页；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275页；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马迪：《阿拉伯半岛的近代复兴》，第119页。

② 赖哈尼解释“希吉拉”（хиджра）一词的意义如下：“希吉拉”意为“迁徙”。游牧民的故乡——沙漠，是崇奉多神的摇篮，迁出沙漠意味着转向崇拜一神；这种迁徙也是向文明领域的迁徙；是从羊皮帐幕向砖石住房的迁徙；是从穷困、劫掠向土地的迁徙，而土地从来不辜负在它上面扶犁耕作的主人。不仅如此，这种迁徙还是从担惊受怕的生活向平安无事的生活的迁徙，从此一个农夫只要为个人、为国家出力劳动，即不必再担心享受不到太平（阿明·赖哈尼：《近代内志及其归附地区史》，第234—235页）。

尔塔维亚绿洲。在这片绿洲上，有肥沃的土地数英亩，水泉五眼，依泉傍水生长着五十来株椰枣棕。

伊本·沙特大力援助第一个伊赫万居民点。他亲自分配土地和规定用水章程。这个希吉拉的移民所住的房屋、供宣道者向刚刚定居的游牧民宣讲瓦哈比派教义要领之用的清真寺，都由国库拨款建造。清真寺旁边建立学校。学校不仅教儿童、而且教成年人诵读《古兰经》①。为庆祝建村，举行了伊本·沙特亲自出席的盛大典礼。为时不久，阿尔塔维亚希吉拉就变成了一个村庄，而后又发展为约有两万人口的一座城镇。在阿尔塔维亚之后，1912—1913年间，相继建立了古特古特（位于内志南部，它到二十年代发展成为有一万人口的城镇）、杜赫纳（位于盖西姆境内）、达赫尼亚、马比德·苏宰尔等一系列希吉拉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吉拉已有数十个之多③。

---

① 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马迪：《阿拉伯半岛的近代复兴》，第119—120页。

②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66页。

③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249、282—284页。

伊本·沙特创立希吉拉的时候，向伊赫万发放建造清真寺、学校、住宅的贷款，供应籽种、武器、军用装备。

第一批希吉拉的特色是，定居在其中的是各个部落的伊赫万。后来，其中加进了绿洲居民和来自"低等部落"的牧民。这种混居的希吉拉加速了氏族部落组织的崩溃①。

希吉拉数目的剧增，引起了一系列意料不到的困难。伊本·沙特本来希望通过转向定居而能改善游牧部落的经济生活，把定居下来的游牧民变为家道殷实的纳税人，因为贫困的牧民不仅不想、而且也根本无力纳税。伊本·沙特考虑到，只要游牧民还有骆驼，他们就必然留恋沙漠，因此，他勒令所有定居到希吉拉的游牧民立即卖掉骆驼。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一措施，到了春季，许多定居到土地上的游牧民仍然流露出重返大漠的意愿。他们为被迫从事游牧民从来不屑一顾的农业、商业而深感苦恼。一个游牧民变成了伊赫万以后，他认为他的使命只是侍奉唯一的真主。

①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124页。

于是他宁愿专心致志地研习《古兰经》、沉溺于祈祷，而不愿再参加劳动。一些伊赫万确信：虔诚的卫教者不宜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对上帝寄予了过奢的希望。

支应希吉拉的全部开销，是这个本身也急需资金的年青国家肩头上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采取某些紧急措施来挽救希吉拉于毁灭，设法迫使伊赫万劳动。

伊本·沙特求助于欧莱玛，请他们颁布一项解释伊斯兰信徒与农业的关系的费特瓦①。这份费特瓦是仓卒拟就的。它得出的裁断说，经营农业、手工业、商业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要求，富有的信徒优于贫穷的信徒。此外，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拉蒂夫、哈桑·伊本·侯赛因、萨德·伊本·阿提克等欧莱玛，其后还有伊本·沙特本人，一再向伊赫万和内志全体居民发布文告，指明伊赫万中间的一切疑虑和异议只会贻害共同事业。他们号召伊赫万恪守律令，并申明将

① 费特瓦，是伊斯兰法学家就某一问题根据《古兰经》、穆罕默德言行审慎考虑而引申出来的处理意见或裁断说明。伊斯兰法学家中只有宗教法判官哈吉所做的裁决具有强制力。——译者

对违令者严加惩办。

农村居民被分派到希吉拉中，向伊赫万传授耕耘、灌溉土地的技术。另外，伊赫万还得到小麦、大麦以及其他作物种子的充分供应。

伊赫万逐渐适应了参加劳动。他们开始耕种希吉拉近旁的土地，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这证明了伊赫万农业垦殖区的生命力。

希吉拉的初步成就引起了害怕伊本·沙特权力过分强大的那部分反动的欧莱玛的不满。他们认为，伊本·沙特简直成了一位世俗的君主，而不怎么象是一个教长、亦即瓦哈比派教团的神职领袖了。伊本·沙特还要从伊赫万中间征集一支唯命是听的新军，这更使这批欧莱玛心惊胆战。他们唯恐这就是用来对付他们的一支力量。于是欧莱玛利用听命于他们的神职人员，散布伊本·沙特似乎正在背离瓦哈比教义的流言蜚语。为了证实这种指控，他们公布了以下事件：伊本·沙特允许士兵唱歌、当众吸烟，他还傲慢地拒绝欧莱玛的劝谏，与“异教徒”英国人往来交好等等。

伊本·沙特对欧莱玛的颠覆活动了如指掌。但是，在那个时期，他还没有处置他们的可能，

因为神职人员在内志拥有极大的权势，他还在多方面需要他们效劳出力。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内志的国内形势转趋复杂。依据1915年条约，英国实际上确立了对内志的保护权，内志已经不能再保持它的中立地位了。

1915年，英国坚决要求伊本·沙特对土耳其的藩属、同时也是这次战争中土耳其的盟邦杰贝勒沙马尔开战。但是，伊本·沙特军在首次战役中败绩。幸赖应召入伍的定居人口和伊赫万士兵沉着应战，内志的武装力量才免于全军覆没，得以退往利雅得。

伊本·沙特军队溃败的消息象闪电一样传遍内志。对伊本·沙特征课赋税和破坏部落组织的种种作法心怀不满的内志游牧民，开始了反抗这位君主的行动。力图削弱内志的土耳其的特工人员提供黄金和武器，这在策动部落反抗伊本·沙特上起了不小的作用①。伊本·沙特在和阿季曼部落的冲突中又告失利。内志内讧再起。一些伊赫万也相继反叛，伊本·沙特的处境日益艰险。

① 阿姆斯特朗：《阿拉伯的君主伊本·沙特》，莱比锡-巴黎-波伦亚1938年版，第95页。

他所能依靠的只剩下了定居人口和个别一些已经巩固了的希吉拉①。

1916年，汉志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的起义。阿拉伯半岛上的力量对比随之而发生变化。在这之前，汉志和杰贝勒沙马尔联合起来反对内志，从1916年起，它们的压力减弱了。奥斯曼帝国投降后，伊本·沙特的处境更见好转。

形势的变化使伊本·沙特能够加快实施他的种种瓦解部落组织、根除袭击劫掠、制止流血复仇的措施。他首先颁布一项费特瓦②，指定伊赫万一律转入定居生活。在颁布这项教令之后，伊本·沙特又在1918年颁布一项政令，规定内志的各个部落必须遵照指定的程序加入伊赫万运动，并向埃米尔兼教长、亦即向伊本·沙特缴纳扎尕提，违者严惩。对于各部酋长，伊本·沙特命令他们到利雅得入朝陛见，并由欧莱玛率领在

---

① 1917年年底，由于从英国人手中取得了一千枝步枪和四万英镑，伊本·沙特处境才有所好转（菲尔比：《阿拉伯五十年纪念》，伦敦1954年版，第42页；阿姆斯特朗：《阿拉伯的君主伊本·沙特》，第98页）。

②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244页。

利雅得大清真寺内恭聆宗教训谕和教诲，抗命者以内志埃米尔国的公敌论处。

这样，为了推动游牧民加入伊赫万运动，强制他们由游牧到定居，伊本·沙特也开始采取暴力手段。赖哈尼写道："或是刀剑先于说教，或是说教继以刀剑，酌情而定。"① 有时候，游牧民被剥夺了牧场，他们迫不得已卖掉了骆驼；为了糊口，他们只好加入伊赫万。有时候，伊本·沙特使用恫吓手段，例如，他威胁顽抗定居的阿季曼部落说，他将把他们拆散成二十群，再把这些小群分别安插到波斯湾沿岸不同的希吉拉内。这个部落只好屈从伊本·沙特的旨意②。

直到1920年以前，向定居的转变几乎都是靠强制手段实现的。穆陶威由伊赫万运动的最狂热分子所组成的武装小队相伴随，通过暴力把抗拒者转化为瓦哈比信徒。

至于各部落的酋长，他们在接受了宗教训谕之后，或者回到了自己的部落，或者被留在利雅得的埃米尔身旁。对于大酋长，伊本·沙特照

---

① 赖哈尼：《近代内志及其归附地区史》，第235页。

②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250页。

例是在京城赐予府邸。他们必须经常随侍埃米尔左右，没有伊本·沙特的特许，不得擅自离开利雅得。伊本·沙特企图用这些办法来削弱大封建酋长对本部落的影响，把他们从分立主义的封建主逐步变为处于他的经常监督管辖之下的宫廷贵族。后来，这些酋长之中有些人果然也变成了他的忠实臣仆。例如，木太尔部落的正酋长费萨尔·达维什就成为伊本·沙特推行伊赫万运动的最亲近的助手，他被任命为伊赫万军的指挥和阿尔塔维亚的统领。

表示愿意过定居生活的游牧民的人数逐年增多。但是，大批向定居过渡，还是进入二十年代才开始的。1920年，内志的希吉拉的数目是五十二个①，1922—1923年是七十二个，1928—1929年是一百二十二个②，到1939年是一百四十三个。

这一转折的到来，不仅是由于瓦哈比派的宣传和埃米尔伊本·沙特的讨伐，更主要是由于游

①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250页。

②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66页；雷邦斯：《中阿拉伯勘察记》，巴黎1956年版，第187页。

牧经济的危机日益加深。游牧民的主要商品是骆驼，由于对骆驼的需求日益减少，游牧民破产了。

三十年代初，伊赫万的总数达到了二十万人。到这时候，在阿拉伯内地，每个部落都建立起来一个乃至几个希吉拉，每个部落都在不同程度上过渡到定居生活。伊赫万开始傲然以哈达里（хадари，定居者）自诩，以示自己优越于游牧民。

由于灌溉面积不够，营建希吉拉的资金不足，并非所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都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有些希吉拉的一部分居民仍然住在帐篷里，带着牲畜在属于本希吉拉的地面逐水草而居。

伊本·沙特亲自指定各个希吉拉的位置。在定点的时候，他完全根据部落的忠顺程度，把它们安置在离利雅得或近或远的地域。每一个希吉拉都有埃米尔作为首领，他由居民推举，报请伊本·沙特批准。希吉拉的全体居民再分为农民、商人、穆陶威。农民是居民的主体，一部分农民兼营畜牧。很多希吉拉有自己的牧区（希马）。

欧莱玛从年轻驯顺的伊赫万中培养的穆陶威，监督每个希吉拉的居民遵照瓦哈比派的宗教

生活准则立身行事。他们的职务是：经常督导伊赫万履行祈祷、回历九月守斋、朝觐圣地等宗教功课，以及催交租税、征集新兵。

伊赫万深受一种不得宽容“异教徒”精神的薰陶。伊赫万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意识：自以为肩负着神圣使命，远比沦于黑暗、愚昧和罪恶深渊之中的其他游牧民为优越。希吉拉的居民被晓谕说，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凌驾其他部落之上的特殊社会。伊本·沙特借此来维系各个希吉拉，加固希吉拉之间的联系，从而造成一个新的阶层——沙漠“贵族”。

伊赫万以《古兰经》为课本学习认字读书，他们背诵《古兰经》的某些章节，聆听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伊斯兰的早期历史。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些伊赫万造就成穆罕默德的赤诚的崇拜者。伊赫万的忠诚逐渐升为狂热。他们服从神圣的教规已然超过顺从部落的法律[1]。

伊赫万已经不同于游牧民，已经变成为保护交通安全的卫士，从而表明他们尊重过往商旅的

① 麦-凯·弗鲁德：《沙特阿拉伯社会经济的晚近发展》，载《地理学》杂志，1939年第24卷，第166页。

权利。对毗邻穆斯林的生命、家园、财产，他们已然承认其为神圣。但是，即便这样，他们仍然是一切新鲜事物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伊赫万恪守伊斯兰教的宗教功课，渴望圣战。他们甚至非难伊本·沙特，指责他与“异教徒”交好，指责他穿长袍、蓄长髯、还扎头箍（伊噶勒）而不改缠白色包头。希吉拉的生活并没有埋没游牧民勇武剽悍的传统精神，反而使这种精神更加发扬。赖哈尼写道：“从游牧民变成为定居者的时刻起，他们就用两柄利剑把自己武装了起来，一柄是宗教信仰，一柄是坚忍不拔的气概。现在，他们出于热爱受难、热爱天国和维护自己财产的愿望，随时准备奔赴沙场。他们高呼：‘我们是统一的战士，我们是按主的旨意结成的兄弟’——这是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召唤。”

伊赫万从伊本·沙特那里取得传统的资助和赏赐。现将几种资助和赏赐分述如下：

沙尔加（шapra）——这是各希吉拉埃米尔每年不少于一次率领亲随朝见伊本·沙特以示忠诚而领到的金钱补助。这些入朝的埃米尔，名字登录在特别的簿子中，他们享受伊本·沙特给予的、

按照阿拉伯的礼俗为期三天的款待。伊本·沙特根据簿子上的名字，再按照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分别定出发给每人资助金额的多少。沙尔加之外还分发服装，最常分发的是罗纱无袖罩衫。

卡达(када)——这是一种年赏，专门发给名字登在伊本·沙特内府的名册上、遇有战事奉召即至、能服现役的伊赫万。这种年赏金额通常数目不大。要撤销这种年赏，必须先经埃米尔伊本·沙特特别批示。

巴尔瓦(барва)——这是一种票据，由王国设在哈萨、卡提夫、朱拜勒等地的相应机构兑现，或凭票向内志境内的敛税人兑款。持有巴尔瓦，可用以购买食品（米、糖、咖啡、茶、椰枣）、牲畜，或用以偿付金钱债务。想领取巴尔瓦的人要向伊本·沙特提出申请，并需具文呈报内府。如果伊本·沙特认为可以发给，他就作出照发的批示。发给巴尔瓦时，申请人先已取得的种种赏赐一并估计在内。巴尔瓦几年一发。

马迪阿（мадиа）——这种补助一般是在遇到婚娶、购买骆驼、建筑住宅、清偿债务等情况时随同沙尔加一起发给。马迪阿不同于沙尔加：马迪阿

须经申请，而沙尔加由伊本·沙特随意赏赐①。

这些传统的资助和赏赐，大部分落入封建主（各希吉拉的埃米尔、各部落的酋长）和神职官员（欧莱玛、穆陶威）的私囊。只有很少量的款项发放给普通伊赫万，补助他们的生活。因此，土地上的定居者的处境和游牧民的贫困生活并没有多大差别。从内志埃米尔伊本·沙特手里领到一块土地由个人耕种的游牧民，转化为小农业生产者。伊赫万经营的是自然经济，不足以满足一家人的全部生活需要。他们用锄头、木犁耕种，用镰刀收割作物。

希吉拉不仅是农业的村落，而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军屯。当希吉拉站稳了脚跟的时候，伊本·沙特开始从它的居民中为新军征召士兵。这些士兵的精神面貌和体质均在游牧民士兵之上。

在内志的军队中，士兵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阿利得首府区的士兵，内志埃米尔伊本·沙特和亲王们的近卫队以及常备军（吉哈德）基本上由这一类士兵组成。第二类是定居人口中的民军。第三类是伊赫万。第四类是游牧民组成的民军。

① 1930年9月20日《首府报》。

在内志兼并各个地区期间，伊赫万士兵是伊本·沙特军队中的一支劲旅。伊赫万士兵本身又分为三等。一等是一宣布圣战立即入伍、平时身边不离武器的常备兵；二等是遇到异常危险情况应召入伍的二轮圣战兵（备役兵）；三等是战时仍然留在希吉拉继续务农经商、只有宣布总动员时方才辍业从戎的留守兵。

征召圣战兵和二轮圣战兵是伊本·沙特独有的权力；宣布保卫祖国的总动员令则是欧莱玛的特权。当然，欧莱玛们也只有在埃米尔通知他们有保卫国家之必要的时刻才会下这种动员令。

每个穆哈吉尔(мухаджир，即希吉拉的居民)须自费备办乘驼、武器、粮秣。只有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些希吉拉定期从国库领取军需补助。遇有伊赫万士兵已到集合地点、而统筹的粮秣还供应不上的情况，每个士兵先领一英镑，由各人自行解决口粮和骆驼饲料。

在献身真主并准备为之牺牲性命的伊赫万士兵中间，有着极为严格的纪律。一名伊赫万士兵略有不服调遣的表现或对服役不够奋勉，别的伊赫万士兵自动加以惩治。

内志定居人口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视国内情况而定。在和平时期，每个居民点每年向国库缴纳一笔款项，用以采购武器、军需和四个月的粮秣，以维持一定定额的常备兵。有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时期，每个居民点各自装备相应的士兵小队，供应这支队伍四个月的口粮，提供乘驼；至于武器和装备则由国库供给。如果战事持续四个月以上，士兵的口粮全部由国库负担。遇有大规模战争行动，每个居民点所出的兵员增加一倍。在国家面临危急存亡关头则宣布总动员，在有战斗力的人员中，每十人征调九人，每个居民点必须竭尽全力为拯救祖国作出贡献。

为了便于从定居人口中动员士兵，内志划分为若干特区，每一特区包括城镇及其四周农村在内，计：包括布赖达城和乌奈扎城及其四周村落在内的盖西姆区；以哈伊勒为中心的哈伊勒区；以马季马为中心的苏代尔区；以萨迪克为中心的马赫马勒区；以胡赖米拉为中心的沙伊卜区；以沙克腊为中心的瓦什姆区；以迪拉姆为中心的哈尔季区；以豪塔为中心的法尔季区；以莱拉为中心的阿弗拉季区；达瓦赛尔涸谷区。

每一区编组一支五十——一百——二百名士兵的区队。每个区队各有经过埃米尔批准的队旗。区队的基层建制是传统的包括十到十二名士兵的班。每班发给一顶帐篷、一定数量的粮食和装备。内志军队其他几类士兵的编制也与此相仿佛。

游牧民的民团只在国家遇到重大危险的时期征召。这是因为游牧民在保卫个人、家庭、荣誉、财产的时候固然是卓越的战士，但是，一受挫折即发生动摇。

决定采用这种军事编制的原因首先是国内仍在因袭旧的传统。正象《首府报》所指出的：内志的每一个居民生来就是一名战士。他在幼年就领到武器并演习使用武器。十三岁开始接受训练，十七岁时，他已练就一身本领，能够上阵杀敌。八、九岁的儿童参加战斗是屡见不鲜的情况。《首府报》强调说："内志是一座处于戒备状态下的兵营。"①

内志所以采用封建民团式军事组织的第二个因素——这也是和上述因素具有同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它的经济力量薄弱，它没有力量维持一

① 1930年5月22日《首府报》。

支正规军①。民军的优点在于每个士兵基本上自备武器、军需品、口粮。只有穷人需要国家给予装备资助。士兵既然自备武器、马匹、骆驼，所以无需转运输送，从而一支雄厚的兵力可以准时到任何地点集合。

从敌人缴获的战利品，每个士兵都得一份。因此，在军事行动期间，一些内志人得以开辟财源，改善景况。《首府报》写道："大批阿利得②人在战争日子里因为得到战利品而喜气洋洋；在和平时期，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往往仍然入不敷出。"③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游牧民易于信奉好战的瓦哈比派教义，因为这给他们提供了靠牺牲"非信徒"而致富的可能性。

英 国 与 内 志

内志埃米尔国迅速壮大，伊本·沙特大力推

---

① 达戈伯特·冯·米库施：《阿卜杜勒·阿齐兹》，开罗1954年版，第120页。

② 阿利得为内志的首府区，利雅得所在地。——译者

③ 1930年6月20日《首府报》。

行恢复第一个瓦哈比派国家原有版图的统一政策，使英国人深感不安。于是英国利用内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政治军事上陷于孤立的形势，于1915年强迫伊本·沙特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确立了英国对内志的保护权。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承认伊本·沙特为内志、盖西姆、哈萨的埃米尔，并保证协助伊本·沙特防御外患；埃米尔则接受一系列单方面的义务约束，这些义务实际上将内志的内政外交完全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该约第三条禁止伊本·沙特再和别的外国签订条约和协议。伊本·沙特承担不向任何人提供内志租让权的义务。内志埃米尔固然已被承认为独立的统帅和各部落的首领，但是，这一条附有一项保留条件，即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敌视英国政府、不反对本条约的任何条款的人”才能够作埃米尔的继承者。此外，英国人还取得埃米尔的承诺，不侵犯英国在阿拉伯的各个保护领。英国政府依约每年付给伊本·沙特六万英镑的补助金。

英国人在实际上取消了内志埃米尔国的独立地位、剥夺了瓦哈比派统一阿拉伯的主动权之后，

又和企图把阿拉伯各国(包括内志在内)纳入自己版图、僭望大阿拉伯王位的"汉志的谢里夫"侯赛因缔结了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侯赛因必须背叛土耳其,在土耳其人的后方展开军事行动。作为报酬,英国人承担给予军事、物质援助的义务,并协助侯赛因成立以他为首的独立的"阿拉伯王国"。

英国就是这样在阿拉伯半岛上推行着殖民主义者的"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它一方面阻挠内志实现统一阿拉伯领土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依靠内志与侯赛因的统一计划相抗衡。

1916年,"汉志的谢里夫"侯赛因自立为"阿拉伯王"(英国政府只承认他是汉志王),开始了对内志的公然挑战。胡尔马(从汉志入内志路上的商业重镇和战略要地)事件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

1918年,胡尔马的居民变成了伊赫万,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伊本·沙特的臣民。侯赛因出兵攻打胡尔马。胡尔马进行抵抗之后被攻陷,居民遭到洗劫和杀戮。汉志军对胡尔马人的残杀激怒了伊赫万,他们要求立即讨伐"异端"侯赛因。伊本·沙特受着1915年条约的束缚,没有急于行

动；他决定只派古特古特的伊赫万军一千二百人援救同宗弟兄。伊赫万偕同胡尔马居民猛攻侯赛因军。后者有二千名士兵，八千名武装的游牧民。侯赛因军大败①。胡尔马一役，打开了伊本·沙特的主力军长驱直入“圣城”麦加的大门。

汉志大惊，朝圣的信徒尤为惶恐。侯赛因向英国求援。当时，英国人在近东还需要驯顺地奉行它的旨意的侯赛因。此外，英国人也不愿意伊本·沙特的势力扶摇直上。于是英国政府向伊本·沙特递交一份最后通牒，限伊本·沙特尽快把军队撤回阿拉伯腹地；否则它将派遣摩托化部队澳大利亚师及若干航空大队与伊本·沙特决战②。伊本·沙特鉴于拒绝最后通牒的条件将导致和英国的战争，只好退却。英国的干涉挽救了侯赛因的彻底垮台。

英国人这些针对伊赫万运动的行动加剧了内志的仇英情绪③。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起着不

---

① 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凯克 1952 年版，第 124 页。

②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 146 页。

③ 菲尔比：《瓦哈比派的阿拉伯》，第 317 页。

小作用的因素，即内志四周受着以哈希姆家族成员为首脑的、充当英国傀儡的国家的包围：在麦加是侯赛因，在安曼是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在巴格达是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费萨尔。至于波斯湾沿岸的各个阿拉伯埃米尔国，更直接受着英国人的统治。

二十年代伊拉克、巴勒斯坦、叙利亚反抗英法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使伊本·沙特有可能着手统一北部阿拉伯地区。1921年召开了埃米尔、欧莱玛、部落酋长大会，商讨内志局势、内志前途和国家体制问题。大会议决：授予伊本·沙特以素丹称号。同年，伊本·沙特不顾英国保存杰贝勒沙马尔为独立埃米尔国的企图，把杰贝勒沙马尔并入了内志。

波斯湾的英国驻扎官考克斯提出他为杰贝勒沙马尔与内志举行谈判进行斡旋。但是，伊本·沙特拒绝了谈判①。杰贝勒沙马尔的首邑哈伊勒城经过五十五天的围困宣告投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部落都与这位新素丹取得了和解，一些部

---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Ⅱ卷，第237页。

落迁往伊拉克。他们在伊拉克受到英国当局的盛大欢迎。英国当局打算利用他们在将来制造伊拉克与内志之间的纠纷①。

伊本·沙特的军队攻克哈伊勒之后，迅速北向锡尔汉涸谷地区挺进。锡尔汉谷地有很大的战略意义，此外，它是从阿拉伯半岛中部到叙利亚以及更远到地中海的商路必经之地。这个地区象楔子一样打进英国的两块委任统治地——外约旦和伊拉克之间，通过它可以直达叙利亚边境，因此，内志对夺取这个地区极感兴趣。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这一谷地也有一番考虑，他们打算把它并入外约旦，这样，英国就可以控制这个联结地中海沿岸英国委任统治地与伊拉克、东阿拉伯各酋长国的枢纽地带②，并使这条走廊封闭英国领地环绕沙特阿拉伯所形成的包围圈上的缺口。在对这个地区的争夺中，穆陶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煽动当地居民起而反抗现存政权，使他们加入了伊赫万运动。1922年，除了毗连叙利亚和外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II卷，第240页。

② 同上，第241页。

约旦的边境地带之外，锡尔汉谷地的大部分并入了内志。

英国立即制造流言蜚语，说瓦哈比派的侵略行动使它的委任统治地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利用小股伊赫万兵和萨赫尔部落发生冲突为借口，唆使外约旦出兵占领了控制叙利亚到锡尔汉谷地入口处的卡夫村。占领卡夫村的借口是，非如此不足以防范伊赫万侵袭阿拉伯邻国领土。

早在锡尔汉谷地事件以前，内志和伊拉克就开始了划界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种种困难，因为游牧人没有什么明确的边界观念，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承认什么边界。在准备定界的地区，又没有什么天然屏障。英国人希望，通过谈判，能够割取内志素丹国一片领土，并入处于它的卵翼之下的伊拉克①。但是，伊本·沙特强调内志历来就对这片土地拥有主权而不肯让步。谈判进行期间，边境地区的各部落为争夺牧地和水源频频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经常演成流血的战斗。然而，英国人终于迫使伊本·沙特让步。1922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Ⅱ卷，第244页。

年，双方签订了乌凯尔条约划定内志的东北边界、并将内志部分地区交给伊拉克和科威特。根据这项条约，成立了两个缓冲区，一个在伊拉克和内志之间，一个在内志和科威特之间（这两个缓冲区从1942年起正式称为中立区）。条约规定，缓冲区内禁止设立军事据点和巡逻哨所，水井周围禁止构筑工事①。缓冲区内的水井只供伊拉克和内志部落的牲畜饮用。

根据英国人的提议而建立的中立区不仅排解不了部落之间的纠纷，相反地，这些中立区变成了连续冲突的策源地。用赖哈尼的话说："中立区变成了阿拉伯人相互争吵和较量的地区，这不是和平，而是和平的幻影。"阿拉伯部落之间的斗争削弱了它们的力量，与此同时英国人则摆出一付"无所偏袒"的仲裁人的姿态，巩固了它在这个地区的地位。

英国力图通过制造边境冲突进一步削弱内志，它坚持要求内志在领土上再做让步。1923年，英国政府决定在科威特召开会议。递交伊本·沙

---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Ⅱ卷，第245页。

特的信件声称，会议的目的在于“消除各相邻王国的误会”。实际上，英国是想靠这次会议来加强它对阿拉伯各国的影响，建立一个处于英国监督之下的阿拉伯各国联盟。英国做了极大努力，然而没有得逞。会议主席考克斯上校在拍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说：“汉志不派代表，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汉志提出的与会条件是内志放弃扩张，退到1919年的边界。”① 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和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支持汉志。伊本·沙特不肯做出这样的领土让步，他从科威特召回了内志代表团。

英国人认为，科威特会议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侯赛因坚持死硬态度。侯赛因拒绝承认阿拉伯东方的战后区划，坚持他当阿拉伯人之王的权利。英国人还认为，会议所以失败，是由于内志不肯让步。因此，英国从1924年起停止对内志支付六万英镑年补助金。这样一来，在1924年，内志和英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它和继续推行敌视伊本·沙特政策的汉志的关系也恶化了。

侯赛因发布一道专门诏令，禁止内志的穆斯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Ⅱ卷，第246页。

林朝拜"圣地"。这引起了欧莱玛的强烈抗议。他们声明：朝圣是伊斯兰最重要的宗教功课之一，内志的穆斯林必须或以和平方式或以暴力手段取得履行这项功课的可能。欧莱玛的这番说教，使伊赫万怒火中烧。他们要求伊本·沙特立即发兵征讨"异端"侯赛因。他们认为，如果伊本·沙特是他们的教主，他就应该率领他们去攻打"非信徒"，不要口头劝导，而要实际行动。

必须指出，从1916年起，伊本·沙特就大力鼓吹用暴力把"非信徒"变为虔诚穆斯林的布道方式；二十年代初，由于英帝国主义者极力寻找削弱内志的借口，伊本·沙特不得不变换他的策略。他一再晓谕伊赫万，如果与国家利益相抵触，即不得再把"非信徒"变为瓦哈比派信徒。伊本·沙特亲自宣扬，并且也通过欧莱玛宣扬，暴力布道将招致真主安拉和友好国家的愤怒。这种转变表明，伊本·沙特清楚地了解，若与汉志开战，将冒很大风险。1924年发生的事件也使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1924年，有一千五百名伊赫万越过了外约旦的边界，深入内地，直抵安曼近郊。作为外约旦的委任统治者英国立即增援埃米尔阿卜

杜拉，从巴勒斯坦调来坦克和装甲车，还调来三个航空大队对付伊赫万。经过飞机的滥炸和坦克、装甲车的轰击，伊赫万只有四人死里逃生。英国人这样显示力量是对伊本·沙特的严重警告。素丹伊本·沙特不得不审慎观望，待机而动。

但是，内志人，特别是伊赫万，谴责伊本·沙特无所作为。在清真寺和学校里，神职人员公开指控伊本·沙特与英国人合作。受到穆陶威煽惑的伊赫万擅自拿起武器，打算不待素丹发令就去攻打侯赛因。

汉 志 的 被 兼 并

利雅得的统治者逐步为侵占汉志制造舆论。阿拉伯半岛上的事态发展也有利于他达到这一目的。当侯赛因确信就建立大阿拉伯国一事再与英国人磋商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时候，为了保住他快要失掉的阿拉伯民族运动领袖的地位，为了抬高他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声价，他在1924年3月采用了哈里发的称号①。侯赛因的大阿拉伯政策从

① 1924年，土耳其废除了哈里发制。

此开始带有不利于英国的泛伊斯兰色彩，英国对他逐渐疏远。

利雅得的统治集团利用穆斯林对侯赛因的不满情绪，起草了由伊本·沙特的儿子费萨尔署名的告阿拉伯穆斯林书。这份文告说，统治着汉志的是无政府状态，朝圣者受到劫掠，而侯赛因无视穆斯林的无数控告，不采取任何措施以结束这种局面。文告着重指出，侯赛因自立为穆斯林的哈里发的作法，完全违反了本教传统。文告接着指出，侯赛因和他的儿子阿卜杜拉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谋求一己私利，这给阿拉伯人的共同事业带来莫大危害。凡此种种，证据确凿，有关文件据称已为伊本·沙特在胡尔马战役以及另外一些战役中缴获。因此，文告号召，阿拉伯人必须团结，从未受过占领者铁蹄践踏的内志准备为维护伊斯兰教而贡献一切力量。文告以如下声明作结束：内志无意扩张自己的边疆，它感到不满的只是阿拉伯各国居于仰承帝国主义者鼻息的地位。

印度的穆斯林对这一文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们声明完全支持伊本·沙特反对侯赛因的

斗争。印度哈里发委员会致函内志素丹，向他建议从汉志赶走侯赛因。

1924年，伊本·沙特召开欧莱玛和部落酋长全体会议，商讨已然酝酿成熟的问题。欧莱玛和各部落酋长在会议上要求素丹伊本·沙特讨伐侯赛因，用武力为每个穆斯林取得朝拜"圣地"的权利，解放"圣地"，使之摆脱异端的控制。会议作出了用兵汉志的决议。

伊本·沙特赢得了穆斯林世界的支持。对于欧洲大国，他也无需多所顾忌。法国总地说来并没有对阿拉伯执行特别积极的政策，它是同情伊本·沙特的，它一直鼓动伊本·沙特反对英国人及其傀儡哈希姆家族。委任法国统治的叙利亚的都城大马士革是伊本·沙特派有正式外交代表的唯一地点。此外，法国人正忙于应付叙利亚境内日益发展的德鲁兹派① 起义，无暇旁顾阿拉伯半岛上的事件。

① 德鲁兹派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孤立教派，教义以伊斯兰为主，杂有祆教和基督教信仰。十一世纪以来住在黎巴嫩南部，从十八世纪起迁居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山区。德鲁兹人先后与土耳其人、法国殖民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译者

意大利当时专心致志于经营阿西尔和也门。在汉志-内志的冲突中，它只限于向交战双方提供武器弹药，而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它似乎同情于伊本·沙特。

当伊本·沙特确知英国不会公开干涉汉志与内志的冲突的时候，他下令动员圣战兵和二轮圣战兵。一些部队开拔到伊拉克和外约旦边境，牵制侯赛因的两个儿子费萨尔和阿卜杜拉增援侯赛因。主力部队奉命夺取麦加。

伊赫万愈向汉志腹地推进，斗志愈加昂扬。他们击溃了沿途遇到的汉志军队。汉志的游牧民开始倒向瓦哈比派。为时不久，塔伊夫即被攻陷。汉志各城镇的居民惊慌失措。当地报纸《基卜拉①》报和当局散布伊赫万如何凶残的流言，更加剧了居民们的恐怖。欧洲报刊报道说，塔伊夫街头被杀戮和受残害的人数以百计。这些数字显然夸大事实。

侯赛因满以为英国会再次援助自己。但是，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法在

---

① 基卜拉，意为穆斯林祈祷时面对的方向，亦即麦加的黑石（“卡尔巴”）的方向。——译者

摩苏尔地区问题上的矛盾，侯赛因的“难以驾驭”，都使英国决定不再公开卷入这场冲突，它只是对双方施加压力。这就说明，为什么当侯赛因请求英国援助时，他得到的答复是：“本政府认为，你们（侯赛因和伊本·沙特——尼·普罗申注）之间的斗争是不同教派的宗教斗争，自不容许任何外来的干涉。”与此同时，英国表示，如果双方同意，它准备充当促使双方谈判的调停人。

这样的答复实际上是鼓励反侯赛因力量积极行动的信号。麦加的封建主和商人集团成立了汉志国民党，意在拯救汉志王国。国民党要求侯赛因让位于他的儿子阿里。联名上书的显贵人物达一百四十名之多。阿里是英国人赞同的人物，因为他不存猎取“大阿拉伯王”的非分之想，他满足于汉志国王的名位。但是，继承了王位的阿里也不得不从麦加出走。内志万名大军跨入麦加城门，涌上阒然无人的街头。伊本·沙特先已下令，伊赫万不得在圣城杀戮劫掠，违者处以死刑。但是，他们还是抢劫了各清真寺里面的器物装饰，破坏了马阿拉茔地各圣徒坟墓的地表建筑。

伊本·沙特的军队接着包围了吉达和麦地

那。当英国确信已无法挽回汉志败局的时候，决定逼迫伊本·沙特做若干让步。它对伊本·沙特进行恫吓，扬言将许可它的委任统治地——外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向吉达派遣志愿军队。1925年6月，外约旦军占领了汉志的亚喀巴—马安地区。关于把亚喀巴—马安地区并入外约旦的问题，早在1922年和1924年年初即被提出，其根据是这个地区在1910—1915年属奥斯曼帝国的大马士革省统辖。当汉志国王意识到战争已经输定、残局无法收拾的时候，他在英国的逼迫之下，同意把亚喀巴—马安地区移交给外约旦。这一来，英国既得以使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更牢牢地依附于自己，又在汉志和外约旦之间埋下了经常引起摩擦的祸根。这时候，英国收回了充当“调停人”的原议。

正当战争吃紧时刻，伊本·沙特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压力下不得已于1925年签订了两项条约：哈德条约和巴霍尔条约。哈德条约把联结内志和叙利亚的草原走廊让予外约旦；巴霍尔条约授予英国以解决内志、伊拉克边境冲突的仲裁权。

1925年12月，汉志的最后一个抵抗据点陷落，汉志被并入内志。

1926年，阿西尔也完全并入内志。早在1920年，几股伊赫万队伍就征服了濒临红海的战略要地多山的阿西尔地区，把它的埃米尔变成了内志的藩臣。但是，当时由于英国的干涉，内志没有能够正式兼并阿西尔。

就是这样，由于中部阿拉伯的人民进行了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统一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末，一个"汉志、内志与归并地区王国"建立了起来。

内志的行政组织

在沙特阿拉伯立国时期，建立中央机构和地方管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伊本·沙特取法于最初几位哈里发和早期伊斯兰君主，他们以恪守伊斯兰的宗教法律准则为治国的根基。这样的国家体制是和专制王权统治形式相符合的，唯一的差别是不再根据穆斯林的宗教法律准则来规定王位的继承，而由国内显贵

确认新埃米尔的统治权力合法与否。在立法活动方面，穆斯林统治者受着伊斯兰宗教法的限制，伊斯兰宗教法已为一个三重身分的穆斯林——一个穆斯林既是信徒，又是自然人，神权国家的臣民——规定了全部应尽的义务。伊本·沙特建立瓦哈比派国家的时候，墨守政教合一的观念。为了防止神权和俗权的分裂，伊本·沙特竭力巩固他和神职人员的关系。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诠释伊斯兰的宗教法以及决定这些宗教法准则能否适用于新情况一向是欧莱玛的职权。

这样，留给伊本·沙特活动的立法领域，就只剩下处理与《古兰经》条文和穆罕默德训诫没什么出入的那些问题了。换言之，伊本·沙特这位君主虽然握有名副其实的权力，但是是与宗教法律不得抵触的权力。除此之外，执行权全归君主所有。

在这时期，内志仍然牢固地保存着宗法氏族制残余，以至于在这个刚刚形成的国家中，封建上层建筑都还带有宗法氏族制的印记。上层建筑中的宗法氏族制的因素有助于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掩盖国家镇压劳动群众并使之屈服于一小撮

压迫者的真实目的。内志的统治者善于利用宗法氏族社会的各种制度，给它们披上民主的外衣。但是，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宗法氏族因素在上层建筑中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弱。

伊本·沙特是城镇居民，并不是部落的酋长。但是，他自我标榜为游牧民的酋长，并且经常在谈话中强调他是一名贝多因（游牧民）。他下令编纂谱牒，据称沙特一族源出于高贵的阿奈扎部落的一支——马萨里克氏。伊本·沙特特地采用了“众酋之长”（шейх аль-машаих）的称号。他也象所有的酋长一样，身旁有一支由亲属子弟兵组成的特殊扈从队伍。每当讨论重大问题时，他就召开酋长、欧莱玛等大会。赛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哈蒂卜写的《至公的教长》、海尔阿拉写的《新生的阿拉伯》以及其他一些撰述，都有专章叙述伊本·沙特是“宗法制的君主”。所有这些著作，都对这位似乎过着普通游牧民生活的“大酋长——本国人民的君父”的活动做了肯定的评价。

伊本·沙特通过王廷的各府（диваны，迪万）、部（шуаб，舒尔贝）治理内志。随着国家职能的增加，机构日趋庞大。据福阿德·哈姆扎记载，三

十年代末，王廷有十六个府、部，分掌外交，汉志、阿西尔、哈萨的内政，通讯联络，内志和游牧部落内务，税收和国库，度支和发饷，礼宾，国王私产，圣战，国王金库和王室府库，近卫军，马群，驼群，公路运输，宣讲教义，祈祷报时①。

内志的居民按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分为定居人口和游牧人口。这种区分导致各地分别按地域区划或部落组织成立两套行政机构，致使任何一个地区都可能有一些不受地区首脑管辖的人口。

游牧部落沿用它们的传统习俗。部落的首领——酋长（正式的称号通常是埃米尔）从部落成员年长者中推选，一般是从前任酋长家族的成员中产生。不过，被推选的酋长需经内志素丹予以正式委任。

内志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域分为若干埃米尔区，这些埃米尔区再划分为更小的埃米尔区。下文将称小埃米尔区为州，以资区别。

---

① 福阿德·哈姆扎：《沙特阿拉伯国》，麦加1933年版（参考书目中本书书名作《沙特阿拉伯王国》，出版年代为1936年——译者）。

内志没有管理内部生活、确定行政机构体制的成文法规，一切都取决于素丹的旨意。各埃米尔的任免，全由素丹个人考虑决定。埃米尔对他统治下的臣民行使极其广泛的权力。他们根据伊本·沙特下达的有关行政、财政、军事各方面的敕谕和伊斯兰宗教法规处理公事。大埃米尔区的埃米尔任命州埃米尔。但是，素丹可以随时撤销这种任命。

埃米尔负责守卫领土，防范外敌入侵，制止游牧部落劫掠。埃米尔拥有护身的侍卫，人数多寡视各埃米尔的地位声望而定。埃米尔外出，照例有卫队随行。大区埃米尔的私人信札，由胥吏执笔。州埃米尔亲自处理往返公文，如果本人目不识丁，则托亲信代理。埃米尔的职责还包括将民事和刑事案件移送宗教法官（кади，哈吉）审判。每判决一桩民事或刑事案件，埃米尔从胜诉一方收取10％的所谓希德玛（хидма，胜诉费）。此外，他有权对刑事罪犯罚款。胜诉费和罚款不交中央政府的国库，完全由埃米尔支配。埃米尔除每月从国库领取一笔礼宾费外，别无任何薪俸。埃米尔卫队的薪饷由政府支付。

在埃米尔区享有特权的，除了埃米尔和哈吉之外，就是征收扎尕提的税务官。关于税务官的权限，有严格的规定。他不受埃米尔的节制，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税务官还监督征收关税，对任何不执行他的命令的人有权处以罚款。收来的罚款上缴国库。由此可见，税务官与埃米尔不同，他们是政府的官员，薪俸由国库开支。

现将1933年内志（阿利得、盖西姆、杰贝勒沙马尔三个埃米尔区并在一起合称内志）及其归并地区的行政区划列举于下：

一、阿利得或作利雅得埃米尔区，辖以下各州：利雅得、哈尔季、豪塔、哈里克、沙伊卜、米赫马勒（即马赫马勒）、苏代尔、瓦什姆、阿弗拉季、达瓦赛尔涸谷；

二、附于阿利得埃米尔区的自治州，计有：图尔巴、胡尔马、腊尼亚、比沙；

三、盖西姆埃米尔区，辖州为：布赖达、乌奈扎、腊斯、穆德赫尼卜；

四、杰贝勒沙马尔埃米尔区，辖州为：哈伊勒、太马；

五、锡尔汉谷地埃米尔区，辖州为：焦夫、

库莱雅特-米勒赫；

六、阿西尔或作阿卜哈埃米尔区，辖州为：阿卜哈、扎赫兰、卡赫坦、沙赫兰、里加勒-阿勒玛、里加勒-哈加尔、本尼-萨赫尔、米海勒①、巴里克；

七、纳季兰埃米尔区，辖州为：巴德尔、哈包纳；

八、帖哈麦埃米尔区，辖州为：季赞、萨比延、阿布-阿利什、萨米塔；

九、哈萨埃米尔区，辖州为：阿赫萨、卡提夫、朱拜勒-卡里亚。

*　　*　　*

二十世纪初叶在内志出现的伊赫万运动，是狂热地迫害异端信徒的瓦哈比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这个运动之所以出现于这个时期，一则由于内志社会本身的发展，再则由于内志被卷入了帝国主义政策的轨道。

为扭转国内经济凋敝局面而展开的斗争以及内志经济本身的发展，都迫切要求铲除封建部落的割据势力，统一阿拉伯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

① 米海勒，俄译名作 михаиг，疑 г 为 л 之误。——译者

但是，内志推行统一政策的障碍首先是土耳其，然后是英国对阿拉伯半岛的侵略。因此，具有宗教形式的伊赫万运动，其锋芒实则指向土耳其和英国殖民主义分子。

内志和英国的关系经常在变动中。从1915年到1924年，内志是英国的保护国。伊本·沙特负有义务，不得破坏处于英国保护之下的波斯湾各酋长国的现状，并就他奉行的政治路线同英国磋商，和英国政策协调一致。这就遏制了阿拉伯统一事业的进展。1924年，内志摆脱了殖民枷锁，统一事业加快了步伐。英国虽然乘这个新生国家立足不稳之机，多次逼迫它让出领土，但是毕竟已然不能指望它唯命是听了。

阿拉伯半岛上终于形成了一个神权国家。在它立国初期，宗法制因素在它的政治上层建筑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伴随游牧民被卷入伊赫万运动而来的是游牧民向定居生活的转变。在劝说游牧民转向定居这一点上，宗教起了极大作用。虽然如此，决定游牧民转向定居的还是经济的原因，即游牧经济已然濒临绝境。

在这个大量保存着氏族部落关系残余的封建国家里，耕地和水源均感不足，经济极其落后，部落向土地定居，是靠政府采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的办法急剧进行的。一部分游牧民从粗放的畜牧业过渡到生产率较高的农业，构成了这个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这种过渡有助于它在经济上取得平衡和稳定。粗放的畜牧业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了。与此同时，清除了游牧民靠劫掠为生的现象，游牧民的精力被引导到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伊赫万的村落——希吉拉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中心，而且成为伊本·沙特的瓦哈比军的精锐力量——伊赫万部队征调战士的泉源。但是，总的说来，根本改造游牧经济的任务尚未解决。

菲尔比写道："伊本·沙特建立以宗教为基础的亦农亦军的伊赫万村落，以便促使无地的游牧民或者成批地或者零散地转变到定居生活。伊本·沙特借助于这种伊赫万军屯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地方军队，这支军队随时待命行动，准备打碎曾经导致游牧民不断进行劫掠和发动部落战争的旧的部落组织。劫掠现象显著减少了。部落混

战已被禁绝。国内出现了繁荣景象。此外，伊本·沙特麾下有了一支忠心耿耿，洋溢着宗教狂热的军队。”①

① 菲尔比：《在阿拉伯的岁月》，伦敦 1948 年版，第 159—160 页。

汉志和内志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动。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

（1925—1939年）

瓦哈比派和朝拜圣地问题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汉志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内志。汉志的最重要的一项收入来自穆斯林对圣地的朝拜（хаджж，哈只）。朝圣的信徒为成千上万的挑夫、船夫、车夫、商贩、手工业者提供了糊口之资，至于专为朝圣者服务、为他们提供一切必需品的许多穆陶威，不消说更是直接仰仗信徒的朝圣过活。

朝拜圣地在世界大战期间暂时中断，到 1919

年才得恢复。

在侯赛因统治时期(1916—1924年)，朝圣者受到公开的劫掠，因为汉志境内根本无法治可言。侯赛因借助于包卖制度榨取朝圣者的钱财。当时在汉志存在着包卖牲畜、包卖用水等几种不同的包卖制度。例如，牲畜包卖商从游牧畜主那里低价收购牲畜，而后高价转售给朝圣者，以供朝圣者献祭之用。饮水也以高价出售，只有很少一部分饮水是免费供应的。

侯赛因不仅横征暴敛，而且还把商贾、穆陶威、驼主等靠朝圣事业赚取的大部分收入攫为己有①。例如：朝圣者从麦加前往麦地那参拜先知穆罕默德陵墓，每赁一头骆驼付出十五金里亚尔，其中赶骆驼的人只得五里亚尔，余额全部收归国库②。侯赛因的这种政策惹起商人、驼主、穆陶威的不满。同时，这些阶层也对于狂热地不宽容任何异教徒和新鲜事物的瓦哈比派持敌对态度。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每年指靠信徒朝圣为唯一收

---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Ⅱ卷，第293页。

② 同上。

入来源的国度，瓦哈比派的信条是有害的。他们觉得更合适的是宽容各种伊斯兰流派、对一切能为国家带来金钱的朝圣者都表示欢迎的自由化制度。在他们看来，狂热的瓦哈比派很可能把朝圣者拒于千里之外。

在瓦哈比派夺取汉志之后，很多人担心朝拜麦加将从此结束，商道上将设置起来许多路障。首先对此表示担心的是汉志的经济势力雄厚、政治影响巨大的商人集团。他们并不是枉自惊扰：汉志诸城（主要是麦加）一向控制着内志的绝大部分商业，并从朝拜圣地的活动中榨取巨额财富，同时它们还鼓吹背离伊斯兰正统信仰，因而伊赫万和内志的定居人口从进军汉志之始就蓄意结束汉志诸城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此外，伊赫万和内志定居居民还想改变阿拉伯内地与外部世界、与红海口岸被汉志遮断联系的局面。这次出征采取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就是说，这是一次忠于原来的伊斯兰教义纯洁性的“信徒”对“非信徒”或“异端”的讨伐，因为后者已为许多新出现的事物所败坏、受到与伊斯兰教义相背离的文化的腐蚀而堕落。

但是，内志的统治者也很了解，如果再用一成不变的瓦哈比教义来对待这些“圣地”，他们便无法巩固国内政权，也无法实现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汉志和内志是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对于“异端的”汉志和瓦哈比派的内志之间的冲突，统治集团想用审慎的妥协政策来加以解决。为了给这种政策寻求根据，伊本·沙特提出了开明的瓦哈比理论，即对于任何新技术，只要和伊斯兰教精神没有抵触，即便《古兰经》上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接受。伊本·沙特既想利用西方的技术经验，又想保持纯粹的伊斯兰原则，他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创造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可与伊斯兰“黄金时代”文化相媲美的新文明①。

这种开明的瓦哈比理论可以使伊本·沙特拥有汉志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电话、汽车、无线电），同时又可以使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与“非信徒”进行斗争，从而满足伊赫万的愿望。他一再下令，要求伊赫万象对待外宾一样地对待朝拜圣地的信徒，宽容他们身上的缺点；同时他也责

① 1932年9月30日《首府报》。

成朝圣者严以律己，在麦加戒除吸烟、饮酒、参拜圣徒坟墓等不良习惯。为了防止朝圣者和伊赫万发生冲突，伊本·沙特把伊赫万控制在远离麦加、麦地那以及其他朝圣者聚集的地点。

伊本·沙特统治汉志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严格的秩序。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朝圣者接踵而至，使无比急需的金钱源源流入王家金库。此外，这样做还有助于伊斯兰世界承认伊本·沙特是“圣地”的新护主。

利用汽车从吉达往麦加和麦地那运送朝圣者和货物，对于国内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①。

在 1926 年的朝圣季节，第一次试用汽车运送朝圣者。政府开办了一个拥有三十部汽车的营运处，在吉达和麦加之间运送朝圣信徒。1927年，这个汽车营运处被并入“沙特经济开发公司”。此后，伊本·沙特允许免税进口汽车和汽车备用部件，汽车运输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国内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汽车热：富人甩卖房产购置汽车；汽

① 在侯赛因统治时期，国内总共只有属于王室的四辆汽车。

车很快充斥于国内①。三年之间汽车数量激增到一千五百部。在1926年到1929年四个朝圣季节之内，来自海外的朝圣者共四十二万名，其中大约一半（二十一万名）是用汽车运送的②。

国内出现了许多相互竞争的汽车行。它们随情况的变化而任意规定运费。政府不得不对运送朝圣者的事业实行监督。伊本·沙特于1935年5月15日下令成立"阿拉伯汽车公司"，将属于国家和私人的一些汽车行加以合并。并入这个公司的共有二十家汽车行。私营汽车行是否加入公司，听其自愿，但是，独立经营的汽车行运送朝圣旅客，收费已不能再高出或低于公司规定的价格③。

在王国的中部、东部地区，也广泛地利用汽车运输。1937年5月23日国王下令成立"内志汽车公司"④。它独家享有从东部港口和城镇向汉志各"圣地"运送客货的权利。此外，这个公司还承担

①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伦敦1957年，第160页。

② 菲尔比：《瓦哈比派的阿拉伯概况》，载《皇家中亚学会季刊》，第16卷第4分册，1929年版，第469页。

③ 福阿德·哈姆扎：《沙特阿拉伯王国》，第158—159页。

④ 《金字塔报》专刊：《沙特阿拉伯王国》，开罗1955年版，第30页。

内志各居民点之间、哈萨和内志之间的货运业务。随着汽车运输的发展，1951年创办了运输辛迪加。

发展汽车运输，不仅是为了增加朝圣、扩大贸易，而且对于巩固国防、保障安全也非常必要。配备着机枪的汽车可以维护公路秩序，也可以远距离运送兵员。

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开始了税制的厘定。通过横征暴敛，加强了对居民的掠夺。

1925 年公布了汉志境内征收“扎尕提”税法令。泉水灌溉的地亩稽征收成的十分之一；井水灌溉的地亩稽征收成的二十分之一。牲畜“扎尕提”税直接索取实物①。商人按资金或商品价值缴

---

① 对有驼五头和五头以上的驼主起征“扎尕提”。计征的最低税率为纳羊一头。驼群有十到十四头纳羊二头，十五到十九头纳羊三头……。二十五到三十五头纳一岁雌驼一头。……六十一到七十五头纳四岁驼一头。……九十一到一百二十头纳二岁驼二头，一百二十一头以上者纳二岁驼三头，依此类推。

牛群在三十头以下的免征。三十到三十九头纳公犊或一岁母犊一头，四十到五十九头纳二岁母犊一头，六十头以上的畜群每三十头纳一岁公犊一头或每四十头纳二岁公犊一头。

不到四十头的羊群免征。羊群在四十到一百头之间纳羊一头，一百零一到二百头之间纳羊二头。……以下每多百头增纳羊一头。

纳“扎尕提”①。值得注意的是，征税法令鼓励用货币纳税，并指出稽征“扎尕提”税带有强制性质。法令载明：“逃纳‘扎尕提’者，将遭天谴；一经政府查获，将依教律论罪。”②

在汉志，将“扎尕提”定为国家税制，意味着国家对广大居民阶层加强了剥削。（在侯赛因统治时期，各部落一般并不缴纳“扎尕提”，国王唯恐激起部落的群众性起义，也从来没有想让它们缴纳的企图。）这种法定税制只对商人阶层有利，因为它为商人阶层严格规定了每年应付的税额，这一税额只占他们的资金或商品价值的2.5%。

为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为了鼓励贸易，关税也进行了一番整顿。从吉达向内地用骆驼运货，除了海关关税之外，国家对每头驮驼还征收一笔税金。这笔税金从雇用驮货骆驼的总费用中一并征收。侯赛因统治时期，从麦加运出货物还要增

---

① 对贵金属征收“扎尕提”的办法如下：黄金每二十米特卡（相当四点二克）征收半米特卡；白银每二百迪尔罕征收五迪尔罕。商品价值超过起税金额，折合金值、银值征收“扎尕提”（1925年9月9日《首府报》）。

② 1925年9月9日《首府报》。

加一道子口税。由于麦加的货物完全来自吉达，所以这等于货物被征课双份关税。伊本·沙特迎合商人的愿望，下令取消了这道“麦加”子口税。

汽车运输的发展、税制的厘定、关税的降低——这一切都符合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促进了国内商业的繁荣。与此同时，汽车取代骆驼，进一步加剧了游牧的畜驼经济的危机，从而在汉志各部落中引起了不满情绪。

朝圣者的增多与否，和国内治安情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也和能否消除封建部落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土耳其统治时代和侯赛因当政时期，在汉志境内旅行是性命难保的。当时只是各城市以内还维持着一定的秩序，走出城墙就容易受到袭击。朝圣者遭抢劫和被杀害是司空见惯的。例如，1924年，也就是侯赛因在位的最后一年，一支一万八千名的朝圣者驼队都遭到了洗劫。

有一些部落，包括哈尔卜这样的大部落，完全依靠从吉达向麦加运送朝圣者为生。从前土耳其人以及以后的侯赛因都曾发给这些部落一种特殊的年金，作为它们不再劫掠朝圣者驼队的交换

条件。但是，这样的措施并没有能够彻底保证朝圣者旅途的安全。伊本·沙特仍向这些部落支付补助金，但是金额已大大削减；同时为着尽快铲除劫掠行旅的现象，对劫掠者采取了严加惩办的措施。他组织了伊赫万飞骑，负责缉捕破坏秩序和法制的歹徒。

汉志-内志王国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不同，在刑罚方面还严格遵循伊斯兰的宗教法律。禁锢比较少见，处罚主要是当众施加肉刑。肉刑之一是犯偷盗罪者砍手。断手挂在他的颈下，用以警诫观众。对惯偷累犯施加刖刑，即在踝骨以下砍去左脚。此后依然怙恶不悛，则终身监禁。对杀人罪犯处以砍首的极刑。

伊赫万处治罪犯，带有来自宗教狂热的残酷性。他们自以为是替真主行道，所以，对于哀告乞怜也罢，对于要挟恫吓也罢，一概无动于衷，决不稍加顾恤。占领汉志数月，汉志境内各居民点里，受到酷刑残害的人比比皆是。

伊本·沙特对付不驯服的部落，采取一种集体灭绝的作法，称为“伊斯提斯巴赫”（истисбах，凌晨歼灭）。他夜间派出从他的侍卫亲军中挑选

出来的精兵包围某个部落的住地。拂晓，这些士兵突然动手袭击手无寸铁的部落民众，不分老幼，斩尽杀绝。随后，第二批侍卫兵到现场检查第一批完成任务的情况。如果发现游牧民中有人幸免于难，伊本·沙特将严厉惩办执行命令不力的有关人员。

同时，伊本·沙特对各部落执行一项十分审慎的政策，力求逐步消除它们的分立主义倾向，确立管理这些部落的中央集权化的体制。他首先对游牧民部落的内部生活建立一定的监督。过去，土耳其统治者以及后来的侯赛因只能利用各部酋长夺权之争，从中渔利。现在，在伊本·沙特的统治下，汉志政府的权势已然如此增强，甚至能够任免酋长。酋长要为部落成员的所做所为对政府负责。他们在政权当局和牧民之间起中介作用。他们停止了内部的互相倾轧和对其他部落的袭击。他们强迫本部落成员遵守国家法令，保障本部落游牧区内的秩序和安全。

1926年初，伊本·沙特召开了全汉志部落酋长会议。他在会议上对酋长们提出了如下要求：及时如数上交“扎尕提”；使游牧民绝对服从教律

而不是遵守部落的法规；各部落随时待命为国王服役；制止游牧民再对穿行部落地面的朝圣者进行劫掠①。

以前，朝圣者步行或乘骑通过部落的“地面”，必须缴纳一定的过境费。伊本·沙特颁布新的条例，为酬劳各部落对朝圣者的保护，由国库颁发奖赏。因此，不仅在各个部落之间，而且在各大氏族之间都严格划开了“地面”的界限。

在伊本·沙特的督促下，各部落相互之间缔结了捐弃前嫌、确立和平的协议。伊本·沙特声称将对违约者进行集体镇压，他的威胁加固了这些盟约。这样，酋长们正式被赋予一定的权利和职务，而由中央政府监督他们履行这些职责。

伊本·沙特旨在把游牧民转变为伊赫万的政策，在汉志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汉志境内适于耕种的土地很少，人口基本上聚集在几条涸谷地带。在伊本·沙特兼并汉志时期，每个部落的适于耕种的土地早已转为私有，绝大部分落到酋长手中。汉志并入内志之前，麦地那、法蒂玛涸谷

---

① 1926年2月19日《首府报》。

的绿洲，塔伊夫地区的肥沃土地分属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谢里夫氏、“黑石天房”的掌钥者舍伊比氏等名门贵族以及一些豪商巨贾。伊本·沙特占领汉志后，许多谢里夫遇害，这部分土地转归各部落酋长。但是，很大一部分土地，特别是麦地那地区的土地，仍然为谢里夫所有。由此可见，汉志境内没有足够的使游牧民定居下来经营农业的土地。组织起希吉拉的只有塔伊夫地区，定居到这里的游牧民有六千人左右。

伊本·沙特占领汉志后，向各部落派出了大约五十名穆陶威。他们的任务是宣扬纯真的信仰，化游牧民为伊赫万。

国家依据法令管理部落生活、禁止劫掠、取消部落向商队敛取过境费和保安费的权利。最后，设立各种捐税，并严加征课——这些情况经常引起反抗新政权的起义。最大的一次起义是1927年哈尔卜部落的暴动。

哈尔卜部落的主要职业是运送朝圣的信徒、保护他们沿途不受其他部落的劫掠，并为此向朝圣者收取一定的酬金。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大大减少了这个部落的各个分支的收入，或者说完全断

绝了它们的这项生活来源。除此之外，伊本·沙特绝对禁止这个部落向乘坐汽车通过它的地面的朝圣者敛取任何税捐。伊本·沙特还拒绝从国库发给补助金，这就更加剧了这个部落的不满情绪。被剥夺了传统收入的哈尔卜部落开始反抗伊本·沙特。镇压这次起义花费了王国很大的力气。对付这一抗命的部落，伊本·沙特使用了“凌晨歼灭”这种集体灭绝的手段。结果哈尔卜的若干氏族被斩尽杀绝了。

为了抑制其他汉志部落的反抗，伊本·沙特不得不采取向一些部落索取人质、派伊赫万重兵戍守危机四伏地区等措施。国内的动荡渐次平息，杀人越货事件日见减少，盗贼几乎绝迹。

为了更广泛地利用瓦哈比派教义这种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和巩固专制制度的手段，伊本·沙特在1926年下诏设立全国“翊教匡俗协会”。“协会”的宗旨是指导王国恪守瓦哈比派教义。“协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欧莱玛、内志和汉志的知名人士。王国的各个城市遍设“分会”。它们的活动在很多方面都令人联想到警察的职务。

1927年颁发的指示为“翊教匡俗协会”的执事

人员规定职责如下：通知居民按时祈祷，对规避祈祷的人作出处理；监视经常发生违反教律事故的地点；强制人们祛除“有罪的偏见”和异端信仰；取缔丧葬仪式和各种庆典中的异端表现①。至于什么应当算作异端表现，这项指示并没有明确规定。半官方报纸《首府报》对应受谴责的事物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1）在清真寺内——祈祷不合仪式，诵读《古兰经》如同歌咏；（2）在市肆中（也就是说在买卖中间）——哄抬物价、投机倒把、兜售次品、克扣斤两；（3）在街头——携带妨碍行人过往的物品、让过街的牲口驮载带刺扎人的物品、倾倒垃圾；（4）做客时——动用《古兰经》禁食的食品，如此等等②。

1927 年 11 月初，“协会”的吉达“分会”明文规定以下事项在禁止之列：剃头蓄髯；男人佩戴指环、金扣等饰物和穿着丝料、茧绸等衣物；使用花露水和涂抹各种香精；吸烟；服用麻醉剂；

① 赛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哈蒂卜：《至公的教长》，埃及1951年版，第 138 页。

② 1926年 4 月 10 日《首府报》。

歌唱、舞弄铃鼓①或吹弹其他各种乐器；开局聚赌（玩纸牌、骨牌）；坐咖啡馆阅读世俗小说；婚礼上叫闹、送丧中哀嚎；妇女没有幼童、儿子或弟兄伴随即独自上街行走，等等。“分会”不仅负责监督执行上述禁例，并负责惩办违反禁例的人们。

违反瓦哈比清教主义戒律的人以刑事犯论处。根据1926年4月颁布的国王诏令②，凡在礼拜五大祈祷时旷课者，囚禁一至十昼夜，外加罚款。饮酒犯当众鞭笞八十或监禁一个月到半年，外加罚款。犯案后继续饮酒，逐出“圣地”两年。酿酒犯、卖酒犯、并在自己家中置酒招饮者，判处半年到两年监禁，抄没住宅和全部家产。累教不改的惯犯逐出“圣地”两年到三年。吸烟者囚禁一到三昼夜。然而，为时不久，烟禁渐渐松弛。这是以专家身分从埃及、叙利亚、印度来到沙特阿拉伯的那些穆斯林带来的影响。

① 铃鼓，此处俄原文作 бубен，系指一种园框边嵌有若干金属小钹，单面蒙皮，一手摇动、一手拍击的扁鼓，与我国维吾尔族的达卜鼓相似。——译者

② 1926年4月10日《首府报》。赛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哈蒂卜：《至公的教长》，第139—140页。

“翊教匡俗协会”还负责在旧书铺中查抄禁书。凡内容为逊尼派与伊本·泰米耶相诘难的著作以及艾哈迈德·宰因·达赫兰（麦加城的沙菲耶派的教法注释官、麦加城欧莱玛的教长，曾撰有若干历史著作）的撰述，都在查禁之列。例如，1938年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所写的论述瓦哈比派信仰的著作就被列入禁书，因为它批评了沙特宗教生活方面的极端主义。

“协会”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每一名穆斯林都有义务劝导其他穆斯林履行宗教功课和改恶从善。归根结蒂，“协会”适应了巩固国家、特别是巩固王权的需要，它为维护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以及掌教者的利益服务，也就是说，它满足了瓦哈比清教主义的要求。

巡警队成了汉志各城市生活的特色。巡警们沿街走动，用警棍敲打关闭着的门窗，驱使躲在家里的人们出去祈祷。履行各种宗教仪式占去每天很多时间。这种情况严重妨碍了日常事务，为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伊本·沙特在与汉志进行战争的时期曾宣布，新的国家体制将在全穆斯林大会上确定。但

是，1926年1月7日，他收回了这一诺言，借口是穆斯林没有响应他召开这一大会的号召。实际上，伊本·沙特知道许多穆斯林对瓦哈比运动持敌对态度，他担心这样的大会将妨碍他合并汉志与内志的计划，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尤其使他惴惴不安的是，英国正在煽动这种敌对情绪。此外，他考虑到，埃及的前总督阿拔思·希勒米也在觊觎汉志的王位。次日，1926年1月8日，伊本·沙特宣告即位为汉志国王。从这时候起，他改用“汉志国王、内志及归附地区素丹”的称号。

瓦哈比派和正宗伊斯兰教的关系

伊本·沙特称王后，开始与穆斯林各国修好，谋求它们承认他对“圣地”的统治权，因为这关系到朝圣人数能否增多，而得自朝圣的收入又是国库的主要财源。伊本·沙特认为，为朝圣者出入“圣地”提供方便应当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打算用他们提供的资金修筑道路，以促进汉志经济的繁荣。伊本·沙特同意必要时依靠国外穆斯林的投资，但是认为不能接受欧洲殖民主义分子的资

助。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召集全穆斯林代表大会，讨论为朝拜“圣地”创造有利条件的问题，并规划一些必要的改革。由此可见，摆在代表大会日程上的已经不是决定汉志的国家体制的问题了。

1926年7月，全穆斯林代表大会在麦加开幕，以反击同年5月在开罗召开的推选哈里发大会。推选哈里发大会是英国人授意召开的，英国人力图树立一个俯首贴耳的哈里发，用以管理全体穆斯林。开罗大会的议程只有一项：推选哈里发。但是，由于代表们不完全顺从英国人，大会在第四次会议以后只得承认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权能而宣告闭幕。

麦加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伊本·沙特在发起书中揭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宗旨。它的纲领只包括与朝拜“圣地”有关的纯宗教问题，如关于麦加、麦地那“两圣城”的规章、穆斯林各国从瓦哈甫(вакфны)土地① 收取的“圣城”专款的用途，麦加

① 瓦哈甫为穆斯林国家或个人根据教规捐献于宗教事业或义学等“慈善”事业的动产或不动产，从中取得的收入用于捐献人指定的宗教、“慈善”、教育等目的。此处“圣城”专款指从瓦哈甫土地中取得的、原捐献人指定交给“圣城”的收入。——译者

和吉达之间铁路的敷设，朝圣者的运送、医疗卫生问题等等。来自印度、埃及、苏丹、巴勒斯坦、叙利亚、汉志、阿西尔、内志、也门、土耳其、阿富汗以及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代表出席了大会。

在代表大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在汉志境内，不得给予非穆斯林以及欧洲国家统治下的穆斯林臣民以任何租让权益。决议声称："宁可忍受贫穷，也不容纳欧洲资本。"在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伊本·沙特发表宣言："我们决不容许外国人，不管是什么人，闯入这片纯净的国土。……汉志应当取得由各穆斯林独立大国予以保障的中立和和平。"代表大会议决，力争收回原属汉志但被外约旦夺走的亚喀巴-马安地区，并将汉志铁路提交全世界的穆斯林支配。大会的决议载明：麦加、麦地那是不分伊斯兰派别的所有穆斯林的"圣地"，伊本·沙特被隆重地宣布为"圣地"的护主。

在麦加代表大会筹备和进行期间以及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英国人极力从中挑拨离间，企图使穆斯林各国和伊本·沙特争吵，使伊本·沙特陷于孤立，进而干涉独立、统一的内志-汉志国家

的内政。英国人心怀叵测，竭力煽动印度和埃及的上层神职人员仇视伊本·沙特。印度、埃及的上层神职人员视瓦哈比派为异端，认为由他们管理“圣城”必然构成朝拜麦加的莫大威胁，因而是不能容许的。

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乘机煽风点火，恶毒地把伊本·沙特称为哈里发宝座的僭望者，借以挑动觊觎哈里发宝座的各穆斯林王国国王和圣职人物相互仇视。伊本·沙特预见到这一点，多次声明他并没有猎取哈里发称号的奢望。虽然如此，麦加代表大会还是出现了紧张局面，这反映了与会的穆斯林各国之间王朝的、政治的以及宗教的矛盾。尽管如此，伊本·沙特最后还是使代表大会做出了有利于巩固他在汉志以及整个穆斯林世界地位的决议。

代表大会闭幕后，印度、埃及和其他国家的大伊斯兰主义分子继续从事他们敌视伊本·沙特的宣传。例如，1926 年 9 月，印度的大伊斯兰主义反动团体“两圣城服务处”(Худдам аль-харамейн)召开了有其他大伊斯兰主义团体参加的会议，通过了反对沙特的决议。决议规定联合穆斯林的武

装力量从汉志赶走伊本·沙特，用抵制往麦加朝圣的办法造成汉志的经济困难。广大的穆斯林群众认为实施这些决议等于干涉汉志内政，没有予以支持，因此决议始终是一纸空文。

由此可见，英国利用大伊斯兰主义运动来反对这个独立、统一的国家的活动并未完全得逞。

麦加代表大会以后，伊本·沙特进一步贯彻国家集权化的方针。他在1927年1月回到利雅得以后自立为内志国王。从这时候起，这个建立在一个国王和共同思想体系（伊斯兰信仰）基础之上的新国家定名为“汉志、内志及归附地区王国”。

英国无法回避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业已创立的事实，于是在1927年5月20日在吉达和伊本·沙特签订了“友好亲善”条约。它签订这个条约，已经落在苏联之后，苏联早已承认了这个新的国家。

吉达条约承认伊本·沙特领有的疆域的绝对独立，它没有给予英国人任何特殊权益。在对外贸易方面，伊本·沙特承认英国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诸酋长国、麦什哈特阿曼、亚丁保护

地的特殊关系。关于亚喀巴、马安和汉志铁路问题，英国并没有能够把有利于它的决议强加给伊本·沙特。这位新国王同意，在外约旦一汉志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以前，维持边境现状。这个问题后来成为英国对这个新国家施加压力的重要手段。

1927 年和英国签订的条约取代了 1915 年条约。实际上，伊本·沙特早已不受后一条约的束缚（如与苏联建交、自立为汉志国王、继又自立为内志国王，等等）。但是，英国人以及这个新国家的其他敌人在必要时还可以利用 1915 年的条约，所以形式上予以废除并不是多此一举。

阿拉伯报界在分析这一条约的意义时写道，这是大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基于双方平等原则而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开罗《金字塔报》承认，毫无疑义，英国本来想勒索比现条约业已肯定下来的成果更多的东西，但是，伊本·沙特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定态度，迫使英国只好确立与沙特政府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英国的近东政策是十分重要的①。半官方报纸《首府报》把这一条约描述

① 1927 年 9 月 25 日《金字塔报》。

为不亚于阿拉伯半岛所曾取得的任何一次军事大胜仗的政治大胜仗①。

英国企图利用它迫不得已而与对方平等缔约这一点来为自己捞取资本。它宣扬自己是阿拉伯人民的施主，声称条约是英国与伊斯兰的传统友谊的新纪元和再体现。它的这些宣传在阿拉伯的报刊上和整个穆斯林东方世界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的存在，是激发阿拉伯人反抗帝国主义的重要因素。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也是对英国在这个半岛上的统治领地的经常威胁。

伊赫万的起义和英国的干涉

夺取汉志以后，国内两派势力的冲突愈演愈烈：一派主张国家管理进一步中央集权化，宗教方面推行宽容政策；另一派代表伊赫万中间的反动力量，拥护封建的分立主义，宣扬宗教狂热。

---

① 1927年9月22日《首府报》。

在伊赫万忙于开拓疆土的时候，伊本·沙特还有驾驭他们的能力。内志相继夺取了杰贝勒沙马尔、阿西尔、汉志、焦夫绿洲之后，疆域已无拓展的余地。伊赫万向国界以外进一步推进，就要和英国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威胁到这个年青国家本身的存亡的问题。伊本·沙特逐渐控制不住伊赫万，于是他把最不可靠的分子遣返各自的希吉拉。

在军事行动期间，伊赫万能够不断分到一部分战利品；回到希吉拉以后，他们的生活非常窘困。伊赫万的落后的农业经济，负担不起伊本·沙特在对汉志用兵期间征收的新税。而为巩固伊赫万经济所发放的贷款又被取消，这更加迅速导致许多伊赫万的破产。连绵的战争占去了最精壮的劳动力，造成了大量伤亡，这不能不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内志的战争还加速了伊赫万内部的阶层分化。在各个希吉拉中间，除了封建主、商人、穆陶威之外，还分化出来一个富农阶层。破产的伊赫万变成了小佃户或雇农。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伊赫万中的雇农和贫苦牧民的不满情绪更加滋长。

边界问题也是加剧伊赫万的不满的重要原因。半岛上的辽阔无垠的牧场本来是从事畜牧业的有利条件。但是，到二十年代末期，一条条看不出来的边界线穿过了一望无际的旷野。昨天还是游牧民的伊赫万根本就没有什么“边界”的观念，而一下子这些边界线都成为限制他们自由游牧的障碍，而且他们必须尊重这些国界，不得加以破坏。

内志与英国委任统治地伊拉克和外约旦在1925年分别签订的巴霍尔协定和哈德协定，规定了对劫掠性袭击事件承担刑事责任，赔偿物质损失。巴霍尔协定载明，伊拉克和内志双方承认，部落对另一国领土的劫掠是一种敌对行为，应当严厉查办。哈德协定也指出，住在内志和外约旦领土上的部落袭击另一方领土是侵略行动，肇事者应当受到严厉的惩治。划定边界造成了商队来往上的困难，而游牧民穿越沙漠的商业活动，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传统的商业活动转变为充满风险、获利不多的偷运走私。在二十年代末期，世界农业危机的发展导致游牧民的主要财源——骆驼的销售市场的萎缩，促使游牧经济进一步瓦

解。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商队来往和禁止与科威特贸易，激起了游牧民的抗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近东大规模地兴修铁路和公路，汽车逐步取代骆驼作为交通工具，使游牧民的经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姆斯特朗论述这一情况时写道："在中部阿拉伯地区，除开外销骆驼和马匹，几乎没什么别的出口物资。可是这一点点贸易也被汽车所破坏。"①

封建部落的上层人物中间对伊本·沙特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在对杰贝勒沙马尔以及尔后对汉志用兵期间，伊赫万的埃米尔们起了重大作用，伊本·沙特不能不倾听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伊赫万的首领们不仅能左右素丹伊本·沙特，而且不断从战争中掠得战利品并从伊本·沙特手中领到津贴，因而踌躇满志。但是，夺取杰贝勒沙马尔和汉志以后，有许多部落的酋长新臣服于伊本·沙特，其中有些部落的游牧民变成了伊赫万，建立了他们的希吉拉。某些被征服的部落夙来对内志的土著部落怀有深仇大恨，如沙马尔部落对

① 阿姆斯特朗：《阿拉伯的君主伊本·沙特》，第242页。

木太尔部落就是如此。伊本·沙特一心想赢得新臣民的拥戴，为此而与杰贝勒沙马尔的埃米尔的寡妻成婚，并执意要沙特王族的一些成员婚配被征服部落的酋长们的女儿。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伊本·沙特使被征服部落的上层人物同样享有头等伊赫万所享有的特权，这就大大地触怒了伊赫万。伊本·沙特希望，尽量运用灵活的手段，左右逢迎敌对的集团。

随着新国家的巩固，中央政府的监督职能和国家机器的压迫日益加强。在过去，埃米尔都是一些大权在握、为所欲为的酋长，他们曾经疯狂反对专制王权对他们的约束。在封建部落上层人物看来，占领汉志，特别是麦加代表大会对伊本·沙特的支持，意味着中央集权国家的进一步强化，也就是对他们的控制的进一步加紧。使他们特别担心的是，伊本·沙特打算采用现代技术成就（汽车、电话、无线电等等）作为巩固中央政权的工具。伊赫万的首领们懂得，一旦采用这些新的技术成就，国王必将进一步加强控制他们的权力。一些显赫的伊赫万领袖在此以前即使不能独揽大权，至少也能左右国政，而今他们看到

他们的权势、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国家首脑伊本·沙特及其副手对汉志用兵之际，长期不在内志，分立主义的伊赫万中间的反沙特情绪乘机抬头，重又蔓延。

伊本·沙特的兄弟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儿子哈利德、沙特家族另外一些成员，与伊赫万、游牧民中的反动势力结成了联盟。他们力图利用有利时机夺取政权。1927 年，他们策划已久的谋害王储——伊本·沙特的儿子沙特的阴谋被揭发了出来①。

最保守的一部分欧莱玛公开反对伊本·沙特的新政，斥责他背离瓦哈比派教义。1926 年，木太尔部落的正酋长费萨尔·达维什、乌太巴部落的正酋长兼古特古特希吉拉的首脑苏勒坦·伊本·比扎德、阿季曼部落的正酋长宰丹·伊本·希特来因相聚于阿尔塔维亚，共商大计。他们痛斥伊本·沙特的施政方针，谴责他增设重税，纵容伊拉克、外约旦的部落在瓦哈比派土地上放牧牲畜，禁绝与科威特的贸易，宽容十叶派信徒，

---

①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 287 页。

并把他的儿子们送出国外就学（把沙特送往崇拜“多神”的埃及，把费萨尔送往伦敦）①。费萨尔·达维什和苏勒坦·伊本·比扎德写信给正在麦加的伊本·沙特，要求对“异端的”伊拉克宣战。

伊赫万和游牧民既然对伊本·沙特的内政外交深表不满，伊本·沙特迫于形势在1927年1月于利雅得召开伊赫万首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伊本·沙特不得不听取对他的许多非难。与会者向他提出三项要求：（1）把捐税降低到传统的“扎尕提”税额；（2）禁止使用汽车、电报和无神论者发明的其他器物；（3）向伊拉克宣战。伊本·沙特接受了第一项要求。关于第二项要求，他的答复是，伊赫万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异教徒的发明创造，伊赫万如肯销毁，他就接受这项要求。对第三项要求，伊本·沙特断然予以拒绝。

出席大会的欧莱玛宣读了费特瓦，责成国王停止使用电报，撤销在汉志实施的各项不合乎宗

① 阿姆斯特朗：《阿拉伯的君主伊本·沙特》，第216页；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291页。

教法条文和精神的法令①。

欧莱玛唯恐伊拉克铤而走险，推脱对“异端”伊拉克宣布圣战是国王的大权，而把这个问题的决定权赋予了伊本·沙特。伊本·沙特向到会者保证，他决不背叛自己的事业，今后将遵循“神的指示”行事②。

哈菲兹·瓦赫贝认为，这次大会即便未能避免、至少也推迟了伊赫万的起事。伊本·沙特在大会上的举动完全出于策略的考虑。伊本·沙特靠劝说，必要时也靠施加压力，重金贿买以及离间酋长们的关系等手法，终于克服了酋长们的敌对情绪，消除了他们的疑虑，把一些酋长变成了他的羽翼。

伊本·沙特如果失掉内志对他的支持，就无法依靠汉志。在汉志居民的眼中，他首先是一个征服者和内志的落后的瓦哈比派的教长。有鉴于此，他被迫执行一条妥协的政策。伊赫万坚决反

①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 293 页；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贝鲁特 1957 年版，第 335 页。

②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 292 页。

对“新政”。例如，他们捣毁了麦地那的广播电台。伊本·沙特担心哈伊勒和利雅得的广播电台也被破坏，下令这些电台暂停工作。

伊本·沙特的军队并没有强大到足以确保新生的国家安全无虞。增加兵员、培训军官、添置新式装备，皆属当务之急。伊本·沙特着手加强军队，打算利用它来和分立主义势力进行斗争。

伊赫万敌视军队现代化的种种措施。他们把基督教国家的技术发明看作魔鬼的把戏，拒绝把刀剑、骆驼换成机枪、战车。他们认为，巩固信仰才是加强军队的正当途径。为了粉碎伊赫万的对抗，伊本·沙特残酷地处置了不听命的官兵。例如，有些将领抗议使用新式武器，伊本·沙特下令把他们一律枭首示众①。

伊本·沙特利用广泛的宣传活动来分化瓦解伊赫万的力量。他让人散布流言蜚语，说达维什和另外一些人物之所以反对伊本·沙特，并不是为了巩固信仰，而是为了谋求一己私利。伊本·沙特用这种办法成功地笼络了一批欧莱玛和一部

---

①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139页。

分富有的伊赫万。他还经常借助于直接贿买的办法①。

此后不久，连续发生了一些事件，国内形势为之一变。

从1925年起，达维什每到一定时期就对伊拉克发动一次夺取牲畜的入侵。伊拉克政府秉承英国人的旨意，开始在中立区、特别是在离内志边界七十公里的布赛亚修建哨所作为一种对策。修建哨所本来包括在英国人的计划之内，他们早已沿着他们的辽阔殖民帝国的边界构筑工事。构筑工事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交通来往和输油管道的安全。(至于把哨所推进到阿拉伯半岛的腹地，原因在于这时候英国开始失掉对伊朗的影响，它不得不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领土内为它的航空线开辟基地。)

当沙特王国根据乌凯尔条约要求拆除这些工事的时候，英国驻伊拉克的高级专员以讥笑的口吻答复伊本·沙特派往巴格达进行谈判的顾问哈菲兹·瓦赫贝说："哨所是英国殖民部对问题进行

---

① 阿姆斯特朗：《阿拉伯的君主伊本·沙特》，第219页。

了仔细审议而后决定修筑的，它们将永远屹立在那里。”①

1927年秋季，木太尔部落一股四十人，经过酋长兼指挥官达维什的同意，袭击了布赛亚哨所的戍军和建筑工人②。这一事件表明，一方面，普通的游牧民对修建哨所自发地感到愤慨，因为随着伊拉克一内志边界上修建工事，他们将会失掉劫掠伊拉克畜羊者的最后一点可能性；另一方面，达维什酋长也打算借此而把内志拖入对伊拉克的战争。在此之前，木太尔部落和阿季曼部落的酋长不断接到伊拉克国王的煽动性信件，后者向他们保证：他们一旦对伊本·沙特开战，英国政府将立即给予援助③。虽然如此，达维什对于公然反叛伊本·沙特总是心怀戒惧。袭击布赛亚哨所之后，木太尔部落的伊赫万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劫掠。

伊本·沙特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防止发

---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90页。

② 莱布基彻等合著：《伊本·沙特的阿拉伯半岛》，纽约1952年版，第60页。

③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295页。

生新的劫掠行动。木太尔部落被封锁在部落领域的范围之内。他停止向这个部落以及直接向这个部落的酋长发放年补助金。欧莱玛颁布教法诠释书（费特瓦），宣布所有参加劫掠的人都是“异端分子”、分裂分子、分立主义分子；木太尔部落从伊拉克抢来的牲畜也不得当作卤获物处理。伊本·沙特把他采取的这些对付劫掠参加者的措施通知了伊拉克的英国当局。他要求英国当局保证不让达维什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得到政治避难的权利。

对伊拉克的劫掠停止了。但是，英国政府使出了一条毒计。英国派飞机向游牧民散发传单。传单的内容是建议游牧民撤离伊拉克边界四百英里；如果游牧民不接受劝告，飞机将要投掷炸弹①。这等于是英国政府直接干预王国的内政，鼓励分立主义分子，直接支持力图击溃沙特王国的伊拉克国王和外约旦埃米尔。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明明知道广大游牧民群众目不识丁，读不懂散发的传单，这些条件不会为游牧民所接受。瓦赫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282页。

贝强调指出，这一来势必要向内志的国土投掷炸弹，所以，这根本不是安抚这些部落，而是蓄意激起它们哗变①。英国人还散布流言，制造舆论，说什么国王伊本·沙特已经失掉了对各部落的控制，无力采取对付达维什的坚决行动，因此，英国和伊拉克政府已然承担起来惩办罪犯的使命。

1928年2月，伊拉克军在英国空军支持之下，按照英国人的计划开始向内志边界移动，进行其讨伐叛乱的战役。遭到伊拉克侵袭的全是西北部落（阿奈扎、哈尔卜、沙马尔）和东北部落的村庄与帐幕，这些部落根本没有参予木太尔部落的劫掠活动②。在这以后，英国空军和伊拉克各路军队返回了它们的基地。这一经过周密策划的挑衅使伊本·沙特陷于困境，因为阿拉伯半岛上的最强大的部落木太尔、乌太巴、阿季曼向来就不易应付，而现在他不得不和它们进行斗争。特别是在英国空军的空袭以后，这些部落的酋长展开了反对伊本·沙特的激烈宣传。他们使游牧民当真相信了伊本·沙特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无神论者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90页。
② 同上，第284页。

英国人，英国人进入沙漠就是应他的邀请，前来帮助他消灭伊赫万的。他们说，情况如果不是这样，且让他也来参加对"非信徒"的圣战，他不这样做的话，就足以证明他暗中和英国人互相勾结。而且，那些边界哨所，显而易见，也是他为了勾结英国才允许修建的，以供英国入侵作为据点之用。这些传闻破坏了伊本·沙特的威信，提高了伊赫万的首领达维什的声望。达维什号召所有的部落前来与他会合，为死难和负伤的弟兄报仇而对伊拉克和英国决一死战。伊赫万响应了这个号召，积极准备投身圣战。

面临内战危险的伊本·沙特，在1928年夏季，正当达维什大举骚扰内志北境的时候，开始和英国人进行交涉。伊本·沙特本以为可以使伊拉克立即从沙漠撤除哨所。不料伊拉克推托这些设施是为了在当前紧张时刻保卫伊拉克臣民而拒不让步。伊拉克政府的立场反映着英国人干涉内志内政的意图。英国人打算加剧伊本·沙特和他属下各部落之间的冲突，然后出兵镇压各部落，再以伊本·沙特的救主身分强迫伊本·沙特接受英国的条件。这些条件即便不能够把独立的阿拉伯

置于英国的全盘控制之下，至少也能够对它经常施加压力，随时寻找借口来干涉它的内政。

内志的局势复杂化了。各部落越来越经常违抗政府的命令。英国报刊散布诽谤性的流言蜚语，火上浇油。为了从既成局势中找到出路，1928年10月19日，伊本·沙特在利雅得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城镇、乡村、希吉拉的居民和部落代表共约八百人。费萨尔·达维什、苏勒坦·伊本·比扎德、宰丹·伊本·希特来因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他们以拒绝到会表示与伊本·沙特的彻底决裂①。

国王主持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历述从他夺取利雅得以来直到目前事变的内志历史以及他为创建阿拉伯半岛上的大国、保障国内安全、确立各部落之间的和睦关系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然后，他报告了和英国人进行交涉的结果。在这里，他强调指出，引起边界上修建哨所的全部责任应该由不断侵袭伊拉克部落的达维什承担。伊本·沙特示威性地声称，

①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294页。

如果他的臣民想要他逊位的话，他决计让贤。他说："我并不是留恋王位、等候被逐的那种人。你们可以从沙特家族推戴任何一人，我将给予支持。"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没有采纳他的退位让贤的意见①，因为他们认为伊本·沙特的成就是靠他的刀剑和真主安拉的帮助取得的。他们再次向他宣誓效忠。伊本·沙特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胜利。他获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善于使代表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与伊赫万分立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个问题上面，并且通过分析维护国内外和平的利害关系说明他容忍乃至迁就"非信徒"的道理。他表示准备召开专门的评议会来和达维什辩论一切问题，与会代表对此感到满意。

达维什率领的伊赫万却完全无视代表大会做出的支持伊本·沙特的政策的决议。他们硬要希吉拉的居民相信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护卫宗教、忠实遵守教律的人，而伊本·沙特则截然相反，是卖身投靠"异端"的叛徒②。达维什提出了伊本·

①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294页。
② 同上。

沙特放弃王位、恢复旧制作为他停止分立主义活动的先决条件①。

从1927年年底起，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伊赫万的行动已经不仅限于进行反伊本·沙特的宣传，而是在内志北境杀人放火，制造恐怖，他们的主要矛头不是指向伊拉克，而是指向伊本·沙特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抢劫和杀戮按时如数向伊本·沙特解交赋税的沙马尔、阿奈扎、沙非尔诸部落的居民。达维什勒令这些部落以后向他纳税。他威胁到内志的京城，频频袭击从利雅得到波斯湾的商队。反叛力量迅速壮大。曾经出席全民代表大会并宣誓效忠于伊本·沙特的木太尔、阿季曼、乌太巴部落的许多伊赫万纷纷倒戈，转到达维什的旗帜之下。

伊本·沙特竭力回避和狂热分子决战。为此他又受到主张立即剿平伊赫万的一派人的非难。英国对内志持侵略立场，伊本·沙特害怕全国遍地起义，这些情况决定了伊本·沙特采取安抚伊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II卷，第442页。

赫万的政策。但是，到了伊本·沙特确信已经不能再有迟疑、势必有所动作的时候，他动员了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军队，用以镇压起义。他的这支军队的骨干是由城乡定居人口中的富裕阶层、哈尔卜和卡赫坦部落的富裕伊赫万以及不愿内志重返混乱状态的游牧民组成的。他们愿意有一个维护他们的财产的强有力的政权。甚至木太尔和乌太巴部落的伊赫万也分裂为两个集团：最狂热最穷困的一部分居民参加了起义，富裕阶层仍然忠于伊本·沙特①。

伊本·沙特军连续几周和达维什部队进行运动战。它逐渐切断了起义者与水井和居民点的联系，达维什的队伍开始陷于粮尽水竭的境地。

1929年春季，起义者固守季勒菲和阿尔塔维亚两个居民点之间的萨布勒平原。双方在这里进行决战。伊赫万遭到伊本·沙特数倍优势兵力的突然袭击，未能予以有效的抵抗。此外，战斗一开始，达维什即身负重伤。苏勒坦·伊本·比扎德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向伊本·沙特无条件投

① 阿姆斯特朗：《阿拉伯的君主伊本·沙特》，第229页。

降。起义者据守的城堡古特古特有一万居民，被国王的兄弟阿卜都拉夷为平地①。伊本·沙特率军到达阿尔塔维亚，他在这里要求交出负伤的达维什。达维什的妻妾和近侍请求国王准许达维什死在本部落以内。伊本·沙特估计达维什不会久于人世，同意了这一请求。他严厉惩治了支持达维什和伊本·比扎德的酋长和伊赫万。许多伊赫万的希吉拉被平毁，发难的首领之一伊本·比扎德死在狱中。

分立主义的起事历时四月，最后被击溃。伊本·沙特为平定这次变乱花费了四万英镑。但是，伊赫万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彻底摧毁。

1929 年年底和 1930 年年初爆发了新的、更大规模的伊赫万起义。这次起义的导因是哈萨总督的儿子背信弃义地杀害了阿季曼部落的酋长。阿季曼部落在鲁阿勒部落的酋长法尔罕·马木耳以及另外一些伊赫万首领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对现政权的起义。这次起义遍及从杰贝勒沙马尔到波斯湾的北部内志。伤势痊愈的费萨尔·达维什

---

①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 304 页。

重新领导乌太巴和木太尔部落，迅速加入了造反的队伍。哈菲兹·瓦赫贝描述当时内志的形势说："叛乱的火焰比以前烧得更旺。在内志和汉志之间游牧的乌太巴部落把王国分隔为两部分。麦加、利雅得和波斯湾之间的联系几乎全被遮断。"①

达维什向科威特酋长艾哈迈德作出恢复先前的疆界的许诺，以此取得后者予以支援的保证。达维什希望以科威特的领土为立足点，保证自己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为五千名士兵和十万头骆驼取得粮草供应。1929 年 9 月 29 日，沙特政府照会英国政府，指出"虽然已与英国商定，科威特不得收容叛乱分子，可是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叛乱分子藏身之所"②。此外，叛乱者的粮草装备来自科威特，并有科威特部队前来加入叛乱者的队伍。用约翰·菲尔比的话说，达维什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从伊本·沙特的敌人方面取得了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③。英国的傀儡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为叛乱者助威，并应许为他们开放伊拉克边界，以备万一

①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 297 页。

②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 299 页。

③ 菲尔比：《沙特阿拉伯》，第 310 页。

失利时供他们穿越伊拉克进入叙利亚[1]。

伊本·沙特多次就科威特、伊拉克援助叛乱者问题向英国当局提出抗议。他威胁说，如果叛乱分子利用科威特作为供应基地、利用伊拉克作为庇护所，他将不问叛乱分子藏身何处，穷追到底，务求全歼。

为了尽快平定已经具有威胁性的起义，伊本·沙特决定广泛使用装甲车（一部分装甲车是汉志战争期间的战利品）和无线电联络。军队的机动能力决定了平叛战役的胜利。

1929年秋季，伊本·沙特开始了决定性行动。他派遣装备着机枪的装甲车攻打阿季曼部落。这一部落被击溃之后，由达维什的儿子率领的一支七百人的木太尔部落劫掠队也被消灭。起义者的主力在内志—伊拉克和内志—科威特接壤地区的瓦夫腊水井和阿乌季水井相继被击溃。阿乌季一役，起义队伍溃不成军，落荒而走，他们的首领（达维什、希特来因等人）分别逃往科威特或伊拉克。伊本·沙特获悉这一情况之后，立即致电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提醒英国曾经许诺从伊拉

① 菲尔比：《沙特阿拉伯》，第300页。

克、科威特和外约旦驱逐叛乱分子。英国遵守了它的诺言。英国所希望的是内志陷于内乱，此刻知道这一希望已无法实现，于是企图通过拒绝援助起义者的办法来竭力保持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起义者被英国当局解除了武装并解交给伊本·沙特处置。在伊本·沙特的督促下，1930 年 1 月，英国也把达维什和希特来因引渡给伊本·沙特。

由于这次起义而几乎失掉政权的伊本·沙特，对起义首领以及一般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消灭了顽抗分子，处决他们的首领，烧掉希吉拉和村庄，大片土地被荡为废墟。

起义被粉碎，建立在游牧民的宗教狂热和传统的尚武精神之上的伊赫万军事组织也告崩溃。以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正规军随即代替了伊赫万队伍。伊赫万残部转为后备兵员。

伊本·沙特在告伊赫万书中说："切莫以为你们是无价之宝，你们对我们劳苦功高，我们须臾也离不得你们的效劳。你们的实际可贵之处只在于侍奉真主，而后侍奉我们。最后，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之中哪一个没有父亲、兄弟或子侄死在我手。杀他们的就是迫使你们降服的同一把利剑，

这柄利剑现在正悬在你们的头上。”①

伊赫万运动就这样被扑灭了。

粉碎1929—1930年起义是国家进一步中央集权化和消灭封建部落割据状态途程中的又一重大胜利。竭力利用内部反动势力来削弱这个年青国家的英国殖民主义分子遭到了失败，因而这个胜利的意义更为重大。

伊本·沙特的王国经过了这番考验，变得比以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牢固。甚至暗中策划和准备历次反沙特叛乱的英国，也不得不承认沙特政权的巩固和稳定②。然而，英国并不因此而罢休，它继续支持汉志、阿西尔、外约旦的反对伊本·沙特的哈希姆系分子。

阿卜杜拉的密谋

1929—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沙特王国。沙特国内接连两年歉收，加重了经济困难。

---

① 阿姆斯特朗：《阿拉伯的君主伊本·沙特》，第265页。

② 达戈伯特·冯·米库施：《阿卜杜勒·阿齐兹》，第245页。

商业因为国家丧失了椰枣、皮革、牲畜的销售市场而陷于停顿。大米、小麦以及其他商品粮的入口急剧减少。国库没有资金，无力处理危机的善后工作。由于朝拜圣地的信徒数目锐减（1926年朝圣者为十九万一千人；1931—1932年仅为二万九千人），从朝圣者所取得的收入随之猛降①。收入几近涸竭，以至于王国的行政官吏几个月都领不到薪饷。对部落也停止了发放补助金。居民忍饥挨饿。由于经济困难，国内秩序岌岌可危。萨拉赫丁·穆赫塔尔写道："饥饿的游牧民陷于绝望境地，为了谋求生路，他们又起了抢夺、劫掠的念头。"② 这时候，内外敌人也急想趁这种形势兴风作浪。

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是侯赛因的儿子，他不甘心哈希姆王朝永远失掉汉志。他在英国的默许之下，揭出"汉志归汉志人"的口号，开始策划反伊本·沙特的密谋。秘密的"自由汉志党"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它的首脑名义上是当

---

① 《当代的沙特阿拉伯王国》，1956年版，第258页。

②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II卷，第453页。

初曾经强迫侯赛因国王退位、拥戴阿里登极的前汉志国民党书记、圣裔① 塔基尔·达巴戈，实际上侯赛因·达巴戈是它的组织者。

侯赛因·达巴戈从外约旦埃米尔那里领到经费之后，在埃及设立了党的支部，并在埃及和巴里部落的前酋长哈米德·伊本·撒里姆·利法德建立了联系。后来伊本·利法德就负责领导叛乱工作。这位酋长早在1929年就曾经率领部众反抗伊本·沙特，失败后亡命埃及。他一直和本部落保持着联系，窥伺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对伊本·沙特进行报复。侯赛因·达巴戈和伊本·利法德约定：一旦巴里部落起事，汉志其他部落立即响应。侯赛因·达巴戈在和伊本·利法德达成这一协议之后，动身前往亚丁、也门和卡马兰岛，在该岛进行反对伊本·沙特的密谋。阿西尔的统治集团——圣裔伊德里西家族同意参加这一密谋。

然而，主谋者阿卜杜拉埃米尔在财政上陷入

① 圣裔，指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阿里一系的苗裔。——译者。

困境。英国人为了打消伊本·沙特对它的猜疑，对它的委任统治地外约旦的财政支出建立了严格的管制。阿卜杜拉埃米尔以“自由汉志党”的名义向埃及前总督阿拔思·希勒米请求援助。阿拔思·希勒米也想染指汉志，接受了这一请求。在这以后，决定伊本·利法德在汉志北部、伊德里西家族在阿西尔南部同时点燃叛变的烽火。此外，还对行刺伊本·沙特进行了策划。

密谋集团收到阿拔思·希勒米的金钱接济之后，开始紧张地进行反叛的准备。武器、装备是在瑞士采购的。伊本·利法德的队伍被调到汉志边境，他们在亚喀巴附近领到了装备和粮食。阿卜杜拉埃米尔确信大功垂成，以按捺不住的心情向近侍夸口，酝酿已久的机密因此完全暴露。

英国人为了洗刷自己，经过驻吉达的外交代表通知伊本·沙特：伊本·利法德率领四百五十人的一支队伍已从西奈半岛开拔，向汉志方向进发。但是，伊本·沙特政府早已掌握了汉志北境有人准备叛乱的情报。它采取了紧急措施以应付业已成熟的危机。

伊本·沙特的部队分乘汽车和帆船开往北部

边界的达巴地区。有与阴谋分子通气之嫌的汉志人被拘禁起来，解往内志看管。1932年内政部发布命令，禁止在“圣地”进行政治宣传、成立任何政党和党派团体，违令者严惩不贷。

这时候，阿卜杜拉开始谎报军情。这些消息后来刊登在阿拉伯各国的报刊上。其中有的报道说：伊本·利法德已经占领了哈尔比亚，包围了马瓦尼赫，俘虏了防守海岸的官兵等等。实际上，伊本·利法德还留在离亚喀巴不远的沙利赫。阿卜杜拉捏造伊本·利法德获胜消息，为的是从阿拔思·希勒米手中领取更多的金钱。

为了把伊本·利法德本人及其党徒一网打尽，为了掩护预定的包围叛军的作战行动，伊本·沙特指使朱奈斯部落和巴里部落的代表写信给伊本·利法德，佯称他们与他团结一致，殷切期望他的到来。阿拉伯报刊上出现了这些部落已与伊本·利法德会合的报道。这时候，伊本·沙特照会英国政府，敦促英国注意外约旦所进行的颠覆活动。英国人为了避免被指控为干涉沙特王国内政，宣布将对叛军封闭外约旦边界，并禁止通过外约旦向汉志送运粮食、武器、装备。外约旦

的英国当局向阿拉巴涸谷地区派出巡逻队，盘查边境过往人员，拘捕可疑分子。一艘军舰驶抵(外约旦)亚喀巴湾，归英国高级专员调遣。英国高级专员公布一项正式声明，宣布外约旦方面给予叛军的一切援助均将停止。他下令驻在外约旦的英国军队协助伊本·沙特①。阿卜杜拉也被迫表示与伊本·利法德断绝关系。

陷于完全孤立境地的伊本·利法德决定退却，但是在距离亚喀巴不远的地方为伊本·沙特的军队所包围。经过激战，包括伊本·利法德在内的三百五十人被击毙。不久，伊本·沙特释放了拘禁在利雅得的汉志人，其中许多人重新成为汉志行政机构的官员。

为了削弱汉志的流亡势力，1935 年，伊本·沙特下令，给予放弃颠覆活动的流亡者以返回故国的自由。

伊本·沙特还获悉阿西尔境内帖哈麦② 一带

---

① 赛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哈蒂卜：《至公的教长》，第 204 页。

② 帖哈麦——汉志、阿西尔西部红海沿岸的低地。——译者

的阴谋活动。阿西尔名义上的统治者、圣裔哈桑·伊德里西接到伊本·沙特的警告，他在答复中保证友好忠诚，誓死不渝。但是，伊德里西的党羽不久就杀害了驻阿西尔的埃米尔（伊本·沙特的代表），背叛了现政权。与此同时，“自由汉志党”的两名代表携带粮食、武器到达季赞港。伊本·沙特接获这些情况后，立即命令军队进攻季赞。十天后，伊本·沙特军进入该地，这次变乱也被平定。伊德里西家族完全失势，阿西尔开始由汉志总督手下的一名埃米尔治理。埃米尔之下设立了谘议会，谘议会由驻军指挥官、财政总管、宗教法裁判官和当地贵族的七名代表组成。

沙特阿拉伯的行政改革

“汉志、内志及归附地区”王国兼并汉志之后，基本施政方针是克服分立主义、巩固中央政权。它同时在王国的两个主要地区——汉志和内志——进行了某些推动国家机器现代化和管理制度一元化的工作。

汉志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以及1924—

1925年的复杂政治形势，促使伊本·沙特在国家机器的建制方面离开了纯粹的穆斯林传统，在1926年8月31日公布了《汉志王国约法》。这一文件宣告汉志是一个“设有谘议机关的、内政外交独立的穆斯林君主国家”（第二条）①。“管理汉志王国的全权归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陛下所有”，君主的权力只受“荣耀的宗教法”的各项规定的限制（第五条）。根据《约法》第六条，司法判决“必须永远符合圣书和先知穆罕默德的遗训”②。

由此可见，《约法》确定了君主政体，汉志王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汉志已经不再象侯赛因统治时期那样，只是国王的世袭领地，它已成为根据一定的法律准则（宗教法）来治理的国家了。

《约法》规定了建立一系列谘议机关，组织中央和地方管理体系。这是对商人和城市显贵的让步。虽然参政只是通过谘议的形式，但是他们毕竟参与了商讨国家大事和解决市政问题。

对汉志说来，《约法》的实施是值得称道的现象。《约法》的实施，标志着汉志建立了一套比内

---

① 《中近东国家宪法汇编》，莫斯科1956年版，第426页。

② 同上。

志更完善、更发展的管理体系。这就惹起了内志的保守成性的伊赫万领导人物和部分欧莱玛对这一文件的仇视。他们认为，这个文件不符合在汉志恢复伊斯兰原有纯洁性的瓦哈比派教义的精神。此外，他们对于伊本·沙特在汉志的政权日益巩固也不满意，因为《约法》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汉志实力集团对于新国王移植瓦哈比秩序的政策的反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全世界穆斯林对瓦哈比派不宽容其他教派的疑虑不安。

鉴于伊赫万心怀不满，伊本·沙特不得不暂缓旨在使国家机器现代化的改革。《约法》的条文也几经修改。例如，《约法》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五条规定一些政权机关有权监督国库的开支，这些条文没有实际施行，后来也就完全失效①。关于立法会议（меджлис аш-шура）和吉达、麦地那的谘议会的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七条，国王在1927年颁布新的诏令作了修改②。《约法》有些条文只是部分地得到实施，有些始终是纸上空文。

① 《中近东国家宪法汇编》，莫斯科1956年版，第432页。

② 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第319页。

1929—1930 年伊赫万的几次起义被平定后，汉志加快了按照欧洲样式组织行政机构的工作。早在 1925 年就已经成立了授予特别的木迪尔（мудир，长官）以部长权限的财政部和外交部。1931 年，根据国王的诏令组成了汉志大臣会议，会议由国王亲自主持，成员有外交大臣、内政大臣，1933 年起又增加了财政大臣①。国王不在时，会议则由汉志的总督费萨尔埃米尔主持（1954年，这个机构改组为沙特阿拉伯大臣会议）。

地方政权机构也进行了改组。

汉志被并入内志以后，土耳其行政区划的各种名称维拉叶（вилайет）、里瓦（лива）、散扎克（санджак）、卡扎（каза）均被废除，代之以统一的名称——埃米尔区。划分埃米尔区的时候，并不考虑居民点的重要性和区域的大小。

1934 年，汉志划分为以下各埃米尔区：（1）达巴（达巴城近郊散居着图凯卡特和胡维塔特游牧部落）；（2）瓦季（巴里部落）；（3）乌姆拉季（本埃米尔区还包括朱海因部落的若干分支）；

---

① 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第 320 页。

（4）延布；（5）腊比格；（6）吉达；（7）利斯；（8）昆菲扎；（9）扎菲尔（或哈米德与扎赫兰）；（10）塔伊夫；（11）麦加；（12）麦地那；（13）乌拉或阿拉（阿提亚部落和部分胡维塔特部落的住地）；（14）塔布克（胡太姆部落、乌勒德·阿里部落和部分哈尔卜部落的住地）。

每个埃米尔区由称为埃米尔的官员治理，他的职位类似州长。埃米尔通常由内志人担任。

在内志、汉志和阿西尔，反对派一再发动叛乱，这表明国内存在着情况互异的地区，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不平衡，以致在不同地区居民中间产生了分立主义倾向。

国王伊本·沙特为了加强君主的作用，防止国内由于四分五裂而造成社会政治问题更加尖锐化，在1932年9月18日颁布了“统一阿拉伯王国各个地区”的诏令。从这时候起，国家开始叫作沙特阿拉伯。诏令第五条说：“在新的大一统基础上为整个王国确立新机构之前，汉志、内志及归附地区的现存政府机构暂时维持原状。”① 汉志

① 《中近东国家宪法汇编》，第431页。

的大臣会议受命立即着手起草王国的根本法（宪法）、王位继承法和行政组织法（第六条）①。

这项诏令是防范汉志王国可能分立的重要政治措施。它的主旨在于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进一步清除封建割据势力，在行政管理方面消灭汉志的改进形式和内志的传统形式之间的重大差别。

1936 年，汉志的谘议大会讨论了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基本原则。但是，一切对体制作根本性改革的提案不仅没有付诸实施，甚至没有公布。这主要是由于汉志和内志在经济、社会、文化情况和传统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至于定居者和游牧者在其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别更无庸提及。内志的居民一贯墨守穆斯林传统，他们对于诸如各部大臣、大臣会议等新鲜事物不可能抱有好感，他们认为没有这些也在沙特王朝统治之下度过了二百来年。在他们心目中，埃米尔和素丹是整个国家的化身。

沙特阿拉伯的国家管理体系逐步实现了整齐划一。通过把汉志的大臣会议和谘议大会的职能

① 《中近东国家宪法汇编》，第 437 页。

向内志省分扩展，通过设置主管全沙特的各种新行政部，通过汉志的政府各部与内志的宫廷各府的合并，沙特阿拉伯建立起来一套全王国划一的机构和划一的行政制度。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主管全沙特的各行政部，如财政部、内政部、卫生部、交通部、国民经济部、农业部等等相继成立。

1953年10月，设立了由在位国王沙特亲任主席的全国大臣会议。大臣会议的副主席是王储费萨尔。根据1954年3月17日颁布的沙特王国大臣会议条例，大臣会议的一切决议均需多数通过和提交国王批准。国王有否决权。所有各部大臣既对国王负责，也对大臣会议负责①。大臣会议下辖秘书处、度支院、各种技术专家室、申诉局等直属机构②。根据1958年的国王诏令，各部职权又有扩大，权限更加明确；但是，全部权力仍然保持在国王手中。

1953年，汉志的谘议大会的组成人员和职能

① 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第321页。

② 《中近东国家宪法汇编》，第443页。

虽然没有变动，但是变成了全国性的正式机关。1926年在汉志确立的一套行政会议和地方会议制度，从1954年起也推广到王国的其他地区。

沙特阿拉伯虽然设置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但是它的国体和以前一样仍然是神权的专制王国。担任大臣职务的都是国王的近亲——他的儿子和弟兄等等。内志的总督是后来继位的国王沙特(伊本·沙特的长子)，汉志的总督是后来的首相、国家的实际首脑、伊本·沙特的另一个儿子费萨尔。

沙特阿拉伯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穆斯林宗教法各项原则之上的，宗教法把国内的封建关系固定了下来，并加以神圣化。根据1927年8月19日的国王诏令，在司法方面进行了旨在废除游牧民传统法律的改革，即规定用罕百里派诠释的宗教司法程序来代替部落习惯法，用教法裁判官(哈吉)来代替原来起法官作用的酋长。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破坏部落组织、增强中央管辖部落的权力。因此，各部落仇恨这一改革，也就不足为奇了。

贯彻这一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这固然是

由于维护原来权利的游牧民极力抗拒，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内志和汉志在社会经济、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在土耳其统治时期，汉志实行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司法制度；这种制度在侯赛因当政期间仅有局部变动。

1927年的诏令规定了三种类型的法庭。

一、由法官-宗教法裁判官（哈吉）组成的普通"定期"法庭。这种法庭受理诉讼金额不超过三十英镑的民事案件和违法轻微或犯罪不至于判处断肢或死刑的刑事案件。这样的法庭设在麦加、吉达和麦地那①。由此可见，"定期"法庭是同时受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法庭。这实质上是新立法向穆斯林古典法的一种归复，这两种职能在前一阶段被分开了②。

二、高等法庭或宗教法法庭。这种法庭全由宗教法裁判官（哈吉）及其助手（在麦加各两名，在麦地那和吉达各一名）组成。它受理"定期"法

---

① 拉菲克·穆萨：《汉志的改革》，载《国际生活》杂志，1928年第1期，第55页。

② 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第327页。

庭权限所不及的民事、刑事案件以及所有其他案件。绝大多数案件由法庭成员中的一人判决。判处断肢或死刑则由集体决定①。

三、大理院。这是终审法庭。它由一名大理院长（木迪尔）和四名欧莱玛组成。大理院长监察汉志的所有法庭和宗教法裁判官(哈吉)，他要在政府和法庭之间起协调的作用。大理院设在麦加。一宗案件可在判决后二十日内上诉大理院。上诉如为后者驳回，原判即开始生效②，上诉如为大理院受理，案件将退回原法庭复审。

1932年，为了对汉志的各法庭进行行政监督而设置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此外，在麦加还设立了非常性质的司法机构——审理游牧民案件的“定期”法庭。

伊本·沙特坚决不承认游牧民享有不服国法、只受部落首领审判的特权。国王使各部落在两者之间任择其一：或者各部落因袭旧俗，全由本部落长老们依照习惯法审理案件，在这种情况

① 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第327页。

② 同上，第329页。

下，今后各个部落永远休想越出本部落的地界；或者服从国家的司法管辖。国王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财产统治着人，法律适应财产，人应当遵守法律。"这个问题以折衷的方式得到解决。一切涉及游牧民的案件都由专门法庭审理，但是，这种专门法庭必须遵循适用于所有法庭的共同准则，而且法官都由国王任命，尽管并不排除各部落的某一酋长也有被任命为法官的可能。有关不动产的问题，游牧民法庭不作处理，归宗教法庭裁判①。

1927年8月19日的诏令不仅规定了新的司法制度，而且规定了明确的司法程序。为了加快办案和消除拖延审判的现象，新法令简化了司法程序，确切地规定了处理案件的期限。

在内志，每个埃米尔区的首长手下，每个部落的埃米尔（酋长）手下，都有宗教法裁判官（哈吉）。哈吉通常是由身兼最高法官的国王任命的。他们负责审理国王或埃米尔移交下来的一切案件。哈吉通常要向埃米尔派来传达案情的人员报

① 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第332页。

告判案情况，后者再向埃米尔口头转报哈吉所做的判决。此后埃米尔做出批示：或者给予当事人以相应惩罚，或者向诉讼者索取希德玛（酬劳费、申诉费）。哈吉从王家国库领取薪俸，所以他不再分享取自诉讼者的费用。此外，哈吉负有每天清晨或在宅内或在清真寺宣讲教义、教规和宗教伦理课题的任务。

穆斯林法未曾规定设置辩护士的制度。被告因病或因年迈不能出庭受审，得委托他人代为出庭。只要律师业经地方当局授权，汉志政府就允许他们参与司法工作。1929年6月8日，汉志设立了最早的一批公证人事务所。它们代人登记法律认可证明、赠与证书、契纸、文据，但是涉及瓦哈甫的文据除外。这些公证人事务所在麦加、麦地那、吉达等地开业。在其他地方，公证事务由法官的顾问或法官本人办理。

在司法改革以前，1926年7月12日，吉达即已设立了商事法庭①。它是从富有商业经验的

① 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第330—331页。

人物中选拔六人组成的。归商事法庭审理的案件是：（1）商人与钱庄票号、经纪人、堆栈主之间发生的争讼，与商务有关的各项争执；（2）因兑换通货，特别是因兑换钱币和经过银行兑付商业票据而产生的各种问题；（3）因托运货物遇有失落、碰撞、劫掠等意外情况，商人和船主之间的争执；（4）契约、合同中有关价格问题的纠葛。商事法庭的工作以1931年6月1日的《商业法典》为依据。这部商法是以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法典为蓝本而制定的，因为穆斯林的律书根本不能指导现代的商业事务。这部法典同时也是国内唯一的一部现代文献。

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上的这些改变，其主旨在于维护内志的上层统治集团的特权和汉志的最有势力的商人集团的财产利益，并使他们的这些特权和利益在法律上固定下来。

美国垄断资本的侵入沙特阿拉伯

当年轻的沙特国家逐步实现中央集权化，并在反对封建部落割据和英国侵略两条战线上进行

斗争的时候，美国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威胁临到了它的头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始在中东各国向英法竞争对手发起猛烈进攻。1928年，洛克菲勒的“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攫取了巴林群岛的石油资源。石油巨头对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自然资源也垂涎三尺。

在这时期，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它本来是一个异常落后的农牧业国家，开国时又不得不多次进行反抗内外敌人的战争，兵连祸结，国内更形残破。政府原来打算靠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到沙特阿拉伯朝拜圣地而取得收入稳定经济，这一如意算盘落空了，因为几年来蔓延于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了朝圣者人数的下降，从1929年的十万人减少到危机期间的二万九千人。这种情况打击了这个靠朝拜圣地取得大部分收入的国家的国库。沙特王国货币里亚尔的币值逐日下降，投机活动日益猖獗。汉志商人接受沙特货币里亚尔，要按票面额打20％的折扣。官吏们的薪俸拖延了六个多月方才发放。国外批发商中断了交货。英国、法国、意大利拒绝向沙特阿拉伯

提供贷款。1932 年，沙特阿拉伯单是为清偿各项债务就必须支付二十一万九千英镑①。费萨尔埃米尔于1932年访问伦敦，意在取得一笔解救财政危机的贷款，但是一无所获，空手而返②。

美、英帝国主义者急于利用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困难。1930 年，“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派它的代表劳埃德·汉密尔顿到沙特阿拉伯进行谈判。英国的“伊拉克石油公司”也希望获得从地质学角度看来最有希望的沙特阿拉伯东部的石油开采权，为此也把它的代表朗里格派往吉达。美国资本取得了胜利。朗里格直截了当地写道：在这方面，应许贷款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③。伊本·沙特的谘议大臣哈菲兹·瓦赫贝也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准备贷款给沙特政府，这大有助于他们取得租让权④。根据达成的协议，沙特阿拉伯得到了各为五万美元的两笔信贷和一笔三万美元

---

① 托米施：《沙特阿拉伯》，巴黎 1962 年版，第 56 页。

②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 136 页。

③ 朗里格：《中东石油。它的发现与发展》，伦敦-纽约-多伦多 1954 年版，第 107—108 页。

④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 136页。

的赠款，而它在1933年把面积为九十三万二千平方公里、期限为六十六年（到1999年为止）的石油开采权租让给“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

沙特阿拉伯不象1927年①那样受着与英国签订的奴役性协定的束缚，这一情况从根本上便利了美国资本打入沙特国家。伊本·沙特还把美国当成了一个似乎与殖民利益没有什么关系的国家，这一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开采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成立了子公司——“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它在1935年开始试钻探，1936年就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虽然蕴藏量还不够工业开采标准。1938年3月，达曼产地的第一口油井喷出了石油。美国人在这片油田附近建筑了达兰村，这个村镇变成了这片石油租让地区的中心。最初，石油被输往巴林群岛，那里筑有储油库，并且从1936年有炼油厂投入生产。1939年，在腊斯塔努腊海岬附近沿岸深度最便于停泊油轮的地带修建了贮油池。1940年还在这里

① 这里的1927年条约，似应做1915年条约。——译者

兴建了年产量为十五万吨的一座小型炼油厂。

石油开采量迅速上升：1936年为二万四千吨，1938年为六万六千七百吨，1939年为五十三万六千四百吨，1940年达六十九万六千吨。但是，大力开发油田，要求为产品开辟销售市场。因此，“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不得不在1936年把它攫取到手的财富分给它的竞争对手“德士古石油公司”；后者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和在南美洲拥有销售石油的分支机构。“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取得二千一百万美元的代价，把50%的股票让给了这家与摩根财团有联系的公司。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以艳羡的眼光注视着还没有被“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占据的沙特阿拉伯地区。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表现得尤为积极。它们为取得“空”地盘的租让权进行了多次努力。1936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取得了汉志和阿西尔境内的租让权益。但是，英国人花掉了大量资金，没有找到石油，以致不得不放弃这一租让地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加利福尼亚-阿拉

伯美孚石油公司”根据1939年6月21日的所谓补充协定又取得了面积为二十万七千二百平方公里、期限六十六年（到2003年止）的租让权。这样，大战之初，它取得的租让面积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二百平方公里，占沙特阿拉伯领土的三分之二。此外，这家公司还取得了在十五万三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开采其他矿产资源的权利。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垄断石油，最大限度地攫取租让面积，即便自己不开采，也决不容许竞争对手染指这个国家的石油财富。列宁写道："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来源，惟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分割已经分割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①

与此同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分支机构"东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政府缔结了关于向沙特阿拉伯供应汽车、汽车配件、汽车轮胎的有利协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6页。

定。1934 年，“美国熔炼公司”和“美国氰胺公司”从沙特政府获得在汉志开采金、银和其他贵重金属的租让权。它们组织了“沙特阿拉伯矿业辛迪加”，开始在麦加东北的马赫德扎哈卜地区开采黄金。

美国垄断资本对沙特阿拉伯自然资源的掠夺，造成了沙特国家片面、畸形的发展。

* * *

内志的专制王权一方面保持着封建王朝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城市商人阶层推行它的统一四分五裂的疆土、实现中央集权、统一号令的政策。掌权的沙特王朝先和内志的、接着又和汉志的富商巨贾密切结合，开始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专制王权在和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竭力保护封建主和封建化了的部落酋长，保护他们的地产和特权，以防人民群众的侵犯。

与封建的四分五裂的状况相对照，二十世纪初期在阿拉伯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是一个有进步意义的现象。在四分之一世纪内为阿拉伯

的疆域统一和政令集中所进行的斗争，客观上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

在合并疆土、反抗土耳其和英国侵略时期，伊赫万运动起着应当肯定的作用。但是，封建部落割据势力和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利用了伊赫万运动的宗教狂热和沙文主义的一面，来达到他们反对建立专制王朝的目的。就这一点而言，粉碎伊赫万的反叛，标志着专制王权对离心主义势力和国外敌人的胜利。保守的瓦哈比反对派失败之后，伊赫万运动的影响一落千丈。未被歼灭的伊赫万被解除了武装，退为后备役。

在三十年代，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神权的封建王朝。国王兼任瓦哈比派信徒的教长。国王的权力，包括宗教权力，不受任何约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扩张的加强

大战期间的沙特阿拉伯

近东各国是法西斯德国侵略计划中的重要目标。希特勒匪帮计划利用中东各国的领土作为向伊朗、阿富汗、印度进行扩张，向苏联发动进攻的跳板。然而，对于德国最有价值的还是近东的石油。战争大大增加了对石油和石油制品的需求，陆、海、空军、民用军用运输都离不开石油。

法西斯侵略者为了从阿拉伯东方各国赶走英国殖民主义分子，确立它在当地的统治，企图利用中近东的解放运动作为“德国的天然盟友”。阿拉伯各国对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殖民政策的痛恨，为德国人提供了扮成“阿拉伯之友”的机会，它诡

称支持阿拉伯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1940年10月21日柏林电台广播一则官方通告说："德意志对阿拉伯人永远怀着友好的感情，敬祝他们进一步繁荣昌盛，并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与其历史使命相称的地位。德意志很久以来就关切地注视着阿拉伯各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今后，阿拉伯各国在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仍然可以期待得到德意志的深厚同情。"① 通告指出，有关阿拉伯人未来的一切问题，德国政府都和它的盟国意大利的意见完全一致。就是这样，德国帝国主义强盗竟然把自己乔妆打扮成为争取阿拉伯东方被压迫民族独立的斗士。向中近东进行宣传的任务交给了戈培尔，宣传的口号是："轴心国的胜利将使中东各国从英国奴役下解放出来。"

法西斯德国在大肆进行蛊惑宣传的同时，也在阿拉伯各国展开了间谍破坏活动。所有这些间谍破坏活动均由罗森伯格的外务局领导，该局与最高武装统帅部以及外交部密切配合行动。阿拉

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Ⅱ卷，第470页。

伯的许多政客听从德国军国主义的指挥，许多人被直接收买，成了希特勒分子的走狗。

德国的活动威胁到了英国对阿拉伯东方各国的统治，削弱了它的战略地位，妨碍了征调这些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因而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强烈不安。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沙特阿拉伯宣布中立。但是，伊本·沙特唯恐英国实行军事占领，因而动员了伊赫万，并沿伊拉克、科威特和外约旦的边界部署了兵力①。

上层统治集团采取中立政策，有若干原因。原来，沙特阿拉伯的粮食大部分依赖进口。战前，谷物输入量约为六万吨，其中50%是大米，40%是小麦，10%是玉蜀黍和大麦。谷物的主要供应者是印度。其他商品也从英帝国所属各地进口。

沙特阿拉伯的绝大部分收入得自信徒朝拜"圣地"，而大批朝圣者则来自经济政治受英国控制的穆斯林国度。它的币制是和英镑挂钩的。它的四面八方受着英国的保护领和英国海、空军基

---

①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213页。

地的包围。英国的舰队控制着红海和波斯湾的海域。哈菲兹·瓦赫贝写道:“伊本·沙特深知，英国船队掌握着他的国家的命脉。英国一旦封锁他的国家，居民就会挨饿。英国如果中断运送朝圣者，汉志还指靠什么生活!”①

国内形势是紧张的。个别部落对伊本·沙特制度的反抗时起时伏。1939—1940 年，沙马尔部落大批游牧民从沙特阿拉伯越界进入伊拉克。沙马尔部落的酋长们期望复辟杰贝勒沙马尔埃米尔国。伊拉克的统治主哈希姆族打算在必要时利用沙马尔部落的酋长们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因而不断地煽动和调唆这些酋长②。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伊本·沙特基本上采取亲英立场。

但是，轴心国和大多数谋臣对伊本·沙特施加了压力。他的大部分谋臣要求扩大与德、意的联系，站在轴心一边参战。

因此，伊本·沙特不得不在交战双方之间随

---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 50 页。

② 同上，第 121 页。

风转舵，相机行事。

沙特阿拉伯早在1929年就和德国、接着在1932年又和意大利缔结了友好条约。条约确定这两个国家和“汉志、内志及归附地区”王国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宣布彼此之间保持持久和平和永恒友谊。德国和意大利企图利用条约为它们对这个国家进行有效的经济渗透打下基础。

1939年末1940年初，德国靠意大利说项，得以把声名狼藉的特务分子格罗巴派为驻沙特阿拉伯的使节。德国法西斯在近东所干的大小破坏活动无一不与这位“外交官员”的名字相关联。格罗巴走到哪里，哪里的希特勒分子的颠覆活动就特别猖狂。

格罗巴曾任德国驻伊拉克大使；1939年秋季，由于策划叛乱被逐出伊拉克。格罗巴任驻伊拉克大使期间，多次访问吉达，希望为德国取得开采石油的租让权。离开伊拉克以后，他作为德国使馆的随员住在安卡拉。格罗巴调驻沙特阿拉伯，意味着法西斯德国在这里建立了对阿拉伯东方进行颠覆活动的中心。

英国人激烈反对格罗巴前来吉达，并为此紧

急照会伊本·沙特国王。对沙特阿拉伯说来，在这特别困难的时期，为满足英国人的请求而排斥德国（及其中介国意大利）是孕育着极大风险的。意大利已近在沙特阿拉伯的国门，它牢固地占据着也门的地盘，并且占领了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它的舰队以红海各港口为基地，游弋于沙特阿拉伯的周围海面。

在这种情况下，伊本·沙特只好一方面维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尊严，以此来取悦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另一方面又对英国人做出让步，以免失去英国人的支援。伊本·沙特召集谋臣们举行专门会议，决定致电墨索里尼，重申友好的保证，并对目前不便于接纳德国公使格罗巴一事表示歉意。电文还说：陷于英国盟邦的重重包围之中的沙特阿拉伯经常遭受进攻的威胁，一俟力量对比有所变化，沙特政府当即重新考虑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云云。

与此同时，沙特的驻英公使哈菲兹·瓦赫贝奉命拜会英国代办，根据汉志的经济窘况，商谈为沙特阿拉伯取得援助事宜。他还奉命请求英国扩大粮食的供应，允许在英军中服役的穆斯林士

兵自由参拜“圣地”，也就是说，允许他们履行朝圣这一项宗教功课。此外，哈菲兹·瓦赫贝被授予全权向英国人保证，沙特阿拉伯将不接待格罗巴为德国派驻沙特阿拉伯的代表①。

德国法西斯在几条战线上的胜利使沙特政府改变了决定。格罗巴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达吉达，并立即展开积极的活动。吉达变成了希特勒分子在穆斯林朝圣者中间进行宣传的中心。

格罗巴在汉志境内进行了几次熟悉情况的游历之后，建议国王给予德国以开采红海沿岸矿藏的租让权。他的这一提议被拒绝了。此后，这位德国公使展开了反英宣传，网罗对国王不满的人物，供给他们金钱武器，把他们编为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别动队。德国特务主要是针对石油企业展开他们的破坏活动。

格罗巴加紧进行颠覆活动的原因在于，法西斯德国侵占南斯拉夫、希腊、克里特之后，开始为自己打通进出近东、首先是进出伊拉克和叙利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108—109页。

亚的通道。1941 年 4 月 1 日，伊拉克发生了反英政变。参加这次政变的，除了民族主义爱国人士之外，也有德国法西斯的走狗。

1941 年 5 月 23 日希特勒发出关于中东的指令，指令中说：“在中东从事阿拉伯解放运动的人们是我们反英斗争的天然盟友。因此，组织伊拉克的起义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的起义势必越出伊拉克的疆界，加强中东的抗英力量，破坏英国的交通运输线，牵掣英国的兵力和舰只，从而削弱英国在其他战场上的军事活动。”①

伊拉克发生反英政变后，英帝国更加担心它在沙特阿拉伯的地位。

哈菲兹·瓦赫贝在他的《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一书中写道：英国外交大臣对沙特阿拉伯将站到哪一边的动向极为关切。他感到惴惴不安是有现实根据的。伊拉克的反英政府已向伊本·沙特请求援助。此外，希特勒向伊本·沙特发出了个人信件，建议伊本·沙特反对英国，约许事成之后将酬答以全阿拉伯人之王的尊号。但是，

---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 111 页。

沙特王国的首脑拒绝了向伊拉克提供援助，拒绝的理由是：这样做无异背叛一向维持着友好联系的英国①。伊本·沙特也断然回绝了希特勒，接着从瑞士召回沙特阿拉伯的大使福阿德·哈姆扎。后者曾劝说伊本·沙特参加轴心，希特勒致伊本·沙特的个人信件就是经他转递的。

为了报复国王拒绝参加轴心，格罗巴的别动队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哈萨的石油企业发生了连续爆炸，熊熊大火燃烧了半个多月。为了防止进一步破坏，英国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了一个携有消防器材的航空大队。伊拉克的军队不愿为希特勒德国卖命，英国乘机在1941年5月底占领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战略要地。在同一时期内，英国军队和埃塞俄比亚游击队重创意大利驻在埃塞俄比亚的占领军。德国企图利用叙利亚作为向近东进兵的跳板，但在1941年7月，英国武装力量和自由法国军队占领了叙利亚。这一来，近东局面大为改观。英军所以取得节节胜

① 特威切尔：《沙特阿拉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168页。

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特勒统帅部正忙于准备对苏战争，腾不出足够的人力物力侵占英国的领地。丘吉尔承认，毫无疑问，希特勒放过了在中东以较小代价获得巨大优势的机会。

对于在中近东保住了统治地位的英国说来，在当时情况下，最好的出路是象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做过的那样，出兵占领沙特阿拉伯。英国政府是主张对伊本·沙特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但是，与美国结成同盟、财政上依赖美国的英国，对是否公开出兵占领这一地区，不能不顾及美国垄断资本在这个国家的利益，因此踌躇不决。英国政府是知道美国总统的想法的，后者认为，英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争端以和平解决为宜，英国应从得自美国的信贷中拨给伊本·沙特一笔专款，用以维持国内的治安①。

英国迟迟不占领沙特阿拉伯的另一同等重要的原因是，它担心这样做可能引起邻国的动乱。再有，一旦开始军事行动，石油井架免不了被烧毁，输油管免不了遭破坏，这将使英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此外，要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还势

①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 228 页。

必要从其他战场抽调军队。

为了防范英国的盟友哈希姆家族进行挑衅活动，伊本·沙特把伊赫万军撤到本国内地。

当英国地位已经巩固的时候，伊本·沙特废除了和德国签订的友好条约。1941年9月，他驱逐了格罗巴公使，并清除了他的那支别动队。在此之前，1940年，他已经和意大利断绝了外交关系。他把包括外交官员在内的所有意大利人遣送到一个岛屿上，安置在检疫隔离城镇的舒适住区中。在沙特阿拉伯沿岸寻求庇护的意大利鱼雷艇上的船员也被拘留起来，但是没有引渡给英国。

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是以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利用美、英两国石油巨头之间从未间断的斗争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的。伯努瓦-梅尚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本·沙特唆使英国与土耳其对立。这次战争期间，他企图唆使美国和英国对立。在这一点上，他取得了成功。”① 伊本·沙特的基本估计是：英国是需要沙特阿拉伯的领土和近海水域来建立联系印度

①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228页。

的直达交通线的；而美国人为了修理根据租借法案运输（经伊朗中转的）援苏物资的船只，也需要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沿波斯湾的口岸。

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建筑了供自己专用的港口、军用物资仓库、船坞、港口设备。伊本·沙特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要使用这些设施，应当支付给他相应的代价。

战争虽然远在沙特阿拉伯数百公里外的地区进行，但是，它已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战时的全部灾难。

被动员入伍的伊赫万耗尽了国家的基本收入，汉志境内长期缺少强壮劳力，这对于还很孱弱的经济是致命的打击。农产品的产量急剧减少①。

国家财政异常拮据。1941年的预算赤字达到一百一十五万英镑。得自朝圣者的收入直线下降。开战前，朝圣者数目达到五至十万人，每年为国家带来五、六百万美元的收入。战争期间，朝圣者人数减少到两、三万人。1944 年，来朝拜圣地的信徒为三万八千人，来自朝圣者的收入为三百

①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 226 页。

一十万美元①。如果再把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计算在内，国家的实际收入更不能和战前相比。

每年需要国家弥补的财政赤字达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之巨②。在战争最初几年，还不能对开采石油这一新的收入来源寄以太大的希望。例如，1938年的预算收入为二千五百万里亚尔，石油公司交来的租让费只不过一百万里亚尔③。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之间为争夺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而从未间断过的斗争，决定着沙特阿拉伯的内政外交的形势。伊本·沙特利用英国亟欲巩固它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和美国石油垄断资本保持它的租让权益的愿望，坚持要求“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每年预付六百万美元的租金。公司唯恐租让权被吊销并被转给其他竞争者，不得已做出让步。它保证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三百万美元的贷款，后来又把贷款额提高到六百万美元。它甚至同意，即便出油量有所

① 米克塞尔、切纳里合著：《阿拉伯的石油》，纽约1949年版，第77页。

② 同上。

③ 施瓦德兰：《中东石油和各大国》，纽约1956年版，第357页。

减少，原定租让费也如数照付。

英国方面想尽办法试图从沙特阿拉伯排挤美国的石油公司。它为此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商品和黄金，力求使它的财政处于依附英国的地位。1941年，沙特阿拉伯从英国得到八十五万英镑和总值达五百三十万美元的银币；1942年得到三百万英镑。

美国石油公司在这几年向伊本·沙特交付了四百七十万美元。

英国利用“中东供应中心”和美国石油公司作斗争。在1942年以前，“中东供应中心”负责向中近东的军队供应石油产品，还主管向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分配粮食。英国保证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得到销路，同时限制沙特石油向盟国军队的销售量，以此损害美国人的地位。此外，由于大西洋交通线被破坏，英国控制了沙特阿拉伯所需粮食的全部供应。这又增添了英国对伊本·沙特施加压力的机会。

由此可见，在1940—1941年间，英国处于有利的地位，因而多方面限制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活动。

英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势力逐步加强，这使美国的石油巨头深感不安。为了强使伊本·沙特对美国政府承担某些义务，他们怂恿他向美国总统请求援助。这一着没有成功，于是美国政府决定通过间接的途径来援助伊本·沙特。美国在向英国提供四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之后，要求英国将这笔贷款的一部分拨交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代表赶紧把这个消息告知伊本·沙特。但是，英国人还是把这笔资金用来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

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害怕英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扩张，因而坚持要求美国政府直接给予这个国家以援助。

1943年2月8日，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接到“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份备忘录。其中阐述了如下意见：“人们对英国经济势力在沙特阿拉伯的迅速加强感到不安，因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对战后美国人的进一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美国政府不再采取截至目前通过英国间接援助沙特阿拉伯的做法，而直接给予沙特阿拉伯政府以援助，或许可能遏止这一趋势，并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藏仍然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美国政府本来是能够直接援助沙特阿拉伯的，比如通过租借法案就是一种办法。”①

1943年2月，美国政府声明，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对于保卫美国安全极关重要的国家，因此，虽然它在形式上和实际上并不是参战国，但是，租借法案同样对它适用。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为了保证美国石油垄断资本能够排除英国对手的竞争，更便于它掠夺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

1948年，美国参议院审查国防计划专门委员会估计，战争期间美国以直接和间接租借方式和其他供应方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的援助共为九千九百万美元，其中只有大约二千七百万美元规定必须偿还。根据这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有了这笔援助款项，“阿美石油公司”② 即应当被免除必

---

① 维·佩洛：《美国帝国主义》（参看中译本，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22页——译者）。

② 1944年1月，“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更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简称“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参看莱布基彻、伦茨、斯坦涅克合编：《阿美石油公司手册》，1960年版，第135页。

须弥补沙特阿拉伯预算亏短的担负；这笔援助款项也应当“消除所有租让权益和收入都受英国财政监督的危险”①。

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在美国政府帮助下终于抵销了英国竞争者的影响。石油巨头感到背后有了强有力的支援，开始放手开采石油，寻找新的油田。

1943 年以前，中近东的石油产量由于西欧市场被封闭而大幅度地下降。1943 年，随着太平洋战场和地中海战场上盟国军队对石油需要的激增，随着日本侵占缅甸和印尼之后两地石油出口的停止，中近东的石油产量开始重新增长。“阿美石油公司”积极向美国政府供应军用石油产品。1943 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为六十四万五千吨，1944 年为一百零三万四千吨，1945 年为二百八十二万五千吨，1946 年为七百八十九万九千吨②。

继美国向沙特阿拉伯进行经济渗透而来的是

① 米克塞尔、切纳里合著：《阿拉伯的石油》，第 132、133 页。

② 施瓦德兰：《中东石油和各大国》，第 343 页。

军事政治的扩张。1943 年 5 月，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外交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驻吉达的使团人员中，国务院给添加了一名石油问题专员。老牌的特工人员威廉·埃迪被任命为公使。

同年 12 月，美国近东武装力量总司令罗伊斯将军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他就有关在达兰和达乌克修建军用机场的问题进行了顺利的谈判①。（达兰军用航空基地的修建工程于 1944 年动工，1946 年完成。）其后，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利雅得，这个军事代表团和英国军事代表团一样，都是由伊本·沙特聘请的，他们共同负责训练沙特的军队。此外，在大战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了武器和军事装备。

1943 年，“阿美石油公司”计划建立一个大型炼油厂。一个英美专门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方案，因为这个工厂的任务是向太平洋战场的盟国海军舰队、首先是向这个战场上的美国海军舰队供应

---

① 连佐夫斯基：《中东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纽约 1956 年版，第 442 页。

燃料。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先后与伊本·沙特会晤，是美英争夺沙特阿拉伯的重要阶段。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后返回美国途中决定与伊本·沙特会晤，以便就石油问题、军事基地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亲自对伊本·沙特施加压力，把他更紧地拴在美国政策的战车上。当英国人获悉罗斯福即将与伊本·沙特会晤的消息时，他们极感不安。因此，丘吉尔也设法与沙特阿拉伯的国王会晤，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抵销美国总统对他的影响。

罗斯福于 1945 年 2 月 14 日在美国巡洋舰“昆西”号上会见了伊本·沙特。会晤中双方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美国总统请求伊本·沙特同意在巴勒斯坦移殖一定数量的犹太人，这一请求为伊本·沙特所拒绝。但是，伊本·沙特重申他同意自由使用波斯湾的各港口，供英美舰只避匿和加油；另外，他也同意修建巨型军用航空基地。不过，这样做的条件是，在任何情况下，沙特阿拉伯不能象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或伊朗那样被

占领，也不能使它割让任何一部分领土。美军需要驻兵的地区定期租借，但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五年期满，租借地连同全部建筑设施一并归还沙特国家。伊本·沙特还要求，储存在伊朗的霍拉姆沙赫尔的部分轻武器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移交给沙特政府，供它武装伊赫万之用。作为回报，伊本·沙特承担义务不攻击盟国军队，抵抗轴心国家。

美国总统方面承诺支持沙特国家旨在解放呻吟于外国奴役之下的各个阿拉伯民族的政策。美国总统被迫同意了伊本·沙特的所有要求。美国总统力图延长租借地的年限，这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结果。

关于石油问题，美国总统得到了伊本·沙特对美国现有租让权益的再保证。对于敷设一条联结哈萨和地中海沿岸的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罗斯福也征得了伊本·沙特的同意。

丘吉尔和伊本·沙特的会晤没有产生什么新成果。这一会晤不可能防止沙特王国最终脱离英帝国影响的趋势。伊本·沙特一直处在英国人控制的埃米尔邻邦的敌对性包围之中，二十五年来

在英国人威胁下始终忍气吞声，现在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并在近东积聚了力量，他感到对英国人已经无需那么唯命是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本·沙特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家完全依赖进口农业产品的状况。1941 年，沙特政府请求“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协助在利雅得以南的哈尔季地区筹办灌溉工程。

早在 1939 年，沙特政府就设立了一个由伊拉克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在哈尔季区发展农业的可能性。1939 年 9 月，《首府报》公布了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断定哈尔季地区为冲积土壤，有丰富的地下水源，适于农业发展。沙特政府根据这一结论向美国订购了农业机器，在伊拉克购买了水泵，从伊拉克和埃及聘请了水利专家。1939 年 10 月，哈尔季区开工建设灌溉工程系统，着手种植椰枣棕和果树。与此同时，为了开辟大型种植场，在麦地那附近、在延布-纳赫耳、卡提夫、哈萨，也对土地和水源进行了调查。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些调查工作由于缺乏资金而中辍。国内粮食的奇缺引起了美国人对哈

尔季区的注意。美国人打算利用这个地区，种植粮食，以供“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的美方人员食用。

应伊本·沙特的邀请在1942年到达的美国农业代表团访问了哈尔季。不久，这里就开工建设农场。石油公司直接领导这一工作。1944年，美国农业部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了一个专业代表团，继续建设这个地区的排灌工程。到战争末期，这里已经建立起来一个雇用一千四百五十二名农业工人的大农场。这个农场广泛地应用现代技术。1946年，这个农场提供了二千七百一十蒲式尔谷物，二百四十吨蔬菜，七百一十九吨牲畜饲草。农场的产品主要供应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美国人以及王室和当地贵族的需要。

战后美帝国主义扩张的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急剧加强了向沙特阿拉伯的扩张。在这一扩张过程中，美国垄断资本把“阿美石油公司”的租让地当作坚强可靠的基地。伊本·沙特国王一向在美英之间，玩弄

两面手法以维护国家的独立。现在，他宁愿倒向美国人一边，这是因为削弱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地位也就意味着削弱敌对沙特家族的哈希姆王朝的势力。此外，租让制工业进一步发展，上层统治集团就有希望捞到更多的收入。

沙特政府之所以亲美，还有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吸取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活动的可悲教训，摆出了一付“阿拉伯人民之友”的面孔。他们狡猾地利用了沙特家族对数十年来一直蛮横地干涉它的内政的英国的仇恨。

美国垄断资本很快就买通了在采油地区游牧的各部落的酋长。每月发给阿季曼、本努·哈弗尼尔、卡赫坦、本努·哈立德等部落酋长们的补助金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美国专家们因此能够在广阔的租让地区自由往来，安然进行勘察和采油工作。

“阿美石油公司”管理当局作了长期留在沙特阿拉伯的打算，因而从不吝惜必要的开支，它拨出巨额款项供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之用。“阿美石油公司”设有研究部，主持人是美国

著名的阿拉伯语言学家乔治·伦茨，此人精通阿拉伯半岛上的各种阿拉伯方言。根据这个研究部的劝告，美国人在初期严格遵守当地行政机关的各种指示命令。美国人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行军帐篷，不得拜访阿拉伯人的居民点和游牧民的帐幕，不得输入酒类和饮酒，不得露天放映电影。美国妇女也被禁止在当地居民的聚会场所露面。

但是，英国仍然是美国垄断资本在前进道路上的竞争对手。英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地位确已削弱，但是并没有根本动摇。使英国人在沙特阿拉伯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打击的还是美国垄断资本单方面废除“红线”协定①。美国公司实际上取得了

---

① “红线”协定是“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几大合营者——“英国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法兰西石油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纽约美孚-莫比尔石油公司”——在1928年缔结的。协定参加者保证，不在“协定”所附的地图上面用红线圈出的广大区域内撇开“伊拉克石油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开采、购买石油。“红线区”包括了原来奥斯曼帝国的绝大部分领域。多年以来，英国资本借助于这一协定得以实现它用卡特尔方式限制开采阿拉伯东方各国石油的政策。这一协议束缚了美国最大的垄断资本的手脚，它们拥有在这一地区开发石油的雄厚财力和强大技术力量，但是协定禁止它们单独行动。

在近东、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扩大开采石油和着手敷设横贯阿拉伯输油管的行动自由。英美的石油竞争因此愈演愈烈。

战后头几年，英美在沙特阿拉伯的斗争基本上集中在敷设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问题上。

规划中的输油管是以哈萨境内的石油企业为起点，通向地中海的一个港口。但是，实施这一工程项目，遇到了重重困难。

铺设这条输油管要用大量资金，此外，“阿美石油公司”还要冒不小的风险，因为它为铺设这条管道而成立的子公司——“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Tapline）并没有力量独自完成这项长达一千七百公里以上的巨型输油管工程。销路广阔、实力雄厚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纽约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利用了这一情况。1946年12月，它们达成了取得40％的“阿美石油公司”股份的协议。从这时候起，“阿美石油公司”的股份分配情况如下：“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占30％，“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占30％，“德士古石油公司”占30％，“纽约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占10％。各公司也按以上比例在“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中认股。“新

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纽约美孚-真空石油公司”以股东身分加入了“阿美石油公司”，它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曾给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其他合营者以相应的股份，从而公然破坏了“红线”协定。

铺设输油管遇到的另一同样严重的困难是英国暗中阻挠。英国利用它在这方面的老奸巨猾的政治经验和它对外约旦、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多方布置障碍。英国政府和英国的各大石油公司疯狂阻挠铺设这条横跨阿拉伯的输油管，因为这条输油管为美国人开辟了面向西欧的有利的贸易机会，同时便利了石油输往美国进行提炼加工。此外，随着这条输油管的投产，英国人将失掉他们用他们的油轮运输石油所取得的部分收入。他们还会失掉先前石油通过苏伊士运河每吨交付美元一角八分的大笔进款。

当美国人动工敷设输油管的时候，英国的特工人员沿着输油管道线制造了一系列“事故”，使工程长期得不到进展。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反动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多次在沙特石油企业中制造爆炸事件，这个组织的金钱和爆炸物是从英国人那里领来的。1949年内叙利亚接连不断发生政变，

都与英美为着铺设输油管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垄断资本夺取石油的斗争是和伊本·沙特努力扩大他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影响交织在一起的。伊本·沙特支持由于发动军事政变在叙利亚上台的胡斯尼·扎伊姆政府，后者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利益，并和美国勾结在一起。伊本·沙特给予胡斯尼·扎伊姆为期十年的六百万美元贷款。作为回报，胡斯尼·扎伊姆激烈反对英国的“大叙利亚”计划① 和“肥沃新月”计划②，并批准了穿越叙利亚领土铺敷输油管的协定。

---

① “大叙利亚”计划（План великой сирии）是英国唆使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在 1942 年提出的一项方案，旨在成立一个受英国保护的阿拉伯国家联邦。——译者

② “肥沃新月”计划（План благодатного полумесяца）是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在 1943 年提出的，旨在把伊拉克、叙利亚、外约旦联合为一个在哈希姆王朝统治之下的国家或联盟。这项计划是“大叙利亚”计划的变种，真正拟定这一计划的仍然是企图控制叙利亚乃至整个近东的英国。所谓“肥沃新月”，是指从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到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外约旦的形如弯月的肥沃地区。——译者

胡斯尼·扎伊姆政策的反英趋向，使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这是因为英美在近东的矛盾的激化导致联盟分成了两个集团，一方面是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另一方面是外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则根据情况的变化骑墙于两者之间。

由于发动第二次军事政变而组成的叙利亚新政府奉行的则是亲英政策。它宣布关于输油管的协定无效，并且开始采取措施实施"大叙利亚"计划。伊本·沙特不得不对此重新戒备起来。

阿迪卜·希什克里于 1949 年 12 月在叙利亚再次发动政变，恢复了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一切特权。这个反动政府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统治集团的支持。当它在人民群众的冲击下而垮台的时候，独裁者希什克里的避难处就是沙特阿拉伯。

1950 年，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工程竣工。

美国政府成功地利用了沙特家族反对哈希姆家族扩张的斗争，乘机削弱了英国在阿拉伯各国的经济势力和军事政治地位，确立了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开采

量空前迅速地增长起来。它从 1946 年的七百九十万吨猛增到 1963 年的八千一百万吨。1961 年底探明的沙特阿拉伯石油蕴藏量为七十亿吨左右，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储油量的 17%。

除了“阿美石油公司”以外，1949年，美国“太平洋西部石油公司”（后来随着这个公司的主要股东的名字改称“格蒂石油公司”①）也取得了开采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的租让权。这个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洛克菲勒财团有密切关系。它获得了科威特和沙特之间中立区一半面积的租让权，期限为六十年。1953 年，这里发现了达到营业规格的油田。1955年的产量为一百三十万吨，1961年达到三百九十万吨。“格蒂石油公司”开采的石油，通过这个公司自建的输油管，输往科威特—沙特中立区的港口米纳-萨乌德。

1958 年，日本的“阿拉伯石油公司”从沙特政府取得了科威特—沙特中立区领水以外的大陆架的租让权。租让期为四十年。1961年石油产量为一百万吨。

---

① “格蒂石油公司”或译“葛底石油公司”。——译者

油层的优良地质条件决定了沙特阿拉伯油田的高产。每口油井的喷油量平均每年为二十五万六千二百吨，而在美国每口油井的年喷油量只有六百吨。石油是从不深的地层取得的，由于油井的喷油力特强，所以无需抽吸油装置。奇低的采油成本、廉价的劳力，为大规模开采石油的垄断资本保证了惊人的利润。

“阿美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开采石油的费用大约相当于美国境内生产费用的十分之一，委内瑞拉境内生产费用的五分之一。在沙特阿拉伯，每开采一吨石油，所需费用是一点七美元，而在美国则为十七点九八美元。运送到欧洲口岸的每吨石油的成本价格是二点九美元，其中包括生产费用、缴付给沙特阿拉伯政府的石油税以及运输费。而近东石油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是每吨十七美元。由此可见，美国垄断资本从所开采的每吨石油中取得了高出石油成本价格五、六倍的利润。从 1952 年到 1961 年，“阿美石油公司”向沙特政府纳税后的净收入达到了天文数字二十八亿美元，或者说，纯利平均占投资额的 57.6%；1961 年，这一百分比高达 81.5%。在美国，净收

入只占投资额的10—12%。由此可见，美国报刊把"阿美石油公司"叫做当代创奇迹的营利企业，并不是偶然的了。

美国垄断资本家在发展石油开采工业的同时，阻挠所有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这种政策造成了沙特阿拉伯经济单一、畸形发展的后果，并使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完全处于美国资本控制之下。租让制的石油工业是沙特阿拉伯经济中唯一高度发达的部门，它的分布地区——沙特东方省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业中心。

事实上，石油工业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比与沙特阿拉伯本国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它的发展受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行情的制约。沙特阿拉伯内部消费的石油产品每年不超过一百二十万吨，而1963年的石油产量是八千一百万吨。由此可见，沙特阿拉伯出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有98%以上输出国外。

"阿美石油公司"的老板们以付出租让费的绝对数字越来越大为口实，大肆宣扬沙特阿拉伯的所谓石油繁荣。可是，实际上，石油的提成并没有使生产力得到什么明显的发展。在国内工、农

业方面，并没有建成一个基于利用国内资源、能为经济进步奠定基础的真正大型企业。

以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繁荣”时期的成就和亚洲（以及非洲）其他不发达国家在民族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相比较，它的经济的停滞情况和中世纪式的落后状态就更加明显。要说繁荣的话，这首先是就王室和封建主而言，他们的经济实力的确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阿美石油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对沙特阿拉伯的民族财富进行了野蛮的掠夺。“阿美石油公司”根据最早的一批租让协定，向沙特政府支付少得可怜的一点租让费：每吨石油缴纳一点六五美元，也就是只合它的利润的十分之一。在中近东，首先是在伊拉克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下，由于沙特政府坚持不懈的要求，“阿美石油公司”的老板们不得不把分配销售石油所得利润的办法加以变更。

根据 1950 年的协议，实行了所谓平分利润原则。这一原则表面看来十分公平：50％利润交沙特阿拉伯政府，50％归公司。实际上，“平分”利润原则掩盖着对沙特阿拉伯自然资源的殖民掠

夺。同时，它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封建酋长上层人物的要求，而且也能够激发他们积极扩大石油工业的贪欲。在这种情况下，租让费的增加决不等于“阿美石油公司”利润的急剧减少。因为支付给沙特阿拉伯的“对半”额只是开采石油工业所得利润的提成；至于从石油加工、转运、销售得来的收入则全为“阿美石油公司”所独占。换言之，“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所瓜分的并不是它的全部收益，而只是以低价出售原油所取得的部分收入。据沙特阿拉伯人自己估计，这样一来，沙特阿拉伯得不到公司的 50％的利润，而只能得到它的利润的大约 30％。这一份额在 1952 年以前更低，因为“阿美石油公司”在向本国政府完税之后才向沙特政府提交 50％的利润。确切规定利润分配办法的新协定是经过两年的折冲方才签定的。根据新协定，公司在向美国政府完税之前，即提出 50％的利润交给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政府以收取租让提成费和所得税的形式得到这些利润。

《格蒂石油公司》在 1949 年签订租让协议时，就支付了一笔为数九百五十万美元的申请费。它每年要向沙特政府交纳一百万美元，另外每开采

一桶石油加征美元五角五分。和日本“阿拉伯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其条款对沙特阿拉伯较为有利。该协议规定利润分配的比例为56:44；沙特阿拉伯取得56%。

直到1953年以前，“沙特阿拉伯矿业辛迪加”依据非常有利的条件开采着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金矿。这家公司向沙特政府交纳租金，租金额是：开采面积的每一费丹土地（合0.42公顷）交一英镑，开采的矿物抽值5%。从1950年起，它应承担从它的净收入额中缴付20%的所得税。

1963年3月之前，“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为租用供敷设输油管的土地向王国交付的款项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公司靠这条输油管输送在沙特阿拉伯开采的大约三分之一的石油，由此得到巨额利润。1951—1958年的八年间，它的利润为二亿八千四百五十万美元。这笔利润大大超过了修建这条横贯阿拉伯输油管的投资。这样的高额利润主要是由于输油管的两端——终点为黎巴嫩的赛达港，起点为腊斯塔努腊——的石油差价造成的。“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被豁免石油输送税十五年，期满后，“阿美石油公司”将要象它对输油管

穿经其领土的约旦和黎巴嫩所做的那样，对沙特阿拉伯缴付一定数额的石油输送税（每输送一桶交美元二角一分）。

日益增加的租让费（1941 年为一千万美元，1950 年为三千七百万美元，1952 年为二亿一千二百万美元，1956 年为二亿七千三百八十万美元，1961 年为三亿七千三百七十万美元，1964 年为四亿九千九百万美元）并不是始终如数归入国库。这些资金基本上没有用来发展工、农业，而是用以支付王室和宫廷的开销，实现军队现代化、从事战略性建筑和巩固沙特王朝的军事封建机器。这些方面的拨款如此之多，以至于国家预算经常呈现赤字，沙特阿拉伯越来越深地陷于依附美帝国主义的境地。

甚至对租让提成费中拨出供发展沙特阿拉伯的经济之用的少量投资，“阿美石油公司”也要加以监督。石油工厂的专用路线和公司所必需的公路网都是靠这些拨款建成的。

与此同时，当然也不应否认，一笔笔的租让提成费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工商业中心点的成长。这些提成收入，多少有一

些也用到了扩大物质生产方面。国内唯一的一条运营中的铁路（从达曼经胡富夫到利雅得，全长五百五十六公里）是国家出资修筑的。吉达港和达曼港进行了重建和扩建。吉达、利雅得、塔伊夫修建了现代化机场。公路网也有所扩展和改善。但是，除了几个兵工厂和军械厂之外，沙特阿拉伯政府实际上没有参与建设轻、重工业工厂。沙特阿拉伯的民族工业企业完全是由私人资本创办经营的。

美国为了巩固它在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势力和支持专制王权制度，多次给予沙特政府以经济和军事“援助”。第一笔贷款五百万美元是 1945 年 4 月 12 日拨付沙特阿拉伯的，资助它在美国采购商品；第二笔一千万美元是在 1946 年 8 月拨付的，为期十年，年利 3%，供沙特阿拉伯在美国采购粮食和农业机械装备之用；第三笔贷款也拨付于 1946 年，款额为二千五百万美元，用途为购买农产品。实际上，沙特阿拉伯只得到一千万美元的现款，用来改建吉达港和使这座城市电气化①。所有这些贷款都是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

①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202 页。

此外，在1946年5月，沙特阿拉伯从美国海外剩余军用物资清理署得到二百万美元的商业信用贷款，用以购买军事装备。

美国按照“杜鲁门主义”第四点计划，从1952年到1954年底给了沙特阿拉伯不到五百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发展农业、运输和开发自然资源）。这项“援助”没有超出研究工作的范围，它完全是为美国垄断资本进一步掠夺这个国家服务的。技术援助的规模很小。此外，大部分的经费消耗在供养美国代表团上面。因此，沙特阿拉伯在1954年决定拒绝第四点计划的“援助”。

1957年，沙特阿拉伯为建设现代化的达曼港，从美国国际合作署① 取得二千万美元的贷款。

美国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军事政治渗透，首先是因为美国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陆海空交通线不是穿越它的领土，就是沿着它的边界走向。美国由于在沙特阿拉伯领土上修建了军事基地，从而取得了逼近苏联南高加索油田的重要据点。此外，在沙特阿拉伯国土上存在着军事基地，美国石油公司的财产和美国人的人身安全就有了不受

① 后改名为“国际开发署”。——译者

侵犯的保障。

1946年竣工的达兰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主要军事据点。正因为这样，所以美国政府不惜代价竭力保留这个基地。根据1951年6月18日的协定，这个基地的租借期延长了五年。美国应承担向沙特军队供应现代飞机和坦克。协定的一个特别附件还规定了美国专家为沙特阿拉伯培训飞行员。

美国的军事专家于1952年到达沙特阿拉伯。达兰成为美国顾问的总部。美国军事专家在吉达和塔伊夫训练沙特阿拉伯的空军。美国军事专家活动范围的扩大，意味着自从1947年以来就为沙特阿拉伯训练军队的英国人的失势。1951年，英国军事代表团奉召回国，从此美国军官一手包办了训练沙特阿拉伯军队的工作。

1957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达兰基地延续租期五年的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教官训练沙特军队，美国供应新的一批军事装备，并本着军事战略要求扩建达兰机场和达曼港使之现代化①。

① 约翰·杰克·布伊尔比：《阿拉伯半岛》，贝鲁特1960年版，第114页。

沙特延续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想取得财政援助①。

由于沙特阿拉伯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沙特国王在 1961 年正式宣布不再续订租借达兰空军基地的协定。美国虽然施加了压力，协定也没有再次延长。1962 年 4 月，基地交给了沙特阿拉伯政府。但是，1962—1963 年的历次事件表明，这个基地被沙特统治集团当成了镇压国内和国外（也门）民族解放运动的据点。出于沙特政府的邀请和美国人的恳求，达兰基地重又成为美国空军的一个据点，这里驻扎着美国空军的几十架喷气式飞机和美国武装力量的技术编制人员以及后勤编制人员。

*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本·沙特执行的政策防止了沙特阿拉伯的疆土被占领，也使风雨飘摇的经济幸免于崩溃。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经济、军事、政治渗透的加强和英国地位的削弱，也是这个时期的特征。美国和英国给予的“援助”

① 美国每年支付基地租金五百万美元。

没有促进沙特阿拉伯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没有改善大多数人口的贫困状况。美国的财政“援助”和物质“援助”主要用到了巩固封建专制制度上面。

战后，美国垄断资本在沙特阿拉伯的地位大大增强了。

目前，“阿美石油公司”打入了沙特阿拉伯经济生活的所有环节，它成为国中之国。它勾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有势力的代表者——封建贵族和部落贵族进行活动，并且千方百计地扶持他们，使之成为它在这个国家立足的社会政治支柱。

美国资本夺得了开采石油的垄断地位之后，人为地抑制民族石油工业的发展，阻挠当地资本向石油这个经济部门投资。“阿美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政府缔结的租让协定也促成了这种情况，协定的一些条款排除当地资本参与石油开发事业。

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在沙特阿拉伯推行的政策和沙特国内市场的狭小，使得当地资本家宁愿用他们的一部分资金在开罗、大马士革、贝鲁特购

置各种不动产，或存入外国银行，或索性投入证券投机市场，也不愿向本地工业投资。另外一部分资金用于购置土地，以封建方式剥削农村居民。

在国内存在着封建制度、国家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新生的沙特资产阶级不仅受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而且也受阿联、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摆布。资本投向土地，不仅造成沙特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商业贵族互相勾结，而且使农民和城市群众所受的剥削形式具备了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所固有的那些最坏的特征。这种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削弱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

当然，美国垄断资本对沙特阿拉伯推行的经济政策只能阻碍、延缓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起的作用，但不能消灭这种作用，因此，它也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美国垄断资本在沙特阿拉伯推行的"一体化"政策①，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今天沙特阿拉伯社会经济的客观演变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

美国通过输出资本、包括把开发石油资源所

① 关于"一体化"政策，参看下文。

取得的利润转为再投资的途径来“移植”资本主义的作法，只是在生产、商业、运输的狭窄范围内促进了资本主义结构的形成。这一“移植”过程在最初阶段曾使资本主义的发展稍稍加速，但是决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剥削在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中所起的深刻矛盾作用，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帝国主义剥削对沙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美国垄断资本家向沙特阿拉伯输出资本，是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有势力的代表——封建贵族和部落贵族勾结起来进行活动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尽快扫除旧生产关系和旧社会关系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他们需要设法保存这些关系。

沙特阿拉伯越来越依赖出口石油，结果它的经济也越来越向单一化和畸形发展。石油收入成了国家的外汇和财政的主要来源。如果说，石油收入在1938/39年度的沙特阿拉伯的全年预算中占15.7%，数目为七百万美元，那末，它在1960/61年度预算中所占比重已增长到77%，数目达三亿零五百万美元①。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209页；《商业》杂志，1960年第7期，第10页。

上述情况使得美帝国主义分子能够更广泛地利用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东方施展阴谋诡计。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人不惜代价，竭力促使沙特阿拉伯离开它的传统中立、与阿拉伯世界保持团结的轨道。

战后时期的沙特阿拉伯

（1946—1963年）

1958 年以前沙特阿拉伯的对外政策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为了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巩固现存制度，从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第一天起，就坚持奉行一条中立外交路线。这首先表现为它和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次，它一再努力，试图与处在英国监护之下的外约旦、伊拉克修好。统治这两个地区的哈希姆家族是沙特家族的世仇，沙特阿拉伯企图通过和它们建立正常关系来妥善处理它的北部边界和西北边界的局势。伊拉克和外约旦的统治者也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主动，迎合伊本·沙特。这种作法反映了英国的愿望，它想对这个无法用武力征服的新国家实

行笼络政策。此外，意大利在也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站稳了脚跟，希特勒德国到处扩张侵略，这都促使英国及其卫星国团结各种力量，以应付来自“轴心”国的当头威胁。

沙特政府在1931年、1933年先后与伊拉克、外约旦缔结了“友好睦邻”条约。多年来，反对年轻的、统一的沙特阿拉伯国的势力一直以这两个国家的领土为巢穴，策划种种阴谋，进行侵略活动。沙特阿拉伯又相继与埃及（1936年）、科威特（1942年）签订了友好条约，这是它和阿拉伯各国敦睦邦交的又一个阶段。

1936年，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缔结了“阿拉伯亲善同盟”新条约。这一新条约宣布扩大两国的友好兄弟关系，确定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友爱亲善原则”。条约声明，永远敞开门户，欢迎也门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同盟。翌年，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门三国签订了“阿拉伯亲善同盟”协定。这个同盟固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然而却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前身。

1943年，埃及政府邀请阿拉伯各国政府派遣代表到开罗共商阿拉伯国家团结事宜。伊本·沙

特接受邀请，派出了代表。1945 年，王储沙特到达开罗签署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公报和盟约。

伊本·沙特国王鉴于没有可能确保自己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处于领导地位，最初对“联盟”持保留态度。他还担心他的宿敌哈希姆王朝把持“联盟”，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因此，沙特阿拉伯提议维护叙利亚、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伊本·沙特认为提出这一条就足以与哈希姆家族抗衡）、保证不变动阿拉伯各国的边界，作为它加入“联盟”的条件之一。

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所受的威胁来自外约旦和伊拉克。

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即位伊始，就在英国主子的赞同和授意之下设想了一个在近东建立哈希姆大帝国的计划。他打算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外约旦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地区都包括在这个帝国内。后来的“大叙利亚”、“肥沃新月”等方案① 都是这个计划的翻版。

---

① 关于“大叙利亚”、“肥沃新月”等方案，参看本书第 178 页译注。——译者

阿卜杜拉公开提出他要担当这个统一的国度的首脑。除此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卜杜拉还一直幻想在汉志复辟，他甚至企图左右汉志境内的政治局势。

沙特阿拉伯政府反对阿卜杜拉的计划。它认为，这种种计划不仅威胁着沙特阿拉伯的独立自主，而且也反映了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世界称王称霸的意向。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也谴责阿卜杜拉和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的计划。当时努里·赛义德正和英国人进行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入伊拉克的谈判。

在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出现高潮的形势下，英国政府不敢公开支持阿卜杜拉和努里·赛义德的计划。英国专心致志于实现建立大一统的阿拉伯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更适合于它当时在中近东的种种计谋。因此，外约旦和伊拉克只得签署了包括保障叙利亚、黎巴嫩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盟约。但是，阿卜杜拉并没有放弃他自己的打算，伊拉克和外约旦于1947年4月14日签定“友好同盟”条约就是明证。

阿卜杜拉坚持不懈地推行他的反沙特阿拉伯的挑衅性宣传攻势。1947 年召开所谓汉志代表大会是这一攻势的顶峰，大会支持汉志的各种反沙特集团。针对这一情况，沙特阿拉伯政府声明，如果外约旦继续奉行这样的政治方针，它将重新提出亚喀巴—马安地区问题。到这时候，阿卜杜拉只好推托阿拉伯各国需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精诚团结，而暂时收回他的建立"大叙利亚"的拟议①。

人们知道，1947 年 5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取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巴勒斯坦分立为两个独立国家。

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期间，在当地一步步地建立了"犹太民族之家"。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依靠犹太复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巴勒斯坦民族关系上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借以制造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敌对冲突，扼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

① 参看科特洛夫：《现代约旦》，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74、76、77、80、81 页。

在反对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的那些阿拉伯政治活动家中间，伊本·沙特占居显著地位。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即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主谋人，即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企图缓和伊本·沙特对他们那些计划的抗拒。伊本·沙特在1940年接获一项经约翰·菲尔比转达的哈·魏兹曼（以色列的未来总统）建议，就是这样的企图之一。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者利用伊本·沙特的财政困难，愿意向他提供二千万英镑，以换取他放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原来立场①。按照他们的计划，从巴勒斯坦迁出的阿拉伯人将安置在阿拉伯半岛。英国方面以允诺阿拉伯半岛所有国家都完全独立作为报偿。这个计划被伊本·沙特拒绝了。

在近东、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的英美矛盾日见激化的情况下，伊本·沙特国王利用1945年2月14日在美国巡洋舰“昆西”号上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晤的机会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这件事为伊本·沙特在所有阿拉伯人心目中赢得了声望；

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第178页。

同时，他也以此打击了“大叙利亚”、“肥沃新月”计划；按照这两个计划，巴勒斯坦将加入这些国家的联合组织。至于 1945 年建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由于成员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伊本·沙特成功地取得了罗斯福先是口头的，后是书面的保证，即美国政府不采取敌对阿拉伯人的步骤；事先未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详细磋商，它不改变这一立场①。这是沙特阿拉伯在外交舞台上取得的巨大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在近东积极争夺势力范围。杜鲁门总统放弃了罗斯福对巴勒斯坦的方针，在 1946 年 10 月号召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且没有和阿拉伯国家进行任何磋商即准许十万名犹太人移入这个国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关系的紧张。伊本·沙特在写给杜鲁门的信中提出：“总统关于在

---

①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 364 页；连佐夫斯基：《国际事务中的中东》，第 443 页。

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犹太人的声明使我至感惊讶，因为这与美国以前的承诺自相矛盾。”①

当巴勒斯坦问题提交1947年联合国大会审议的时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急剧恶化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各国并不是团结一致的。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其他国家为一方，对巴勒斯坦怀有领土野心的外约旦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着主要矛盾。阿卜杜拉的非分要求遭到美国的积极抵制。结果，美国和英国议定在巴勒斯坦划分势力范围。当然，在阻挠巴勒斯坦成立两个民主的独立国家这一问题上，英美是意见一致的。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才得以在1948年5月成立的以色列新国家中上台执政。

阿拉伯各国不承认这个国家的成立。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战争。这次巴勒斯坦战争，沙特阿拉伯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它只派出了

①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马迪：《阿拉伯半岛的近代复兴》，第207页。

由赛义德·库尔迪-贝克中校率领的一支不大的部队和埃及军队一道行动。

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败绩，造成“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矛盾的激化。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两国政府指出外约旦对东巴勒斯坦实行兼并主义计划乃是它谋求建立“大叙利亚”的第一步，为此提议把外约旦开除出“联盟”。但是，“联盟”没有断然采取行动，这就纵容了阿卜杜拉。1949 年 12 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居住区被外约旦吞并变为既成事实。1950 年 4 月 23 日，外约旦议会宣告外约旦与东巴勒斯坦合并为哈希姆约旦王国①。

由此可见，在巴勒斯坦战争期间，沙特政府并不曾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种种阴谋诡计。菲尔比认为，足以使殖民主义分子改变立场的唯一步骤就是吊销或者暂停美国石油租让权。

---

① 1950 年 6 月 13 日“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开会做出决议，认为外约旦占领东巴勒斯坦是暂时性措施，东巴勒斯坦的未来地位问题将在彻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时一并考虑（参看科特洛夫：《现代约旦》，第 99 页）。

前荷兰驻沙特阿拉伯代办范德默伦写道：采取一些激烈行动，“对于一个信赖美国总统的诺言、但受到继任总统的愚弄而大感失望的人说来，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如果伊本·沙特真的对杜鲁门总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行动做出了这样的报复，全世界将会懂得：虐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于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将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伊本·沙特已经衰老昏愦到不懂得他手里还掌握着强有力的武器①了呢？是不是他已经放弃他的瓦哈比信仰了呢？还是他已被金元纽带过紧地缠缚在他的疆域内的美国石油企业上，以致不能按照阿拉伯国家所期望于他的那样来行动了呢？”②

菲尔比叙述伊本·沙特的外交政策的特征时写道，伊本·沙特在这方面所遵循的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不牵涉沙特阿拉伯的情况下，他都准备让步并附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其他成员国的共同意见。在涉及伊本·沙特切身利益

① 据范德默伦原著，此处“强有力的武器”是指切断横贯阿拉伯的大输油管而言。——译者

②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 166 页。

的那些问题上，他保留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权宜行事的权利。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拒绝参与解决可能触及英国利益的那些问题。伊本·沙特对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的政策，就是他的这一态度的明证。遇到处理直接牵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他默默无言以示回避。例如，当'阿拉伯国家联盟'讨论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问题的时候，他的作法就是如此。"①

新王沙特② 在 1953 年主持国家外交以后，竭力提高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1953年以后沙特阿拉伯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封建专制王朝统治集团的阶级立场；巩固国家的民族独立；支持阿拉伯各国的反动制度；利用麦加和麦地那"圣地"来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殖民体系的瓦解、阿拉伯所有国家中风起云涌的反帝斗争、争取阿拉伯大团结的运动——这些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深刻影响着沙特阿拉伯在国际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它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

---

①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213—214 页。

② 沙特为伊本·沙特之长子，于 1953 年即位为国王。——译者

都表现出来它既日益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同时又利用大国之间相持不下的竞争，坐收渔利。

沙特政府在每一阶段所采取的具体外交步骤，都是上面列举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阿拉伯东方的事态发展促使沙特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结成同盟；纳赛尔的对外政策在于反对沙特家族的世仇哈希姆家族及其主子英国人，因此两者结盟更属事所必然。不言而喻，在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前，纳赛尔政府并不积极反对美国对阿拉伯东方的政策，这一点是完全符合利雅得的外交路线的。

1955年，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万隆会议宣言，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沙特阿拉伯政府考虑到本国的利益，和埃及、叙利亚缔结了防御性条约。在这以后，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又签订了三方防御协定。签订这些条约和协定，是为了对抗奴役阿拉伯人、把阿拉伯人纳入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巴格达条约。

在英国、法国、以色列侵略埃及时期，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了埃及的英勇立场。沙特阿拉伯政府正式声明，它准备对埃及进行军事

援助。它和英国、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禁止向这两个国家输送石油，并向埃及提供巨额援助款项。

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处理布赖米绿洲① 问题所采取的方针，加强了沙特阿拉伯对外政策中的反英倾向。

1952 年，沙特的军队占领了布赖米绿洲，他们这样做，不能说没有得到“阿美石油公司”的支持。但是，阿布扎比和麦什哈特分别借口绿洲有六个村庄属于阿卜扎比，两个村庄属于麦什哈特，在 1953 年和 1954 年初对绿洲发动了武装进攻。为时不久，沙特阿拉伯和英国商定，绿洲南半部归“阿美石油公司”、绿洲北半部归英国各公司进行探查石油的工作。这种解决冲突的办法正合美国人的心意，因为“阿美石油公司”由此取得了布赖米石油产地的一部分权利。

英国石油垄断资本立即反攻以资报复。正当日内瓦的布赖米问题仲裁法院开庭的时候，阿布

---

① 布赖米绿洲位于沙特阿拉伯与阿布扎比酋长国及麦什哈特素丹国交界处。绿洲面积为二十平方公里，人口一万人。据推测，这一绿洲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托米施：《沙特阿拉伯》，第 70 页）。

扎比和麦什哈特做好夺取绿洲的准备。1955年，这个酋长国和这个素丹国的军队开进绿洲。这些军事行动是在英国和巴基斯坦的军官指挥下进行的。

沙特阿拉伯政府出面保护绿洲居民的权益。它宣布，沙特阿拉伯人民解放布赖米绿洲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同时，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对英国殖民主义分子的这一侵略行动提出了强烈抗议。此外，沙特阿拉伯还向联大安理会控诉英国的行动。

美国政府希望把石油产地夺到自己手中，不愿英国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巩固势力，于是在这时候以调停人的姿态出现。1955年末到1956年初，在开罗和华盛顿分别举行了有美国决策人物参加的会议。美国的《中东事务》杂志写道：夺取布赖米绿洲的冲突“不仅演变成为大不列颠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争执，而且也演变成为大不列颠和美国之间的争执。英美从前为夺取这个地区的石油开采权的明争暗斗，又重新在前台上演。”①

① 《中东事务》杂志，1956年2月号，第63页。转引自《美国对阿拉伯东方的政策》，莫斯科1961年版，第244—245页。

美国这个调停者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支持沙特阿拉伯对布赖米绿洲的权利，以便事后攫取这个地区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又协助英国，使冲突局部化，以便抑制阿拉伯半岛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决定不把布赖米问题提到联合国进行讨论。沙特阿拉伯政府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从联合国收回它的控诉，同意与英国进行双边谈判。但是，阿布扎比和麦什哈特的军队迄未从绿洲撤退。美国的调停无补于沙特阿拉伯，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布赖米事件反映了阿拉伯半岛的封建王公之间占夺石油产地的竞争，这一竞争又掩盖着英美两国之间的斗争，掩盖着沙特阿拉伯政府转移人民群众的不满、引导他们仇恨外敌的企图。在这里，还要说明，沙特阿拉伯争夺布赖米绿洲的斗争是反对英国的傀儡阿布扎比和麦什哈特的统治者的，他们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东南部的阿拉伯人的主要敌人，因此这一斗争也带有反殖民主义的性质。

沙特阿拉伯的封建集团和宗教集团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邻国境内民主潮流的高涨，唯恐危及本

国的社会制度。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在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对沙特政府的影响日益加强，对沙特国内反动势力说来，成了他们有恃无恐的力量。因此，沙特的对外政策日益走向反动。

英国、法国、以色列侵略埃及失败后，美国作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出现在阿拉伯东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反映了帝国主义力量在近东的新的对比。“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标是借助于武力在地球上的这一地区确立美国的经济、政治的统治地位。美国统治集团选择了阿拉伯半岛作为跳板，打算从这里把这一“主义”推行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它之所以选中这里，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沙特阿拉伯拥有最强大的阵地，而这个国家加入不结盟国家集团，在阿拉伯世界远比伊拉克、约旦更有威信。此外，美国统治集团还考虑到，“圣城”麦加、麦地那位于沙特阿拉伯境内，这里是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中心。基于这种种原因，美国外交当局对 1957 年 1 月末沙特国王访问华盛顿寄予极大的希望。

这次访问是在中近东人民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形势下进行的。在阿拉伯各个阶层

的广泛舆论压力下，沙特国王签署了 1957 年 1 月 18—19 日阿拉伯各国首脑开罗会议发布的公报。

公报指出，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四国首脑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一项广泛奴役刚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各国人民的纲领"。他们拒绝美国的"填补真空"理论，他们重申：他们的国家永远不能再变为任何一个外来大国的势力范围①。沙特国王受到委托，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转达这一意见。

鉴于美国的侵略计划遭到了阿拉伯各国的激烈反对，美国的政界人士企图使公众舆论转而注意"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经济侧面。沙特阿拉伯国王在华盛顿会谈期间，美国报界大肆宣扬的正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提出的经济方面的"援助"。

沙特国王也正急需美国的援助。

1954—1957年的财政危机严重伤害了沙特阿拉伯的不稳定的经济，激起了各阶层居民对专制王权的强烈不满。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冲击着沙

---

① 图干诺娃：《美国和英国对中东和近东的政策》，莫斯科 1960 年版，第 101 页。

特阿拉伯的北部边疆。国内正在出现革命形势。因此，沙特不仅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且也需要它的军事援助。他希望，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将能消弭一场政变，挽救他的国家。

美国外交当局在进行谈判时还巧妙地利用沙特国王想扩展他在阿拉伯半岛影响的愿望。美国人提议由沙特国王充任包括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在内的一个亲帝国主义的联盟的领导者。按照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这一联盟日后将与伊拉克—约旦同盟融为一体。归根结底，这种种策划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盛产石油诸国家的联盟，用以确保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用以维护英美石油垄断资本的利益免受内外各种势力的冲击。这就说明，为什么美国外交当局要唆使沙特接近当时正在美国的伊拉克王储阿卜杜勒·伊拉。总之，所有这些情况已使美国国务院在与沙特的谈判中稳操胜券。

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人就下列问题顺利地与沙特国王达成了协议：美国使用达兰空军基地的权利延长五年；向沙特阿拉伯供应军事装备；训练它的军队；提供其他军事技术服务项目；给予经

济“援助”。

在谈判过程中，沙特国王改变了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态度。在与美国总统共同签署的声明中，沙特国王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做的解释表示满意；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声明，“艾森豪威尔主义”值得探讨，并应给予高度评价。印度政论家鲁·卡朗吉亚在《阿拉伯人的觉醒》一书中论述到这一点时写道：“沙特国王二月亲赴华盛顿，是为着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面递阿拉伯对美国计划的抗议，不料从美国回来时成了一个‘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信徒。”①

沙特国王赞同“艾森豪威尔主义”一事，受到阿拉伯各国、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本国的谴责和非难。

1957 年 2 月 24—27 日，在开罗又一次举行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四国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沙特国王赴美谈判的结果。沙特发言维护“艾森豪威尔主义”，约旦国家首脑支持沙

---

① 鲁·卡朗吉亚：《阿拉伯人的觉醒》，伦敦（原书无出版年月）版，第 114、115 页。

特。但是，在埃及、叙利亚的压力和沙特阿拉伯舆论的反对之下，沙特被迫放弃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重新和各国一起再次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基本方针，并声明，“阿拉伯世界的安全，应由阿拉伯各国按照自身安全的利益、抛开外国结盟体系来加以实现”①。会议之后发表的公报说：阿拉伯民族重申：它决心保卫阿拉伯世界不受“冷战”后果的影响，决心奉行无所偏倚、积极中立的政策，并以此维护阿拉伯民族的真正利益。

就是这样，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各国舆论的压力之下，没有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是，国王沙特仍然是美国政策的忠实代理人，他没有让美国外交当局失望。帝国主义分子在阿拉伯东方策划层出不穷的各种阴谋挑衅活动，美国外交当局总是指使沙特阿拉伯在其中扮演显要角色。

1957年4月，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国王沙特来对抗约旦的民族解放运动。约旦的反人民的政变，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具体运用的第一个实

① 1957年3月2日《真理报》。

例。约旦国王侯赛因在美国支持下建立了宫廷集团的反动独裁统治，国王沙特给了他军事、政治的援助。

根据沙特的命令，埃及被侵略时部署在约旦境内的两旅国民近卫军，交由约旦王室指挥。这两旅军队占沙特阿拉伯非正规军的一半，是征召游牧部落的宗教狂热分子编成的。政变之后几个月内，沙特政府继续不断给予约旦统治者以有效的支持。根据 1956 年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三国达成的协议，三国分别对约旦提供补助金，用以代替原来英国的“援助”；当埃及、叙利亚已经拒绝再向侯赛因集团支付这种年补助金的时候，沙特政府仍然照付它承担的份额——三千万美元。

在国际事务方面，沙特政府走上加强约旦—沙特合作的道路。约旦政变后，侯赛因和沙特立即在利雅得会晤。双方主要讨论了对外政策的问题。国王沙特在美国顾问的影响下，越来越支持阿拉伯三君主同盟的主张。三君主是沙特阿拉伯国王、约旦国王、伊拉克国王。在共同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共同反对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

动的基础上，两个世代为仇的王族——沙特家族和哈希姆家族——到此转而亲热起来。

1957年，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反共宣传甚嚣尘上。美国统治集团企图借助于这一反共运动对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从而促成它和约旦、伊拉克的同盟。这一同盟的使命是要为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各国充当支柱。这次反共宣传运动是由“阿美石油公司”的宣传机构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任何表现都被它指控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阴谋。引人深思的是，负责执行“援助”中近东国家计划的美国总统特别助理詹姆斯·理查兹，1957年春季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在一份关于他的访问公报中提到了对抗“共产主义活跃化”的必要性。英国的《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写道：“美国认为国王沙特是在中东对抗共产主义的主要屏障。”①

1957年沙特访问伊拉克，阿拉伯东方的这两位君主更加靠拢。但是，这次会见并没有导致建立起来三个国王的正式同盟。值得注意的是，侯

① 1957年9月7日《新政治家与民族》，转引自《美国对阿拉伯东方的政策》，第247页。

赛因提议召开一次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约旦三国君主共同会议，国王沙特谢绝了。

就是这样，沙特的统治集团一方面企图就阿拉伯东方几个君主的相互接近达成协议，以便协力对抗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它又不敢公开削弱与埃及、叙利亚的联系，担心这会给沙特家族的王位带来严重后果。它宁愿玩弄阴谋诡计来对付不结盟集团的各国。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各种正式声明中，沙特政府多方强调，它忠于严格中立的原则和开罗会议的各项决议。

1958 年 2 月，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宣告成立。这一事件使阿拉伯东方的力量对比大为改观，但这决不是改变得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对此惊慌失措的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拚凑了一个与阿联抗衡的阿拉伯联邦，他们以伊拉克和约旦为联邦的核心，竭力拉拢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他们计划，要使沙特阿拉伯参加阿拉伯联邦，并把它拉进巴格达条约，宣布国王沙特为这一联邦的首脑。但是，尽管有这样明显的让步，沙特阿拉伯政府却仍然拒绝参加联邦，并宣布对联邦和阿联都持中立态度。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沙特阿拉伯的公众舆论欢迎阿联的建立，认为这是统一阿拉伯的发轫之始。进步的居民阶层还把阿联的建立和国内改革的开端联系在一起，希望有朝一日沙特阿拉伯也将加入阿联。在这种形势下，再和人人深恶痛绝的哈希姆家族结成同盟，现存制度必将遭受严重冲击。此外，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深知，虽然形式上沙特可能当上阿拉伯联邦的首脑，但是实际上哈希姆家族的伊拉克国王和约旦国王将在联邦以内把持一切。沙特阿拉伯加入联邦意味着脱离中立集团，而它一直是利用这个中立集团来和哈希姆家族统治下的国家相抗衡的，这就是沙特政府所以对伊拉克和约旦联合感到不安的原因。

上述情况使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关系冷淡了下来。1958 年 4 月 8 日，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正式通知约旦政府，停止再向约旦政府支付 1957 年 1 月 19 日协议所规定的补助金。约旦政府反过来也提出撤走沙特军队的问题。5 月，沙特军队离开了约旦领土。

沙特国王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构成了对

他的王位的主要威胁，因此对这一联合提出异议①。阿联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以及纳赛尔所进行的改革，对沙特阿拉伯的公众舆论产生了强烈影响。美国外交当局决定利用沙特来进行反对阿联的阴谋活动。当这种阴谋在叙利亚被揭发出来、阿联政府指控沙特企图从政治舞台上排除纳赛尔时，阿拉伯各国以及沙特阿拉伯本国舆论哗然，群情愤激。在沙特阿拉伯陷于孤立和国内形成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统治集团只好百般推诿搪塞，以求挽救它那腐败透顶的制度。

1958年危机前夕
沙特阿拉伯的内部状况

战后，由于沙特阿拉伯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政治力量和阶级力量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封建主操纵着神权国家的权力。掌权的首先是人数众多的国王一家。王室的代表人物不仅占据着中央政权机关的领导职位，而且也占据着地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142 页。

方自治机构中的领导职位。

地位稍次的是包括众亲王、公主在内的豪门贵胄。这些是沙特家族多年来为追求政治目的与之联姻的各大部落酋长家族，以及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后裔——欧莱玛们的家族。在等级森严的阶梯中，地位再次的是古老的豪商巨贾家族。它们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而相互勾结，具有一种孤立于封建社会各个集团之外、自行结成亲缘关系的趋向。这一上等阶层的成员虽然彼此之间也为争夺禄位、宠幸而相互倾轧，但是，对于想挤入他们的行列、危及他们的权益的人，则永远共同一致，严加排斥①。

巨额的石油利润几乎全部流入统治阶级的私囊。尽管瓦哈比派立下了严峻的清规戒律，这些利润以及与西方社会的密切接触，仍然对原来停滞不前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称美国垄断资本正在沙特阿拉伯完成其“传播文明的使命”，而至今完成的结果却是“原有的习俗遭受摧残，道德风尚急剧败坏”②。统治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88 页。

②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8 页。

集团花费巨资修建宫殿、购置昂贵汽车、采办奢华物品、扩充后宫（维持后宫就得用成百上千的仆役)、豢养宫廷卫队。"每年得到的利润(1960年达到四亿美元),一半归王族，相当大的一部分归商人和不计其数的政府官员和顾问。"①

菲尔比写道：王族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全国六百万人口，要供养上千名的王子和公主（另一统计数字是国内有王子大约五千名②)；他们每人每年平均花费二万英镑，计占国家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③。国王沙特挥金如土，他对成百万元地花钱的方式是很费考究的。他有宫殿二十五座。其中最豪华的是纳斯拉尼亚宫，这座宫殿的建筑费达一亿二千万美元。宫内安装了世界上最大的空气调节装置，配备了最现代化的各种新技术产品。美国《纽约时报杂志》说："沙特的独裁统治带有很多令人厌恶的特色。贿赂收买经常代替外交成为政治武器。看来，他尽先考虑的是他个人的穷奢

---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89 页。

② 1961年 11 月 13 日《阿拉伯观察家》。

③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38—39 页。

极欲，使他的家庭享尽人世的荣华富贵，根本不顾挣扎在贫困深渊中的人民的死活。他所关心的是他的王朝独裁政体永世不替，为此他多方戒备，严防人民在烈日灼炙的阿拉伯半岛上有可能甚至是逐渐地习染上哪怕是初步的民主意识。”①

国王宫廷好象是故意炫耀奢靡的集中点。外国新闻记者如蝇逐臭，成群结队访问沙特的宫廷，离去时行囊里装满了国王赏赐的金钱和贵重礼物。诗人们歌功颂德而来，腰缠万贯而返。国王访问邻邦期间，更是慷慨布施，乐为义举。

由于王族和宫廷的奢靡，沙特王朝负债累累。1958 年，它单是积欠外国银行的债务即约达一亿二千万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还欠地方银行、商人、企业主、承包商数亿里亚尔。仅利息一项，就得支付二千五百万美元。官吏接连数月领不到薪饷②。沙特阿拉伯的支出浩大，造成这样一种情况：1957 年底，沙特里亚尔币值的黄金和外汇

---

① 1957年 11 月 10 日《纽约时报杂志》。

② 塔拉勒：《回忆录》，载 1962 年 10 月 13 日《艺术家》杂志，第 31 页。

保证已经降低到 14%，里亚尔大约贬值一半，国家决算赤字达三亿里亚尔。1959年 10 月 20 日发表的王储费萨尔对《金字塔报》记者的谈话说："我们这里经常存在着财政危机。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现在对美国是债台高筑，对沙特阿拉伯货币经办处也是债台高筑，而且还受着其他债务的束缚。"

封建上层的奢侈浪费，导致国内剥削加强、贪污成风。

贪赃枉法腐化了国家全部机构，受贿之风尤以上层为甚。例如，东方省的统治者埃米尔阿卜杜勒·阿齐兹·贾勒维经常通过阿卜杜拉赫·阿莱什居间收受贿赂。有这样一桩人所共知的案件：一批大承包商破坏宗教戒律，因酗酒而被逮捕，这位埃米尔受贿三万里亚尔，免去了他们一年监禁和监禁期间每月要受鞭笞的刑罚①。

沙特阿拉伯石油部发表的正式声明是非常典型的事例。声明宣告撤销王储费萨尔的女婿卡马

---

① 沙特民族改革阵线：《沙特统治的地狱》，1957 年版，第 12 页。

勒·阿德哈姆同日本的“阿拉伯石油公司”签订的秘密协议。原来，政府委任卡马勒·阿德哈姆同日本公司就给予该公司在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中立区海域勘探、开采石油的租让权进行谈判，而他根据这一协定索取 2%的纯利润，作为他这番为公司效劳的报酬。大臣会议议决，公司应将这 2%的利润付给沙特阿拉伯政府。

1961 年 11 月 13 日的《阿拉伯观察家》杂志写道：“在亲王们和王室的代表人物中间，贪污受贿是无待证明的。”该杂志继续写道：“目前，亲王们和愿意承揽有利可图的政府订货的承包商、企业主们互相勾结；本来以工资和劳务费形式可以落到人民手里的资金，都进了亲王、企业主、商人们的腰包。”

王室的许多成员、各省的统治者从非法倒卖外汇生意中赚到大笔收入。例如，东方省的统治者利用职权，强迫银行按一美元折合三点七五里亚尔的牌价卖给他外币，而后在黑市按一美元对六里亚尔或者更多的比价脱手，从中牟取暴利。在这种倒卖活动中，他有一次转手五千美元就捞到九千里亚尔。而这样一笔笔的交易恰恰是在银

行连进口商品所需的外汇都没有的时刻做成的①。

鼓励贩卖奴隶，暴露了上层统治集团最丑恶的嘴脸。以租让制提成费形式获得的大量金钱竟然用于购买奴隶。奴隶贩子们从尼日利亚、达荷美、伊拉克、伊朗、埃塞俄比亚、叙利亚买来奴隶，供应给王室和封建上层人物。

国王是奴隶制度的大庇护主②。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写道："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们，现在把力量集中到一个国家上面，这个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在那里，贩奴获利如此之厚，以致一切想限制贩奴的企图无不彻底失败。"根据不同的资料估计，1962年以前，沙特阿拉伯有一万人到五十万人处于不折不扣的奴隶境地③。国王本人就有一万名左右的奴隶。

按照1927年和英国缔结的吉达条约（附件，

---

① 1961年11月13日《阿拉伯观察家》，第7—8页；沙特民族改革阵线：《沙特统治的地狱》，1957年版，第13—14页。

② 伦吉耳：《变动中的中东》，第254页。

③ 1957年11月30日《星期六晚邮报》；1963年7月8日《新闻周刊》，第40页。

第七条)，“汉志、内志及归附地区”王国承诺及早取缔奴隶贩卖。1936年，沙特阿拉伯发布了几项有关奴隶制度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所申明的并不是废除奴隶制度，而是整顿奴隶买卖，建立比过去“文明的作法”。这些法令禁止从海道向国内输入奴隶，也禁止通过任何途径把那些没有证件证明其生来就是奴隶的人作为奴隶输入国内。法令限制奴隶买卖，只允许那些获得政府特许的奴隶贩子从事贩运。法令也涉及释放奴隶的问题。违反奴隶法令的人判处一年监禁①。

但是，直到1962年明令废除奴隶制度以前，没有人遵行这些法令。《星期六晚邮报》指出，在辽阔的疆域内到处进行着奴隶买卖，买卖奴隶的中心是麦加和利雅得，两地有买卖奴隶的市场②。在麦加，被出售的奴隶通常是单个陈列；在利雅得，惯例是每六、七人为一组，成组展览。奴隶贩子把奴隶囚在斗室之中，只给干粮和白水。他们总是采取极其严格的措施，防止外国人看到拍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77页。

② 1957年11月30日《星期六晚邮报》。

卖奴隶的场面①。拍卖奴隶最经常在奴隶贩子家中进行。

由于大量钱财流入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这种冷酷无情的、如同倒卖牲畜一样习以为常的人口买卖，在战后更扩大了规模。与美国汽车相比较，埃米尔和酋长们宁愿购买女奴作为姬妾。伦吉耳教授在《变动中的中东》一书里，利普斯基在《沙特阿拉伯》一书里分别指出，租让制提成费不仅有助于奴隶制的保存，而且大大提高了对奴隶的需要和奴隶的价格②。

六十年代初，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姑娘被卖入后宫，身价为一千二百至二千美元；而在三十年代，据菲尔比的记载，身价在九十五至一百七十五英镑或二百二十五至四百九十美元之间③。年龄在四十岁以下，买来供做重活、笨活的男奴，通常标价五百美元。老年妇女一般只卖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美元，有时价格比这还低。最贵的是

①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169 页。

② 伦吉耳：《变动中的中东》，第 255—256 页；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176 页。

③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168—169 页。

未成年的女孩。如果富有的买主看中了这样的幼女，在附有医学童贞证明书的情况下，他交付奴隶贩子的买价可达三千美元。

贩卖奴隶如此赚钱，乃至一些高官显宦（例如内府总管优素福·亚辛、吉达市府首脑阿卜杜拉·鲍海林）都经营这种生意。沙特阿拉伯的许多受敬重的商人也做这行买卖。“它（这种买卖）在性质上是不合法的。但是，它显然有厚利可图，以致他们甘愿冒永世受人唾骂的风险。”① 他们把奴隶买给上层统治集团。

奴隶是从西非、中非、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酋长国运进沙特阿拉伯的。据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个研究贩卖奴隶问题的委员会的统计资料，每年从西非和中非运到沙特阿拉伯出售的黑人在六百名以上。吉达和麦加的奴隶商经常派出专人，多半是派已同化于沙特阿拉伯的塞内加尔人到这些国度为他们觅取可拿来售卖的黑人。他们觅取黑人的时候，往往利用黑人穆斯林渴望到麦加朝圣的愿望作为诱饵。奴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48 页。

隶商的经办人冒充负有指引伊斯兰同教弟兄去“朝拜圣地”的使命的“布道人”。许多黑人穆斯林上了这个圈套。男人、妇女、儿童被运到红海西岸的苏丹港或萨瓦金，然后转往吉达以南的沙特阿拉伯的港口利斯。在利斯，他们被当作没有入境签证的朝圣者装入卡车押往吉达的监狱。奴隶商就从这里提取到他的商品①。另外，还广泛实行这样一种向国内输送黑人的办法：到麦加朝圣的非洲富商带来仆役，这些仆役被就地出卖。

奴隶商的经办人常常在其他国度里连娶四个妇女（这是《古兰经》允许的），然后把她们转卖到沙特阿拉伯。抢人也是司空见惯的情况。蒙难者被安上假造的证件，证明他们生来就是奴隶或婢女。奴隶的子女和曾经是奴隶的人的子女，是国

① 印度政论家 F·科拉巴瓦拉发表在《闪电》周报上的《奴隶制度是否存在?》一文，引用了曾经当过奴隶的一个非洲人的如下自述：“我十二岁的时候，全家没带必要的证件就动身前往麦加朝圣。我们乘坐一只不大的阿拉伯帆船越过了红海。船驶入头一个沙特港口，我们就被宣布为无证件的人而被投入监牢。在沙特阿拉伯，坐牢不管吃的，一天只给五次水喝。我们被扣在牢里五或七天。我父亲不得不把我卖为奴隶，好为我家其余成员买口吃食。”（苏联《在国外》杂志，1963 年第 36 期，第 30 页）。

内经常买卖的对象。穷困的游牧民（这总是一些出身于非贵族部落的人）以及被释放的黑奴往往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希望他们或许落在富家庇荫之下，他们的命运或许稍稍胜过自己①。

伊斯兰教义形式上严禁把穆斯林变为奴隶，禁止掳掠其他国家的儿童或诱拐虔诚地天真地到麦加朝圣的非洲人，把他们卖为奴隶。因此，干这些勾当都借助于欺诈舞弊手段。为了或多或少地掩饰一下奴隶买卖和应付1936年法令规定的要求，到处有人伪造证件，用以证明奴婢的天生身分，使得向沙特阿拉伯输入奴隶“合法”化。在市场上，花四十五美元就可以弄到一纸这样的证件②。

奴隶被强迫干最苦最累的活计：伴随骆驼商队穿越沙漠，捞取珍珠，捕鱼，放牧牲畜，打柴劈柴。有些奴隶在王宫或主人家内服役，还有的奴隶在石油企业中劳动③。

男女奴婚配对于奴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76页。

② 1957年11月30日《星期六晚邮报》。

③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255页。

们的后代理所当然地是主人的财产。奴主完全支配着他的奴隶们的命运，他们甚至操有生杀之权。最受主人虐待的是黑人奴隶。

二十世纪下半期，沙特阿拉伯不断出现夫妻被拆散，母子、兄弟姐妹等被迫分离的悲惨场面。1957 年，在沙特阿拉伯传开了这样一桩实事：某个穆罕默德·伊本·贾巴尔决定出售一母五子组成的一个奴隶家庭。这个家庭的家长马尔祖克·伊本·扎乌哈尔是一个从奴隶身分获释不久的“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他答应向奴主交付赎买全家的金额。达曼的法庭估定这一家人的价格为五万里亚尔，责成马尔祖克从速付款，否则仍然另行售卖。无待赘言，一个普通工人是交不起这笔巨款的。只是靠着“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们的团结友爱，这场悲剧才没实现。他们在一天之内凑齐指定的款额，交给了奴主①。

凡企图逃跑的奴隶几乎一律处死。例如，1956 年秋，从俾路支斯坦沙漠抢来被卖到利雅得市场的十二名牧民，设法弄到了骆驼和水，遁入沙漠。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48、273 页。

这十二名逃亡者全在沙特阿拉伯境内被捕获。九人被当场杀害，三人解至利雅得，在利雅得枭首示众。

沙特阿拉伯之能经久保存奴隶制度，神职人员实有其功。他们宣扬先知穆罕默德承认奴隶制度，却闭口不谈《古兰经》中阐释先知号召信徒赎买奴隶的经文。他们故意忽略伊斯兰教义中禁止把穆斯林变为奴隶等等的规定。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以伊斯兰教义为根据，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仍然保存着当众斩断一手或两手、鞭笞或棕条抽打以及中世纪的各种酷刑。这种种刑罚只施加在穷人、苦人、弱者身上。至于埃米尔、富商、承包商、高官显宦，他们巧取豪夺、贪赃枉法、鱼肉民众和工人，则被说成是他们的聪敏睿智，是真主对他们的恩赐。民间俗语说："偷饼子的砍手，盗万贯的吻手。"①

范德默伦写道：1952年，在胡富夫可以经常看到砍下来的手脚，钉在清真寺入口前的桩橛上，用以儆戒信徒。范德默伦继续写道："棕条抽打是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14页。

最轻微的刑罚。鞭打女犯时，把她们装进口袋。"①

西方"文明"在使各种刑罚臻于完善上做出了贡献。法国研究近东专家伯努瓦-梅尚讽刺地评论说："美国人能做到的一切就是，行刑前给刽子手的屠刀消毒，行刑后由医师处理断肢，而以前只是把断肢往滚沸的羊油里一浸了事。"②

量刑轻重，根本不衡情酌理。例如，一个美国人指控在达兰汽车库工作的两名钳工偷了一部汽车。仅凭这一指控就足以把这两名后来查明无辜的工人砍断了手脚。法赫德·伊本·阿卜杜拉·达乌撒里只是为着轧死一条美国人的狗，竟被砍断一只手，这种情况能不令人发指？拉希姆·瓦赫比被工头诬控偷了一支铅笔，因而失掉了一支胳膊；后来，在一个美国人的衬衣口袋里找到了这支铅笔。总之，遭到诸如此类残害的沙特人不胜枚举③。

而这一切都被宣称是为了卫护宗教、彰明教

---

①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 254 页。

②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 248 页。

③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199 页；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革命者的呼声》，贝鲁特 1958 年版，第 23 页。

律。沙特阿拉伯的进步舆论发表反对肉刑的声明，指出国王沙特的宗教、大穆夫提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和众欧莱玛的宗教，只不过是为上层统治人物的个人目的效劳而已。而且这种情况也不足为怪，因为大穆夫提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出身于教长阿卜杜勒·瓦哈卜一族，早已通过联姻和王族结成一体；许多欧莱玛同样属于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后裔，从而他们的利益也和王族与宫廷的利益完全一致。至于沙特王室，它仍然认为神职人员在人民中间素孚众望，因此总得倚靠他们和国内所有进步力量进行斗争。

在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化时期，一部分反动的欧莱玛由于害怕丧失他们的地位和影响，曾经进行过反对伊本·沙特的斗争。在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形势下，宗教官僚势力竭力维护沙特王国的腐朽制度。这就说明，为什么欧莱玛一个个都成了现存制度的保卫者。他们的思想武器——瓦哈比教义，现在已经不是用来对付叛服无常的部落和酋长，而是用来对付日益成长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工人阶级。

切尼写道："沙特阿拉伯是禁欲主义的正统伊斯兰教的最后一个堡垒。它的教长们向新生的无产阶级进行反动宣传，而后者已在憧憬自由、工会这样一些犯禁的事物。"① 切尼正确地指出，神职人员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危险的意识形态才是他们神职人员对人们的头脑和思想进行绝对控制的日益严重的威胁②。

神职人员力图把控制国家立法和精神生活的权利永远攫为己有，尤其是要把穆夫提、法官、教长固定为他们的专职，作为他们支撑现存制度的酬劳。伊本·沙特死后，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国王沙特登极的时候，正值沙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引起了相应的反动，其具体表现是欧莱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政府大量投资兴建新清真寺、改建麦加的大清真寺和麦地那的穆罕默德清真寺。在 1956/57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纽约 1958 年版，第 11 页。

② 同上，第 280 页。

财政年度内，为新建和改建宗教寺院花费了七千万里亚尔，而用于扩建医疗机构的费用不过是一千九百万里亚尔，建设学校的费用也只有二千二百万里亚尔①。在1961/62财政年度内，单是为扩建麦加的大清真寺和麦地那的穆罕默德清真寺即拨款二亿二千五百万里亚尔之多，而同一财政年度的教育经费只有一亿三千七百万里亚尔。

欧莱玛过去和现在一直控制着全国的教育事业。由于大量需要专门人才，政府不得不开办一些世俗学校，并派遣学生出国接受教育。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主要是富家子弟。父母供给他们大量金钱，他们生活阔绰，寻欢作乐，远离瓦哈比派的清教运动②。这些年青人从海外带回新的思想，成为现存生活方式的激烈反对者。

宗教集团对青年一辈背离瓦哈比准则一事深感不安，这种不安情绪反映在1954年颁布的一道国王诏令中。诏令提出，目前青年不肯钻研《古兰经》，对世俗问题反比对宗教问题更感兴趣，特

---

① 特威切尔：《沙特阿拉伯》，第188页。

②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34页。

此规定；凡能背诵《古兰经》并能加以论证者，授予奖金二千里亚尔，以资鼓励。此外，政府担心进一步发展世俗教育将导致人民群众的觉醒，在欧莱玛的怂恿之下，决定禁止出国留学。

1955 年 4 月，国王下诏，限令出国就学的学生一律归国，违者将予以剥夺沙特国籍的处分。诏令特别指出，借口受教育而出国，导致青年对宗教热诚衰退，风俗习惯践踏。但这一诏令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高等学府的学生①。

这样的决策是和生活要求背道而驰的。国内急需创造条件使人们接受相应的教育，而召回留学生的作法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在创造这种条件。因此，这一诏令在以后年份里实际上失掉了效力。菲尔比写道："教育部为改善国内旧教育制度做了种种努力，事实俱在，有目共睹。但是，也很难否认，教育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还不足以使人相信，在宗教狂热再次猖獗时期，以开明自命的政府竟然把一度开放了的教育门户重行关闭的作法是有道理的。"②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82 页。

②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34 页。

"翊教匡俗协会"随国王沙特继位而活跃起来，扩大了它的活动范围。"协会"的特别督察人员狂热地监督穆斯林履行《古兰经》规定的功课。在辽阔的王国境内，所有市场上都有"协会"督察员的行踪。一到祈祷时刻，他们就要查看市场是否歇业、店铺是否关门、人们是否退出了市场。"协会"督察员特别仔细地纠察信徒斋月（回历九月）守斋；他们特别爱好惩治人的过失，把犯有过错的人带到公共场所痛加鞭笞①。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情绪狂热的"协会"督察员手持棍棒把大批大批的群众赶进清真寺。拨给这个组织的经费越来越多。例如，"协会"的汉志分会从1957/58财政年度的预算中得到四百万里亚尔，而到1962/63财政年度得到了几乎五百万里亚尔；内志及其归附地区的分会在1957/58年度得到五百万里亚尔，到1962/63年度得到了七百六十五万里亚尔。在1962/63财政年度内，"协会"从预算中共得一千一百五十六万里亚尔，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拨给国内建设新的、扩建旧的医疗机构的经费数目正

① 托米施：《沙特阿拉伯》，第11页。

好相等①。

“协会”会长写道：“‘协会’既在尘世，又在天国，以引导民众修身向善为宗旨。”他强调指出，鉴于“导致伤风败俗的现代文明和外国文化带来了无数诱惑”，“协会”的职责至为艰巨②。

“协会”的执事人员是一些狂热分子，他们疯狂迫害那些被他们疑为信教不够虔诚的人。他们可以随时闯入沙特阿拉伯每一个臣民的住宅。如果某人被检举犯有、甚至是被怀疑犯有不道德行为，他就可能被投入监牢，最轻也遭受一顿毒打。这个人的行为即便无可指摘，他们也不放过机会，对他进行一番要走正道的训诫。

伊赫万作用的复活也是反动势力抬头的一种表现。在 1929—1931 年伊本·沙特粉碎了作为军事力量的伊赫万以后，伊赫万的影响一落千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王发布诏令，赦免亡命于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伊赫万士兵③。其中很多人

① 特威切尔：《沙特阿拉伯》，第 187 页；1962 年 11 月 30 日《首府报》。

②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181 页。

③ 托伊：《穿越沙特阿拉伯，愚人遇油记》，伦敦 1957 年版，第 134 页。

返回故土。大战期间，再次动员伊赫万。从1945年起，政府着重创建正规军，对训练和装备伊赫万士兵的注意稍逊于前。但是，它并没有忘记酬劳伊赫万老战士：它给一些人规定了养老金，给另一些人安排了经营随军小卖部或者看管加油站的职务①。

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界的成长，反帝情绪以及对现存制度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的传播，特别是在正规军军官中间的传播，迫使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从1950年起又乞灵于久经考验的武器——各部落的宗教狂热。巴巴拉·托伊写道：“今天国王把伊赫万集结到自己身旁，这是因为成长中的一代正在变得对他们的公民权十分敏感。”② 切尼分析了伊赫万复兴的原因，指出：“国王意识到面临的危险，并对目前追随他的人们失去信任，这促使他去复活伊本·沙特当政初期曾经是瓦哈比派突击力量的伊赫万。国王信赖这些非正规的游牧民士兵，超过信赖备受称赞的

---

①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第213页。

② 托伊：《穿越沙特阿拉伯，愚人遇油记》，第134页。

正规军队。”①《革命者的呼声》一书的作者们叙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政府不相信正规军；如果发生革命，屠杀爱国者的将是这些部落（指伊赫万士兵——尼·普罗申注）。”②

伊赫万开始正式称为国民近卫军或“白军”、“赤脚军”。它的士兵叫做穆扎希德（муджахиды，圣战兵）。组成“白军”的，基本上都是破产的游牧民，他们失掉了牲畜，不得不为了微薄的薪饷而真心实意地为上帝安拉和国王服务。这支队伍在 1960 年共有三万七千人，它是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它比正规军领到的薪饷高，得到的供应好。1961年，正规军的兵员为一万三千人③。

用于“白军”的开支逐年增加。1961年给它的拨款是五千五百二十万里亚尔，1962 年是五千六百五十万里亚尔，1963 年是六千零八十万里亚尔④。

---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84 页。

② 《革命者的呼声》，第 81 页。

③ 1961 年 11 月 13 日《阿拉伯观察家》，第 8 页。

④ 1962 年 9 月 30 日《首府报》；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85 页。

“白军”部队具有高度机动性，它们是用包括重机枪在内的自动武器装备起来的。它们主要驻扎在大城市附近。据切尼叙述，1955 年，在石油工业地区，沿主干道路配置了两大营穆扎希德。其中一营配置在达兰和腊斯塔努腊之间，这是为了使这些圣战兵在城市发生骚动时既便于进城平乱，而在平日又和城市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与市民经常接触，感受市民的影响①。1957 年，汉志境内“白军”队伍有一万人，东方省和北方省内各有五千人。

“白军”司令部设在利雅得。在汉志和内志有两所为这支军队培训指挥人员和汽车司机等等的学校。切尼写道：“与最初的伊赫万士兵相比，穆扎希德士兵看起来更有组织，更有纪律。”②

“白军”士兵和沙特中央集权国家创建时期的伊赫万士兵一样，都从所受的训练中培养起为真主安拉投入圣战、为国王甘洒热血的精神。如果说，伊赫万当年所要征讨的是那些被视为异端的人物，亦即各部落、各埃米尔国和一些王国的代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139 页。

②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84 页。

表，那末，而今“白军”所要讨伐的则是沙特阿拉伯本国的臣民——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1953—1956 年罢工期间，由于警察对罢工者表示同情和支持，政府对之失去信任，穆扎希德便被布置在石油企业的周围①。1956 年，当东方省工人举行示威时，“白军”的穆扎希德奉命维持国内瓦哈比清教运动，监督信徒们严守伊斯兰教义规定的信条。

法国研究近东专家布伊尔比在所著《阿拉伯半岛》一书中，引述了 1957 年发布的一道题为《与军队相匹敌的伊赫万》的特别命令的内容。内称沙特国家将继续致力创建一支人数众多的正规军，但是它还是宁愿把它的经费用于维持一支完全由游牧民组成的队伍②。伊赫万组织由于它的宗教性和对王室的赤诚，仍然是军队的主要的潜在威力之所在。伊赫万组织的特点在于，一支十万战士的军队能够神速地、不出几个小时就结集起来。这位作者继续写道，但是，复活伊赫万、授权它监督人们遵守伊斯兰信条，也孕育着莫大

① 托米施：《沙特阿拉伯》，第 11 页。

② 约翰·杰克·布伊尔比：《阿拉伯半岛》，第 74—75 页。

危险，因为具有宗教狂热的瓦哈比派士兵顽固地拒绝采用新的技术，把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进步都视为腐化、异端的表现①。

统治集团在重新扶植伊赫万的同时也了解到，他们不能采纳为瓦哈比教义的纯洁性而战斗的狂人们的一切要求，因为这将首先威胁到国王的家族及其本身的特权。他们扶植伊赫万，只是为了利用它来对付日益壮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付主张清算腐朽制度的人士，对付受到民族解放思潮影响的正规军。但是，正象布伊尔比指出的那样，"伊赫万组织既是有益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武器：使用它的可能性是和蒙受重大损失联系在一起的。"②

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他们越来越坚决地提出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坚决地捍卫他们的权利，在这种形势下，上层统治集团除开复活狂热分子的组织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实施这种办法的结果则是：沙特阿拉伯的所有群众运动都遭到了空前残暴的镇压（例如

① 约翰·杰克·布伊尔比：《阿拉伯半岛》，第 75 页。

② 同上，第 74 页。

1956 年的罢工)；一切不合政府心意的分子都被放逐到国外，一切对现存制度稍形不满的人都遭到迫害。人们期待的改革落空了，代之而来的是复旧，是退向更糟糕的统治形式。

许多阿拉伯国家制定并实施着以穆斯林法规为准则的法典。在伊斯兰宗教法完全不适用或只是部分适用的地区，则施行着近似欧洲立法的一些新法规，并为此而建立了若干司法机构，在学校内培养一些司法工作人员。但是，在沙特阿拉伯，直到今天仍在沿袭束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古代宗教法，司法工作也全部由欧莱玛掌握。虽然如此，在欧莱玛中间，特别是在汉志的一些欧莱玛中间，还是出现了想在法律领域内引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经验的趋势。至于瓦哈比派的欧莱玛，特别是把持着穆夫提、哈吉、伊玛目职位的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后裔，他们是坚决反对在沙特阿拉伯赋予世俗法学以地位的。他们宣扬，伊斯兰教规以及中世纪早期根据这些教规而制定的宗教法出自神授，是尽善尽美的。

然而，单单依据穆斯林法律显而易见不可能指导国内全部现实生活，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不

得不采取某些步骤，为那些在宗教法典里找不到相应规定的生活领域制定规章制度。在这方面，首先涉及的是商业领域。因此，商务大臣受权颁布一些规章条例，确定这些规章条例的适用范围，并负责对某些条文加以解释。这样一来，他集中立法、执行、司法三权于一身，同时在他身上也就集中了由于三权重叠而产生的一切纷乱。

1931 年，商业厅直属商事法庭采用的一部商业法典在吉达开始施行。1955 年，商业厅决定推广这部商业法典，使之应用于王国其他城市。政府也接受了它的建议，颁发了一项相应的法令。但是，为此就要设立一些新的司法机构，当提出经费问题的时候，欧莱玛和怀有狂热宗教情绪的大臣们不仅横加阻拦，而且还敦促国王废止了这部在吉达施行多年的商业法典。

沙特阿拉伯诉讼程序的紊乱复杂，使外国企业望而却步，它们尽可能规避把案件提交法庭审判。为了避免和法庭打交道，它们采取向政府官员行贿的手段。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吉达的一家外国银行的经理写给《新苏黎世报》通讯员的一份自白（刊登在 1963 年 3 月 3 日该报）：“银行在

沙特阿拉伯营业的前后三十年间，我们一次都没有上过法庭。这里面如果不是潜伏着许多危害国家发展的隐患的话，那倒象是置身于田园诗式的境界了。外国各大公司赚到的利润必然很高，足以弥补因不愿诉诸法律而蒙受的损失。对那些盈利不多的部门，外国人是不肯投资的。”寥寥数语，确实厚颜无耻之极：对于帝国主义分子说来，重要的就是一点——高额利润。国内缺少明确的立法，丝毫不妨碍他们掠夺沙特阿拉伯的自然资源。

1958年的危机

政府的对内政策引起了沙特阿拉伯所有阶层居民的不满。布伊尔比指出，国内存在着一个反对派，其中包含各个阶层居民：“巴勒斯坦臣民经常被驱逐，罢工经常遭到残酷镇压，即罢工者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服苦役，个别人被流放国外，这些事实就是存在着一个反对派的明证。”①

英国的《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在1957年9

---

① 约翰·杰克·布伊尔比：《阿拉伯半岛》，第76页。

月7日一期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最高尚的意义来说》的文章，其中写道："毫无疑问，在沙特阿拉伯，有着典型的诱发革命的因素。那里有神话般富有的贵族，其代表人物在贝鲁特的随便一个夜总会里一夜之间的挥霍，足够沙特阿拉伯一个中等家庭几年的生活费用。但是，绝大多数的居民穷到绝望的地步。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人数不多然而方兴未艾的中等阶级，它具备了一定文化水平，但不掌握任何权力。君临一切的是国王。"

美国《新共和》周刊强调指出：如果沙特阿拉伯仍不进行改革，美国将要失掉在达兰的空军基地，也要失掉无阻挠地开发该国地下资源的可能①。

沙特阿拉伯的反帝斗争是由"民族改革阵线"领导的。"民族改革阵线"的领导人是一批受过教育的年轻沙特人——军人、官吏以及包括"阿美石油公司"职员在内的小资产阶级。这个组织产生于1953年，是沙特阿拉伯第一个有组织有章程的政党。这个组织刊行了《沙特统治的地狱》一

① 1958年3月24日《新共和》，转引自《美国对阿拉伯东方的政策》一书，第252页。

书，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民族改革阵线'是从人民内部产生的。它誓死彻底完成从屈辱、奴隶制度的淫威之下解放人民的使命，争取民族改革，争取自由幸福，争取所有阶级不问各自所处地位如何一律获得公平待遇，永远结束少数人靠奴役大多数公民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而大多数人为了养活这些寄生虫而备受剥削压迫的状况。"①

"民族改革阵线"宣布它为之奋斗的目标是：

一、从帝国主义统治下，从"阿美石油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的经济把持下彻底解放国家；

二、实施宪法，宪法保证选举产生议会，并保障出版、结社、组织政党、工会、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

三、发展民族工业，向农民廉价供应种子、肥料、农业技术；

四、消灭奴隶制度，解放奴隶；

五、重新审查和修改与各石油公司缔结的协定，以便保证有权利用国家的资源促进本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1—2页。

六、扫除文盲，设立女子学校，扩大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①。

“民族改革阵线”认为，它的活动是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合作、争取自由民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巩固和阿拉伯各国的外交、经济、文化关系，建立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拥护积极中立、和平共处政策，反对各种帝国主义的“主义”和同盟。

1956年，沙特政府宣布取缔“民族改革阵线”，并采取行动，逮捕了五十六名进步青年的代表，其中包括“阵线”的几名成员。“阵线”一年比一年活跃，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补充了它的队伍。

“民族改革阵线”的参加者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国外——阿联、叙利亚、黎巴嫩进行宣传。它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大声疾呼保卫沙特人民及其权利、反对美帝，争取国内进行根本改革。1957年，它参加了在莱比锡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工会联

① 法赫德·阿米里：《沙特王国的奴隶制枷锁》，1962年版，第125—224页。

合会代表大会的工作。1958年，它派代表出席在伊拉克举行的保卫和平大会。1959年，它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和在莱比锡举行的世界石油会议。1961年，它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论坛上发表意见，并出席了同是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

虽然"民族改革阵线"仅仅限于要求保障民主自由、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政治控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暴虐统治，但是，沙特阿拉伯的反动势力给它扣上了"共产主义"的罪名。"阵线"号召和所有国家、包括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最广泛的合作，认为这是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地位的根本条件之一。它坚决反对一切侵略集团，主张积极中立，和平共处。

阿卜杜·拉赫曼·沙马拉尼中尉是"民族改革阵线"的著名成员。他在反帝情绪激昂的正规军青年军官中间进行活动。1955年，他和另外四名年轻军官以阴谋颠复现存制度的罪名被捕入狱，后遭枪杀。《沙特统治的地狱》一书就是纪念这位为争取人民的自由权利而献身的英雄的①。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77—78页。

反政府情绪不仅在很大一部分军官中间有深厚基础，而且也传布到知识分子、大学生乃至中学生的一些代表人物之中。

统治集团认为《古兰经》就是他们的宪章，一口咬定宗教不承认社会舆论、政治活动、思想自由。国内不准有参与政党、政治组织的任何活动，违者处死。政府广泛地利用“翊教匡俗协会”来压制进步思想，摧残进步人士。

地方报纸披露的文章即便对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稍有批评，编辑们都会受到残酷迫害，报纸将被查封。例如，报业人员艾哈迈德·谢赫·雅库卜和优素福·谢赫·雅库卜——《新黎明报》的社长和编辑——就被捕入狱，报社也被封闭。《达兰消息报》的编辑阿卜杜勒·卡里姆·贾盖伊曼也受到同样的遭遇，他下狱之前还当众受到鞭笞①。这些报业人员的全部过错归结起来不外乎一点：他们刊登了不合国王心意的文章。例如，《达兰消息报》在1957年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动派在约旦转入进攻》，它的内容是和沙特对这个国家的政策相抵触的，因而获咎。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229页。

沙特文化界人士多次向全世界的同行发出号召，敦促他们谴责沙特政府的种种暴行，并为营救陷身囹圄、性命难保的人们广为呼吁。

1956年，在沙特统治的堡垒和据点——内志，破天荒成立了乌奈扎、布赖达、沙克腊、腊斯四城学生联合阵线。值得注意的是，联合阵线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取缔“翊教匡俗协会”，指出它是“为渴望求知的儿童带来莫大危害的祸根”①。此外，学生们要求，教学方法和教学计划应与埃及、叙利亚的教学方法取得一致，在国内开办高等学校。

《翊教匡俗协会》的布赖达分会决定封闭学生们经常聚集的咖啡馆，借口是这样的聚会造成了风纪的败坏。它还禁止骑自行车，据说骑车不合伊斯兰精神。经布赖达的埃米尔批准，“协会”的执事人员捣毁了咖啡馆，痛殴在场的座客。激昂慷慨的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示威者行经埃米尔官邸的时候，对之投掷石块，高呼他们的要求。埃米尔求助于利雅得。但是，应援而来的一千二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6、232页。

百名士兵拒绝镇压这些中小学生。只有国王的卫队动手驱散示威队伍，并且当众鞭打学生，其中许多还不满十岁①。有十六名学生被加上了镣铐，投入利雅得监牢②。对青少年的这一野蛮镇压，使全城居民极为愤慨。但是，国王在答复他们的抗议的时候厚颜无耻地声称，除了刀剑，他没有别的语言，因为这些受到刑罚的学生道德上已然堕落，沾染了共产主义。

不满情绪也感染了一部分商人和承包商。在英、法、以色列侵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痛感处处依赖美帝之苦。由于战时关闭了沙特石油的欧洲销售市场，沙特国家从租让制取得的收入猛烈下降，这都是由于国家单一发展石油经济的方针造成的结果。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商品进口减少，引起了物价上涨。物价腾贵和外汇收入短绌，又导致通货膨胀和空前规模的外汇投机活动。银行活动由于外汇储备枯竭而实际上陷于瘫痪③。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65 页。

② 同上，第 66 页。

③ 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沙特·乌姆·哈立德的阴谋》，贝鲁特1958 年版，第 514 页。

许多沙特商人和承包商由于缺少从国外采购必要的商品和装备的外汇，陷于势将破产的境地。这使他们中间的不满情绪在既成形势下更加滋长。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扩大经济联系来寻找出路。美帝国主义分子和沙特政府对他们执行发号施令的强制政策，这更加剧了他们的愤懑情绪。

1957年，著名的沙特商人拉蒂夫·阿雅西从苏联购买了大量水泥。一些商人访问了捷克，并在捷克谈妥购买糖厂设备以及其他工业品和食品。沙特商人的这些行动吓坏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为制止这些活动无所不用其极。凡与社会主义国家通商的商人、企业家，"阿美石油公司"一律拒绝与之合作。它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质量展开了污蔑宣传，并以解除合同作为要挟，禁止承包它的工程项目的本地企业家在这些建筑上使用从苏联买来的水泥。美国政府对国王施加了相应的压力。为时不久，国王发布一道特别诏令，禁止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任何贸易①。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66页；《沙特·乌姆·哈立德的阴谋》，第505页。

现存制度也受到了最反动的一些酋长、封建主和某些欧莱玛的抨击。使他们感到不快的是瓦哈比派的准则未能人人信守。例如，在内志省，直到今天仍然禁止骑自行车、吸烟、收听电台播送的音乐。人们象牲畜一样地被驱赶着去做祈祷。可是，国王却引领着长龙般的美制“卡迪拉克”牌轿车队沿沙漠边缘四处游荡，载重汽车为他拉着备有价值二十五万美元的空气调节装置的帐幕。上层统治集团的贵重的衣着，豪华的宫殿，兽性的狂欢，以及麦加、麦地那经过改建的清真寺的富丽堂皇，凡此种种都与瓦哈比派教义精神抵触不合。反动分子对掌权的欧莱玛集团提出谴责，谴责他们支持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政策。社会上的反动阶层的不满，不仅出于他们宗教上的盲目狂热，而且还由于他们惧怕在资产阶级日益扩张其权利的国家内丧失权势。

和王室与当权阶层结成姻戚的欧莱玛，有一部分也感染了石油热，他们只好听任瓦哈比派的基本准则遭到破坏。菲尔比写道：“看来，负责整饬国内道德习俗的欧莱玛，已然放弃了扬善惩恶这一绝望的任务。他们的嘴是不是已被黄金堵住

了呢?"菲尔比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欧莱玛侵吞了赈济穷苦人的和用于其他慈善事业的巨额款项。"菲尔比得出结论说:"这些绝对正确的神职官员多半"从来也没有公布过任何帐目,"从来也不向得到捐助的人们索取什么收据。……盗窃公款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瓦哈比派神职官员就是首先干这种事的人"①。

人数甚多的国王家族从来不是和谐一致的:它的成员的地位彼此不同,从国库领取的俸禄也高低不等。但是,王室内部的倾轧在伊本·沙特生前还没有演变到公开敌对的地步。亲王们畏惧伊本·沙特,因为他能够剥夺发给他们的俸禄,正象他对不驯顺的亲王多次做过的那样。伊本·沙特死后,王族分成几派,每一派都想取得租让制提成中油水最多的份额,都想占据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人多势众的是王储费萨尔派。在伊本·沙特所有儿子中,费萨尔最有教养,富于政治活动经验。他认为,继承王位的应该是他,而不该是沙

①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171页。

特。

沙特即位后，费萨尔和沙特争夺王位的暗斗更趋激烈。费萨尔小心翼翼地网罗党羽。

必须指出，在沙特家族统治阿拉伯的君权出于神授这一点上，费萨尔和国王沙特的见解是一致的。他们一致认为，国家需要的是专制王朝，因此竭力防止已在阿拉伯世界蔓延开来的革命思潮侵入国内。但是，在解决统治国家的一些根本问题上，两个人的策略和见地互不相同。

费萨尔存心沽名钓誉，他不反对时而玩弄一下民主和改革的骗局；在处理外交问题上，他善于敷衍搪塞，随机应变。直到 1962 年以前，他的党羽和他本人都企图把他打扮成一个亲埃及派人物。他的行动方针和他的党羽的宣传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阿拉伯舆论受到了迷惑，费萨尔的反动本质被掩盖了起来。

阿拉伯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加强，迫使费萨尔做出一些蛊惑人心的革新政治的约许。

国王沙特的弟兄之中还分裂出来塔拉勒派。参加这一派的人物自称“自由亲王”派。他们提出

变法立宪、根本改造经济等等这样一些顺应舆情的口号作为他们的武器。但是，他们同样主张永世保存沙特家族的政权。

1958年3月，国王沙特参与了反纳赛尔、反阿联的阴谋活动。消息传来，国内政治危机突然爆发。全国人民对国王的行动极为愤慨，因为纳赛尔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袖，人们属望于他来摆脱美帝的统治。人民的愤怒如此强烈，以致国王的弟兄们不得不为拯救王权而采取某些果断措施。他们上书沙特，提出如下要求：

一、把全部权力移交给费萨尔；

二、杜绝盗窃国库的一切弊端；

三、罢免参与阴谋案件的国王谋臣优素福·亚辛和贾玛勒·侯赛因，驱逐阴谋案件的主谋美国大使；

四、国王沙特的弟兄们应当和沙特的儿子们享受同等权利和待遇。

这封信是由费萨尔递交国王的。国王断然拒绝弟兄们的要求，并发出将对他们进行肉体镇压的恫吓。他对费萨尔说："他们如果反抗我，我除了刀剑，别无他物奉陪。"这一虚声恫吓只不过更加

坚定了那些上书的亲王们的决心，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贯彻他们的主张，甚至不惜为此而发动武装叛乱。沙特深知，亲王们如果公开倡乱，军队和人民将倒向他们一边。

沙特决定预先取得美国给予支持的保证，于是向美国大使提出了相应的请求。但是，沙特被告知，在目前情况下，美国难以公开相助，把权力移交给费萨尔方为上策。1958年4月1日叙利亚的《光明报》写道："费萨尔得到提升，是在美国大使赞同之下的。"美国人认为，夙以亲埃及派著称的费萨尔，八面玲珑，能够从既成局势下解救沙特阿拉伯，也就是说，能够稳定国内外公众舆论，采取一些防止财政崩溃的措施。

"自由亲王"派担心沙特或许能与美国人达成某种勾结，于是赶紧向他递交了最后通牒，略谓沙特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将迫使他去位，并抛开优柔寡断的费萨尔，另拥戴哈立德亲王为国王。沙特为了自救和保住王号，被迫接受了亲王们的通牒。1958年3月28日，沙特下诏将处理内外问题的全部权力移交给他的弟弟、被任命为首相的费萨尔。

一场旨在防止群众发动反政府起义的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就此结束了。

这番更迭在国内颇受欢迎。本国资产阶级代表、封建贵族中的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对费萨尔抱有很大希望。他们期待他刻不容缓地采取措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克服货币危机，制止里亚尔贬值，振兴商业，消灭贪污，澄清吏治，结束专横暴虐和无政府状态。

“沙特阿拉伯民族改革阵线”在大马士革发表声明，建议费萨尔取消美国在达兰的空军基地（美国装载着氢弹的飞机从这里起飞在阿拉伯东方各国上空巡航）；召开立法会议，会议代表由人民自由民主地选举产生；赋予人民以民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宣布沙特阿拉伯基于联邦原则加入阿联；制定符合现代精神、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宪法；禁止“阿美石油公司”干涉国家内政；利用自然资源造福社会；确立国家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叙利亚《胜利报》1958 年 4 月 25 日报道，“民族改革阵线”的领导通过了如下决议：以“阵线”为基础成立“沙特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要求费

萨尔首相举行自由普选，赋予人民以民主自由。“阵线”的领导呼吁费萨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制止贪污腐化，撤销国王沙特的那些里通外国的谋臣和阁员的职务。

国内出现了一些故意散布的谣言，麦加电台播发了“翊教匡俗协会”和“白军”宣告解散的消息，还播发了沙特的亲美谋臣贾玛勒·侯赛因、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拉赫曼以及东方省总督已被免职的消息。这都助长了改革的希望。实际上，一切情况依然如故①。

为了惑乱人心，西方报刊，首先是美国报刊，纷纷报道国王沙特已被取消了无限制的权力。1958年3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煞有介事地写道：“这一步骤是对西方在中东的地位的沉重打击。”瑞士电台附和说，费萨尔的被任命“沉重地打击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当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美国宣传机构按照国务院的指示，改变了它们评论沙特阿拉伯事变的腔调，以扭转它的尴尬处境。杜勒斯直接发表声明，费萨尔政

---

① 《沙特·乌姆·哈立德的阴谋》，第506页。

府上台证明“事态的正常进程”，它“将不会引起沙特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改变”①。

沙特阿拉伯的爱国人士对国内“事态的正常进程”作了如下评述：“埃米尔（费萨尔——译者）发布一道道自相矛盾的法令，企图借此愚弄和麻痹人民。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他过去不曾、今后也不会改变人民的困难处境。在他背后进行着活动的是他的兄长——国王沙特以及一伙愚昧无知的埃米尔（沙特·伊本·贾勒维、马桑德），这些埃米尔仍然是各霸一方作威作福的暴君。”②

1958年5月11日国王颁布诏令，明确规定移交权力于王储（兼大臣会议主席）。这一诏令局部地改变了1954年颁布的大臣会议条例③，规定了大臣会议和君主的明确权限。大臣会议主席被授予行政权，政权仍然操持在沙特手中。1958年诏令的主旨在于建立严格的财政制度，根除行政机构中的贪污现象。诏令第五至六条禁止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越权行为，大臣会议的成员未经大臣

① 《美国对阿拉伯东方的政策》，第253页。

② 《沙特·乌姆·哈立德的阴谋》，第512页。

③ 参看本书第138页。——译者

会议主席的许可不得在政府内外行使任何新的职权，不得直接或间接侵吞国家财产，也不得兼任商业公司行政机构的成员。

如果说，1954 年颁布的条例只包括有关大臣会议审批预算权力的一般规定，那末，1958 年 5 月的诏令则赋予大臣会议主席以采取必要措施整顿财政的权力。1958 年诏令载明，政府必须按照预算项目实行开支。诏令对国王的专制权力作了如下两点限制：（1）大臣会议通过的法令应在生效前提交国王批准，国王如不同意，可以申明理由将法令退回大臣会议复议，但如一个月后大臣会议维持原议，法令将不问国王意见如何径自生效；（2）城镇全部事务归市政会议管理。

这项诏令的其他条文确切规定了行政部门的职能。例如，内阁各部大臣和国王顾问组成的大臣会议对首相负责，首相对国王负责；各部大臣编制预算，预算案应公布于众；国内任何人都不能被豁免捐税；只有沙特阿拉伯的臣民方能出任各部大臣，等等。

大臣会议协助国王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方针路线。国际条约和协定必须提交大臣会议和国王

批准。大臣会议通过的决定分为两类：一类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决定，对这一类决定，国王不能否决；另一类是会议多数成员通过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有权决定采纳多数派或是少数派的意见，但是，即便国王做出决定后，首相仍然有权重新加以审查，提交内阁复议。

由此可见，关于大臣会议的新的诏令虽然扩大了内阁的权限，特别是扩大了在财政方面的权限，保证了国家机器发挥更大的效能，但是，这些具体条文几乎没有侵害国王的大权。

费萨尔无意实行根本性的宪政改革。但是，在经济困窘、财源涸竭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整顿王国财政，摆脱积欠外国银行和国内商人的巨额债务。1958年6月，沙特政府通过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沙特阿拉伯从1957年成为该组织的成员）草拟的一项稳定财政的方案。这一方案规定，沙特阿拉伯国家应当主要依靠每年的石油进款、量入为出地编制预算，改革币制，严格限制进口，只输入必需的食品（小麦、玉米、大麦、大米、茶、咖啡、活畜）、纺织品、药物。此外，作为节约开支的措施之一，决定封闭几处

王宫，一年内禁止进口汽车。

为了扭转财政困难的局面，政府没有依靠举借内债外债，而是厉行压缩开支。但这主要是削减了发展国家经济、教育、卫生保健事业方面的经费。国家大幅度砍掉用于社会事业的拨款(1955/56年为二亿一千八百万里亚尔，1959年仅有五千五百万里亚尔)，就是明证。又如，1959年国家完全停拨发展工农业的资金，也是为了减少支出。

1960年1月4日官方规定了里亚尔兑换美元的新牌价。一美元折合四点五里亚尔，而在以前一美元折合三点七五里亚尔。里亚尔的含金量定为零点一九七四八二克。1960年初，国内实行了统一的外汇牌价，以代替先前的官方比价和“自由市场”牌价。1959年12月30日，沙特货币的黄金保证达到了100％；储备黄金和自由兑换的后备外汇增加到一亿八千六百万美元，而在1957年12月30日仅有二千四百万美元。由于财政状况好转，政府在1958年制定的控制和限制进口商品的各项外汇条例被逐步取消。资本开始可以不受限制地汇出国外。

沙特政府不是靠压缩王宫的浩大开支，而是靠减少国民经济的拨款来贯彻厉行节约的政策，结果国内商业几乎完全瘫痪、社会事业中断，失业人数增加。但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大封建主(包括费萨尔的子嗣和近侍)却因此大发横财，因为他们乘机承揽了政府的包工项目和为政府成批采购物资的合同。遭受损失的只是中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肩负着里亚尔贬值造成的沉重负担。

“民族解放阵线”反映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它拒绝支持费萨尔的政策。“民族解放阵线”对费萨尔政策所持的观点，反映在它的一份发表在1958年5月1日《巴拉达报》上的声明中。声明说：“埃米尔费萨尔辜负了沙特阿拉伯人民的希望，因为从他握有全权以来，王国的形势并没有任何好转。”沙特阿拉伯的对外政策也受到了尖锐的抨击。声明指出：“埃米尔费萨尔断言沙特阿拉伯执行积极中立的政策，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沙特阿拉伯的政策是向那些侵略我们、践踏我们的荣誉、敌视阿拉伯人的国家靠拢。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之一，它支持以色列侵占亚喀巴湾，支持英国在布赖米绿洲的行动。”

声明还谴责沙特阿拉伯政府敌视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声明特别指出，和这些国家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给沙特阿拉伯带来很大的危害。声明说："我们谴责沙特政府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所采取的敌对立场，我们认为这样的立场表明政府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它采取这种立场的见证之一是：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了替美国垄断资本保持广阔的活动地盘，竟然禁止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商务联系。美国垄断资本在我国市场上倾销它的货物，实际上统治着我们的经济，按照它的利益来指挥我们的贸易。"声明接着指出，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有助于巩固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可以防止目前这样的经济凋敝，而目前这样的经济凋敝情况正是美国垄断资本在沙特阿拉伯横行霸道、巧取豪夺的结果。声明的作者们还驳斥了埃米尔费萨尔的以下谬论，说什么一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沙特阿拉伯就会出现敌视伊斯兰的情绪。声明的作者们强调指出："和东方友好无损于穆斯林的宗教。"

不愿意让费萨尔继续当政的国王沙特，决定

利用各阶层人民对王储执行的政策的不满情绪。他开始讨好各种反对派势力，装扮出赞同民主的姿态。反对派各集团也表示准备与国王合作，恢复他的权力，条件是国王将遵循他们提出的路线，批准统一的宪法，同意设立议会，废除奴隶制度，拒绝延长与美国人签订的租借达兰空军基地的协定。国王取得了反对派的支持，于是向费萨尔提出以下要求：费萨尔要向他报告政府会议情况；任命地区、城镇、乡村的埃米尔以及法官，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公布预算案先须经过他的批准；增加王室经费；为他的年幼的王子们发足薪俸。除了向国王报告大臣会议情况和批准预算两项要求之外，费萨尔同意了沙特的所有其他要求。他深知，如果也接受这两项要求，他的大臣会议主席的作用实际就化为乌有了。费萨尔的拒绝导致他在 1960 年 12 月被剥夺了一切权力。沙特亲自领导的新的一届政府容纳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沙特阿拉伯历史上，非沙特王族人员第一次占了内阁的多数席位（十一名阁员中占了六名）。

新政府在第一个声明中宣告它准备进行若干改革，首先是准备颁布宪法。“自由亲王”派早在

1959—1960 年起草的宪法草案此刻被提交国王审查。宪草第一条说，沙特阿拉伯是大阿拉伯民族范围内的一个领土不可分割的伊斯兰教主权国家。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第二条说，伊斯兰教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是国家法律的基本泉源。宪草载明国家的正式语言是阿拉伯语。按照宪草的规定，王位继承人应从现今在位的国王之父、已故的伊本·沙特国王的家族成员中遴选。

为了讨论和修订宪法草案而召集了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成员三分之一由选举产生，三分之二从部落酋长和富商、承包商中任命。会议任期为一年。在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了劳动部、社会事务部等专门机构，还建立了最高计划委员会，埃米尔塔拉勒就任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政府规划把学生数目增加到十万人，然后再把这一数字提高一倍。国家的行政机构中组织了行政法庭，负责处理官吏、包括阁员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案件。美国人租用达兰空军基地的期限，经决议不予续延。

新大臣会议的第一批决议受到各阶层居民的欢迎。但是，“阿美石油公司”和统治集团中实际

上以费萨尔为首的一批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则极感不快。

反动分子异口同声地讽谕国王，所有这些新政措施可能只是毁灭他自己，他们告诫他要审慎从事，不可轻信这班新的大臣。国王开始逐渐疏远他不中意的人物。例如，他把两名谘议大臣派往沙特驻欧使馆中任职，遗缺由他的两名亲信、极端反动分子优素福·亚辛和贾玛勒·侯赛因递补。

被罢黜的费萨尔派并不甘心失掉那些肥缺。他们竭力抵制新阁员的各项措施。他们在行动上与宗教集团结成同盟，后者担心新的改革导致伊斯兰教在国内降低作用。

以沙特阿拉伯的大穆夫提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和“翊教匡俗协会”领导人阿姆尔·伊本·哈桑教长为首的神职官员发动了攻势。大穆夫提上书国王，提出在所有政府法律和政令生效以前，他（大穆夫提）有权了解其内容，并就这些法律和政令是否符合穆斯林的教义和原则作出他的判断。大穆夫提在信里还写道，他不同意从1953年起施行的劳动法，因为它不合乎伊斯兰教

的精神。在他看来，比如说，受工伤而致残废，是在劫难逃的定数，因此，对受工伤的工人只宜支付受伤当天的抚恤金。

财政大臣塔拉勒对大穆夫提的干扰作了坚决回击。但是，沙特由于畏惧宗教集团，表示赞同大穆夫提的意见。宗教狂热分子顿时气焰万丈。“翊教匡俗协会”立即要求封闭利雅得的照相馆，因为它的存在似乎与纯粹的伊斯兰教精神不合。国王建议政府听从“协会”的意见。然而，执行这样的命令意味着政府威信彻底垮台。因此，内阁只向“协会”做了一定的让步，它下令各照相馆摘掉招牌，撤除橱窗。

财政大臣塔拉勒整顿财政的尝试，也遇到了沙特和廷臣的强力抵抗。塔拉勒在回忆录中写道，国王参加了严重损害国家财政的土地投机活动，他在政府分发的承包项目中占有股份，他让财政部的低级官员经手，伪造单据，冒领巨额款项。塔拉勒建议将利雅得的私营电力公司收归国有，借以获得补充收入，加强国家的财政实力，这一建议未被政府采纳。费萨尔乘机煽动仇恨塔拉勒和其他“自由亲王”的情绪。他以塔拉勒好象

是准备把工业企业和商业公司一律收归国有的说法来恫吓国王、埃米尔以及资产阶级化了的大封建主，造成他们和塔拉勒以及“自由亲王”们的对立。

审定宪法草案事宜也拖延了下来，公众舆论对此极为不满。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文章，抨击大臣会议行动不力。塔拉勒在贝鲁特停留期间，被迫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答复有关沙特政府施政方面的问题。塔拉勒公开说明，他和反对宪政的费萨尔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他同时表示，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二者之间，他选取君主制。塔拉勒在发言中支持成立阿拉伯国家联邦的想法，指出首先应当建立各国首脑会议，而后统一军队、统一选派驻外使节，同时参加联邦的各国应当保持各自的独立自主地位。

塔拉勒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招来了对“自由亲王”们的新的攻讦。塔拉勒被指控为滥用职权，非法代表政府发言。

国王试图调整与费萨尔的关系。但是，费萨尔要求沙特放弃实行宪政，放弃召开国民会议，恢复与美国订立的租借达兰空军基地的条约，关

闭1955年在利雅得开设的以国王沙特名字命名的学院以及女子学校，从政府中清除塔拉勒及其弟兄，禁止他们出国，向科威特酋长施加压力，促使后者在国内废除议会制度。在近东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沙特人民的民族觉悟日益提高的形势下，沙特不敢采取这种极端反动的方针，他没有与费萨尔取得和解。

鉴于反对派的成长壮大，统治集团通过了一项维护君主制度的特别法令，为反对王族和王国的罪行规定了死刑和无期徒刑。凡是图谋改变君主制度、危及国家安全、制造军队分裂者处以死刑。凡与外国勾结、对国家的公共利益犯有罪行，或企图破坏国家经济者判处五年到十年徒刑①。

沙特也急于摆脱埃米尔塔拉勒及其弟兄。1961年9月，他们全被免职，狂热地效忠于其父的沙特诸子接替了他们的职务；这次，费萨尔派人物没有一个进入政府。

在这个时期，沙特阿拉伯和阿联的关系急剧恶化。阿联的报刊谴责国王沙特在促使叙利亚退出阿联的阴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沙特怀着

① 1961年3月15日《胜利报》。

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使之停止“援助”纳赛尔的希望，借口治病前往华盛顿。美国外交当局也希望，通过这次沙特国王的访问，能使达兰空军基地租借期限延长五年。但是，华盛顿谈判的结果是任何一方都未能如愿以偿。

国王外出期间，按照传统，一切政务由费萨尔代为处理。费萨尔竭尽全力加强反阿联的宣传运动。沙特报刊批评“阿拉伯社会主义”政策，百般诬蔑攻击纳赛尔总统。结果，为履行合同而在沙特阿拉伯服务的埃及教师和印刷工人全被召回本国。

费萨尔毫不放松运用权力来镇压爱国力量和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明知内阁大臣不会同意与阿联断绝外交关系，但是仍然故意把这个问题提交大臣会议讨论。果然，石油与矿山工业大臣阿卜杜拉·塔里基反对费萨尔的提议，其余大臣表决时弃权。王储便利用这一点来加剧沙特与大臣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费萨尔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说：“你的大臣们不是懦夫，就是叛徒。其中大多数是纳赛尔的人。”费萨尔的这番作法是受“阿美石油公司”的鼓励和煽动的。

沙特在1962年3月回国后解除了塔里基的内阁大臣职务。用塔拉勒的话说，“阿美石油公司”一直在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塔里基，把他看作它的头号敌人。“阿美石油公司”在递交沙特政府的报告中痛诋塔里基的活动，直斥之为“共产党人”。

为了对沙特的政策表示抗议，埃米尔塔拉勒在1962年8月逗留贝鲁特期间向报界发表了特别声明。他告诉记者，他反对现在的制度。他声明，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没有宪法、没有人身自由、人格不受尊重的国家。塔拉勒强调指出，他现在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他正领导着那些认为必须进行一番根本改革的政治力量。稍后，8月9日，塔拉勒在开罗声明，他和国王沙特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但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他认为，必须创立一个让所有的人（或者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享有均等发展机会的国家；但是，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用他的话说，“只有在沙特阿拉伯久已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方能实行”①。塔拉勒发表这一声明之后不久，被国王剥

① 1962年8月25日《在国外》杂志，第13页。

夺了沙特国籍。塔拉勒的三个正在贝鲁特的弟兄（埃米尔法瓦兹、埃米尔巴德尔、埃米尔萨德·伊本·法赫德）自动放弃沙特国籍以示抗议。

1962年8月20日的《消息报》评论说，几位埃米尔的言行意味着“一场战斗在沙特阿拉伯打响了。……直到目前这场一直是隐蔽着的斗争，现在要公开了”。这一评述与其说适合于人民群众，不如说更适合于统治集团。人民群众反抗君主制度的斗争早就公开化了。

英国外交当局利用美国和国王沙特之间关系的暂时冷淡加紧进行活动，企图正式建立沙特阿拉伯和约旦之间实际上早已存在着的同盟。

1962年8月，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侯赛因和沙特签订了“一致行动”协定。在安曼和利雅得同时发表的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行政、情报方面的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以便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和颠复活动；双方还商定在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实行全面合作，并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参加本协定敞开大门。

两个国王协定的矛头主要指向两国国内及其

境外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个协定产生的另一根源是美英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利害冲突。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革命

1962年9月的也门革命，根本改变了沙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形势。1962年10月19日《泰晤士报》社论写道："也门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国王沙特制度的死刑。"社论继续写道："如果沙特阿拉伯的南邻建立起来一个共和国，下一步就要轮到它的头上，国王沙特对此必然不寒而栗。"

沙特阿拉伯政府秉承西方大国的旨意，特别是遵循"阿美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垄断集团的旨意，充当了扼杀也门共和国的凶手。沙特封建统治主急忙出兵援救被推翻了的也门扎伊德派①伊玛目朝。尼·谢·赫鲁晓夫提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如果没有势力更大的国家给沙特阿拉伯的统

---

① 扎伊德派，因十叶派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之子扎伊德·伊本·阿里而得名，是八世纪中期从十叶派中分出的一支穆斯林教派。公元901年，扎伊德派在也门夺得政权，这一派的伊玛目朝几度兴亡，一直延续到1962年也门爆发革命。——译者

治者撑腰，他们是不敢出兵也门共和国的①。

沙特阿拉伯的反动统治者执行反对也门的政策，不仅是为自己的王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同时，他们还希望把他们的势力扩张到也门，事成之日从也门夺取一些肥沃的土地。

但是，参与帝国主义反也门的冒险活动，使国王沙特本来已不稳固的统治基础更加动摇。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沙特阿拉伯的正规军的情绪。例如，1962 年 10 月初，四架沙特飞机飞往阿联。其中一名驾驶员向报界发表了如下声明："沙特阿拉伯境内存在一个有军官和民政人员参加的地下组织。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这种时机显然很快就会到来。"这位飞行员强调指出：这个地下组织是在也门革命之前成立的②。又如，调去镇压也门革命的沙特部队中间出现了大批士兵开小差的现象。

飞机投奔阿联事件发生后，国王不再信任他的飞行员。沙特的军用飞机奉令停止飞行，机场改由"白军"部队把守。出入利雅得需要国王的特

① 见 1962 年 12 月 13 日《真理报》。

② 1962 年 10 月 19 日《泰晤士报》。

许。国王蛰伏在王宫之内。

国王沙特公开支持也门王党，引起了政府中一些与王族没有联系的成员的不满。六位内阁大臣上书国王，指出承认也门共和制和放弃与约旦密切合作的必要，并指出与约旦的合作败坏了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名声。

解散内阁和任命王储费萨尔为首相，证明沙特本人已经无力应付风暴即将来临的既成局势。国王之所以不得不把首相一职授予王储①，面对也门革命心惊胆战还不是唯一的原因；沙特阿拉伯的太上皇“阿美石油公司”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阿美石油公司”深知，国王沙特继续当政，必将导致爱国力量的团结和王朝的倾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一个能够灵活掌握政策的新人物执政，以麻痹爱国分子的警觉。

费萨尔上台执政之前，于1962年10月5日拜访白宫期间预先取得了美国给予全面支持的保证。美国总统在费萨尔就任首相时发来的贺信中说，沙特阿拉伯在解决它未来面临的无数任务中，

① 象1958年已经做过的那样。

可以信赖美国的友谊和合作。美国总统表示深信，在费萨尔坚定而开明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必将顺利地走上进步的途程。总统写道："沙特阿拉伯贯彻这一路线的时候，在维护王国的安全与完整的事业中，可以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①这封贺信表明美国俨然以沙特阿拉伯的教导人和保护者自居，也证明费萨尔预先即已拟就亲美的路线。

1962 年 11 月 6 日，沙特阿拉伯断绝了与阿联的外交关系。

美国立即在沙特阿拉伯炫耀武力，以便助长沙特王室的气焰，恫吓对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表示愤懑的人民，使沙特阿拉伯更加卖力地侵略也门。

1962 年 11 月 16 日，美国从西德调来的六架喷气式歼击机掠过了利雅得、吉达、达兰上空。

1963 年 1 月 1 日，费萨尔首相宣布总动员。这一步骤的挑衅性质，随 1 月 3 日费萨尔发表的广播讲话而昭然若揭，他公开声明，动员的目的

① 1963 年 1 月 11 日《首府报》。

在于对付也门共和政府。

与总动员同时，沙特阿拉伯政府向美国提出紧急派遣美国军舰、飞机的请求。1963年1月初，美国决定再次炫耀武力，宣布向沙特阿拉伯派出它的军舰和飞机①。

1963年1月7日开罗《金字塔报》写道，在最近期间内，将有六艘美国驱逐舰前往吉达访问。与此同时，几个喷气式歼击机大队已从西德调到沙特阿拉伯。

稍后，费萨尔请求美国政府帮助他在纳季兰一带沿也门边境建立防空体系，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空技术②。美国帝国主义同意了他的请求。2月6日，在吉达地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降部队进行了联合演习，参加演习的有来自西德的一百名美国伞兵。

所有这些措施都证明，费萨尔对于人民和正规军有可能发动革命深感不安。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军舰和空军，表明它直接支持沙特阿拉伯侵略也门，力图拯救腐朽透顶的

① 苏联《新时代》杂志，1963年第2期，第22页。

② 1963年1月17日《金字塔报》。

君主制度，并向全世界显示美国已然下定决心，保护它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公司的惊人利润。

为了预防人民和正规军可能发动革命，费萨尔这一次还玩弄大量许愿的手法。在新施政纲领中，他侈谈颁布沙特阿拉伯宪法，扩大谘议会议的权限，未来的谘议会议成员部分由选举产生，废除奴隶制度。新纲领规定设立司法部，负责日后编纂各种法典、统一全国司法程序。新纲领还规定组织社会保险，举办农业合作社，并许诺在最近期间内成立农业和工业银行，建立主管石油和矿藏的全国机构，消灭失业现象，通过扩大自治机构权限的途径改组各省的管理体制，兴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拟议中的至为广泛的改革，是符合所有阶层的人民的利益的。因此，进步舆论界欣然接受这个纲领，也就无足为奇了。他们愿意确信，国家结束中世纪状态、开始分享现代文明的一天终将来临。然而，实际上，制度的“现代化”只不过是实行了一些十分有限、微不足道的改革。即便是大吹大擂的废除奴隶制度一举，实质上也是徒有其名而已。

1962年11月7日，沙特阿拉伯颁布了废除奴隶制度的法令。政府发给奴主补偿金：每释放一名男奴发给七百美元，每释放一名女奴发给一千美元。

截至1963年7月7日，奴主要求发给补偿金的获释奴隶总数为一千六百八十二人。沙特阿拉伯政府付出了五百万美元（一千八百二十万里亚尔）的补偿金，把他们赎为自由民。其余奴隶在支付补偿金期满（1963年7月7日）之后自动地被认为获得了自由。

绝大部分被赎买的奴隶原属王族所有，而王族通过赎买这一手续又把大笔金钱纳入自己的腰包。

“大多数奴主蔑视政府的方案，因为它规定的赎买金额仅抵市场上奴隶价格的一半。”①

获释的奴隶往往还得留在原来的主人家里，因为国内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难以找到工作；或者只好以乞讨为生②。因此，尽管对废除奴隶制度大事渲染，实际上奴隶制度依然存在。

---

① 1963年7月8日《新闻周刊》，第40页。

② 同上。

1962 年 11 月 22 日的一项法令规定，在石油与矿山工业部之下设立一个主管全国石油和矿产资源问题的组织。这项法令还为这个组织制定了规章制度，拟定了预算。它的任务是在国内开采、运输、销售石油和其他矿产品。为此而准备开办一些公司，或由这个组织向业已成立的公司投资。这个组织目前正负责发展以天然气为原料的石油化学工业。它在 1962/63 年度的预算为一百万里亚尔。领导人是大臣会议任命的石油与矿山工业大臣①。

1963 年初，政府公布了沙特阿拉伯工业银行、农业银行章程。

1962/63 年度预算和 1961/62 年度相比较，教育和保健事业的拨款大大增加了（分别增加 31% 和 37.5%），然而，这方面的拨款实际上大部分挪用于维持正规军、拨作侵略也门阿拉伯共和国的经费。

在沙特阿拉伯现存的社会条件下，很多约许下的改革分明注定是要破产的。首先，关于成立

① 1962 年 11 月 30 日《首府报》；《石油新闻报道》，第 30 卷，第 1 期，1963 年 1 月。

司法部、编纂各种法典的约许就是如此。处在神职人员影响之下的费萨尔政府是决不会去冒犯欧莱玛的，而欧莱玛对削弱他们在国内作用的世俗法抱着誓不两立的态度。

说来离奇之至，然而却是确凿的事实，即：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后裔竟然被任命为法案委员会的首脑，王族的一些亲王被任命为委员，主持起草有关成立司法部门和其他司法机关的条例。

1963 年 1 月 1 日起国内实行戒严，费萨尔政府借此残酷镇压进步力量。迫害、恐怖、逮捕、流放、驱逐，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层出不穷。爱国人士被戴上镣铐，在狱内备受酷刑折磨。“危险犯”被投入阿赫萨绿洲用来囚禁奴隶的地牢。这个地牢深达三十米，暗无天日。人死在里面，尸体从不搬出，任其在内腐烂。

1963 年，开始了大举迫害爱国人士的行动。著名的进步活动家、前沙特驻瑞士大使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穆阿玛尔被逮捕。一些伞兵分队的军官以阴谋颠覆现存制度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民族解放阵线”向阿拉伯各国和世界的公众

舆论，向各种国际组织、工会、报界人士发出呼吁，请他们代为大声疾呼，抗议仍在继续的逮捕和流放沙特阿拉伯爱国人士的暴行，请他们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施加压力，促使释放所有政治犯①。

1962 年秋，沙特赴欧就医。费萨尔大肆活动，借助于他的弟兄，攫夺权力。他的弟兄们不满国王的施政，认为国王的政策造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孤立，助长了国外对它的反感，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深了国内的不满。费萨尔为了乘机独揽大权，在他的弟兄中间任命阿杜拉为“白军”司令官，马沙勒为麦加地区总督，萨勒曼为利雅得总管。另外，发给王族成员的俸禄被削减了 20%②。

惊慌失措的沙特党羽把这些任命情况报知沙特，劝他尽快回国。1963 年 4 月 27 日，沙特返回利雅得。他回到利雅得，实际上变成了俘虏。他的三十九名弟兄递给他一份最后通牒，劝他不要再想染指政权，免遭废黜。国王面临这样一种抉择：或者接受通牒，虚有王号而无实权；或者

---

① 1963 年 9 月 12 日《人民报》。

② 1963 年 5 月 24 日《泰晤士报》，第 36 页。

孤注一掷，在较量失利之后再放弃王位①。他向“阿美石油公司”巨头求援，遭到回绝。沙特看清大势已去，决意出国。他依然作为一位国王回到了西欧，但是作为国王而拥有的权力已丧失净尽。

国王再度出国后，费萨尔撤销了国王的儿子们担任的所有政府要职，继而彻底翦除国王近卫军的势力。原国王近卫军是一支颇为威武壮观的部队，由配备着坦克、高射炮等最新武器的三营士兵组成，大部分军官在美国受过训练。它原来处于特权化地位：士兵领取厚饷，国王分配给他们附有园地的住宅，或者为他们自己置备住宅而提供所需的一切。费萨尔把两营国王近卫军（步兵营和装甲营）调往国家南部沙特——也门边境，这实际上是把它们混编到正规军中。

国王的三十九名弟兄联名函告国王沙特：如果他不再干预国家事务，可以返回祖国。沙特只好表示同意。1963 年 9 月 13 日，沙特回到了沙特阿拉伯。1963 年 11 月 3 日《纽约时报》写道：

---

① 1963 年 5 月 24 日《泰晤士报》，第 36 页。

“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和王储之间旷日持久的夺权斗争到此告一段落。费萨尔现在完全控制了局势。国王沙特承认，健康状况不佳妨碍了他象预期地那样行使君主的职权，因此决定仅在名义上居于国家元首的地位。”①

就是这样，一位专制君主被剥夺了权力，从而又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

美国由于担心革命波及沙特阿拉伯而久久不肯承认也门共和国；直到也门的共和制度已经充分表现了它的生命力、再事拖延已经毫无意义的时候，美国政府方才予以承认。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写道：“沙特阿拉伯和整个近东都把美国承认也门共和制度理解为这是华盛顿赞成也门革命的表示。使沙特政府深感不安的是，看来它的主要盟友……现在赞成革命了。”吉达的一位靠经销美国货而赚得百万家财的大买办向《新苏黎世报》

---

① 但是，沙特和费萨尔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到此终结，1964年3月间又转激化的种种事件就是明证。欧莱玛和酋长大会这次要求沙特把全部国王大权移交给费萨尔。国王被迫屈服。（1964年11月，大臣会议和谘议会议决定废黜沙特，正式立费萨尔为国王。——译者）

记者抱怨说:“正当我们在南方和革命者、在西方和颠覆性宣传对垒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却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在这样的局势下,怎能希望我们在国内进行激进的改革呢。”①

利雅得对华盛顿承认萨那革命政府所做的回答是,从比利时、巴基斯坦、法国为被推翻的也门的伊玛目穆罕默德·巴德尔采购武器。美国一方面许诺沙特阿拉伯,一旦沙特阿拉伯受到阿联的进攻立即予以援助,并为此而在沙特阿拉伯炫耀它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坚决要求费萨尔政府停止援助也门的王党,停止支持企图推翻也门共和制度的行动。

美国的政策不能满足沙特阿拉伯统治集团的愿望,英国支持反动制度的方针政策对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集团更有诱惑力。在这种基础上,费萨尔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有了某种程度的接近。1963年,沙特阿拉伯和英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是,布赖米绿洲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963年夏,费萨尔政府委托英国军事代表团训练国民军。英

① 1963年3月3日《新苏黎世报》。

国军事代表团的任务还包括组织政治军事情报工作。

英国外交在加强沙特阿拉伯和约旦两国统治者的联盟上起了很大作用。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1962年11月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成立了联合军事统帅部，共同承担镇压也门革命的使命。1963年7月，两国进而结成统一的经济同盟，取消有关两国人员往来、资本流通的一切限制，建立密切的经济财政合作。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局势，显著地加强了他们在沙特阿拉伯的势力。美国垄断资本家不甘心被排挤，不甘心向英国人让出地盘，开始对费萨尔施加压力。他们以恢复沙特的王权、或物色其他适当人物上台执政来要挟费萨尔。英国和美国之间矛盾加深，王族成员之间的夺权斗争更趋尖锐。

塔拉勒及其弟兄与王室决裂、流亡阿联期间，政治见解大有改变。也门革命、沙特阿拉伯统治集团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指使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发动侵略，这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了促进作用。“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对塔拉勒派的转变也有重

大影响。

对也门革命的干涉，加深了沙特阿拉伯人民群众的愤慨情绪。这促使国内外各种反对派力量更加积极地展开活动。

1962 年 10 月 23 日，塔拉勒正式宣布成立“阿拉伯解放阵线”，并公布了“阵线”的纲领和政治局成员名单。纲领说，“阵线”将为在沙特阿拉伯确立民主制度、消灭国内的奴隶制度而奋斗，“阵线”将争取重新审查各项协定以捍卫国家利益、创办开采石油的国营公司，团结阿拉伯各国人民共同致力于废除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订立的各种条约和被迫租让的军事基地。

“阿拉伯解放阵线”政治局的组成情况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它所维护的是些什么人的利益。参加政治局的有：前埃米尔巴德尔·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前埃米尔萨德·伊本·法赫德，著名的商人穆罕默德·阿赫麦尔·易卜拉欣，新闻记者、前电台广播员沙特·伊本·伊萨，前利雅得劳动局局长达伊汗·阿卜杜勒·阿齐兹，前卫生保健大臣哈桑·纳塞夫，前埃米尔法瓦兹·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胡维塔特部落酋长易卜拉

欣·阿布·塔基哈，本努·阿提亚部落酋长萨利姆·阿布·德米克。政治局的另外六名成员在沙特阿拉伯国内，名字没有披露，他们分别代表国内的各个地区。

“阿拉伯解放阵线”在开罗成立之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反对派团体进行着活动，即1962年初正式组织起来的“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它的领导人是“阿美石油公司”前职员纳赛尔·赛义德。他曾积极参加1963年的罢工，任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获罪，服满刑期。

“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组织在吉达、利雅德、麦加散发传单，号召沙特阿拉伯人民奋起推翻专制王朝。传单宣告“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的目的还在于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国家①。

也门革命后，“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的领导机构从开罗迁往萨那，以便更加靠近沙特阿拉伯，更有成效地领导地下活动。

---

① 1961年2月13日《新纪元报》(摩洛哥)。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为了影响沙特阿拉伯的事态的进展，发表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拉勒签署的“第一号公报”。“公报”称，必须推翻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国王和埃米尔的政权，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阿拉伯半岛共和国。“公报”的内容完全符合“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的纲领。为了在行动上实现这项既定任务，在也门成立了一个最高统帅部。纳赛尔·赛义德参加了这个统帅部。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正当沙特阿拉伯国内的紧张局势亟需王国的所有爱国力量加强团结的时候，两个反对派组织却在未来的国家体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因此，原来反对把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国家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共和国的“阿拉伯解放阵线”，公布了一项宣言，号召阿拉伯半岛的各族人民建立共和制度。宣言说：“现在无比迫切地要求协同一致地行动，以便在阿拉伯半岛上确立共和制度，这种制度将本着阿拉伯的传统、遵循伊斯兰的教义、参照已获得解放的阿拉伯各国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来尊重人民的意志。我们的目标是从专制制度之下解放阿拉伯，

消除今天仍然主宰着本半岛居民的命运的极度贫困，解决世界上任何别国人民都没有经受过的极度匮乏……”宣言声称：“君主制度和个人专权是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阿拉伯解放阵线’认为：历史的发展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共和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更能有效地造福于人民，只有社会主义①才能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幸福、繁荣和社会公道，才能取得福利和与人相称的生活。”宣言声明“阿拉伯解放阵线”反对任何非民主的制度。宣言号召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无条件地拥护共和制度。

但是，即便“阿拉伯解放阵线”发表了这份宣言，纳赛尔·赛义德一派也没有和它接近；相反地，两派之间的相互攻讦更加频繁起来。

至于说到“民族解放阵线”，它是一贯执行团结所有反对派力量的政策的。1962年12月，“民族解放阵线”和“阿拉伯解放阵线”合并。新的组织取名为“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② 塔拉勒当选为总书记。“阵线”在黎巴嫩的《斗争报》上辟有《阵线之声》专栏，刊布它的材料。该报发表的

---

① 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

② 1963年3月24日《消息报》。

“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纲领包括如下要点：

实行立宪民主制；

政权机关由选举产生；

思想言论自由；

集会、结社和组织工会自由；

劳动者有罢工示威权；

公民有劳动、社会保障权；

国家行政区划为省(维拉叶)；

彻底改组政府机构；

完善司法程序；

社会平等；

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妇女有和男子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使游牧民转入定居；

国家工业化；

扩大播种面积，改善给水工程；

空地分给农民；

发展保健事业，保证全体公民享受医疗照顾；

整顿城镇公用事业；

农业合作化；

改善交通，扩大和建设新道路；

加强军队，配备最新武器；

完善计划机构，加强计划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

根据沙特阿拉伯的利益重新审订各项石油协定，创办开采、加工石油的国营公司；

维护阿拉伯的统一；

反对各种帝国主义联盟，撤销军事基地；

支持积极中立与和平共处政策；

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经济关系①。

两个反对派集团的联合是沙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标志着工人、小资产阶级和自由封建主建立了统一战线。

两个进步的大组织的合并，使国内上层统治集团和美国垄断资本家心惊胆战、惶惶不安。这就说明，为什么“阿美石油公司”大亨们要运用一切手段从“阵线”中分化动摇分子。一些文丐百般诬蔑“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说它时而左得出奇，时而反动透顶；他们恣意诋毁包括总书记塔拉勒在内的阵线领导人②。

---

① 1963 年 5 月 12 日《斗争报》。

② 1963 年 9 月 24 日《人民报》。

国内外报刊广泛开展了诬蔑“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的宣传，费萨尔上台后沙特阿拉伯局势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人们对于他约许的变法维新寄予一定希望，这些情况都产生了效果。塔拉勒集团在 1963 年 8 月退出了“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从这时候起，它恢复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名称。

塔拉勒及其弟兄们声明，他们愿意与王室休战，返回祖国。塔拉勒认为，争取他和他的弟兄们积极主张的那些改革，已为当前的近东紧张形势所不许。

塔拉勒集团的行动，形象地表明了他这一派力量的两重性。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他们为了避免落在形势的后面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运动一转入低潮，他们马上就退出和放弃政治斗争。比如，曾经力争本国建立共和制度的塔拉勒现在得出结论说，立宪君主制还是当前最好的管理国家的形式。

毫无疑问，反对派力量的分裂，必然会在与现存制度进行的斗争中得到反映。反动派广泛地利用了这一形势。爱国力量分崩离析的后果之一

是，一些秘密的反政府组织和团体轻而易举地迭遭破获。例如，1962 年 12 月，试图在国内发动政变的四十名年轻军官受到了野蛮镇压。1963 年 2 月，一个维系着爱国分子的团体又被破获。

但是，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些挫折，尽管警察加紧进行恐怖活动，国内反政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依然方兴未艾。在城镇、乡村、牧野，到处流传着号召人民奋起争取民主改革的传单和小册子。

这就说明，为什么统治集团不仅被迫使用高压手段，而且还得一再发表声明，应许进行早该实施的改革，甚至不得不在形式上进行一些这样的改革。反动的沙特王朝感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只好不时寻求与本地资产阶级的合作。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使封建集团并不重视它的种种要求，只要帝国主义分子提出撤销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担任的政府职务，封建集团总是奉命唯谨，照办无误。

1958 年危机和 1962—1963 年危机证明了反对派的软弱，反映出它们各持己见。各反对派比较一致的方面是：它们都对现政府、对美帝国主

义分子的专横跋扈感到不满，都认为有必要实行进步的改革，但是，一到政府危机成熟的时刻，它们却分裂为若干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互相水火的集团。

内部矛盾最深的莫过于塔拉勒集团。这个集团反对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准备适可而止，它认为在封建国家的范畴之内有所改良即应知足。由于封建所有制的地产至今仍然是塔拉勒集团的反对派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基本财富，从这方面说，他们是主张维护封建制度的；但是，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封建制度越来越妨碍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从这方面说，他们又反对封建制度。

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不懈的战斗队伍是“民族解放阵线”。它现在已经对沙特阿拉伯的民族解放斗争进程起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个组织依靠小资产阶级、包括一些军官在内的民族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它得到友好的阿拉伯各国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反对派力量的联合是一个充满了艰难困苦的过程。但是，中近东民族解放运动日益成长壮

大，特别是也门进行了革命改造，同时人们又清楚地看到，在沙特阿拉伯的现存制度下毫无进行任何根本性改革的可能，这种种情况正在推动着反对派力量向联合迈进。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帝革命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沙特阿拉伯却变成了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在阿拉伯东方的堡垒。

沙特王国产生于反帝斗争进程之中，这在客观上是一个有进步意义的现象。然而，这个国家的阶级本质是极端反动的。维护沙特统治家族的封建特权，一开始就成为沙特阿拉伯内外政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当前这个时代，全世界都在进行政治社会改革，殖民体系趋于崩溃，帝国主义日益削弱，民族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社会主义体系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可是就在这样的时代，沙特王国的统治集团却想竭力维护已然彻底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因此，玩弄两面手法就成了沙特阿拉伯对外政策的特点：它一方面加强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把它当成国内垂死的社会

制度的天然庇护主，另一方面又采取若干反帝步骤，企图为沙特家族博得捍卫阿拉伯各国民族独立的战士的荣誉。

为了混淆视听，沙特统治集团发表许多奉行中立路线的公开声明，同时却日甚一日地把国家束缚在帝国主义战车上；把国家变作与阿拉伯东方反帝民主力量进行斗争的工具。当然，这种两面手法并不能永远玩弄下去，当民族解放运动威胁到它的存在的时刻，沙特王朝的反动本质必然暴露无遗。

沙特阿拉伯的封建王朝统治虽然无法逃脱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但是它还有一定的进行挣扎的力量。游牧部落是支持王权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盲目狂热的瓦哈比派也出力帮助上层统治集团安抚人民中的落后阶层。美国帝国主义是沙特阿拉伯的中世纪制度的守护者，它大力支持沙特家族的统治。但是，毫无疑义，沙特阿拉伯终究不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之下和帝国主义奴役的缧绁之中。在我们这个举世进行伟大社会变革的时代，消灭这个腐朽透顶的反动制度为期不远了。

沙特阿拉伯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形成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美国石油垄断资本为了开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在沙特阿拉伯国内兴建开采、提炼、运输石油的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修筑铁路、公路、港口，创办公用事业，设立经济、商业中心。弗·伊·列宁写道："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① 在封建的沙特阿拉伯，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有它别具一格的特色和特异的变化，也别有它自己的一番周折。

① 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58 页。

沙特阿拉伯的工矿企业不是沿着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到大工厂的正常演进途径建立起来的，而是靠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设备在“光秃秃的平地”上建立的。但是，工厂工业若不辅之以商品流通的增长（这是国内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经济过程，它也是不能在沙特阿拉伯顺利发展的。

战后年份的特点是，商品货币关系在沙特阿拉伯取得了长足进展。谁都晓得，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运输的发达，商业的扩大，信贷银行体系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现在就让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一下沙特阿拉伯过去和目前的发展情况。

“阿美石油公司”为了给开发沙特石油创造最好的条件，在波斯湾沿岸靠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修筑了几条公路干线。早在战前，“阿美石油公司”就在哈萨修筑了第一批经过改进的新式道路。当时，哈萨境内只有一条路面没有铺着覆盖层的公路，从乌凯尔通往胡富夫、利雅得以至吉达。今天，这里已然修成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公路网。

1949—1951年铺设从达曼港到利雅得的铁路具有重要意义。这条铁路全长五百七十一公里，造价五千万美元。它便利了美国资本大举入侵沙特阿拉伯。它把主要的产油中心联结起来，加强了石油垄断资本在沙特阿拉伯的影响。有趣的是，“阿美石油公司”铺设这条铁路所使用的是支付给当地政府的租让费。统治王朝把这条铁路当成加强军事封建政权的工具之一。此外，这条铁路也为国家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沙特阿拉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客观上创造了前提条件，这种情况又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

沿着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修成了一条公路，商人们用来联系近东国家、特别是联系黎巴嫩。靠近这条公路，修建了若干保卫输油管的专用飞机场。

“阿美石油公司”在哈萨建设了大型港口达曼和腊斯塔努腊，并把胡巴尔改建为现代化的港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根据同沙特政府签订的协定，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修建了几处机场，其中包括达兰的大型军用机场。修建达兰机场，花费了三亿美元。1962年，达兰机场的全部

建筑和装备移交给沙特阿拉伯政府；沙特阿拉伯的少量飞机现在就以此为基地。

但是，美国空军继续使用这个机场。“阿美石油公司”出于它自身的需要还直接在阿卜凯克和腊斯塔努腊修建了机场。

由此可见，沙特阿拉伯运输事业的发展，首先出于掠夺沙特自然资源的美国垄断资本家的需要。交通运输的建设，还取决于美国帝国主义军事战略的考虑。此外，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由于外国公司取得沙特政府授予的一系列特惠和权益（进口装备和建筑材料不征关税），交通运输建设事业成为外国资本赢利甚厚的生意。发展国民经济的大部分拨款也用于修建铁路、公路和为地方贵族购买美国、英国小轿车上面。例如，单是“卡迪拉克”牌轿车，国王沙特一人就有二百五十部之多。

在沙特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之前，沙特阿拉伯的国内贸易并不发达，对外贸易的联系也不广泛。国内市场极其狭小：地主和牧主靠自己的家庭经济来满足他们对手工业产品的绝大部分需要；城镇居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以务农为生。在国内，

最发达的是农业绿洲和畜牧草原之间的产品交换。

朝圣是促进沙特阿拉伯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汉志境内，特别是在吉达、麦加、麦地那，商业关系比国内其他地区发达。至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则是微不足道的。输出国外的只是羊、驼、树胶、羊油、椰枣、珍珠、皮革。在对外贸易中，进口起着远为重大的作用。但是，进口货的主要消费者不是当地居民，而是朝拜圣地的信徒们。正因如此，进口物资中占绝对优势的是食品。纺织品有少量的进口。金属制品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沙特阿拉伯虽然也和苏联、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有贸易往来，但是，它的市场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贸易集散地主要是吉达，其次是延布和乌凯尔。出口通过科威特。驶抵吉达的轮船数目，可以使人大致了解贸易的规模。例如，1926/27 年靠港的轮船数目为三百三十艘，其中二百艘是英国轮船。

随着石油开采工业的发展和从每吨开采出来的石油中抽取的租让提成费的增加，打破了经济

的闭关自守和国家与世隔绝的状态。沙特阿拉伯被急剧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过程之中。

租让制工业大量需要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几乎完全仰仗进口，机器装备更是如此。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非常专业化，是只开采石油的单一化经济，结果农业和工业无力满足国内市场购买工业品以及多种农产品的需求。因此，国家不得不从国外大宗进口各种货物。

下列数据说明了沙特阿拉伯对外贸易的增长情况（单位：百万美元）①：

年份	进口	出口
1937/38	15	14
1958/59	214.4	655.1
1959/60	204.0	737.1
1960/61	233.8	864.0

与1937年相比，近几年来，商品进口增长了十四倍以上，出口增长了五十九倍。但是，沙特阿拉伯对外贸易的体制和货品的种类表明国家的经济是落后的：沙特阿拉伯出口的99％是石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321页；《外国商情资料》，1963年第53—54期，第2页。

油，传统货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羊毛、皮张、其他畜产品以及椰枣只有少量的输出。

沙特阿拉伯的进口商品达数百种，名目繁多。这是沙特当局执行不顾国内消费情况、不加限制地输入进口货、特别是输入奢侈品的政策招致的必然结果。下面是一些主要商品的进口数字（单位：百万里亚尔）①：

	1958/59年	1959/60年
全部进口	965	918
其中		
粮食	317	351
纺织品	106	110
机器设备	256	217
汽车、公共汽车	49	65
汽车部件、拖拉机部件	38	26
化学品	57	44

实际上，除了伊斯兰教直接、间接禁用的如酒精饮料、乐器等少数商品外，国家对进口不加任何监督。1958年为进口商品规定的关税，由于1959—1960年国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或被降

① 《外国商情资料》，1963年第53—54期，第2页。

低，或被完全豁免。同时，为了鼓励工业投资，国家决定取消设备、仪器、备件的进口税。免税进口的还有国内不生产的原料和半成品。

沙特阿拉伯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状况，突出地反映了它的贸易联系的扩大，也反映了它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大国的依赖。在沙特阿拉伯的对外贸易额中，美国占24%，西欧各国占29%，亚洲各国占19%，社会主义国家占1%。美国、英国和西欧垄断资本在沙特阿拉伯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沙特阿拉伯的许多商人直接和美国、英国、印度、阿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工业企业建立了商务、财务联系。

尽管沙特阿拉伯的畸形、单一化发展的经济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国内仍然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汉志和东方省这两个国内最发达的地区的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和巩固。沙特阿拉伯的那些古老的商业世家的活动大为加强，一大批新兴起的中小商人参与了与世代经商的老商家的竞争。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联合国内商人，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吉达就成立了沙特阿拉

伯第一个商业联合会——“商会”。1946年，“商会”改组为“商工会”。每年缴纳相应会金的“商工会”的会员被承认为商人，享有最优越的经商待遇。

“商工会”会员增多，表明内外贸易显著扩大，国内经商积极性显著提高。发起成立“商工会”的商人和企业家只有五十一名，而到1960年，加入“商工会”的工商业界人士已达九百二十九名。麦加和达曼的商会会员人数在1960年分别为二百名和五百名①。

促进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代信贷银行体系的形成。在一个经济落后、尊奉瓦哈比清教主义（它是禁止放账生利的）的神权国家里，银行体系是不易发展的。时至1952年，沙特阿拉伯金库的全部出纳业务仍由“荷兰贸易银行”代为办理。

根据“杜鲁门计划”第四点有关提供技术“援助”的总协定，美国财政代表团于1951—1952年对沙特阿拉伯本地的货币流通和财政制度进行了

① 特威切尔：《沙特阿拉伯》，第204页；艾布多：《沙特阿拉伯：美国产品的一个市场》，华盛顿1962年版，第29页。

一番改革。改革的方面之一是成立了一个“货币经办处”，负责监督沙特货币在国内外的流通、财政的业务处理、国家基金的处置、包括“阿美石油公司”缴纳的石油租让费的使用情况。从1958年起，“货币经办处”实际上起着中央银行的作用，1960年以后，它开始发行货币，正式发挥作为沙特阿拉伯国家银行的功能。

“货币经办处”的建立，为美国垄断资本家带来了新的机会，即使他们加强在沙特阿拉伯的地位，又使他们能够本着他们的自身利益来控制沙特的信贷银行体系的发展。

“货币经办处”常向一些与“阿美石油公司”利益直接相关的工程发放贷款，信贷资金来自“公司”交付沙特政府的石油租让费。例如，石油企业的专用线和公路网就是用石油租让费修建起来的。沙特国家得自租让制的提成，在用途方面要受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监督，这样，美帝国主义分子就更能够支配沙特阿拉伯的经济，使之沿着有利于他们的渠道发展，也就是说，能够阻挠沙特国家建立民族工业和发展多种经济。“货币经办处”的章程明文禁止向沙特阿拉伯政府以及私人

发放贷款①。不言而喻，这是因为“阿美石油公司”打算今后也要靠沙特阿拉伯国家信贷来广泛资助它属下的企业。

很久以来，沙特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建立一个发展经济的银行。只是到1963年年初，它才成立了一个资金为二千五百万里亚尔的工农业信贷银行。

外国商业银行在沙特阿拉伯境内设立的分行（美国“纽约第一花旗银行”，“英国近东银行”，“巴基斯坦国民银行”，“阿拉伯银行”，“开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荷兰商业银行”，“黎巴嫩与海外银行”和它们的五十处支行），只对外贸发放信贷；没有一个肯向工业建设项目贷款。这些银行吸收国内发展工业所急需的游资；它们通过汇出利润和向国外投资的办法抽走了当地人民创造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由于沙特国家对市场上的货币周转、货币的汇进汇出缺乏监督，更便利了它们从事这些活动。

1953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在吉达创办了第一

---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98页；《商工会综览》，吉达（原文作1990年出版，显然印刷有误——译者），第1页。

家国民商业银行。这个银行的股份大部分归国家所有。它是在萨利姆·穆萨·卡阿基，穆罕默德·卡阿基，萨利姆·伊本·艾哈迈德·马赫富兹于1938年创办的一家私人公司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一家以贸易业务为主的公司，兼营兑换货币等银行业务。国民商业银行的固定资本在1960年为三千零二十万里亚尔，存款额为三亿一千二百九十万里亚尔。它在麦加、麦地那、利雅得、胡巴尔、达曼、塔伊夫、季赞、塔布克、比尔克、图赖夫、布赖达等地以及在黎巴嫩、叙利亚、阿联、也门等若干邻国设有支行。银行总经理是萨利姆·伊本·艾哈迈德·马赫富兹。

国民商业银行同"货币经办处"有密切的业务联系。除了贸易业务之外，它也向所有城市的建筑工程、特别是吉达的建筑工程提供资金。在吉达，它贷款修建了几处设备良好的民用住宅建筑。国民商业银行握有许多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股票，其中有这家银行的股东之一卡阿基所经营的"运输公司"的股票。

在国内开业的还有"达兰银行"和"利雅得银行"。"达兰银行"总行设在吉达，各大城市设有支

行；“利雅得银行”成立于 1957 年，总行在利雅得，吉达、麦地那、塔伊夫、达曼和其他城市设有支行。“达兰银行”有资金三百万里亚尔，部分资金存放在国外，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设有办事机构。这家银行资助对外贸易，它在沙特国外航空线上的喀土穆、苏丹港设有分行。“利雅得银行”握有正在吉达兴建的炼油厂和水泥厂的股票；它还建立了一个化学工业公司。这家银行的资金为二百万里亚尔①。

综上所述，银行网发展微弱（本国银行在国内总共只有二十七处支行），存款不多，是沙特阿拉伯银行业的突出特点。各银行的资金总额标志着国内积累水平的低下，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居民贫穷。游牧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他们宁愿把微少的积蓄用于购买牲畜，也不肯存入银行。至于殷实的地主，他们则把金银硬币窖藏在隐秘之处。居民中更富有的阶层鉴于国内局势的动荡，宁愿把他们的积蓄存到国外的银行里。各商业银行既然资金有限，它们便把这些资金投入经营商业和购买不动产，这样，风险较

① 1957 年 6 月 18 日《朝觐》月刊。

小并能在最短期间赚得最多利润。

战后时期石油开采工业的增长，把沙特阿拉伯彻底卷进了世界经济体系。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因此而更受强制性的束缚，它只能为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而专门生产一种产品——石油。国家也因此变为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原料供应者。

美国垄断集团只把资金投入沙特阿拉伯的开采工业和输油管道的建设工程。它们所以采取这种方针，原因在于开采石油是最有利可图的工业经营。美国垄断资本家在沙特阿拉伯可以使用价格极其低廉的劳动力，占有这些劳动力的无偿劳动，从抬高的石油垄断价格中获取巨额利润。

资本输入，刺激了进口的增长。沙特阿拉伯的一些农业部门经不起外国农产品、工业品的竞争而趋于没落。游牧的畜牧经济和绿洲的农业经济都被卷进了世界商品流通过程，因而处于紧紧依附世界市场，紧紧依附世界市场上骆驼、椰枣的行情的地位。

战后时期，沙特阿拉伯发展了汽车、铁路、航空等运输事业，大力修筑了公路，于是绝大部

分的远途客运、货运任务都由这几种交通工具承担了起来。作为运输工具的骆驼的作用随之一落千丈。富有的封建主和部落酋长现在都用汽车代替“沙漠之舟”。1939年，国内的轿车、卡车约有一千二百部，到1956年汽车数量已经达到了四万部。其中主要是昂贵的小轿车。

目前，骆驼主要用于短途运输，特别是用于把游牧经济的土产品运往市场，把工业品运给沙漠居民。过去，沙特阿拉伯每年向叙利亚、埃及和近东其他国家输出大批骆驼。1920—1925年，在遐迩驰名的布赖达市场上，每年销售骆驼一万五千头。现在，骆驼的成交数大大减少了①。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鲁阿勒部落每年售出骆驼三万到三万五千头，1927年售出一万二千头，1928年只售出了八千头②。在以前从沙特阿拉伯大批输入骆驼的那些国家的经济中，骆驼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到廉价抛售的程度。

菲尔比描述了游牧的畜牧业日益衰颓的情

① 桑格：《阿拉伯半岛》，纽约1954年版，第77页。

② 冯·奥本海姆：《贝多因人》，第1卷，莱比锡1939年版，第102页。

况："内志过去大批出口的马匹，很久以来已经不是内志的传统货物了，现在反而需要进口马匹供亲王们演习骑技之用。骆驼的用途也大为减少了。但是，近年来令人对沙漠经济感到惊异的是：竟然需要从索马里和毗邻地区大量输入绵羊。过去从红海各口岸输往埃及的那种羊肉已经绝迹，劣等羊肉充斥于各大城市的市场。"①

还有一桩非常说明问题的事实，即沙特阿拉伯在输出皮张、羊毛和其他畜产品的同时，却在大量输入牲畜。1956 年输出的畜产品价值四十二万四千一百七十四里亚尔，而输入的牲畜家禽价值一千四百二十万三千六百五十九里亚尔。现将 1956 年进口牲畜的数量和价值（单位：里亚尔）表列如下②：

	数　量	价　值
羊	217 525	13 886 235
牛	443	116 953
骆驼	353	117 255
驴	99	18 093

①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58 页。

② 艾布多：《沙特阿拉伯，美国产品的一个市场》，第 5 页。

马	24	41 244

由此可见，沙特阿拉伯已经从一个牲畜输出国变成一个牲畜输入国。

沙特阿拉伯农业部畜牧局局长阿布·贾里勒·贾姆朱姆在《农业》杂志上撰文称："采用现代运输工具和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导致畜牧业的没落及其生产率的降低。我们只好从国外输入牛羊，这又引起了肉价的上涨。"① 农业部总长阿卜杜拉·达巴戈在同一杂志上撰文总结说："我们已经从一个牲畜输出国变为一个牲畜消费国。"②

从 1945 年到 1955 年十年多的干旱使粗放的畜牧业经济更趋衰败。

不过，游牧的畜牧业虽然日益衰落，但它仍然对 30% 以上的沙特阿拉伯人口供应着生活资料。直到今天，游牧民还使用骆驼载人和运货。

例如，1960 年，在利雅得和波斯湾沿岸城镇之间，用于运输的骆驼有四千头③。驼肉供游牧民食用，驼乳是牧民不可或缺的食品，驼毛供制

---

① 《农业》杂志，1957年第 3 期，第 22 页。

② 《农业》杂志，1957年第 2 期，第 22 页。

③ 托米施：《沙特阿拉伯》，第 96 页。

作游牧者的帐幕和他们的外衣。

由于骆驼逐渐失掉作为运输工具的功用，一部分畜驼部落改畜绵羊、山羊。城市对农产品，特别是对肉、奶需求的增长，也推动这些部落改而养羊。如果说，以前畜驼的游牧者靠掳掠和对城乡征课贡赋来满足他们的部分需求，那末，现在则完全依靠贸易来满足这些需要。根据沙特阿拉伯农业部的统计，国内共有骆驼三十万头①。

在沙特阿拉伯的农业中，椰枣树极为重要。在国内低洼地区的各个绿洲上，椰枣林占耕地面积的 90%。就椰枣树的数量来说，沙特阿拉伯在世界上居第四位，共约九百万株。

最大的一些椰枣林都在东方省。哈萨有一万零三百四十公顷土地种着椰枣树，计有椰枣树一百六十万株。卡提夫有椰枣林五千零四十公顷，约有椰枣树一百万株②。

沙特阿拉伯的食品进口随着石油开采业的扩大而增长。这种情况当然对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有影响，特别是对椰枣生产有影响。在东方省，“阿

① 托米施：《沙特阿拉伯》，第 97 页。

② 《农业》杂志，1958 年第 1 期，第 47 页。

美石油公司"组织了专门系统，向工人供应食品、日用百货。实际上，这种供应系统不仅是压迫劳动者的补充工具和赚取当地货币的手段，而且大大改变了当地工人的饮食习惯。石油工人和农业工人，每餐越来越多地吃国外进口的大米、面粉和其他食物。在进口食品的影响之下，哈萨的居民也开始改变了他们的食谱。这更减少了哈萨椰枣的内部消费量。此外，战后沙特阿拉伯椰枣的国外销路大大萎缩了。这是因为椰枣主要运销东非，而东非国家开始自种自产椰枣的缘故。再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减少了对沙特椰枣的需求。

需求减少了，椰枣价格随之大跌。例如，在哈萨，一库鲁（九十六公斤）椰枣的价格 1948 年为五十里亚尔，1949 年为三十里亚尔，1950 年为十五里亚尔，1951 年为十里亚尔，1952 年为十七里亚尔。1952年椰枣价格略有回升，这与达曼一利雅得铁路通车有关。椰枣生产者靠火车得以把大批椰枣廉价地、迅速运入内志。椰枣涨价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原来住在哈萨的游牧民大量流入石油企业，他们的主要食品是椰枣。城市对椰枣需求的增加，特别是朝拜圣地的信徒对椰

枣需求的增加，使椰枣的生产又有增长。1953年，建立了两座加工、包装椰枣的工厂，一座在胡富夫，一座在麦地那。

沙特阿拉伯每年约产椰枣五十万吨。此外，它每年还主要从伊拉克进口椰枣大约一千三百四十吨。与此同时，它出口少量的上等优质椰枣，例如，麦地那输出椰枣二百四十吨。

最普遍的农作物是小麦。另一种作物——芦粟(durra，高粱的一个品种）也很普及，全国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种植。禾本科中还种植稻、大麦、玉蜀黍。稻田集中在胡富夫绿洲，哈萨、阿西尔等水源充足的地区。表Ⅰ列举了沙特阿拉伯的谷

表 Ⅰ

作物	播种面积(千公顷)		收获量(千吨)	
	1952/53年	1953/54年	1957/58年	1960/61年
小麦 …………	29.8	22.7	19.2	44
大麦 …………	19	16	25	27
玉蜀黍 …………	50.5	53.5	30	33
稻 ………………	4.4	4	—	—
椰枣 …………	154	156	200	165

物和椰枣的收获量①。

近十年来，虽然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几乎一倍半，谷物的总产量相应地也有增长，但是，最好的年景也只能满足人口对谷物的消费量的10％。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农业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在全部进口中，粮食占的比重为32％。农业专家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尤布在《农业》杂志上撰文称，随着一些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百分比还会增大。

为了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和促进游牧民转向定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9年，政府议决将国家土地授予愿意开垦、用来种植椰枣树和其他果树的任何臣民。政府还在授地的同时发放种籽和贷款。领得土地的人在十年之后应向国家交付每年收获物的四分之一②。这一年，达曼、卡提夫、朱拜勒地区分配出四千八百公顷土地。领到土地的人必须钻凿自流井，以资灌溉。营建自流井工程和购置手摇抽水机等需要约三千里亚

① 《农业》杂志，1956年第2期，第48页；《外国商情资料》，1963年5月4日。

②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213页。

尔的费用。因此，领到土地的基本上是一些富农、“阿美石油公司”的技术工人及职员等①。

在国有土地上建立起来一些试验农场和种植园。每个这样的农场和种植园，面积约在十二到二十公顷之间。它们分散在哈尔季、塔伊夫、季赞、布赖达、卡提夫、胡富夫等地区以及法蒂玛涸谷。哈尔季地区的三处示范农场可以作为这类农场的典型实例②。三处农场的总面积为一千二百公顷。它们利用巨大的喀斯特井以及自流井供应农场灌溉网的用水。小麦、大麦、玉蜀黍等谷物占用农场播种面积的一半。其余的地面用于种植苜蓿、各种蔬菜、果树、椰枣树。农场里还栽有三十万株桉树和柽柳。这几个农场是专门供应王室消费需要的农场。哈尔季的农场不同于细小的佃农经济，它们的特征在于配备着农业机器，使用农业雇工，产量超过小农经济平均收获量的四至九倍。椰枣的产量也因为悉心进行人工授粉

① 《1949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举行的国际伊斯兰经济会议上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所做的关于沙特阿拉伯经济的报告》，卡拉奇(原书无出版年月)，第 55—56 页。

②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215 页。

而超过通常产量的二倍，并且果实品质更为优良①。这些农场经常雇用数百名工人。但是，示范农场积累的经验只能供沙特阿拉伯的少数大地主借鉴采用。

富有的市民购置了土地，他们之中有的创办了类似哈尔季地区国王示范农场的种植园。这促使资本主义关系侵入至今还牢固地保存着封建制度和氏族部落制度残余的沙特阿拉伯的农业经济，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经营大农场和开凿水井需要大量投资。因此，美国人宁愿从美国或近东国家（黎巴嫩或叙利亚）输入商品粮食。

苏伊士事件期间，沙特阿拉伯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进口商品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弱点，尖锐地暴露了出来。由于石油开采量下降和苏伊士运河关闭，物价飞涨，沙特阿拉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由"阿美石油公司"体现出来的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痛苦。"阿美石油公司"阻挠国家

① 托米施：《沙特阿拉伯》，第95页。

实现工业化，干涉国家利用自身的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外汇收入因苏伊士事件而减少，造成沙特里亚尔的贬值，美元行情从一美元兑换三点七五里亚尔涨到兑换五里亚尔。本地商人陷入窘境，他们由于得不到必要的外汇购买外国商品而面临倒闭的威胁。

美国帝国主义者对发展沙特阿拉伯的农业经济不感兴趣，首先是因为这样做将会使他们丧失农产品、特别是小麦的销售市场。因此，他们在发展沙特阿拉伯的农业经济问题上，只限于虚张声势地发表些宣言，提出些方案、建议等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为了在沙特阿拉伯市场上推销农产品和工业品，美国的许多进出口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开设了分公司、分支机构、代销处、商店。这些商业机构为外国货物办理广告业务、经营批发、零售，有时兼管修理，起着修配车间的作用，并为进口的机器设备供应零件。例如，1947年创办的“沙特阿拉伯工业公司”就在沙特阿拉伯市场上代销美国一些最大的制造商的产品。它的子公司（“阿拉伯饮料公司”和“沙特冷饮工业公司”）从事“可

口可乐”的装瓶、销售以及制冰等营业项目。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广泛地使用雇佣劳动。弗·伊·列宁写道:“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雇佣劳动的增长的程度差不多具有最大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就在于:国民经济的全部劳动力，只有经过企业主的买卖后，才能应用于生产。”①

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商业人口的增长、雇佣劳动使用范围的扩大等相互关联的过程，历史地、合乎逻辑地为沙特阿拉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但是，所有这些过程都明显地打着这样的烙印，即沙特阿拉伯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是由于外国输出资本而产生的。

沙特阿拉伯日益扩大使用雇佣劳动。这是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不断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开办企

① 弗·伊·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2页。

业，需要劳动力的结果。此外，沙特阿拉伯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国内具备了资产阶级发挥经营积极性的有利条件，这也有助于雇佣劳动的扩大使用。

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社会结构落后的沙特阿拉伯，劳动力市场是由破产的农、牧民构成的。他们占全人口的75%，备受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小商品生产者(游牧民、农民)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是在一种特殊的殖民主义的形式之下，既靠前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也靠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实现的。因此，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增长速度问题，是与国内的农业制度、农业经济发展的变化过程分不开的。

上文已经指出，国内的游牧经济日趋衰落，从而游牧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日益恶化。西欧和美国的医生认为，在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带，一半以上的人口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的病症。甚至在经济最发达的东方省，大部分游牧民除了帐幕、武器、几头羸弱的牲畜之外也别无长物。“阿美石油公司”的职员切尼叙述说，他对进入石油企业做工的游牧民进行了体格检查，就验血和其他化

验的结果加以分析，数据大大劣于通常认为是维持正常生命的最低指标。这位医生做了听来荒谬、实际有理的评述："基于医学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断言，照一般情况来说，这些游牧民简直不可能还是活着的人。"①

游牧民早饭喝一小杯奶或黑咖啡，大多数人只吃一小把椰枣；午饭是一些羊乳、一块面包、几颗椰枣；晚饭是米饭、奶或椰枣。人确实很难靠这样单调的食品维持生活。肉类逢节才能享用②。菲尔比写道："有如幻觉一般骤然倾入的财富，并没有为荒漠带来什么实际利益。例如，游牧民仍然受不到教育和医药照顾。虽然畜产品由于物价暴涨也开始高于以前的价格，但是游牧民的生活水平却降低了。"③

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在 1957 年 11 月 10 日一期上刊载了奥斯古德·卡拉瑟斯写的题为《沙特和纳赛尔》的一篇文章。文章说："看来沙特国家的各个部落现在才刚刚开始脱离青铜时代。沙

---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93 页。

② 桑格：《阿拉伯半岛》，第 306 页。

③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57 页。

特对本国各个部落的发展持保守的、审慎的，甚至可以说是厌烦的态度。毫无疑问，他懂得，这样的发展对于他和他的父王为之奋斗的王朝是一个威胁。”

目前，在全国六、七百万人口中，游牧民和半游牧民约有四百万，占沙特阿拉伯人口一半以上。这是创造沙特阿拉伯历史的基本动力之一。沙特所有君主在统治国家的时期内自始至终都要努力获取他们的支持和效忠。出于这一目的，沙特的统治主定期向上层酋长发放款项，后者再把这些金钱分配给牧民。这种资助把游牧民置于仰仗国王恩赏的地位。国王沙特为了维持国内的平静，把发放给部落酋长们的补助金增加了一倍。1954—1955 年的补助金为二千七百万里亚尔①，1957—1958 年达一亿九千二百万里亚尔，即预算的 12.8%②。从国家取得金钱补助的游牧民在五十万人以上。在把涣散的封建社会改造为高度集中、具有权威的国家的时期，对部落采取这种政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187 页。

② 特威切尔：《沙特阿拉伯》，第 187 页；托米施：《沙特阿拉伯》，第 87 页。

策，使酋长封建主逐渐变成了宫廷贵族。

游牧部落的酋长们成了国王的廷臣。他们过去作为部落的独立首领而享有的权威，被另一种作为廷臣的权势所代替，后一种权势要靠效忠国王以领得一定俸禄来维护，要靠国王授予在国家机器中的一定职位来支持。这种情形使执掌大权的王室能够驾驭酋长们的行动。一些最大的部落的酋长被晓谕说，他们应当永久迁居到利雅得和其他城市里①。政府的支持使部落酋长得到了新的凭借，这种政府的支持使他们不必再象过去那样依赖部落的一致拥戴。酋长的新地位削弱了氏族部落关系，酋长无须再过分依据部落的陈规旧俗。部落成员不仅把酋长看作是部落首领，而且更进一步把他看作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代表。因此，在游牧民面前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的酋长已经变成了政府成员，要不要把对部落的一片忠诚转献给政府？大多数部落是忠于国王的，这不仅由于还存在着氏族部落关系，更由于酋长们从政府领

① 维达尔：《哈萨的绿洲》，阿美石油公司 1955 年版，第 101 页。

到补助金，并把这些补助金分配到牧民手里。

从石油取得了大笔进款，使得当局近些年来大大减少了扎尕提税收。从 1956 年起，作为扎尕提税，游牧人口不再缴纳牲畜和农产品的价值的 2.5％，而只缴纳 1.25％。政府这样做，是寄希望于纳税人能够自觉自愿地交足减少的差额，用之于慈善事业①。

除了 1951—1952 年度之外，我们不掌握从游牧人口稽征的扎尕提税收的数字。在1951—1952年度，扎尕提税收总额为八百五十万里亚尔，其中游牧人口缴纳的占一百五十万里亚尔（牲畜税），定居人口缴纳的占七百万里亚尔（作物收成税）②。在这以后的年份里，扎尕提税收总数不断减少。现将扎尕提税收总数按年列举如下③（单位：千里亚尔）：

---

① 穆罕默德·希勒米博士：《阿拉伯国家税则》，开罗1959年版，第 30、103 页；科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191 页。

② 《沙特阿拉伯经济一览》（原书无出版地点和年月），第 610 页。

③ 本表是根据以下书籍报刊编制的：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317 页；《商业》杂志，1961 年 1 月号，第 10 页；1962 年 9 月 30 日《首府报》。

年份	总数
1952/53	5430
1954/55	5150
1957/58	1600
1959/60	3700
1960/61	3800
1961/62	3800
1962/63	2500

国家从租让制企业取得的巨额收入，主要落到了酋长及其家族成员手里。这些进款在部落生活里起着巨大的然而又是十分复杂而矛盾的作用。一方面，酋长领受国王发给的城市住宅和月俸形式的赏赐，侵吞指定发给部落的一部分补助金，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更能压迫本部落的成员。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因此更加激化。

另一方面，在游牧的畜牧业陷入危机、大批牧民日益贫困的时期，向牧民部落发放补助，又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比较能够自给的农户的破产。补助金有助于保存宗法氏族制的残余，而残存的宗法氏族制又使酋长通过分成租把牲畜交给

本部落成员放牧的办法，对本部落成员进行隐蔽的剥削。近年来，发放给牧民部落的补助金额增加了一倍，并有继续增加之势；虽然如此，这些补助并不能保障游牧民维持勉强过得去的生活。前财政大臣塔拉勒·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告同胞书》中写道：大部分补助金被部落上层人物攫为己有，基本牧民群众所得无几①。因此，这些补助并不能够长期抑制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过程。

按照传统，利雅得四郊经常有万名左右的游牧民住在帐篷里，他们是因有急需而进京求告国王的。他们全被认为是国王的宾客，可以在京城逗留一周、一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在京期间，他们从公家的大灶得到膳食供应②。目前，这一传统习俗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只不过带上了另外一种色彩。游牧民现在纷纷投奔利雅得和其他城市，与其说是为了解决某些争执纠纷，勿宁说是为了领取口粮，为了在城市或石油企业寻求工作。破

① 塔拉勒·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告同胞书》，开罗版，第31页。

② 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第161页。

产的游牧民在各城市周围建立了营地，他们靠领取国家的补助而长期住在这些营地里。例如，成千上万无以为生的游牧民，在凿有自流井的利雅得四郊支起了他们的帐篷。每天，男人、妇女、小孩前往政府的仓库领取一份配给的大米，有时还领到肉类①。

夏季，游牧民驱赶着畜群聚集到在达曼—利雅得铁路沿线和横贯阿拉伯输油管沿线开凿的自流井旁。水井地区逐渐形成定居的游牧民的村落。不久以前，这些地点还是没有任何水源的地区。到 1954 年，在横贯阿拉伯输油管管道上各石油加压站近旁，开凿了五十二眼水井，其中二十九眼为深度七百米的吃水井。每眼水井的造价为十万美元②。在各个石油加压输送站附近，建立了有电力、无线电讯联络、甚至有飞机降落场的现代村庄（阿卜凯克、纳里亚、凯苏马赫、腊夫哈、巴达纳、图赖夫、瓦里亚）。关于这一地区有了第一批水井的消息，在游牧民中不胫而走，神速地传遍各地；游牧民开始驱赶着畜群从四面八方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78、264 页。

② 《沙特阿拉伯经济一览》，第 615 页。

汇集到这些地点度夏。1951年夏季，多达三千顶游牧民帐幕簇聚在图赖夫站周围①。游牧民对新水源和居民点的依恋，始而打乱了每年的游牧循环，继而完全消灭了这种循环②。切尼在他的《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一书中写道："畜养骆驼的本努·木拉部落的阿里一家已经无须再每年长期地逐水草游牧。他这一家在同一个地点停留下来。西部的旧水源和'阿美石油公司'的新水井向这个部落的游牧民保证了充足的用水。"③

游牧民向大城市和油泵站聚集，使政府更有可能建立对他们的控制。

许多游牧民从畜驼改而养羊，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切尼指出，在东方省，本努·木拉部落的游牧民除了畜养骆驼之外，开始兼畜绵羊、山羊。切尼写道：如今开辟了水、食物、收入的新来源，古老的生活方式随之起了很大变化。大部分游牧民开始经营昔日不屑一顾的养羊

①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199页。
②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53页。
③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300页。

业①。

游牧民不断定居于城市、定居于新水源周围迅速形成的村镇，就是这些变化的结果。

二十世纪初期游牧经济的危机，为劳动力流入工业创造了条件。但是，游牧民转入工业，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对于畜养骆驼的游牧民说来尤其是这样。“尊贵的”游牧部落本来高踞于封建社会等级阶梯的顶端；勇武剽悍的游牧民的社会地位优越于定居半定居人口，这原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原则的基础。定居半定居人口的劳动受到鄙视，从事劳动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后嗣世世代代都蒙受洗刷不掉的耻辱。畜养骆驼部落的社会优越感和特殊尊贵感是多少世纪以来经过精心培养而形成的。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久在游牧民中间流传的一则传说：“真主创世时，用风造游牧民，用箭造马，用泥造驴。最后，真主出于恻隐之心，取驴粪造了农夫和市民”②。

在初期，“阿美石油公司”和本地业主用优厚

---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300页。

② 伯努瓦-梅尚：《国王沙特或起义时期的东方》，巴黎1956年版，第177页。

的工资引诱低等部落——沙拉拉特、阿瓦吉姆的牧民，来满足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部落的牧民失掉了土地，生活无着，早已或者从事漂泊四方的手艺人的“贱业”，或者从事农业劳动。在半定居的“低等”部落中间，与土地没有联系、游牧民偏见较浅的人们也早就接受了他人的雇用，甚至不问雇主的宗教信仰如何①。至于“尊贵的”游牧民，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在转入半定居生活之后，开始逐步改变他们对于劳动的看法。诱惑他们的是：参加劳动不仅可以学到一定技能，而且还有送子女入学、享受医疗照顾的机会。但是，他们总是尽量拣选那些和重体力劳动没什么联系的工作。最让他们称心如意的基本上是警卫、看守、电工、汽车司机等职务。国民近卫军也是从这些人中间召募来的。他们中间一些人与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原则一拍即合。

发家致富的愿望促使酋长家族的许多代表人物忘却社会等第原则，抛掉生而尊贵的自豪感。菲尔比在他的《荒漠生涯四十年》一书中引证的一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79、91页。

个例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尊贵的”部落卡赫坦(这个部落的牧区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西南部)的最高酋长自豪地向菲尔比讲述，他的两个年长的儿子在“阿美石油公司”当汽车司机，每月工资二十英镑。菲尔比闻言，不胜惊异①。

下面是里查德·桑格关于一位牧民如何变为工人的描述。在“阿美石油公司”所属石油企业里做工的一位普通沙特工人，先前过着游牧民的生活，住在祖传的漆黑的帐篷里，在达兰以西的荒漠中游牧。他遇上了深入这个部落放牧牲畜的荒漠地带进行勘察的野外工作队，这大概是他和美国人最初的接触。这位生平初次见到汽车、卡车、拖车牵引机以及其他机器装备的游牧民，感到困惑不解。他开始和美国人攀谈。他了解到，有办法取得无限数量的水，足敷用度的食物，足够为自己和一家购买必需用品的稳定的工资收入，而在这之前他以为只有酋长能做到这一地步。他决定向东挪动，并在达兰近郊搭起了他的帐篷。他在习惯于白天的喧嚣和夜间的强光以后，通过和

①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57 页。

现在已是工人的原来本部落成员交谈，他到了雇工办事处。在这里，他回答了有关的问题，按了指纹，而后领到了一个工人号码。他开始工作：挖沟渠、搬石块、装卡车。在他领到第一次工资、因而使他能够弄到一些衣物和用具之后，他把他的帐篷移进了阿拉伯人营地。经过试用期，他被录用为固定工人。他再次迁居，这回搬进了营房或是用棕榈枝条建造的棚舍。营地里有输水的管道设备，他不得不学点现代卫生的基本常识。他逐渐了解，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他还可以挣钱更多。于是他进了卡车司机训练班。第二年他已经是一个司机或司机助手了。他虽然因为原来是游牧民而还头扎伊嘎勒，但是，他身上穿的已经是衬衫和咔叽布的长裤了①。

维达尔在《哈萨绿洲》一书中对游牧民转向定居和变为工人的过程也做了同样生动的描绘。1935年，有几簇棚舍座落在胡富夫城墙的西南。这是游牧民的固定营地，前来用游牧经济的土产品换取工业品的游牧民在这里暂时落脚。经过了

① 桑格：《阿拉伯半岛》，第111—112页。

二十年的光景，这里形成了胡富夫城厢大镇鲁凯雅伊克，镇里住满了定居的游牧民。当初，游牧民随意支搭临时的帐篷，家庭的成员前往胡富夫或到乌斯马尼亚、阿卜凯克地区的石油工地寻找工作。如果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他们就在这个地点长住下来。后来，这家游牧民的帐篷所在地段圈上了围墙，它的旁边又支起了新来的一批游牧民的帐幕。再以后，他们用椰枣棕的枝条盖起了棚舍，最后，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建造起来石头房屋。

从西南方走近胡富夫，单凭胡富夫城厢鲁凯雅伊克镇的居住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游牧民逐步定居的过程。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的帐篷；再向前则是土夯或石垒的围墙圈起来的地段，墙圈之内有椰枣棕枝搭盖的棚舍；进到城镇中央，遇到的已经是取代棚舍的土垒或石砌的房屋了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游牧民都能够适应石油企业的工作。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

---

① 维达尔：《哈萨绿洲》，第 94 页。

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被迫恢复原来的生活。范德默伦写道："他们日复一日在艰苦单调的劳动中消磨岁月，长期远离妻子儿女，在板棚和水泥棚中生活。他们从'阿美石油公司'食堂得到的食品是物美价廉的，远远胜过他们过去常吃的食品，但是，他们吃不惯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没有味道。为了挣钱，他们才忍受这些苦处。"①

游牧民也不是都能迁就美国人的文明、音乐、电影、报刊，因为所有这些事物都和宣教者穆陶威的说教格格不入。传统习俗起着不小的作用，它拉着游牧民工人倒退，拉着他们返回沙漠。

在沙特阿拉伯工人阶级中间，游牧民临时工是一个人数很多的阶层。因此，"阿美石油公司"各企业里的劳动力有很大的流动性。工人们通常和沙漠里的本家维持着联系：他们的家庭还留在部落里，他本人对部落里的部分财产保留着所有权。

氏族关系还很牢固地存在于家族范围之内，

---

①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250页。

这也间接反映出来工人和部落组织的联系。年青的未婚工人虽然住在本家之外，但是，他挣到的工资被认为应归父亲所有。在能否继续作工的问题上，他个人的意见常是无足轻重的①。

沙特阿拉伯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缓慢的、片面的，这更加重了农业人口的过剩。租让制的石油工业和微弱的民族工业容纳不下所有已经破产的游牧民。

农业中的阶级分化

沙特阿拉伯的耕地面积不到全国领土的2%。

最宜于栽培农作物的地区是阿西尔省。这里雨量比较充足，山间泻下许多临时性的潺潺溪流。适于经营农业的还有以下涸谷和绿洲：汉志省的海巴尔、麦地那、麦加、塔伊夫、法蒂玛涸谷，内志省的哈伊勒、盖西姆、阿利得、哈尔季、瓦什姆、苏代尔，东方省的哈萨、卡提夫。大部分适于耕种的土地掌握在国王、王室成员、酋长、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63页。

高官显宦以及商人手里。

沙特阿拉伯的土地所有制有四种基本形式，即私有土地(мульк，穆勒克)、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的牧地(дира，迪拉)、宗教机构的土地(вакфы，瓦哈甫)、国有土地(бейт аль-маль，贝图·勒·马勒)①。

地段的面积随所在地区之不同而大小不等，地段大小要看适宜耕种的土地数量多寡而定。例如，阿西尔集中了全国可耕土地的75%，在那里，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面积为零点三到五点五公顷；中等地主(阿西尔的中等地主为数甚夥)的土地面积为五到五点五公顷。季赞涸谷和达姆达的大地产的面积达到六百公顷，萨比亚涸谷和比玛涸谷的大地产的面积达到一万一千公顷。至于内志和东方省，那里的地块面积达到五至十八公顷就被认为是大地产了。大多数私有土地的面积是在零点五公顷到二公顷之间②。

---

① 参看别尔希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头三分之一年代内阿拉伯北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载《民族学研究所集刊》，莫斯科1961年版，第103页。

② 《农业》杂志，1955年第2期，第36页。

沙特阿拉伯的大土地所有制通常是和小土地使用制结合在一起的。耕地的40%由地主自己耕种，60%分成零点七到九公顷的小块土地出租给农民。地租形式主要是分成制的实物地租，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与地主共分收成。农民向地主交付的租额大小，依土地的价值而定；土地的价值决定于这块土地上种植的作物品种、距离市场的远近、是否有水源和灌溉系统以及由谁提供农具、种籽、畜力等等情况。通常上等土地的租额为谷物收成的一半或椰枣收获量的五分之三①，中等土地的租额为收成的三分之一②，但条件是佃户自出种籽、自备农具。某些地区，特别是哈萨（主要是在一些大地产内）实行了货币地租，通常每费丹土地（合零点四二公顷）的租金为一英镑。果园土地的租金远远更高。在汉志，连片的大块土地一般是不零碎出租的，这些土地靠雇工人耕种。

所谓穆阿赖赛③是一种独特形式的分成租。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210页。

② 《农业》杂志，1955年第2期，第32页。

③ 穆阿赖赛(мугараса)，源出于阿拉伯语种植园。——译者

这是一种把准备栽成果园的土地长期（一般是四年到七年）出租的作法。因为培育果树需要长期而辛勤的劳动，所以空地的领主认为采取这种作法更为有利，即把这些空地租给农夫，要他们在上面栽种椰枣棕或其他果树，责成他们悉心护理，保证幼树成活，直至开花结果。佃户可以在果园的树垄之间播种谷物和园艺作物，他得到这些收成作为他的劳动报酬，抵偿他的花销。租期满后，佃户可以或者根据分成租制得到园林的一角土地，或者按株计算每育成一株果树取得一株的现金报酬。有时候，佃户分到几棵归他私有的果树。

国家拥有一些水利资源，这主要是地下水源和汛期洪水。然而，对于沙特阿拉伯的农业至关紧要的洪水问题，国家只采取了若干初步措施，直到今天还没有根本解决。水利资源总管理局（特别是它的堤堰与灌溉管理处）在研究农业利用地下水源和汛期洪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调查了阿西尔、汉志、内志境内的古代堤坝，估计了重建这些堤坝的可能性。在五十年代，沙特阿拉伯先后建成两道新的堤坝，即：塔伊夫附近的阿克拉姆和距利雅得十二公里的哈尼发涸谷中的

堤坝与水库①。

沙特阿拉伯处于沙漠或半沙漠地带，境内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这使沙特阿拉伯难以推广不靠灌溉的旱地农业。旱地农业只占耕作面积的20％，并且集中在阿西尔省，其余80％②的耕地全靠人工灌溉。因此，组织人工灌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引水灌溉系统是很不发达的，灌溉技术是十分原始的。

在沙特阿拉伯，有三种典型的人工灌溉方式。

一、井水灌溉（占国内水浇地的70％）最普遍的提水工具是吉尔贝③。将皮囊拴在绳索一端，借骆驼或驴子的畜力牵引绕在一付木桩、两个滑轮上的绳索，水即从井下被提到地面上来。从井

---

① 特威切尔：《沙特阿拉伯》，第22页。

② 同上，第21页。

③ 吉尔贝，意为盛水、盛酒用的皮囊。使用吉尔贝的这种提水装置叫做纳斯巴。这种提水方法不仅通行于阿拉伯半岛，也广泛见于印度等地。参看《世界民族志，前亚诸族》，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版，第457页；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240页后附照片；克雷西：《交叉之路，西南亚的土地与生活》，利派恩科斯出版公司芝加哥-纽约1960年版，第101页插图。——译者

台往下，用木板铺出一条斜坡，木板坡道的长度与井深相当。当牲畜沿坡道上行，走近井沿的时候，系在绳端的皮囊降到井内水面舀水。牲畜转身向下走动，皮囊受牵引上升，及至井口把水倾入小渠，小渠再把细流导入有待灌溉的土地。近年来，富有的地主开始使用水泵扬水。

二、涌出地表的泉水灌溉（占耕地的 10%）。

三、山间流出的溪水灌溉（占耕地的 20%）。在贸易风的降雨季节，从阿西尔的山岭中泻下的湍流被石坝或土埝拦蓄起来。这些拦蓄的山洪根据需要而被引来灌溉阿西尔的山地梯田。

哈萨绿洲和卡提夫绿洲有最大的灌溉工程。在哈尔季示范农场，人们可以看到使用水泵和自流井的现代灌溉方法。灌溉系统一般是被封建主把持起来，这是造成沙特阿拉伯农业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沙特阿拉伯农业部的许多人员认为，在向本国人口供应农、畜产品方面，沙特阿拉伯完全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这有以下几笔数字可以做为根据。要生产每年有待于进口的那些数量的粮食，须增加十万零五千公顷的耕地面积。现在已有的

耕地面积在二十一万到二十五万二千公顷之间。而国内可以垦殖的面积估计有三十五万七千公顷。灌溉这些增加的地亩，也具备了所需要的水量。根据某些资料，在东方省，已得到利用的井水和泉水只有50％，其他地区的水源利用率约为40％。在帖哈麦和阿西尔的许多山谷地带，80％以上的雨水没有被用到生产上面，而阿西尔一个地区的山谷地带就占全国耕地的75％①。

战后，小土地所有主丧失土地的过程加剧了，这种情况尤以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东方省为甚。在那里，私有土地（穆勒克）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即便在富裕农民中间也还盛行着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其表现形态为土地公社（шарикат мушаа，沙里凯图·穆沙阿）。土地公社可以由一些有亲缘关系的、也可以由一些没有亲缘关系的家族组成。有助于土地公社得到保存的，是土地继承人想共同领有土地的一种传统的愿望。这在以前是由于他们必须共同防备游牧人的掳掠和不愿意让地块越分越碎；在今天，后面这种愿望已经

① 《农业》杂志，1959年第4期，第54页。

成为主要的考虑。也有的土地公社是由若干单个的合伙组织（ширка муфраз，什尔卡·穆夫赖德）组成的；也就是说，一些出于共同用水的需要而相互结合起来的土地所有主组成一个土地公社。共同用水是东方省的自然条件造成的。东方省主要是使用大水流进行灌溉。灌溉系统通常建造得能使一股水流灌溉几片土地，某一土地所有者的出水渠道就是另一土地所有者的进水渠道，因此灌溉时必须相互配合①。但是，灌溉虽然共同进行，土地则由各家土地所有者自行耕种，作物各自收割。地块的进一步划分，使得每一个合伙单位也转变成一个土地公社。

在一些公社内部，共同耕种土地、共同灌溉、共同收获作物，产品按公社每个成员分别领有的土地面积的比例分配②。由此可见，穆勒克土地公社既包含私有制因素，也包含集体所有制因素。

公社内的地段是父子相承的。如果一块土地过于狭小，不能再在继承人中间加以分割，这块

① 维达尔：《哈萨绿洲》，第133、136页。

② 加玛勒丁·海沃思-邓恩：《公元630—1951年伊斯兰的土地使用权》，开罗1952年版，第21页。

土地即归全家共有，或者每年轮流耕种，或者出租而由全体继承人平分从佃户收取的作物。土地往往由家族内的一个成员负责耕种，因此他在应得的一份收成之外还多得一部分收成，作为对他的辛勤的酬劳。

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对土地需求的增长，随着小土地所有主的进一步贫困化，只占有零点一公顷到二公顷土地的小土地所有主是很难保证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集体所有土地(мушаа，穆沙阿)越来越多地变为私有土地(穆勒克)。这种转化有的是通过公社的全部土地向一个领主(暴发的继承人或者外来的商人)手中集中的途径，也有的是通过公社某一成员领出他那块土地把它卖到公社之外的途径实现的。

经规定，出售公社土地要办理以下手续：愿意出卖自己那块土地的公社成员，按照习惯应当先向本公社的成员兜售。愿意买下这块土地的人先向原主付出议定的地价的50%。然后，买卖双方应当不出本季即到达曼的财政部面见田产登记官，从他那里领取转让产权(мулкия，穆勒基叶)的地契；领取地契，要向国家纳税，税额为地价

的 5%。买地日期、买主卖主的姓名、地块价格、地块方位、地块灌溉的时日等在田产登记簿上一一注明。如果买卖土地有中人参加，买主还要付给中人相当于地价 4%的佣金。

一如既往，小土地所有者逐渐失掉土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无力赎回抵押出去的土地。小土地所有者最后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或者把土地典给高利贷者。

不久以前，土地的主要买主是城市商人。现在，一批担任国家职务和由于从事开发国家的石油资源而骤然致富的人，也和商人一道插手购买土地。例如，在距离胡富夫不远的福达里村一带，大椰枣棕种植园的所有主中间，除开六名商人外，还出现了两名在国家供职的官员和一名农场主（兼小商）①。

近年来，由于农产品销售困难，肥料、农具价格暴涨，农民日益深陷于高利贷者的罗网不能自拔。农业部总长阿卜杜拉·达巴戈在《农业》杂志上撰文称，沙特阿拉伯的绝大多数农民永远是

---

① 加玛勒丁·海沃思-邓恩：《公元 630—1951 年伊斯兰的土地使用权》，开罗 1952 年版，第 56 页。

城乡商人和大地主的债务人。一个农民总还不清他的债务，日久年深，债务越滚越多。收获的作物既然不足以使他偿清积欠的债务，他只得典当土地，而后再把土地卖给债主①。

农民为了摆脱困境，保住自己的地块，他们接受大地主对他们的雇佣。受雇时双方订立契约，事先讲明租户年终时应当缴付硬性规定数量的椰枣和稻谷。这一应缴的椰枣和稻谷数量，是以地主某年的较好收成为准计算若干年内的收获率而得出的。但是，土地日益瘠薄，丰收实际成为罕见的现象。因此，为了履行对地主承担的义务，租户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债，以购买不满租额的椰枣和稻谷，或者向地主请求宽假交租期限。租户逐步落入债网，迟早总要卖掉自己那块土地。诚然，法律上有规定，遇到荒年，原来的契约可加以修正。但是，只有通过法庭，才能做出这种更改，而且还得具备一个条件，即：原定的收获量和实际收获量确实相差悬殊，歉收原因确实不是由于租户对作物和椰枣棕管理不周所致。然

① 《农业》杂志，1956 年第 2 期，第 3 页。

而，在法庭上，租户很难证明他如何勤勤恳恳地对待他所承担的义务；此外，在契约有效期间，也并不是年年歉收。在大多数情况下，租户宁可抵押或者卖掉自己的地块来履行对地主的义务，也不向法庭提出申诉。因此，事后迁往城市、流入石油企业的失地农民和农业工人与日俱增。

不少农民在流入城市或到石油企业寻找工作的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地块。利普斯基评述这种情况时写道："近来，许多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交给租户代种，这些租户为此而付给他们现款或者分给他们部分收成。他们本人则到石油企业以及各大城市中心为石油企业服务的工厂中去寻找工作。"① 结果，在沙特阿拉伯形成了一种依然和土地保持联系的工人。这种类型的工人自己外出寻找工作，他的家庭继续从事农业劳动，靠从小块土地取得的一些产品来弥补部分的生活需要。有些这样的工人在石油企业挣些钱后回来继续经营自己的家园。但是，这样的情况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为债务所迫，卖掉了自己的田园。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210 页。

然而，即便是这样，原来的所有主仍然竭力设法作为租户和雇工留在他原来的地块上，或者作为季节工人受附近的椰枣园主的雇佣。这些过去的小所有主总希望有朝一日交上好运，弄回自己原来的土地。当然，这始终是一个无从实现的幻想而已①。

在沙特阿拉伯，虽然还有适于耕种的空地，并且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从政府领取一块土地。但是，备受封建剥削的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是无力做到这点的。

在这个经济不稳定的封建国家里，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不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小角土地，总可以得到虽然极低、然而却是固定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此外，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也要看他是否拥有土地；土地所有者的威望随土地面积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维达尔指出，大地主和小地主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并不像地主和无地农民之间的差别那样悬殊。

十九世纪研究阿拉伯状况的学者在他们的著

① 维达尔：《哈萨绿洲》，第152页。

作里提到，那时候已经有了季节性的雇农和赶着骆驼为人从井中提水的短工①。这些雇农和提水短工主要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分到份地、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和牧民，有的则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接受富邻雇用的贫农。但是，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比较稀少的、偶然的现象。

随着开采石油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增长、资本的流入农业和尝试组织生产效率更高的农业经济，开始比较广泛地使用雇佣劳动。

在很长时期内，甚至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哈萨，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完全是用实物支付报酬的。只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起，农业工人的实物报酬才开始搭配上货币工资，而从二十世纪的第二个三分之一年代起，实物报酬才被货币工资完全取代。在哈萨，以前农业工人通常是得到一定数量的椰枣，有时还得到一些稻谷作为劳动

① 布克哈特：《阿拉伯游牧民和瓦哈比教派概述》，魏玛1831年版，第148页；道蒂：《阿拉伯大漠旅行记》，第242页；穆吉勒：《科瓦拉游牧民的风俗习惯》，纽约1928年版，第336页；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第408页。

报酬。现在，他每干七小时的一个劳动日，取得货币工资和一餐饭的待遇。

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农业工人的日工资也有提高。例如，从 1939/40 年到 1954/55 年十五年内，日工资从一里亚尔增加到五至六里亚尔①。工资根据工种之不同而有各种差别。掘土工每日领取五至六里亚尔。椰枣树授粉和摘果时期爬树的工人领取六至七里亚尔。农业工人的吃食也略有改善，以前，他们全靠椰枣度日；现在，他们的吃食里包括带荤油或者肉类的米饭，椰枣已经只当作甜食了②。

农业工人通常是椰枣棕树园主本人或者他的管家从邻近的村落居民中招雇的。哈萨有一些全村都是农业工人的村落（фарики，法里克）座落在椰枣棕种植园之间，它们基本上是由一些在波斯湾地区叫做巴拉斯提③ 的棚舍组成的。这些棚舍

---

① 由于里亚尔的贬值和生活费用的上涨，实际工资并没有多少提高。

② 维达尔：《哈萨绿洲》，第 167 页。

③ 巴拉斯提——барасти，参看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6 页。——译者

的盖造程序是用树木搭起房架，然后覆以椰枣棕枝叶和芦苇。

法里克的居民当然没有农民所独具的那种眷恋土地的习性，他们经常迁徙，居无定处。例如，存在于二十世纪初叶的班尼-纳胡和乌台伊拉赫两个法里克，今天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据维达尔目睹，战后十年内，法里克的数目大大增加了①。

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国家内部安全的确立，使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得以依靠侵蚀农民土地而进一步发展起来，封建剥削方式进一步加强，沙特阿拉伯更加积极地加入世界市场体系，后面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内商品货币流通的发展。

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与哈萨的石油工业的发展、哈萨的新道路新港口的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油田开发后，乌凯尔不再是哈萨的吞吐港了，乌凯尔到胡富夫的大道日益荒芜废弃。现在，来自国外的装备和货物通过达曼港和胡巴尔港运入哈萨②。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30页。

② 同上，第19页。

贸易的发展，包括各种商品食物的进口，影响到农业生产，尤其是影响到椰枣生产。椰枣价格下跌，使得许多富裕农民听任大部分田园荒芜。迫使他们弃置大部分土地的另一情况是：如今雇佣农业工人，不能支付实物，而须支付货币，并且货币工资额超过先前甚多①。

经营一个即便是很小的椰枣棕树园，都需要投入大量劳动。一般说来，椰枣园地需要每三年翻耕松土一次。但是，要提高椰枣棕的产量，最好是隔年甚至于每年对树圃进行一次翻耕。一年之内，田园要人施肥，椰枣棕的枯枝要人修剪，枝头蛛网要人清除，十二月底和一月初枝条滋生的针刺要人芟掉。春初着手授粉，夏末开始采摘。收摘椰枣完毕，农民得向国家完税：树园如果不是用机械装置浇灌，应当缴纳椰枣收成的10%，如果使用机械装置，应当缴纳5%。据维达尔大致估计，在哈萨，椰枣的年产量约为五万六千吨，其中四千吨到七千吨缴纳给国家支配。以实物或货币缴纳的赋税是通过包税人稽征的，地方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198页。

当局把征收赋税事宜委托给一定的人员，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应的报酬。

椰枣棕树园的所有活茬都是使用原始工具手工操作的，这是收成不高的原因之一。今天哈萨的农民还和二千年前一样，使用弯刀、锄、镰等工具。

上文已然提及，组织人工灌溉，在农业中有极大作用。灌溉方面的花费是力量单薄的农户的沉重负担。这一类花费通常有：引用哈萨的畅开大水流进行灌溉时向财政部缴付的水费，使用井水灌溉时租用骆驼或者驴子提水付出的租费，为提水而购买皮囊的开支等等。

目前，沙特阿拉伯的土地所有者，尤其是小土地占有者正面临严重的威胁，这就是，频繁的干旱和用水的激增使地下水位逐渐下降。富裕的土地所有者自有办法摆脱困境，他们丢掉古老的提水装置，采用水泵从深井抽水。然而力量单薄的农户则无法逃脱破产的命运。利雅得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对这种处境特别感到焦灼不安。范德默伦讲到这个问题时写道，随着开凿深井和使用水泵，“大地主的园林不断扩展，欣欣向荣。但是，

没钱买到电机水泵的土地所有者只好自己设法和越来越下降的水位搏斗。他们已经不能够再汲出足供需要的水量，他们的园林开始由于干旱而枯萎。”① 利普斯基就这一情况写道：“一些城市所在的绿洲，水位正在下降。结果，小农场主经常被迫抛弃家园出走，因为他无法为自己买到大马力的水泵，无力开凿深井。”② 水位的下降是促成小农户破产，土地向大地主手里集中的强有力的因素。地下水位下降所波及的绿洲范围越来越广，“被淘汰”的小土地所有者随之越来越多。

由于修建了新道路，传统的商队道路、特别是象乌凯尔-胡富夫这样的传统商道被废弃了。由于进口汽车和在哈萨推广使用一种新型运输工具——盖里③（类似俄国式样的轻便马车），用于驮货和乘骑的驴子的总头数减少了④。过去，驴是哈萨载人驮货的主要工具。驴子作为一种畜力还用于谷物脱粒和灌溉提水。现在，这种牲畜已

---

①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 216 页。

②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153 页。

③ 盖里(gharry)，通行于印度的运货马车。——译者

④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94 页。

经失掉了它过去的重要性。如果过去一些农民家里养着四、五头驴子的话，现在有一头也就凑合过去了。

于是驴子的价格也相应地跌落下来。在1940年，一头好哈萨驴价值一千五百里亚尔，而在1930年，据赖哈尼记载，在巴林群岛出售的白色哈萨驴每头值三千里亚尔。1952年，一头驴已经只值五百到六百里亚尔了①。随着驴子的头数减少，用于喂养这种牲畜的椰枣的需求量也减少了。

椰枣和驴子的价格的下跌，农业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和饮食的改善，对于大、中地主，商人，拥有椰枣棕树园的政府官员的景况并不发生什么影响。他们有的是资金，可以通过提高椰枣棕的产量，扩展他们的种植园地（虽然地价也在上涨），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近年来，积极进取的商人、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骤然致富的官员，开始在城市郊区购置土地，用来修建住宅、别墅，开办种植蔬菜水果、

① 维达尔：《哈萨绿洲》，第172页。

饲养家禽家兔的农场，经营榨油的作坊，以牟取高额利润。这是地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哈萨，越来越多的土地向封建主、商人手里集中的趋势日益显著。胡富夫郊区的情况就是这种趋势的明证："离城市越近，园林越大。这些园林的园主也越来越多是城市上层代表人物。"①切尼写道，绝大多数的椰枣棕树园为大埃米尔、商人、珍珠商等少数富人所领有。村里的中等居民能有几株或者一株椰枣棕树，甚至只能从一株树上分取部分果实（这是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很幸福的了②。

以上考察的哈萨农业中的这些过程，不仅为农业排出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准备了条件，而且也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侵入这一地区创造了机会。

现在，哈萨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广泛地使用雇佣劳动。但是，尽管资本流入农业，国家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这里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原因在于，直到今天，直接生产者的细小经济仍然构成农业生产的

① 维达尔：《哈萨绿洲》，第 55、196 页。

②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98 页。

基本细胞。只有哈尔季、纳季兰等个别地区以及哈萨的某些农场组织了生产率较高的农业经济，广泛地使用了雇佣劳动；只有在这些地区和农场，出现了封建剥削形式削弱和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加强的迹象。可是，即便是这些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仍然广泛使用种种封建的、高利贷的剥削农民的方法。因此，上述农场等经济的存在，实质上并不改变沙特阿拉伯境内封建关系几乎独占统治地位的总的面貌。

随着贸易的增长和国家对外联系的扩大，骤然致富的商人变成了大地主。他们中间有些人组织了生产率很高的农场，这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在战前，使用雇佣劳动毕竟是偶然的现象，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农业工人劳动的使用。

以石油开采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大为特征的战后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了。可是，单一发展的国家经济妨碍着农村封建关系的瓦解，向工业、农业提供雇佣劳动力的进程也受到了阻挠。因此，农业工人大军补充得非常缓慢。哈萨的大地主由于不易找到劳动力，甚至不得已

而上书国王，控告“阿美石油公司”和一些建筑公司凭借较高的工资而诱走了农业工人①。

小商品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互相脱离，在城市人口的增长上反映了出来。战后，城市人口的增长尤为迅速。一些老的城市如吉达，从五万人增加到九十五万，利雅得从六万增加到三十五万，麦加从四万五千增加到十二万。在东方省，一些原来只有小村庄或者原来只是一片荒漠的地点，兴起了新的城镇。这样的城镇有达兰（人口一万五千）、胡巴尔（三万五千）、腊斯塔努腊（一万五千）、阿卜凯克（一万）②。

根据粗略的估计，近年来，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一至三倍。这与其说是由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殖，不如说是由于农村的破产居民不断补充城市居民的结果。如果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变成了雇佣工人，那末，在沙特阿拉伯，小商品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则是一个单纯的脱离过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66页。

② 特威切尔：《沙特阿拉伯》，第139页；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第184页。

程，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脱离后并没有转化为雇佣工人。城市里存在着大量的无业游民和乞丐。

城市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也起了变化。在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之前，城市主要是起商业中心的作用；当时，城市不是独立的力量，常受酋长和封建主的管辖。由于对骆驼、马匹、驴、椰枣的需求减少，海上各种营生日益没落，手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滞销，农业地区对城市的依赖性加强了。一支从事建筑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的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劳动力队伍在城市里成长起来。小商业资产阶级、批发商、承包商、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酋长、成长中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构成了城市里数量可观的一部分人口。

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

不久以前，反动的封建集团是外国石油垄断资本在波斯湾各国的稳固的社会支柱。中近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削弱了这些封建集团的地位。因此，石油垄断资本在仍然以封建主为主要支柱的同时，开始对它们的政治方针进行局部调整，

采取扶植正在发展之中的阿拉伯资产阶级的路线。它们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即便阿拉伯国家发生社会政治变化，它们仍然能够在这些国家保持统治地位。

石油公司的辩护士们极力吹捧的石油垄断资本对波斯湾各国的新方针，以这些国家实行所谓经济一体化为宗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迈耶揭示"一体化"政策的涵义时作了如下说明："这是各大公司的一种协调起来的努力，其目的在于通过招揽本地承包商、本地商人为公司的需要服务的途径来鼓励本地企业的发展，通过提供进口商品和本地产品的办法来满足职工购买力的需求。"① "阿美石油公司"副总经理奥利治纳提到"阿美石油公司"的政策问题时声称："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创立一个阿拉伯人的中等阶级。"② 经济学家芬尼从另一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他说："如果某一部分居民感到未来的工业和他们有切身的利害

① 迈耶：《中东资本主义》，马萨诸塞，剑桥 1959 年版，第181页。

② 《"阿美石油公司"培育它的劳工》，载 1949 年 6 月 20 日《生活》杂志。

关系，这至少会排除极端民族主义的牙齿中一定数量的毒液。”①

近东的石油垄断资本，特别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大亨，开始在为石油工业服务的行业以及商业流通部门里吸收当地资本。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建立一个与租让制共命运的庞大的本地资产阶级阶层来扩大它们依靠的社会基础，从而防备民族解放运动的增长危及它们自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一些赢利较少的企业活动移交本地企业主。“阿美石油公司”的经理们还确信，沙特工人在本地企业主的管理之下，劳动效率更高。

“阿美石油公司”早在它的活动初期，就经常使用当地的承包商。这种合作关系是因为不易招募到劳动力，而向沙漠腹地搬运重物又很麻烦而形成的。大战期间，“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当局苦于汽车运输力量不足而和骆驼主缔结了一系列合同，由他们代向哈萨各地运送地质仪器、测绘

---

① 芬尼：《沙漠企业。从当地情况看中东石油工业》，马萨诸塞，剑桥1958年版，第74页。

仪器和粮食①。1939 年，它为运输这些物资而租用的骆驼达七百头②。

1944 年成立了一个中介机构——“阿拉伯工业发展部”，代表“阿美石油公司”向地方企业主分配包工项目。“阿美石油公司”的响亮动听的声明说，赋予这个机构的职能是鼓励本地有产阶级创办工厂企业，也就是说，它实际承担的任务是强制本地资本发展“阿美石油公司”和“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开展活动所不能缺少的那些经济部门。

战后，石油工业开始加速发展，“阿美石油公司”由于美国人员和其他外国人员不足而需要另找劳动力来完成一些不太复杂的建筑工程和修理项目。这样的工程项目就被分配给通常叫做承包商的本地企业主。最初，履行这类合同的承包商有两种人：一种是负责招募劳工和负责实际施工的本地人；一种是通常监督这项工程项目的美国人或英国人③。本地承包商是愿意有外国人同他

---

① 迈耶：《中东资本主义》，第 81 页。

② K·罗斯福：《阿拉伯人，石油和历史》，纽约 1946 年版，第 155 页。

③ 迈耶：《中东资本主义》，第 81 页。

们一起执行包工合同的，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稳拿利润①。

承包商的人数随着石油加工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增长。1944 年，承包商只有两人。1947 年，已有一百零七人，他们剥削着五千名本地工人②。1955 年，承包商达二百人。单是在为“阿美石油公司”加工定货的一百二十六名承包商的企业和工厂里，雇佣工人就有九千人之多。承包商在建筑业、建筑材料工业、运输业、服务性行业以及零售商业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东方省，本地资本创办了一些生产砖瓦、熟石灰等建筑材料的小型工厂、电站、家俱厂、制瓶、制氧、造冰和生产各种饮料的工厂。各种商行、店铺纷纷开张。战后从 1945 年到 1958 年，仅胡巴尔一地的商店数目就从十家增加到二百家③。这些工商企业一般说来规模不大。1957 年，达曼和胡巴尔共有本地的工商企业一千一百四十三家，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每家雇工十名以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214—265 页。

② K·罗斯福：《阿拉伯人，石油和历史》，第 168 页。

③ 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第 204 页。

上，只是极个别工商企业拥有数百名工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千一百四十三家本地企业中，90％是在1948—1957年间创办的；这里面，在1954—1957年间开业的占全部企业的75％，而且1957年一年就占40％①。这些数字表明，75％的本地企业是在“阿美石油公司”开始执行“一体化”政策之后成立的。

关于利用本地承包商的情况，以“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如何敷设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工程为例，可以充分说明。大批私人业主参加了这项工程，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雇用着四千多名工人。例如，当美国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敷设输油管期间，最大的一名承包商专门为设在腊斯-米沙阿卜的汽车总库服务。另一个缔结了焊接油管合同的承包商开办了一所技术学校，在美国人的领导之下，由阿拉伯教师培养技术熟练的焊工。学校的经费和教师的工资全靠学员缴纳的学费维持。如果学校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出了差错，他被重新送回学校深造，他因此而必须再缴一定的学费。

① 《1957年度阿美石油公司递交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工作报告》，第44页。迈耶：《中东资本主义》，第84页。

发人深思的是，用爱克斯射线探查焊管的结果表明，本地工人焊品的瑕疵比美国专家焊品的瑕疵为少①。除了焊接油管工作之外，沙特的承包商还在建设输油管工程里承担清洗油管、涂抹沥青、包封以及各种各样的装卸工作。这一类承包商自备汽车，并拥有汽车修理车间②。

承包商也参与道路建筑工程。他们为达曼一利雅得铁路铺砌路基，直到今天他们还承担着这条铁路的维修工作。他们还参与扩建达曼港口、整顿这个港口的公用设施③、修筑达兰军用机场。学校、工人住宅、医院的建筑工程，基本上都由本地承包商承担。

本地企业主随着资金积累的增长、商业经验和生产经验的增多，开始担任更加复杂的承包项目，如制造腊斯塔努腊工厂的炼油装置上的组合部件，供石油企业使用的煤气输入装置，等等。

一些本地承包商办起了承建公司。比如，他们之中有一名在1936年当翻译出身的承包商，今

---

① 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第203页。

② 同上，第203页。

③ 同上，第204页。

天已经支配着一千二百名到一千五百名工人的劳动①。另一名本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拥有一座据估计价值四万美元的制砖厂。

在五十年代，相当普遍的一种作法是强制性地指使地方资本购买“阿美石油公司”所需用的运输工具和机器装备（空气压缩机、焊接设备）。对于“阿美石油公司”说来，租赁汽车、空气压缩机、焊接设备等等，远比它自己购置为有利。1957 年，“阿美石油公司”向本地企业主租用了六百零六部汽车，比 1956 年租用的汽车部数增加了 25%。1935 年，达兰地区只有一部汽车，现在，那里的汽车已经数以千计②。大量的载重汽车和重型装备是从美军的储备物资中买来的。一名叫做 M·穆塔里的资本家拥有十四部汽车，支配着五百名工人，他的资金据估计在十万美元左右。

“阿美石油公司”运入沙特阿拉伯的物资，大约 70% 是由承包商代为起卸、装运、存入仓库的③。有些承包商专门为“公司”的汽车库服务，

---

① 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第 204 页。

② K·罗斯福：《阿拉伯人，石油和历史》，第 160 页。

③ 同上，第 168 页。

特别是维修汽车的轮胎。达兰的一名承包商经营着一个雇用四十五名工人的汽车轮胎修配厂①。

有意思的是，地方承包商在转运物资时，对汽车的使用维护远远更为精心细致。例如，分属于若干承包商的三十六部载重汽车在四个月的繁忙运输期间，每跑十万英里只有二点七次破损事故，而美国石油公司的汽车每跑十万英里，所出事故达四点五次②。

下面引用一些数字，表明"阿美石油公司"向包修竣工的工程和向地方企业采购部件所支付的金额。这些数字也间接反映了承包企业的活动规模。1957年，"公司"在包工合同上支付了一千零五十万美元，为地方企业提供的部件支付了二百一十万美元③。1960年，它在这两方面支付的金额分别为一千三百六十万美元和四百九十万美元④。与此同时，公司自己每年在建筑工程方面支出八千万美元，为购买设备和材料支出六千万

① K·罗斯福：《阿拉伯人，石油和历史》，第168页。
② 同上。
③ 《石油时报》，1958年第1591期，第66页。
④ 《石油新闻报道》，1961年6月号，第224页。

美元①。比较一下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地方承包企业在工程建筑、装备和商品供应方面还起不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垄断资本家辩解说，在工程建筑和采购商品方面，利用本地资本的百分比之所以不高，原因在于本地资本家还缺乏足够的商业经验和生产经验。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垄断资本执行旨在限制本地资本的增长和活动的政策，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尽管招聘本地资本承建工程更为有利可图，但是，"阿美石油公司"仍然维持一个庞大的职工编制，自己从事建筑和供应工作。

"阿美石油公司"扶植和刺激小型的和微小的企业开展活动，与此同时，竭力防止国内出现大型工厂。它通过"阿拉伯工业发展部"节制分发出去的合同的利润率，增设竞争性的商号等等，就是出于这种用心。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达曼和胡巴尔就出现了两家专为"阿美石油公司"销售配件的商行，而到五十年代中期，两地竞相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238页。

销售同样配件的商行已达十五家到二十家之多，这些后起的商号几乎全是在“阿拉伯工业发展部”的赞助之下开业的①。

“发展部”规定生产的规模、成品的数量、生产的程序和销售的方式，为服务于公司的各企业划定活动地区，必要时向受庇护的企业供应原料和运输工具，最后，向这些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它通过这些途径控制承包商的全部活动，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使承包商只发挥买办的功能，实际剥夺了他们把资本投入本国工农业不同部门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工业发展部”不向承包商发放贷款和进行财政资助，借口是它不想对承包商施加压力；反之，它为这些企业效劳却要向当地资本家收取苛刻的佣金。这也削弱了国内的积累过程。

除了为数众多的承包商之外，国内也出现了一些自办工厂、独立经营的企业主。例如，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贾米勒在吉达拥有一座资产为二百五十万里亚尔的制鞋工厂，另外他还开办

① 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第202页。

了一座砖厂和一家汽车修配厂。谢赫阿卜杜拉·卡阿基拥有一座砖厂和一家糖果食品工厂。阿卜杜拉·哈希姆设立了氧气制造厂。侯赛因·法伊兹在吉达设立了机用油工厂①。

私人民族资本还创办了一些公司，例如沙特电力公司。这家电力公司草创时期的资金是九百万里亚尔。只有沙特公民才能持有股票。沙特电力公司在麦加建成了一座发电量为五百瓩的电站。这是经营大城市照明事业的第一家本国公司。

胡富夫建立了一家资金为一百二十五万里亚尔的哈萨供电公司。这家公司的经理都是著名的世代经商的家族的代表人物②。

实力最雄厚的一家民族资本公司是沙特最大的企业家、前财政大臣阿卜杜拉·苏莱曼·哈马丹经营的水泥公司。这家水泥公司在吉达和胡富夫附近各建有一座水泥工厂进行生产。吉达厂的日产量为二百五十吨，胡富夫厂日产量为三百吨。

在石油热潮中赚得巨额资产的沙特企业家，

① 别利亚耶夫：《美帝国主义在沙特阿拉伯》，莫斯科1957年版，第135页。

② 维达尔：《哈萨绿洲》，第108页。

也试图经营石油生意。

1960 年，国王的儿子萨阿卜亲王创办了“沙特炼油公司”。创办这家公司的目的是要在吉达建设一座炼油工厂和在汉志省销售、输入、输出石油产品。大家知道，“阿美石油公司”每年在沙特阿拉伯境内销售一百二十万吨石油产品(“阿美石油公司”自身的消费也包括在内)，而这家新厂准备每年生产石油产品一百万吨。

1961 年 3 月 25 日，国王颁布诏令，扩大“沙特炼油公司”的权限。公司取得全权，独立经营石油业务的所有周转环节，无限制地进行采购、运输、加工、出售石油（包括原油、石油产品、各种机油）的全部活动。根据这项诏令，“沙特炼油公司”得到了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以及在沙特阿拉伯的全境销售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权利；公司资金定为二千万美元。王室的五位成员、三名企业主和“利雅得银行”共出资金的一半。另一半资金预定在沙特阿拉伯公民中发行股票筹集。集股如不成功，其余股份仍由公司的上述发起人按比例分担。炼油厂原拟在 1962 年年底动工，由美国“拉尔夫·帕森公司”协助兴建。但是，1962 年年底

成立了全国石油和矿业资源问题组织，政府决定炼油厂的75%的资金由国家投资。工厂交给签订了九百万美元合同的美国“波默罗伊合股公司”在1964年代为建成①。

由此可见，沙特的私人资本准备剥夺“阿美石油公司”垄断国内市场的地位。

沙特企业主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经商经验的增多，力求独自满足本国的需求和供应国内的市场。在如何利用石油资源和如何对待“阿美石油公司”的活动问题上，前石油和采矿工业大臣阿卜杜拉·塔里基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明确讲出了如下愿望：“‘阿美石油公司’应当成为一家沙特阿拉伯的公司，由阿拉伯人在管理机构里担任半数的经理职务；它应当领导从钻井架到加油站的一切工作；并向政府缴纳全部利润的50%，而不仅仅是开采石油一项利润的50%。在目前，‘公司’可以随时削减石油的开采量，从而损害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沙特阿拉伯除了石油别无所有。石油对于‘公司’说来只不过是金钱，而对于沙特

① 《中东经济文摘》，第5卷第13期，1962年3月31日；1963年10月17日《外国商情资料》，第2页。

阿拉伯说来则是它的生命泉源。所以‘公司’应当本着沙特阿拉伯的利益行事。如果现在不这样做，最后将是一场总的爆发，继之而来的将是‘公司’全被收归国有。”①

阿卜杜拉·塔里基在争取提高租让费的同时，还多次提出要“阿美石油公司”自行转运和销售石油，要它作为一家民族企业向政府登记，服从沙特的法令，最后，要它放弃租让地区内所有尚未开发的地带。

意味深长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实业界人士在和“日本石油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租让协定时，置美国垄断资本的威胁于不顾，表现了毅然决然的坚定气概。这家日本公司不同于“阿美石油公司”，它自运自销石油，并在运销过程中向沙特阿拉伯缴纳从全部营业环节所取得的利润的56％。沙特政府任命公司管理机构中三分之一的经理人员，并监督公司所有阶段的活动。公司的全部支出和采购情况都由双方对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加以审核。公司的管理处设在沙特阿拉伯，它的

① 奥康诺：《近东石油》，载《每月评论》，1959年第9期，第349—350页。

帐簿留在沙特阿拉伯。有关船上交货价格、总的开采规模、每块油田和每眼油井的采油数量以及销售市场问题，“日本石油销售公司”都必须与沙特政府协商决定。

沙特阿拉伯有权采购这家日本公司油产量的10％，其中一半的付款打九点五扣，另一半货款按价照付。它采购的石油可全部行销于阿拉伯各国。公司开辟具有工业开发规模的新油田之后，沙特阿拉伯还可以购买公司的10％的股票。1961年3月，沙特政府在行使它的这一权利时决定以七百万美元取得这家日本公司的整批股份①。

“日本石油贸易公司”承诺在沙特阿拉伯领土内建设一座炼油厂，一座利用天然气的化工厂。此外，双方在协定中约定，沙特臣民应占公司职工的70％。公司在采购商品和租用油船时应优先照顾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根据这项为期十四年的协议，“日本石油贸易公司”不得将任何权益转让给任何外国政府。租让期满，公司的全部企业将无偿地转归沙特阿

① 《石油新闻报道》，1961年4月号，第154页。

拉伯所有。

沙特阿拉伯的实业界由于缺少高度熟练的技术干部和独立经营石油工业的经验，在缔结这项协定时不得不放弃合营原则，而合营关系本来是可以为本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创造直接的条件的。然而，尽管这项协定还是以取得地租的封建原则为基础，但是，以它与“阿美石油公司”租让协定的奴役性条款相比，它毕竟为民族资本提供了某些自由活动的余地。沙特阿拉伯与“阿美石油公司”缔结的协定的条款，实际上排除了民族资本投资开发本国主要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还应当指出，这项协定具有反卡特尔性质的一面。在石油营业收入的分配方面、在划分据以提成的各项业务活动范围方面，它都打破了50:50的原则。

随着沙特阿拉伯各个不同经济部门的发展，经济进步不再局限于哈萨一地，而是扩展到国内其他地区。要建设大企业、大工程，单靠一个企业家的资金是不够的。有的事业需要得到沙特阿拉伯许多封建主、富商、银行、政府乃至于国际组织的投资。这些情况不仅加强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它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阿美石

油公司”的扼制①。

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法令，鼓励国内私人工商企业的发展。例如，1957年，政府通过了“外国投资条例”。这项“条例”禁止不吸收本地资本的外国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境内进行活动。“条例”不仅适用于颁布法令之日已经存在的企业，而且也适用于未来创办的企业。但是，“阿美石油公司”和其他操纵着国家命脉的外国公司作为例外，不受“条例”的限制。其余的公司则必须严格遵守如下原则：沙特公民至少应占全部投资额的51%，并且每一外国合伙人的股份不得少于十万里亚尔；沙特职员和工人在全体职工中所占比例不得低于75%，沙特职工所占工资额不得低于45%；公司进行活动必须考虑沙特国家的宗教特征；公司的办公处必须设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一应帐目必须使用阿拉伯文记录②；外国人可以获准汇出国外的利润额不能超过投资额的20%。

“阿拉伯-意大利工程承包公司”可以列为这项“条例”对之生效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是由哈

---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236—237页。

② 同上，第235页。

吉·阿卜杜拉·阿里·列扎和“意大利海上工程公司”合伙建立的。它专门从事疏濬延布港的进港海道和建筑港口设施。它根据合同承担的工程，估计价值二百二十万美元。

1960年，政府颁布了一项限制其他阿拉伯国家侨民自由经商的法令。这项法令要求每个外国商人（其他阿拉伯国籍的穆斯林）必须寻求一位沙特籍的合伙人，并将至少51％的资本支配权移交于后者。此外，每一名外国商人从国外携入的资本不得少于十万里亚尔。这项法令颁布后，不下一万八千名阿拉伯商人被迫离开了利雅得①。

当人们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的时候，自然要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来源问题。沙特阿拉伯的本地资本家出身于王族成员、积极进取的封建主、商人、富有的官僚、“阿美石油公司”的原来职工。

沙特阿拉伯的典型的资本家是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例如，前财政大臣、水泥公司的总经理谢赫阿卜杜拉·苏莱曼·哈马丹就是这样的人

---

① 1960年9月1日《斗争报》。

物。这位精明强干的封建主善于抓住石油热门时机而发财致富。当城市迅速成长，城市房屋的租金随地价暴涨和居住面积紧张而上涨的时候，他在达曼建筑了一些现代化的别墅，以高价租给美国人。他在达曼近郊组织了设有油坊、禽舍、兔舍的现代化农场，向石油行业人员，特别是向外国人，供应鲜奶、奶油、蛋、肉。这些产品标价昂贵，只有高度熟练的石油技术人员消费得起。从达曼到腊斯塔努腊的沿途，阿卜杜拉·苏莱曼的一座座果园、菜园迤逦相望，园中出产蔬菜水果，运销各大城市①。

另一类同样典型的资本家是商业资本家。商品货币关系向纵深发展、国家取得大笔租让付款、沙特阿拉伯被卷入世界市场等情况，造成商业的兴隆。王宫、富有的官僚，“阿美石油公司”的职员日益增加对舶来品、奢侈品的需求，致使商业活动盛极一时，相继开业的大小商号数以百计。城市里和城市四郊出现的土地投机和房产投机，使一些商人赚到了数量可观的资产。

---

①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 242—243 页。

菲尔比写道：从 1955/56 年起，各大城市取消了对地价和房租的一切监督①。结果，贫民窟里的居民因为交不起对他们栖身的弹丸之地增收的租金而尽遭驱逐。在他们原来居住的贫民窟的地基上，盖起来一座座供高薪阶层的代表人物居住的新住宅。范德默伦就这一情况写道："富人们决心回避利雅得四郊生活在肮脏污秽环境中的穷人。只要自流井开凿者向他们（这些富人）担保将在布满砾石的荒漠地段上开出水源、用泵抽上水来，他们就在这块地面上营建新的住宅，并在住宅四周围上土夯的院墙。院墙以内，沙漠不见了，因为水能改变阿拉伯的景色，即便地表布满砾石，有水之后，也可以草木丛生，满园青翠。"②

有些时候，新住宅的租金超过先前 300—400％。这种情况引起了劳动者的严重不满。菲尔比写道，对富人怀着满腔仇恨的衣食无着的人们，扩充了贫苦的居民阶层③。

商人投资的部门是：随着城市的扩展而发展

①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33 页。

②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 217 页。

③ 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第 33 页。

的建筑材料行业、建筑公司以及其他能够使资本迅速获利的企业。

为数众多的承包商的社会出身是多种多样的。海尔阿拉在《新生的阿拉伯》一书中写道："许多承包商原是游牧沙漠之中、历尽艰辛的牧民；另外一些人本来是'阿美石油公司'的职工。"①"阿美石油公司"从它一开始在沙特阿拉伯进行活动的时候起，就需要一些精明强干的本地居民，为它向钻井地点运输物资、设备、粮食，为它担任土方工程等等。美国人物色所需人选，主要着眼于把这些人培养得能为公司效力，为此也协助他们取得一些物资和机器，在施工中为他们想办法、出主意②。切尼描述承包商起家的情况说："有些人只有一辆载重汽车，就开始签定运输物资和材料的合同，另外一些人招募到十来名壮工就承担土方工程，然后发展为使用成百乃至上千工人的组织。"③芬尼引证了一个实例，说明"阿美石油公司"出于自身的利益，曾经帮助一名为

---

① 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第 204 页。

②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37 页。

③ 同上，第 238 页。

公司充当采购的精明强干的沙特人组织了代销汽车备件的私人企业①。

许多承包商由于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得以在短时期内积累起来百万资产。除了利润之外，本地承包商还通过向工人放帐收取利钱、分配工人工作收取月佣金等等形式，克扣工人们本来已很菲薄的工资收入。1955年，“阿美石油公司”的壮工每日工资为六点五里亚尔。由于承包商从中克扣，工资只剩下四里亚尔②。承包商贪得无厌，甚至不惜违反本来已非常简陋的劳动立法，使壮工拿不到每日五里亚尔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

有些企业主为了保证自已能够源源不断地取得承包项目，常常拉拢“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些职员分享已经取得的利润。公司经常满足一些承包商提出的赔偿他们在履行某些承包项目时似乎遭到“损失”的要求，用以酬答他们特别是在罢工时期和国内动乱时期对公司的忠实效劳。

“阿美石油公司”担心竞争，密切注视着民族

① 芬尼：《沙漠企业……》，第161页。

②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314页；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237页。

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堵塞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可能性。

法赫德·阿米里在《沙特王国的奴隶制枷锁》一书中写道："'阿美石油公司'为了阻挠民族资本的发展，公然压制商业公司和工厂企业。它予以协助的只是生产'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公司，而对捕鱼公司、水泥公司、向城市居民供应煤气的公司则百般刁难、多方遏制。"①

"阿美石油公司"还把它的技术顾问强行派给地方企业，以追求更深远的目的。它通过这些顾问干预地方企业的事务管理，为它们造成极大混乱，使它们蒙受巨大损失。

下述情况就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个实例。利雅得—达曼铁路竣工后，沙特政府自己掌管了这条铁路。因为这条铁路在经济上、战略上都有重要意义，所以"阿美石油公司"极其勉强地同意了这一点。其后美国顾问大肆活动，于是铁路上开始出现秩序紊乱、行车误点以及种种营私舞弊现象。沙特商人要求政府整顿铁路事业。但是，

---

① 法赫德·阿米里：《沙特王国的奴隶制枷锁》，第34页。

政府除了把铁路管理权重新交给美国人掌握之外别无良策。换言之，政府的最后做法还是让“阿美石油公司”达到了原来的目的①。

“阿美石油公司”采取了许多措施，箝制民族商业的发展，使美货充斥于沙特阿拉伯市场。它先在石油企业里、而后在东方省各城市开设了许多商店，专门向工人供应食品、百货。“公司”拒绝采购本地商人向它提供的蔬菜、水果、鱼类等农产品。甚至椰枣都由它从美国加利福尼亚运来②。

本地资产阶级可以细分为两种根本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是人数众多的直接为租让制石油企业服务的资产阶级阶层（与“阿美石油公司”有联系并且依赖于“公司”的承包商）③。用切尼的话说，这一类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对于王室的触目惊心的挥霍浪费感到愤慨，对于人民的福利状况感

① 法赫德·阿米里：《沙特王国的奴隶制枷锁》，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33 页。

③ 安德列阿相、埃利扬诺夫：《近东。石油和独立》，莫斯科 1961 年版，第 170—171 页。

到惴惴不安①。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承包商的收入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于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制度，对于不是把租让制收入用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而是浪费在购买奢侈品以及其他非生产目的（例如，用于羁縻拢络部落上层人物）的现存制度深表不满。

第二类资产阶级人数较少。他们除了为以“阿美石油公司”为首的外国公司、企业完成包工项目之外，也为本国市场服务，并且和土地保持着牢固的联系②。他们是资产阶级化的封建领主。他们的大部分利润虽然得自资本主义的剥削，但是，直到今天，他们的基本财富仍然是封建地产，他们和封建制度还有种种牵连和瓜葛。尽管如此，这一类资产阶级也愿意本国市场得到自由发展，打破美国资本在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垄断地位。

这一类资产阶级从它的本性说是有内在矛盾的。它的代表人物，就其身为封建主和石油公司

---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37 页。

② 安德列阿相、埃利扬诺夫：《近东。石油和独立》，第 170—171 页。

所培养的人而言，是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和拥护者。同时，就他们的资本家身份而言，他们又不能不对封建制度的统治和外国资本家的横行霸道感到愤懑不平。如果说，在一名兼有两重性的沙特阿拉伯业主身上，作为资本家的一面占得上风的话，那也是一个渐进的，十分痛苦的过程，因为形形色色的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还能够在现存制度的范围之内得到一些发展，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都已经痛感到国家的独立发展因有外国奴役和封建桎梏而受到束缚。资产阶级还处在刚刚形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中。但是，资产阶级在国内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益加强。

* * *

沙特阿拉伯的民族资本主义只是国内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它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汪洋大海中只是一个孤岛。

美国垄断资本家正在继续榨取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业创造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这种榨取的后果造成了民族资本积累速度极端缓慢、国内市场在

扩大容量上受到了限制。美国垄断资本依靠封建贵族和部落贵族的代表人物，保存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沙特阿拉伯的生产力陷于停滞状态，以此阻挠沙特阿拉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沙特阿拉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毕竟不是它所能遏止得了的，沙特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稳步成长就是证明。

工 人 阶 级①

沙特阿拉伯缺少制造工业的许多部门，这种情况大大缩小了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力市场只限于供求一些基本上并非技术熟练的工人。当然，近年来，随着民族企业的创建，对劳动力的需求有了某些增长。

在帝国主义剥削造成资本主义迟缓而畸形发

① 关于工人阶级的起源和状况，我们基本上是以石油工业工人为例进行考察的，因为东方省内的石油工业区是沙特阿拉伯惟一的现代重工业发源地。石油工业在沙特阿拉伯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同样，石油工人在数量上也构成了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

展的情况下，仍然与土地和本部落保持联系的雇佣工人构成了沙特阿拉伯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工人。这些目不识丁的工人认为，到石油企业和城市里劳动是临时性的“打短工”。他们所以外出受雇，主要为的是免于沦为饿莩。结果造成了国内劳动力的巨大流动性。流动性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剥削残酷，游牧民和农民不适应新的作息制度和生活节奏。“阿美石油公司”对本地工人建立的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这种剥削方式代替了主人和佣工之间的家长制关系。

下列数据表明了劳动力的流动情况。在1953年以前，“阿美石油公司”每月雇用六百名工人以替补走掉的工人，一年之内，它更代的工人达本地工人全部编制的一半。在不同时期内，“阿美石油公司”所属各企业里共有十六万名阿拉伯工人作过工；到1956年底，“阿美石油公司”的本地工人流动率为12%，1958年为10.4%，1959年为6.3%①。

① 芬尼：《沙漠企业……》，第85页；《1959年度阿美石油公司递交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工作报告》，第22页。

沙特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不稳定性，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单一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常常是暂时的，而不是稳定的。比如，在横贯阿拉伯半岛输油管全面开工时期（1947—1950年），被雇用的工人达一万四千人。输油管工程竣工后，在1954年年中，在输油管沿线的油泵站做工的工人只剩下了一千一百名。

兴建大型工程时期雇佣工人数目的骤然增加、工程完毕后雇佣工人数目的剧烈减少，产生了不良后果，因为被解雇的劳动力在沙特阿拉伯的其他经济部门找不到工作。

1956—1960年建筑热潮转入衰退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在工人阶级人数并不算多的情况下出现了大批失业现象（官方数字为二万四千人）。

主人和雇工之间传统形成的关系，使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某些特点。

战后，石油工业扩大了。在这以前，沙特阿拉伯劳动力的主要雇主是地主、商人、富裕的手工业者、部落贵族。那时候，主人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还保持着宗法性质，也就是说，在这种关系下，主人可以惩罚雇工，可是，同时也要对雇工有

所庇护。主人一方面体现权力和威势，另一方面也得照应雇工的一些困难，并随时给予帮助。一个在雇工期间表现不出督责严峻的主人会丧失尊严，同样，在非常情况之下，例如雇工患病或者他的儿子成婚，主人不登门造访，不代为谋划，这种主人也保不住他的威信。每逢宗教节日，雇工必须拜访主人表示礼敬①。

劳动力通常是经人引荐而受雇用的。如果有了一项美差需要用人时，雇主的亲友就向他推荐能够信赖的人选。这种推荐使得雇主不能不雇用受荐举的人物，即便事后证明并没有雇工的需要。至于完成普通的活计，特别是临时性的活计，雇主一般是让他的管事人员代觅必要的劳力。

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家族关系、社会地位、个人忠诚，常常超出利益的考虑。这些关系掩盖着残酷的剥削。

“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和“阿美石油公司”的管理机构延揽酋长充当招募劳动力的中介人，从而卓有成效地利用了种种传统形成的雇用劳动力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66—167页。

的方式。“阿美石油公司”拨出一部分发给游牧民工人的工资，转酬他们所属部落的酋长。这些游牧民工人常常是被强行赶进石油企业的，在“公司”活动初期尤其是这样。所以，游牧民部落的酋长实际上也参与瓜分遭受残酷剥削的石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雇佣劳动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而有了新的组织形式。达曼、胡富夫、利雅得相继成立一些专门的招工办事处。“阿美石油公司”总办事处的代表每星期都到这些招工办事处来，择优录用招工处已经挑好的待雇工人。每周在这些招工办事处录用的工人不下百名。招来的工人在“公司”的工头监督下行动。应招者只要持有政治可靠的证件，即有入选的可能。

1953年，“阿美石油公司”编制了一份确定每个沙特阿拉伯人各适合于某种专业的专门试用计划。工人根据考核结果而被分为若干组，接受不同的专业训练①。

“阿美石油公司”竭力压低职员和工人的工

① 芬尼：《沙漠企业……》，第91页。

资，以便把生产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用低工资的阿拉伯人逐渐取代高薪的美国工人，特别是由于租让协定作为基本条款之一，明文规定了“公司”必须从本地居民中培养技术干部，“阿美石油公司”不得已而开办了一些工人训练班。由此可见，公司的这一措施决不象资本主义辩护士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出于垄断资本家想为沙特阿拉伯培养技术熟练的民族干部的善良愿望，这更与他们的“传播文明的使命”毫不相干。

现代石油工业技术极其复杂，这种复杂的技术甚至要求辅助人员也得经过一定的专门训练。然而，昨天的菲拉赫（农民）和贝多因（牧民）甚至没有受过启蒙教育。

“阿美石油公司”设立了培训技术工人的专门部门。“训练部”担负双重任务：教给沙特阿拉伯人一些技术，训练美国人与本地工人打交道①。1949年，“阿美石油公司”批准了“训练部”草拟的一项四年制培训计划。这份计划拟对没有技术级别的八千多名阿拉伯工人施以专门训练，另外提

---

①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第193页。

高八百名工人的技术水平，并计划从后一类中选拔能力最强的技工给以进一步的培养，使之胜任行政部门工作或者成为工程技术人员。

所有受雇于公司的年在十六岁到四十岁的男工，在分配工种之前都要接受初步训练，而后被派上“阿美石油公司”各企业的固定工作岗位，在工头和技术人员的监督下养成做工的习惯。他们晚上在补习班学习，取得一些专业方面的理论知识。在勘探过程中，在采油操作中，在腊斯塔努腊炼油厂内，在胡巴尔和腊斯塔努腊的港口作业里，沙特阿拉伯人当上了辅助工；他们还学到了旋工、钳工、焊管工、汽车司机、拖拉机手、推土机手等等一技之长①。

最有才能的沙特人被送进学习中心，接受相当于中等技术学校程度的专科训练，并取得升入高等技术学院的资格。在达兰开办了这样一所学制三年的高等技术学院。它招收学习基础最好、体格最强的工人入学。

应当着重指出，学习中心进行教学活动，是

① 桑格：《阿拉伯半岛》，第107—108页。

要把学员培育成驯顺的工人，使他们养成卑屈的奴性。学习中心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鼓吹美国垄断资本家带给沙特阿拉伯的“福祉”，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一些才能最高的沙特阿拉伯工人由“公司”出资送往美国的高等技术院校和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深造。1959 年，有七名工人被送到美国，十五名被送到黎巴嫩学习。

1959 年，在各种技术训练班学习的沙特阿拉伯工人共有六千零八十六名。

1953 年，“阿美石油公司”在舆论的压力下与沙特阿拉伯政府议定，从租让费中拨款在东方省修建十一所初级学校（容纳学生三千三百名）。“阿美石油公司”根本无意提高沙特阿拉伯人民的教育水平，因而对施工采取了难以置信的拖沓态度。这些校舍直到 1962 年方才交给沙特政府①。

在“阿美石油公司”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工龄、因而也具有一定技能的常备工人队伍。1959 年，在受雇于“阿美石油公司”所属各企业的

① 汉密尔顿：《美国人和中东石油》，休斯敦，德克萨斯 1962 年版，第 168 页。

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名沙特阿拉伯工人之中，四年工龄的有二千一百一十八人，五至九年工龄的有五千零八十三人，十至十四年工龄的有三千二百七十九人，十五至十九年工龄的有九百一十六人，二十至二十四年工龄的有二百八十一人，工龄在二十五年以上的有五人①。这些工人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石油工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骨干。但是，沙特阿拉伯的熟练工人阶层在全体石油工人中还是数量不大的。然而，担任要求具备一定技能的工种的沙特阿拉伯工人数目与年俱增。1953 年，在一万三千四百名沙特阿拉伯工人中间，只有八百人具有熟练技能，仅占全体工人的 6%。到 1959 年，在一万一千七百名沙特阿拉伯工人中间，已有三千一百名取得技术级别，占 26.5%。在沙特阿拉伯人中开始出现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根据“阿美石油公司”的总结报告，沙特阿拉伯熟练工人数目四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多。但是，必须指出，对技术干部进行培养，一般说来并不

---

① 《1957 年度阿美石油公司递交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工作报告》，第 29 页。

因此就授予他们和外国人权利均等的独立工作机会。“阿美石油公司”的高级行政技术人员几乎完全是由美国的和西欧的专家组成的。1959年，只有四十四名沙特阿拉伯人进入了“阿美石油公司”的领导层；同年，经过坚持不懈的要求，终于有两名沙特阿拉伯人进入了董事会。

“公司”开展专门教育、并使之普及几乎全体工人的计划，虽然受到大力宣扬，但是，沙特阿拉伯人主要还是担任笨重的、非熟练技能的工种，至于临时工、季节工的情况更是如此，无待赘述。这种情况也是不难理解的。美国垄断资本家并不想花费巨额资财培养大量本地工人，为沙特阿拉伯造就一支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前石油工业大臣阿卜杜拉·塔里基就此发表过颇有趣味的谈话，他在1957年强调指出，自从开采石油以来，为时长达二十年之久，然而国家还没有必要的专门人才①。

“阿美石油公司”采取一种符合它自身的利益、能够人为地扼制沙特阿拉伯国家发展的形式，

① 1957年4月23日《商业杂志》。

并且也本着这样一种速度，来进行从本地人口中培养技术干部的工作。芬尼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这种作法的理由："公司只要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使之不至于被剥夺或被收归国有，就必然在培养和提拔本地人员问题上小心翼翼，不敢放手。"① 与此同时，"阿美石油公司"又不得不继续培养一些熟练工人，从中制造工人贵族，使之成为它的社会支柱。

工 人 的 状 况

"阿美石油公司"取得的巨额利润，是对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结果。其具体表现是：工人的工资低、劳动日长、劳动高度紧张、生活起居条件极其艰苦，另外还备受种族歧视政策的压迫。"阿美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开采一吨石油，只消花费一点七美元，开采成本、付给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提成、运往波斯湾口岸的运费等一应开销均已包括在内。然而，每吨石油出售价格竟达十七美元。

① 芬尼：《沙漠企业……》，第126页。

沙特阿拉伯经济落后，封建残余到处存在，奴隶制度虽经明令（1962年）取消，实际依然保存，美国多年统治造成资本主义畸形发展，这些情况有利于雇主压低劳动力的价格，把劳动力的价格规定得远远低于劳动力的价值。

在1962年以前，为了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对奴隶和半牧奴农奴进行了残酷无情的剥削。“阿美石油公司”在它的各个企业里使用奴隶。奴隶身受“公司”和领主的双重剥削，他们挣得收入的全部归主人所有①。奴隶的工资照例少于其他工人。“阿美石油公司”通过中介人招来的工人，处境也和奴隶仿佛。这种中介人常常就是部落酋长或是高利贷商人。他们利用牧民和农民依附于他们的地位，把一些奴役性的合同条款强加在这些牧民和农民头上，勒令他们在一定期限之内为“阿美石油公司”或其他外国企业劳动。奴隶向主人缴纳工资的全部，半牧奴农奴工人向本部落酋长缴纳工资的十分之一②。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合同工的工资加上付给中介人的佣金的总数也低于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148页。

② 《国际劳动评论》，1957年3月号，第195页。

石油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额，正因为如此，公司才有可能把这笔差额据为己有。

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因素起作用，由于农业人口日益过剩，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从而更有可能对工人进行超额剥削。

在“阿美石油公司”活动初期，沙特阿拉伯工人的工资虽然能够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略略高出于破产的牧民或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这种生活水平毕竟是很低的，是满足不了正常需要的。从1952年9月9日起，“阿美石油公司”所属石油企业的壮工的日工资定额被提高到五里亚尔；在此之前，他们每日只领到三至三点五里亚尔。

由于国内民族解放运动和石油工人罢工斗争日益加强，“阿美石油公司”被迫几次提高工资定额。1957年，壮工的工资定额提到七点五里亚尔（二美元），也就是说，沙特阿拉伯人的名义工资比1951年增加了一倍半。但是，必须考虑到，1957年底，里亚尔曾经大幅度贬值，而根据某些估计，物价只在1956—1958年间就上涨了40％①；因此，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即便有所提高，实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200页。

际提高也并不多。"阿美石油公司"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极力掩盖这一事实，由于沙特阿拉伯不对物价和生活指数进行统计，"公司"也得以抹煞这方面的真象。

下面是"阿美石油公司"工人的最低日工资（单位：里亚尔）和逐年变动情况①：

年份	最低工资额	年份	最低工资额
1945	1.5	1954	6
1950	3	1955	6
1951	3.5	1956	6.5
1952	5	1957	7.5
1953	5		

在建筑行业和为"阿美石油公司"的需要服务的企业里，工人的工资待遇要更差一些。许多承包商向他们的工人支付的工资，少于法令规定的最低限额五里亚尔；他们还违反规定，休息日、规定时间以外的工作和休假不发工资。

如果说，近年来石油工人的状况也有所改善的话，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技术级别提高了（工

① 乔治·连佐夫斯基：《石油和中东国家》，贝鲁特 1961 年版，第 310 页。

资随着技术级别的提高而提高），另外是由于每一名受雇的工人的劳动产品量显著增加了，也就是说，工人受剥削的强度更加强了。例如，工人的工资从 1951 年到 1957 年增加了一倍半，但是，受雇用开采石油工业中的每一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点三倍①。

上文已经指出，在“阿美石油公司”所属企业里，技术级别不同的工人，工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每个本地工人要想取得较高的技术级别从而取得相应的工资，必须具有在“阿美石油公司”工作不下七年的资历②。

石油工人的工资虽然高于其他经济部门雇佣工人的工资，但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是在每日六到十三里亚尔之间摆动。1959 年 10 月 20 日巴格达《人民团结报》写道：工人靠这点工资只能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下列数字特别明显地令人看清“阿美石油公司”如何靠压低工资水平而发财致富：在 1956 年，

---

① 安德列阿相、埃利扬诺夫：《近东。石油和独立》，第 60 页。

② 1958 年 5 月 19 日《呼声报》。

"阿美石油公司"发放给石油工人的工资总额是一千七百万美元，而利润总额不下三亿六千五百四十万美元①。

在 1947 年实施劳动法之前，一般说来，每个劳动日的时间是不受什么限制的。虽然劳动法明文规定了八小时工作日和六天工作周，但在现实生活中实行的是十小时工作日。业主还常常援引劳动法第十条来掩盖延长劳动日的行为。劳动法第十条规定：遇有临时和非常情况，每一昼夜的劳动时间可以延长到十一小时②，但业主应当报告沙特政府的官方代表，并对每一小时的加班劳动支付比通常的计时报酬多25％的工资。1953年—1956 年罢工期间，石油工人提出确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这证明劳动法的规定并没有得到遵守。在这里，不妨指出，1958 年，美国国内石油工人每周工作四十点九小时③。在气温达三十度至四十度的盛暑季节，即令不加班加点，已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 230 页。

②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43 页；《世界工会运动》，1954 年第 2 期。

③ 《现代商业概览》，1959 年 2 月号，第 13 页。

经持续很长的工作日就十分艰苦了。工人可以歇工的只是穆斯林的主要节日。

“阿美石油公司”工人的住宿条件也是很恶劣的。桑格写道，在1949年以前，“阿美石油公司”一般是不负责向有家属的工人提供住房的。单身工人的住宿情况也不见佳。桑格指出，在1951年以前，50%的沙特阿拉伯工人住在帐篷或棕枝搭盖的窝棚里。后来盖起了供应水、电、煤气的土垒的和石砌的永久性营房式建筑。但是，这些营房只向已为“公司”服役多年、尚未婚配的工人提供铺位（而且收取租金）①。基本工人群众仍然在极不卫生的环境中生活，拥挤不堪地住在帐篷里（每十人挤住一顶帐篷）②或者营房以外的巴拉斯提③棚舍里。

如果按工人总数计算，住宿的保证率更低。

切尼对达兰的工人住区做了如下描述：“围绕清真寺四周的是砖石住房；这些砖石住房之外是开阔的场地，上面布满了按军营样式排列的帐幕。

---

① 桑格：《阿拉伯半岛》，第109页。

②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81页。

③ 巴拉斯提，参看本书第357页。——译者

数千名低薪工人，其中大多数是沙特阿拉伯人，就住在这里。营地之外是椰枣棕枝搭成的无数棚舍，凑集成为一个狭长的城市。这里住着带家眷的工人和达兰的其他住户。”①

1953年9月13日贝鲁特《呼声报》对美国工人住宅和本地工人住区做了比较，它写道：“美国职工和其他外国职员居住的庭院与阿拉伯工人栖息的贫民窟相去何似天壤。阿拉伯人的棚舍里缺少最起码的家庭生活用具，至于美国人享用的各种舒适设备更无从谈起。”

从那时候以来，居住的情况好了一些。但是，大部分工人仍然住在土坯垒砌的营房里，有些人住着椰枣棕枝搭成的窝棚。在工人村，供水设备还很糟糕，工人们要求“阿美石油公司”为他们建筑象外国人住宅区设备一样的住宅区，并和对待国外聘请的专家一样地向他们免费提供住房。

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人的艰苦的劳动条件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迅速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他们中间很多人做工时间不长就不得不离开石油行业。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也由于缺少足够完善的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26页。

保健事业。“阿美石油公司”所属各石油企业共有三所医院，分别设在达兰(病床三百六十)、阿卜凯克(病床二十五)、腊斯塔努腊(病床一百五十五)。有些村落有医疗站进行工作。在沙特阿拉伯，大部分人患有肺结核和疟疾；70%的人口感染砂眼，40%的人口害着梅毒，儿童死亡率极高①。考虑到这些情况，不难看到，区区几所医院，显然是不敷需用的。

“阿美石油公司”的管理当局常常利用工人的患病作为甩掉工人的手段。根据劳动法第十六条，工人在一年之内缺勤十五天以上或者因病连续歇工七天，业主就可以予以解雇。“公司”在想要解雇不合心意的工人的时候，就把他送到腊斯塔努腊医院。他在医院里准会被检查出来患有肺结核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疾病，因此接到卧床休养的劝告。

劳 动 立 法

1947年10月，沙特阿拉伯开始实施劳动法。劳动法的出现是“阿美石油公司”职工在1945—

① 《美国对阿拉伯东方的政策》，第251页。

1947 年进行一系列经济罢工斗争所取得的结果。这些劳动法多多少少限制了剥削，所以是沙特阿拉伯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成就。劳动法既适用于外国公司雇用的工人，也适用于雇工十人以上的本地工、农、商业企业的工人。

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六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年公休十日和病假五日，照发工资。这项法令准许使用十岁以上童工的劳动。它规定了加班加点的办法和不同技术级别的不同工伤抚恤制度。劳动法宣布，财政部有权随时视察任何企业，听取业主和工人双方关于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情况说明。财政部还有权要求业主保障履行劳动法明文规定的业主对工人承担的全部义务。劳动法建议业主开设按公平价格向工人出售食品、服装、百货的商店和售货部，创办保障劳动者的“健康和福利”的医院、学校、图书阅览室。

沙特阿拉伯的劳动立法还是很不完善的。例如，劳动法根本忽视了本地工人成立工会组织的权利，也只字不提女工或农场工人的各项权利。根据劳动法第五节第六条，业主有权在任何时刻解雇他不中意的工人；作为纪律处分而开除工人，

甚至可以不发给任何离职补贴。劳动法第十条禁止工业企业录用未经财政部特别准许的工人。年老退休，没有养老金的照顾。

劳动法实施后，工人多次建议政府修订这项法令。工人们要求让业主承担更广泛更具体的义务。所有这些建议都被否决了，因为本地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致反对可能给他们增添新义务的任何改动。

劳动法虽然付诸实施，劳资冲突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些冲突常常是由于业主拒绝向工人照发合同中规定的款项和拒绝给予工伤抚恤引起的。大部分控告案件肇端于业主虐待工人，有时是因为业主拒绝提升工人的技术级别。在以前，这一类争端都由诉讼双方直接谈判或者由仲裁官（传统上都由当地埃米尔或酋长担任）评判而得到解决①。

现在根据劳动法，所有劳资冲突必须提交仲裁。仲裁委员会通常是由二人组成的，一人由业主任命，另一人由政府任命。如果两人做不出一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68页。

致的决定，政府另行任命一名首席仲裁官。“阿美石油公司”是有一批老练的讼师维护它的利益的，没有工会组织的沙特阿拉伯工人只好依赖政府指派的仲裁官。为时不久，工人们就目睹了通过仲裁来维护他们的权利导致怎样的结果。在经过仲裁处理案件后，工人不是丢掉了工作，就是一贫如洗。工人中间怨声载道。为了安抚愤恨情绪达到危险地步的工人，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类似法庭的专门审理劳资冲突的机构——劳动局①。

1950 年，直辖于财政部的劳动局开始执行职务。劳动局设总局于达曼，设分局于东方省的一些城市。劳动局的职务是：监督照章实施劳动立法，监督业主履行合同的条款，排解劳资纠纷。劳动局的官员登记劳动冲突案件，搜集必要的材料，听取诉讼双方的申诉，而后做出判决。争执的双方任何一方对判决感到不满，都有权向总局提出申诉，总局即对案件进行复审。总局复审时，不服判决的一方可以请求东方省的埃米尔乃至国王过问案情。

---

① 法赫德·阿米里：《沙特王国的奴隶制枷锁》，第 30 页。

劳动局的第一任局长是被“阿美石油公司”收买了的阿卜杜拉·伊本·乌德万。因此，大部分案件判成“阿美石油公司”胜诉，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1953年罢工成功，里扎克·拉伊斯被任命为劳动局长，代替了阿卜杜拉·伊本·乌德万。新局长力图做出公道的裁判。他尽力使“阿美石油公司”停止用外籍工人、特别是用巴基斯坦工人代替它不中意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人的作法。“阿美石油公司”企图拉拢里扎克·拉伊斯，没有收到效果。于是它诬陷里扎克·拉伊斯，指控他进行危害国家的活动，并且调唆东方省埃米尔与之对立。里扎克·拉伊斯被迫去职。

劳动局第三任局长是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穆阿马尔。他的方针也是维护沙特阿拉伯工人的权利，因而成了一个出名的“共产党人”。“阿美石油公司”一再进行挑拨离间，这位不受贿赂、不违背工人利益行事的伊本·穆阿马尔终于被撤销了职务①。在“阿美石油公司”的坚持要求下，死心蹋地为“公司”效劳的图尔基·伊本·阿恰尚被

① 法赫德·阿米里：《沙特王国的奴隶制枷锁》，第32页。

任命为劳动局长①。图尔基·伊本·阿恰尚禀承主子的训令，把1956年的示威描绘成外国策动的暴乱。他后来用劳动局的名义在黎巴嫩《电讯报》上发表文章，企图证明1956年的示威和罢工似乎是外国主使的行动、国王禁止罢工示威的法令充满了对工人的体贴关怀。他还声明，外国报刊关于沙特阿拉伯近期事件的报道与实际情况概不相符②。由此看来，劳动局处处偏袒“阿美石油公司”，就毫不奇怪了。这也说明，为什么工人在递交国王的请愿书中要求撤换“阿美石油公司”的走狗图尔基·伊本·阿恰尚的职务，要求把劳动局改组得能够真正为工人的利益服务③。

1953年10月罢工期间，为审理“阿美石油公司”的罢工工人和业主之间的劳资冲突而成立了一个王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变为隶属于大臣会议之下的诉讼委员会，专门解决直接涉及国家利害的重大劳资冲突。“阿美石油公司”也逐渐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了它的工具。这个王家委员会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108页。
② 同上，第42页。
③ 同上，第88页。

执行镇压和恫吓工人的政策。如果工人们批评“阿美石油公司”，并且要求成立未经政府和“阿美石油公司”之间达成协议的工会或者其他组织，它就要给予这些工人以开除处分，并剥夺转入其他企业作工的权利。1956年，当国王委派这个委员会调查示威原因的时候，工人们提出坚决抗议，表示他们对这个委员会的不信任。

劳动局和诉讼委员会共同负责解决劳动和雇工问题，但是各有各的一套规章制度，这使它们的行动反而难于调协一致。同时，吉达还有一个申诉局，这更使头绪纷繁。这些重叠机构的存在造成了正如切尼所说的以下后果：“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紊乱。管理劳动的两个机关相互越权，相互取消对方做出的判决……”① 这些情况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招致这种不满的原因不仅在于解决劳资冲突的体制本身，而且在于据以解决这些冲突的劳动立法就有极大的局限性。

在制定劳动立法的时候，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外国资本的利益。《沙特统治的地狱》(这是“民族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272页。

改革阵线"的一部文件和论文集)一书讲到:"劳动法是'阿美石油公司'参与制定的一项有缺陷的法律。这是一项不公正的法律。它不能满足阿拉伯工人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它反对工人的利益,保证'阿美石油公司'对阿拉伯工人的统治。然而,即便是这样一项残缺不全的法律,也没有无条件地付诸实施:工人没有固定的工资、没有固定的工时、没有劳动保护的保障。谁胆敢公开反抗这种耻辱的地位,等待他的是禁锢和刑讯。"①

国王慑于罢工运动的增长,在1956年6月11日颁布了禁止租让制石油企业中举行罢工的法令。法令第一条禁止三人以上的职工有组织地擅离职守或者停止工作。违犯这一条规定的职工将判处至少一周的监禁,而调唆犯至少下狱一年。法令第二条禁止工人参加示威游行,或者躲在幕后提出和支持某些要求。示威参加者判处至少一年徒刑,组织者和领导者判处两年徒刑。法令的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凡组织、策划职工闹事并且在闹事时使用武力、威吓以及其他暴力手段者,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307页。

判处徒刑三年以上，刑期满后业主不得加以雇用。第五条授权东方省埃米尔处理违犯上述条令的职工，必要时可予以解雇或者逐出本省。流放地点和期限由埃米尔确定①。

总地说来，1947 年的劳动法虽然在部分地限制奴役性的劳动条件、多少改善工人生活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沙特阿拉伯的劳动立法的性质是落后的、反动的。沙特阿拉伯的劳动立法的反动性首先在于沙特阿拉伯的工人被剥夺了成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

成立工会遭到禁止，真正的劳动立法又不具备，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家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展畸形、工人阶级人少势孤、国内除了炼油工业之外别无其他大型工厂企业。而使沙特阿拉伯的工会活动受到禁止的主要政治因素则是美国在沙特国内的专横跋扈。美国垄断资本家千方百计对抗劳动立法，唯恐劳动立法会在某种程度上切实限制它对沙特阿拉伯工人的剥削。

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常常企图用这样一种说法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37 页。

来解释沙特阿拉伯的劳动立法的反动性，即它的工人阶级似乎还没有成熟到能组织工会的程度。"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当局广泛地利用它的宣传机构（报纸、无线电、电视台），竭力制造一种印象，好象在它所属的企业里没有什么要求成立工会的动向，虽然工人们在1953年到1956年提出的要求之一恰恰就是组织工会。

但是，尽管"阿美石油公司"的压迫日益强化，沙特阿拉伯的无产阶级在近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加强了阶级斗争，打破了公司在不同的工人集团之间设置的民族、宗教、经济藩篱。它通过学习而懂得了它的主要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并且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坚决的斗争才能战胜这个敌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批有知识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把越来越多的落后工人团结到自己周围，从而为未来的工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1961年5月16日沙特阿拉伯《古莱氏①》周刊对国内的劳动立法作了正确的评价。这份周刊在提到工人寻找工作必然到处碰壁时指出，谋职

① 古莱氏本为穆罕默德出身之氏族名称。——译者

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劳动法禁止工人象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建立向当局表达工人利益的工会之类的职工联合组织。《古莱氏》周刊在着重指出沙特阿拉伯的劳动立法的反动性时写道:“这些法令是十五年前颁布的。在根本问题上，这些法令从来没有改动过。例如，从来就不准许工人成立工会，甚至组织社团，开办俱乐部、图书阅览室。沙特阿拉伯工人领教的种种苦难证明，这种立法对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在实行这种残酷的立法的情况下，主管劳动问题的行政当局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人们希望的倒是劳动部(1961 年建置，全名作“劳动与社会事务部”——尼·普罗申注)的负责官员能够本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先对这种立法进行一番修订。”

“分而治之”政策与民族歧视

殖民主义分子惯用的“分而治之”原则，“阿美石油公司”奉之为圭臬。它故意从不同的国度和属于相互敌对的穆斯林教派(十叶派和逊尼派)的民族中招募工人，并且在发放工资和分配职务方

面执行种族歧视政策。

"阿美石油公司"职工的民族成分的复杂，从下列 1959 年的数字可以了解其大致情况：①

沙特阿拉伯人	11 682	意大利人	49
美国人	2 464	亚丁侨民	37
巴基斯坦人	843	苏丹人	60
印度人	766	荷兰人	8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343	其他	5

1953 年的罢工，用切尼的话说，使"阿美石油公司"失掉了对工人的控制，甚至于使它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②。在这次罢工之后，"阿美石油公司"大力清洗最有觉悟、最富于革命精神的工人和职员。在罢工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八千名工人以共产主义的罪名而被解雇。罢工期间和沙特工人一致行动的其他国度的阿拉伯工人被裁减到最低限度。这有"阿美石油公司"所属企业的下列雇工数字为证③：

---

① 莱布基彻、伦茨、斯坦内克：《阿美石油公司手册》，第65页。

②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67 页。

③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308 页。

	1953年	1955年
来自巴勒斯坦的工人	1 700	250
来自巴林的工人	340	50
来自苏丹的工人	1 230	170
来自亚丁的工人	770	62
来自也门和哈达拉毛的工人	440	25

与此同时，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工人和职员的数目从1953年的10.8%增加到1955年的12.2%。表Ⅱ引用的是"阿美石油公司"各企业的劳动力消长情况的官方数据①。

"阿美石油公司"因此一举两得：首先，它通过增加其他民族的工人数目阻挠工人反抗压迫者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其次，它让巴基斯坦和印度人担任工段长、监工等中下层领导环节的职务，付给他们的工资少于付给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的工资。

这样的政策收到了效果。1956年的示威和罢工已和1953年的罢工情况不同，由于要害部门都

① 乔治·连佐夫斯基：《石油和中东国家》，第333页。

表 II

民　族	1950 年		1952 年		1954 年		1956 年		1959 年	
	工人数	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	工人数	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	工人数	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	工人数	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	工人数	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
沙特阿拉伯人	10767	62.1	14819	59.7	14172	64.9	13213	67.3	11682	71.9
美国人	2826	16.3	4067	16.4	3141	14.4	2878	14.7	2464	15.1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826	4.8	1083	4.4	858	3.9	479	2.4	343	2.1
意大利人	693	4.0	1046	4.2	479	2.2	172	0.9	49	0.4
亚丁的阿拉伯人	672	3.9	663	2.6	345	1.6	175	0.9	37	0.2
印度人	667	3.8	1110	4.5	1034	4.7	1056	5.4	766	4.7
巴基斯坦人	455	2.6	1320	5.3	1415	6.5	1334	6.8	843	5.2
苏丹人	343	2.0	508	2.0	222	1.0	83	0.4	60	0.4
荷兰人	……	……	91	0.4	54	0.2	33	0.2	—	—
其　他	86	0.5	131	0.5	126	0.6	193	1.0	13	0.1
总　计	17345	100.0	24838	100.0	21846	100.0	19616	100.0	16257	100.0

掌握在本地工人贵族代表以及巴基斯坦人、印度人、意大利人等外国人手中，所以没有影响石油企业的开工①。

每个民族的工人各有为他们修建的营地和住区。例如，石油城达兰分别有三处居住区，第一区住美国人和欧洲人；第二区住东方工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第三区住本地工人。外国专家区的居民不得采取任何表示同情支持本地工人的行动。甚至不得与本地工人交往，违禁者给予逐出沙特阿拉伯的处分。

"阿美石油公司"广泛利用宣传工具来煽动逊尼派和十叶派之间的教派对立情绪。逊尼派工人被禁止与十叶派工人共住一个住区、一个街坊、甚至一条大街。不同国度的阿拉伯人也不得聚居在一起。

1953年10月罢工期间工人们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阿美石油公司"停止执行种族歧视政策，停止挑唆不同民族工人互相对立。但是，罢工虽告成功，"阿美石油公司"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行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308页。

动。例如，达兰的美国工人住区改名为高级人员住区，行政当局向工人们解释说，以后住宅区不再按照种族特征和民族特征居住，而是按照“阿美石油公司”的三种基本类型的职工分为高级人员住区，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工段长、监工住区，非熟练工人住区。实际上，各住区仍然保留着各民族的面貌。例如，高级人员住区主要住的是美国人。在他们看来，沙特阿拉伯工人住区自然而然地应与欧美职员住区分开。达兰的美国职员住区安装着在沙特阿拉伯条件下应有尽有的各种舒适设备。本地工人只有作为服务修缮人员才被准许入内。

根据与沙特阿拉伯政府缔结的协定，如果本地石油工人具有和外国专家同等的技能，并担任同样的工作，“阿美石油公司”就应当向他们支付与外国专家同等的报酬。然而，在实际上，美国专家的工资超过沙特阿拉伯熟练工人的工资二点七倍①。不仅如此，在发放工资时，外国工人和专家领取美元和英镑，本地工人领取里亚尔。在

---

① 1959年9月29日《人民团结报》。

本国货币里亚尔币值不稳定的情况下，这更降低了本地工人原来已经很低的实际工资水平。

所有各种类型的工人都对民族歧视感到不满，当然，不满的程度各有不同。利普斯基承认，"公司"里的沙特阿拉伯籍行政人员虽然表面上很尊重美国人的领导，但是，在有教养的阿拉伯人中间，有些人目睹西方专家与阿拉伯人生活水平相差悬殊，也不时表现出愤愤不平。他还指出，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专家之间隐然存在敌意。阿拉伯人常常发表他们的观感，认为大多数西方专家为人粗鄙而且冷酷①。

美国垄断资本家在工人中间制造民族仇恨，煽动相互猜忌、教派对立情绪的企图，只能延缓阶级意识的觉醒，但是决不能遮断合乎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

工人贵族的形成

1953年罢工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家开始加紧培植工人贵族，以便巩固自身地位，大大减少劳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61页。

动力的流动性。他们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制造一个社会阶层，使之不仅成为垄断资本家依赖的支柱，而且构成沙特阿拉伯日益增长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基础。工人贵族被赋予种种特权。例如，技术熟练的石油工人——本地工人贵族，工资高出普通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四、五倍到十倍。熟练工人的每月工资为二千一百三十五里亚尔，而本地基本工人群众的每月工资只有一百八十到三百九十里亚尔①。同时必须指出，沙特阿拉伯的专家奇缺也促成了工资中的这种高低悬殊。

壮工的最低月工资为一百五十里亚尔。"阿美石油公司"的熟练工人和职员在1957—1958年的月工资分别为：助理药剂师——九百二十里亚尔，译员——八百八十里亚尔，电工——七百七十里亚尔，焊工——七百七十里亚尔，爱克斯射线技师——七百三十里亚尔，会计——五百八十五至七百七十里亚尔，阿拉伯文打字员——五百八十五里亚尔，办事员——五百四十五里亚尔。

---

① 1959年11月29日《人民团结报》。

1957年普通警察的工资在麦加为三百二十里亚尔，在利雅得为四百四十至四百八十里亚尔，1955年公务员的工资为四百八十里亚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职工的工薪在京城较高，在其他城市较低。此外，他们的工资低于“阿美石油公司”相应的工作人员的工资①。

专制王国的官僚机器的膨胀，城市经济的扩大，工商业的发展，都要求源源不断地补充技术熟练的专门人才。“阿美石油公司”也越来越多地需求专家。商人、资本家、国家机构提供较高的报酬招聘专家，但是，他们还是竞争不过“阿美石油公司”。“公司”之所以为熟练工人规定相当优厚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是原因之一。

在培植工人贵族、减少劳动力的流动性上，“阿美石油公司”于1947年开始实施的所谓“节约计划”起了不小的作用。这项计划的实质是，工人根据自愿原则每月少领工资的5%或10%，每年领取这笔储蓄额的利息收入。利率随工龄之不同而不等。五年之后，利息收入达到储蓄额的50%，十五年时达到100%。最初，沙特阿拉伯当局对

①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第164页。

“节约计划”持否定态度，因为它与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的原则相抵触。“阿美石油公司”为了应付伊斯兰教，改头换面，美其名曰服务奖金而大加吹嘘。

下面是参加“节约计划”的工人数目①：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沙特阿拉伯工人总数	13555	14182	13371	13123	11682
参加“节约计划”的工人数	7425	8162	8245	8715	10707

“阿美石油公司”对在它的企业里连续供职、无瑕疵可指的工人发放一笔特别奖金。服务满十五年，这笔奖金额为一千零八美元。1959年，“阿美石油公司”为向工人发放这种奖金，支出将近九十万美元。

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阿美石油公司”从1952年起着手为沙特阿拉伯高级技术工人和职员建筑具有齐全的供电、上下水道设备的独家住宅。“阿美石油公司”当局希望，独家住宅将把工人束

① 乔治·连佐夫斯基：《石油和中东国家》，第322—323页；《1959年度阿美石油公司递交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工作报告》，第22页。

缚起来，使他们只能留在当地，供职于“阿美石油公司”，并且不敢违抗“公司”。

最初，“阿美石油公司”向工人发放贷款，每笔四千美元或者更多一些，供他们购置或者建造这种独家住宅。贷款分十年偿还，条件是为“公司”“勤恳工作，不出差错”。这些贷款首先贷给四级以上的工人（按：技术级别共分十级），而后才轮到已为公司服务十年以上的一、二、三级带有家属的工人。在 1953 年的罢工之后，“阿美石油公司”被迫做了让步，承担支付住宅造价的20％。此外，“公司”许诺建造俱乐部、阅览室等公用建筑。从 1952 年到 1959 年，它在阿卜凯克、达曼、腊斯塔努腊、胡巴尔几个地区共建成独家住宅二千一百所①。

关于工人贵族的数量，首先可以从住宅所有主以及愿意领取贷款建造住宅的工人两者的总和得到一个大致概念。截至 1960 年底，二千八百多名“阿美石油公司”的职工建成或者购置了私有住宅。由此看来，可以认为，到 1960 年底，这个阶

① 《1959年度阿美石油公司递交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工作报告》，第 22 页。

层的人数大约有三千人。

“阿美石油公司”利用提高工人一至十级的技术级别从而相应地提高工资水平，作为它培植工人贵族阶层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因此，也可以根据六至十级的技术工人的数目来推断工人贵族的人数。下列数字表明哈萨境内工人贵族的增长情况①：

	1950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高级行政人员	3	31	36	44
六至十级熟练技工	165	2452	2843	3017
沙特阿拉伯工人总数	10767	12729	12062	11682

两种推算方法得出了相同的数字，都是三千人左右。由此可见，在“阿美石油公司”的本地职工当中，这是一个人多势众的阶层。

美国垄断资本家对待工人贵族的政策就是，通过给予较高工资，通过在居住、教育、医疗照顾等方面给予种种特权，使他们与其余劳动人民隔绝开来。

石油工人的收入低于美国工人收入四至七

① 《1959年度阿美石油公司递交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工作报告》，第335页。

倍，虽然如此，他们的收入仍然远远超过沙特阿拉伯人口的平均收入。1957年，“阿美石油公司”职工的平均年收入为一千三百美元，同年沙特阿拉伯人口的每人平均收入只有五十美元①。

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贵族不同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类似阶层。这种差别在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贵族是由外国资产阶级用剥削这些工人贵族的祖国资源取得的高额利润豢养起来的，而不是由本国资本家靠剥削其他殖民地人民养肥的。工人贵族是从本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承包商——中产生的社会阶层，又是沙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中机会主义得以滋长的社会基础。在1953年和1956年的罢工期间，“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当局就是从这个阶层中招募破坏罢工的工贼的。工人贵族的存在，使石油企业里的反帝民主斗争的发展复杂化，并对这一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

工 人 运 动

沙特石油工人在1945年的第一次罢工只限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240页。

于提出经济要求。但是，这次罢工不仅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劳动条件，而且有助于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增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1945 年，罢工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这次历时两周的群众发动进行得如此齐心协力、英勇顽强，致使“阿美石油公司”不得已而做了重大让步。“公司”向石油工人保证：实行六天工作周和不超过八个半小时的工作日，每年有十四天照付工资的休假，大幅度增加工资①。但是，这些让步只是权宜之计。1945 年的罢工遭到残酷镇压，最积极的参加者均被逮捕、受到刑讯和监禁。但是，石油工人保住了第一次罢工的某些成果，这些成果体现在政府颁布的劳动法中。

近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沙特阿拉伯技术熟练的骨干工人数目的增长，对于国内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52年，“阿美石油公司”不同部门的工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成立了专门委员会。1953 年，专门委员会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委员会主持制定

---

① 《世界工会运动》，1954 年第 1 期，第 17 页。

了如下要求：保障工会权利、增加工资、停止种族歧视、给工人提供新的住宅、报销交通费用、学校用阿拉伯语授课①。而后委员会开始在工人中间征集同意这些要求的签名。签名者达七千余人。1953 年 6 月末，工人请愿书递交给“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当局。“公司”以解雇一位委员会委员作为答复。工人对“公司”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收回成命，恢复被解雇者的原职。许多工人提议组织示威和宣布罢工。

1953 年秋季，委员会再次向公司提出它的这些要求。“阿美石油公司”悍然拒绝与委员会谈判，并把工人的请愿书转交到利雅得。当时的王储沙特成立了一个王家委员会审理这次冲突事件。“阿美石油公司”根本不想满足工人的要求，对王家委员会施加相应的压力。结果工人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均被逮捕，在达兰入狱。消息传来，阿拉伯工人义愤填膺。罢工委员会紧急成立，它领导了1953年 10 月 17 日开始的“阿美石油公司”职工总罢工。这是沙特阿拉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

① 1953 年 11 月 15 日《呼声报》。

罢工。参加罢工的职工达两万人。

政府宣布各石油企业戒严。国家用飞机、汽车把五千名士兵从内地紧急调到东方省①。工人不理沙特发出复工的断然命令，继续坚持罢工。手工业者、当地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支持工人。沙特阿拉伯妇女组织了第一次示威游行。她们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罢工演变为反对美国殖民主义分子的全民发动。目睹这些事件的切尼不得不承认，调来的士兵并不特别热心执行王储颁布的用武力强迫工人复工的命令。而当地警察几乎是公开表示他们同情罢工者②。当局为了镇压罢工，使用了殴打、封锁工人区、断水断电断食等一切恐怖手段。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工人的决心。

1953 年 10 月“阿美石油公司”石油工人反抗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波澜壮阔的罢工，得到中近东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叙利亚、埃及、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很快就展开了声援沙特阿拉伯劳动人民的运动。这些国家的工人抗议沙特政府的镇压，

---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266 页。

② 同上。

并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人保证将在道义上全力支持他们的正当要求。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阿美石油公司”被迫承认了工人委员会，并且开始和它谈判。谈判是在罢工者提出的各项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阿美石油公司”同意实现下列各项经济要求：提高工资12—20%，供应工人专门服装、食物、交通工具，提升技术级别。此外，委员会的被捕成员获得释放，恢复原职工作①。

这次罢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标志全体沙特阿拉伯人民争取自身权利、摆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罢工证实，在争取社会进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帮凶的斗士行列中，沙特阿拉伯的年轻的工人阶级走在最前面。

1953年后，“阿美石油公司”采取了一系列防范罢工运动的措施。例如，1954年成立了有最反动的叙利亚国民党分子参加的联络委员会。这些联络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工人和“阿美石油公司”行政当局之间充当中介机构。1956年，联络委员会

---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272页。

的数目达到二百八十个①。实际上，这些委员会是“公司”操纵的随时随地监视工人的工具。“公司”建立了告密制度，对每个工人都设立了专门档案。“公司”行政处开出黑名单，交给地方当局，以供地方当局迫害列入名单的工人；这些名单也寄往巴林群岛和科威特的各石油公司，以防“危险分子”在那里找到工作。

工人很快就识破了联络委员会的真正使命，不再信任他们。工人在1955年11月17日递交国王的请愿书中坚持要求取消这些委员会。在这份请愿书里，工人提出：要象对美国人那样随物价的上涨而增发工资补贴（美国人的月工资分别为二千六百里亚尔到一万五千里亚尔，相应补发的津贴为八百里亚尔到一千五百里亚尔）；仿照美国人居住区建筑工人住区、免费提供合乎卫生条件的住房；取消不能保障工人权利的劳动法、制定新劳动法；用沙特阿拉伯人代替外国工人；改组劳动局；取缔盯梢、告密制度；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②。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309页。

② 同上，第319、106页。

国王沙特在工人的压力之下派出了一个王家委员会到各石油企业调查“公司”和工人之间的争执。双方开始了会谈。工人代表把“公司”所犯种种罪行的证据呈递给王家委员会。王家委员会根据这些证据承认工人的各项要求完全合法，判定“阿美石油公司”有罪。但是，“阿美石油公司”拒不接受王家委员会的判决。工人闻讯致电国王，要求执行王家委员会的决定。国王沙特授权他的叔父、大臣会议直辖诉讼委员会主席马桑德·伊本·阿卜杜拉赫曼复审工人的要求。这一案件的结果是，马桑德在“阿美石油公司”的高压之下埋葬了王家委员会做出的判决。

“阿美石油公司”竭力巩固它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租让领域内建立了典型的殖民体制。它自设法庭，执法量刑。地方当局，包括东方省总督、劳动局局长、王家委员会主席在内，实际上都在它的豢养之下①。警察、军队随时待命出动援助“公司”。在交付租让费上，在如何对待以色列等等问题上，美国资本和沙特阿拉伯专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32 页。

制王朝封建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这并不妨碍“公司”利用国内的封建上层来和工人进行斗争。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反动统治集团最畏惧的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它和他们永远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而是本国的人民，它尤其惧怕石油工人积蓄已久的愤懑情绪突然爆发。后来的事态进程证实了这一点。

在沙特阿拉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废除达兰空军基地的要求占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分子把达兰基地用于军事目的和用于镇压阿拉伯人的民族解放运动。

1956年上半年，“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在东方省居民中间散发宣言书，号召展开废除达兰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同时，有六百二十五名工人联名致电国王沙特，电文中说：“‘阿美石油公司’的每日通报有一期转载了合众社的一条报道，据称，驻扎在西德的美国第二师将移驻沙特阿拉伯，以保护住在我国境内的七千名美国人的生命安全。这条消息使所有沙特阿拉伯人都深感不安，我们要求有关方面进行辟谣。我们还要求不再延

续1956年6月18日满期的达兰空军基地的协定。"①

国王接到电报后，下令大批逮捕工人和其他阶层居民，并派马桑德亲王率军进入东方省。经过这次大规模行动，在电报上签名的工人中间，有五十六名被捕下狱，他们在狱中受到极其野蛮的非刑折磨。由于人民群众大力营救，他们后来获得释放。有些人获释之前在武力胁迫之下签署了这样内容的声明："我今后决不再干预伟大贤明人物们的政治活动。我没有权利反对'阿美石油公司'执行的政策或批评它的刊物与广播。"②

同年7月9日，工人们举行了声势最大的一次示威。这次示威是选定国王到达达兰的时刻进行的。数千名工人高举标语牌，沿城内街道游行达六个小时之久。这些标语表达了人民对于"阿美石油公司"集中体现出来的美帝国主义罪恶的无比仇恨。在这些标语中有："打倒美帝国主义！"、"叫帝国主义分子灭亡！"、"让我们组织工会！"、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111页。

② 同上，第110页；《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5期，第92页。

“我们在受压迫！”、“打倒不义行为！”。示威者向国王沙特提出了如下要求：正式承认工人选出的委员会，随物价的上涨增加工资补贴，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制止任意解雇，为本地工人创造与美国工人相同的劳动、生活条件，废除种族歧视，颁布保障“阿美石油公司”工人的权利、维护工人的个人尊严的法律。

工人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吓坏了国王和“阿美石油公司”行政当局。示威者坚决果敢地对美国走狗马桑德亲王主持的王家委员会进行了抵制，这使沙特怒不可遏。他授予东方省总督以非常全权，限令后者镇压工人运动。两天后，7月11日，国王颁布法令，禁止一切罢工和示威游行，违禁者将判处一至三年禁锢。

首先遭到逮捕的是工人——腊斯塔努腊的罢工积极参加者。他们受到极其野蛮残暴的镇压。工人们被赶到清真寺前面的空场上，站在手持自动步枪和机枪的士兵的重重包围圈中。他们先是受到棕树枝条的拷打，而后被投入深达十二米，蝎子、昆虫簇聚攒动的地穴之中。囚徒的命运是受尽折磨，缓缓待毙。刑场上一片死寂，只有拍

摄这些惨象的美国人的呵呵笑声和照像机快门的咔嚓声不时打破阴沉的气氛①。

"阿美石油公司"把它憎恶的工人的名单递给东方省总督，要求后者运用他的非常全权加以逮捕。沙特·贾勒维总督不消"公司"多加敦促，即将"公司"所属各企业的一百二十五名工人逮捕下狱。这些工人在狱中受尽了炮烙、拔指甲、毒打、断水、断食等非刑折磨。

7 月 17 日，工人宣布总罢工，以示抗议挨家挨户的搜捕、对工人的刑讯以及国王颁布的侵犯劳动人民合法权利的命令。这次罢工提出的口号不仅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而且要求国内实行政治改革（颁布宪法、允许政党和人民团体进行活动、赋予工人成立工会的合法权利、取消禁止罢工的国王诏令、制止"阿美石油公司"干预国家内政、撤销达兰的美国基地、释放所有被捕工人）②。但是，政府这一次已经做好反击的准备：伊赫万士兵和完全由黑奴组成的东方省总督个人护卫兵(кувия,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125、108 页。

② 同上，第 108 页；1956 年 8 月 23 日《先锋报》。

胡维叶)① 把守着各石油工业区城镇的街道。他们包围工人住区，用刺刀驱赶工人上工。士兵可以肆意侮辱、殴打任何一个可疑人物。数十名工人惨遭杀害或身负重伤。

沙特阿拉伯工人中央委员会发给世界工会联合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的呼吁书描述当时“阿美石油公司”各企业的情况说：“工人们为了抗议政府拒绝满足他们的合法要求和重申他们成立工会的权利而宣布罢工。政府进行了大逮捕。继之而来的是数不胜数的恐怖行动和残暴刑罚。许多人受到鲜绿棕枝的拷打、炮烙、拔指甲等非刑折磨。被捕的工人有五百名左右，他们被戴上镣铐，投入达曼、卡提夫、哈萨绿洲的监狱。”②

沙特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中近东许多国家激起广泛的反响。大量电报打给国王沙特，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工人，满足工人的正义要求。例如，叙利亚工会联合会的电报提出释放被捕工人，恢复他们的工作，成立工会，取消禁止罢工示威的法令。电文结语说，逮捕工人和非刑拷问只符合帝国主

---

①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第 69 页。

②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82 页。

义分子的利益①。约旦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致电说："逮捕和刑讯大批工人的消息使我们深感不安。"他以约旦工会联合会的名义要求释放和停止迫害工人，满足工人的正义要求，开放工会活动②。

沙特工人经历了这些事件，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大为提高。达兰阿拉伯工人中央委员会致国际阿拉伯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公开信说："我们坚信，我们的斗争和你们的斗争是一致的。我们的问题和你们的问题是相同的。……现阶段我们的斗争与其说是内部的经济斗争，毋宁说是阿拉伯各国的共同政治斗争。"③ 1957 年 5 月 27 日沙特阿拉伯工人中央委员会致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呼吁书，表达了沙特阿拉伯工人阶级亟想加强与全世界工人和人民的国际联系的愿望。它在这份呼吁书里号召所有正直人士代为大声疾呼，抗议沙特阿拉伯当局对工人的野蛮镇压，坚决要求释放惨遭非刑折磨的被捕者④。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118 页。

② 同上，第 130 页。

③ 同上，第 134 页。

④ 同上，第 83 页。

沙特阿拉伯工人中央委员会还向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的国会议员们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请求他们出力营救被捕系狱的工人。电文称："他们的罪过只是提出了一些如能加以实现就会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些要求之一是成立工会。'阿美石油公司'对这个全国人民运动做了种种诬蔑，并已经强迫地方当局逮捕了工人。我们深信无疑，您将支持人民的要求，谴责沙特当局不符合二十世纪人权的种种行径。如果您予以干预，许多工人的生命将会得救。我们还请求您帮助我们抵御美国人的残酷剥削。"①

1956年7月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消息受到了沙特阿拉伯工人的一致赞扬。他们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民族权利。阿拉伯工人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工人、农民、职员积极参加预定于1956年8月16日在所有阿拉伯国家同时举行的总罢工，声援埃及人民，抗议帝国主义大国玩弄的种种阴谋诡计。号召书特别提到："沙特人民在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94—95页。

此宣布完全支持埃及，并对沙特政府的可耻立场表示极大愤慨。沙特人民谴责国王颁布的禁止罢工、示威游行的罪恶法令。举行罢工、示威游行是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① 这次罢工由于禁止罢工法令仍在实施而未能举行，但是，委员会的号召得到国内人民的广泛响应。

在为援助遭受英、法、以色列侵略的埃及人民募捐期间，充分显示出沙特阿拉伯工人和埃及人民的团结一致。达兰、阿卜凯克、腊斯塔努腊的石油工人交给埃及“红新月会”十七万八千里亚尔②。

工人阶级在 1957 年事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顽强地抵抗美帝国主义分子想把“艾森豪威尔主义”强加给沙特阿拉伯的企图。在阿拉伯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国王沙特迫不得已于 1957 年 2 月在开罗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上实际拒绝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同年，在帝国主义国家蓄谋对叙利亚进行挑衅的时候，石油工人写信给叙利亚总统和总理说：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 45 页。

② 乔治·连佐夫斯基：《石油和中东国家》，第 353 页。

"一旦发生对你们国家的侵略，我们立即在我国境内的美国公司所属石油企业里进行怠工。"1958年夏，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约旦发动武装干涉，沙特阿拉伯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宣布禁止美国军用运输机携带燃料从巴林和达兰飞越它的领空前往约旦。

从1958年起，罢工运动出现衰退之势。政府坚决镇压任何不满情绪的表现，特别是石油工人流露的不满。对石油工人，政府严厉执行禁止罢工的法令。与此同时，它多次作出进行一些一般性的民主改革的许诺，答应改善工人的处境。这些许诺以及1961年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事务部"，对于特权阶层的工人的情绪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影响。

"阿美石油公司"执行的培植工人贵族的政策产生了效果。到1958年，在"公司"的工人中间，已经有了一批人数可观的、与其他劳动群众对立的集团。1958—1961年国家处在经济发展计划被削减到最低限度、建设"热"已然消逝、失业人数增加的形势下，那些取得相对高工资的石油工人在决定是否罢工上就非常踌躇。在这个时期，民

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暂时转入沉寂。

目前，工人阶级只占全国人口的不到1%，然而，它为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忘我斗争，使它赢得国内人民群众的尊敬。“民族改革阵线”刊行的《沙特统治的地狱》一书的序言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做了如下评述：“年轻的工人阶级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它举行罢工，组织示威游行，发出抗议，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贪婪掠夺，反对漫无限制的剥削，反对为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充当走卒的反动统治者、埃米尔、宫廷集团以及国王的宠臣佞幸。罪恶的‘阿美石油公司’是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在沙特阿拉伯的代表。”①

* * *

石油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加强了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石油工人将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因素正在促成这种

---

① 《沙特统治的地狱》，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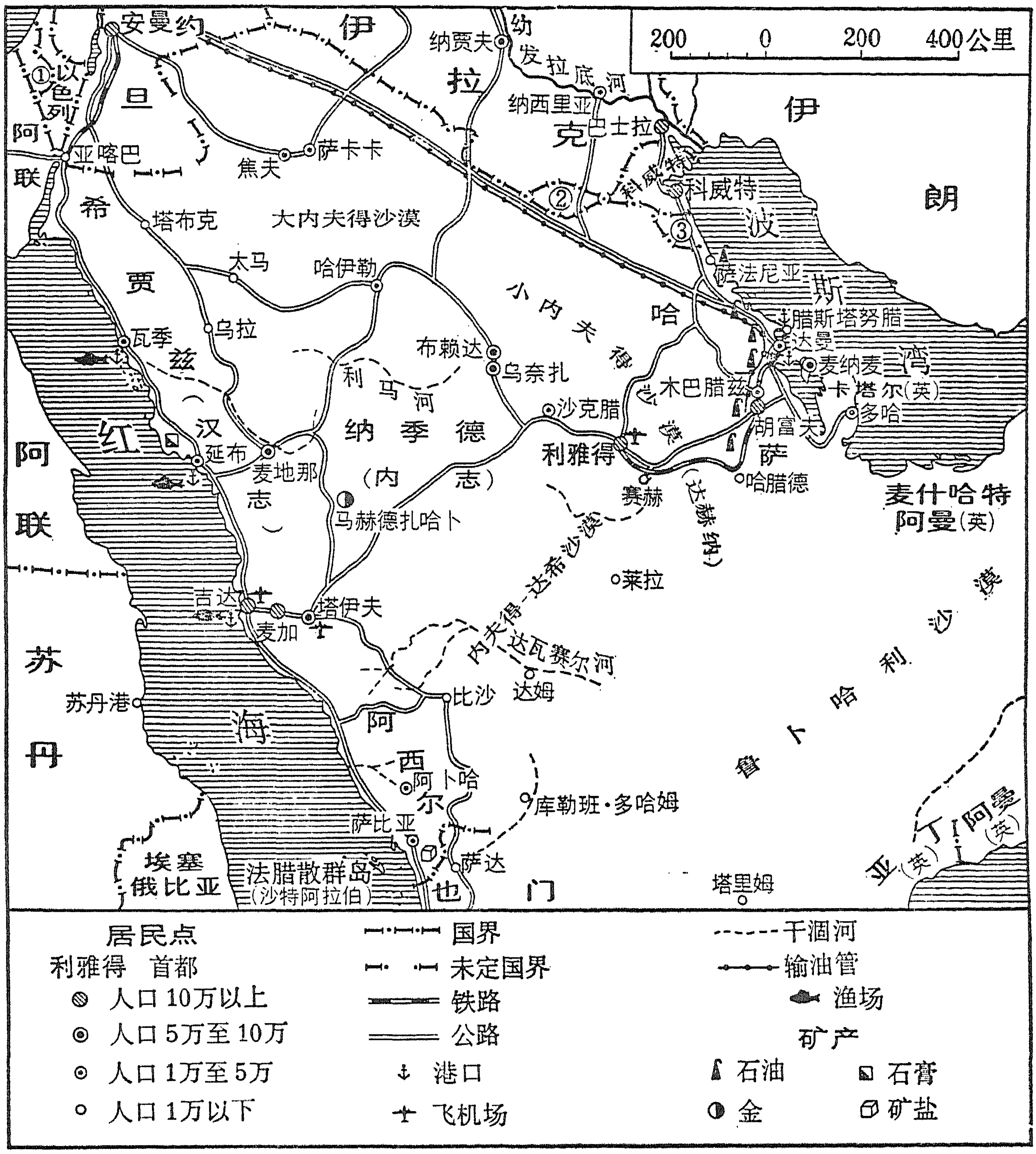
情况。

石油工人直接受“阿美石油公司”的剥削，他们处在石油企业所建立的残酷的警察统治之下，肩负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全副重担。石油工人相当密集地聚在东方省，在沙特阿拉伯的工人阶级中，他们是文化最高、技术最强的一支队伍。

沙特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民族知识分子人数不多，而且分散在辽阔国土上的少数几座城市里。因此，沙特阿拉伯的工人阶级成为现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的先进部队。它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这证明，战后时期和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情况相比，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动力已然起了变化；在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反抗土耳其和英国殖民者的斗争带有宗教性质，而且受封建主领导。

沙特阿拉伯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已经越出民族的范围，变为阿拉伯各族人民争取自身权利和真正民族独立的整体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沙特阿拉伯



①阿拉伯区 ②③中立区

（按原图译制）

参 考 书 目

Аварин, Распад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М., 1953. 阿瓦林:《殖民体系的崩溃》，莫斯科 1953 年版。

Андреасян Р. Н., Эльянов А. Я.,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Нефть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 1961. 安德列阿相、埃利扬诺夫:《近东。石油和独立》，莫斯科 1961 年版。

«Арабы в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 1957. 《争取独立的阿拉伯人》，莫斯科 1957 年版。

Беляев И. П.,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Саудовской Аравии, М., 1957. 别利亚耶夫:《美帝国主义在沙特阿拉伯》，莫斯科 1957 年版。

Генин И. А., Страны Арабско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48. 格宁:《阿拉伯东方各国》，莫斯科 1948 年版。

«География нефти», М., 1954. 《石油地理》，莫斯科 1954 年版。

Забиров Б. Ш., Щукин Е. А.,—Под небом Аравии, М., 1963. 札比罗夫、舒金:《在阿拉伯的穹苍下》，莫斯科 1963 年版。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Ближ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56. 《中近东各国宪法》，莫斯科 1956 年版。

Левин И., Мамаев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стран Арабско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57. 列文、马马耶夫:《阿拉伯东方各国的国家制度》，莫斯科 1957 年版。

Луцкий В. Б., Арабские страны, М., 1947. 卢茨基：《阿拉伯列国志》，莫斯科 1947 年版。

Луцкий В. Б., Лига араб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 1946. 卢茨基：《阿拉伯国家联盟》，莫斯科 1946 年版。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фтяной картель», М., 1954. 《国际石油卡特尔》，莫斯科 1954 年版。

Массэ А., Ислам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М., 1962. 马塞：《伊斯兰教（历史概要）》，莫斯科 1962 年版。

О'Коннор, Империя нефти, М., 1958. 奥康纳：《石油帝国》，莫斯科 1958 年版。

Палм Датт Р., Кризис Британии и Брит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1954.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的危机》，莫斯科 1954 年版。（中译本：《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版）。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на Арабском Востоке», М., 1961. 《美国对阿拉伯东方的政策》，莫斯科 1961 年版。

Примаков Е., Страны Аравии и колониализм, М., 1956. 普里马科夫：《阿拉伯各国和殖民主义》，莫斯科 1956 年版。

Першиц А. И., Арабы Арави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М., 1958. 佩尔什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莫斯科 1958 年版。

Першиц А. И., Хозяй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Северной Аравии в XIX-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Н. Н.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я», М., 1961. 别尔希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头三分之一年代内阿拉伯北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载《民族研究所集刊》，莫斯科 1961

年版。

Прошин Н. И., Движение ихванов в Аравии (1912—1930 гг.)—«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Н СССР» т. XXII, 1960. 普罗申：《1912—1930 年阿拉伯的伊赫万运动》，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学报》，第 22 卷，1960 年。

Прошин Н. И., Страны Арави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М., 1958. 普罗申：《阿拉伯半岛各国》，莫斯科 1958 年版。

Степанова З. И., Борьба арабов за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рави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аудовского королевства.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50. 斯捷潘诺娃：《阿拉伯人统一中部阿拉伯的斗争和沙特王国的形成》，应考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1950 年版。

Туганова О. Э.,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и Англии на Ближнем и Среднем Востоке, М., 1960. 图干诺娃：《美国和英国对中东和近东的政策》，莫斯科 1960 年版。

Чирнер Г., Арабский плацдарм и война в Европе, М., 1941. 奇尔涅尔：《阿拉伯前哨阵地和欧洲的战争》，莫斯科 1941 年版。

Чураков М. В.,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Неджда» Амина ар-Рейхан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этнограф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равии,—«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0, №1. 丘拉科夫：《阿明·莱哈尼撰〈内志近代史〉所记中部阿拉伯的民族志史料》，载《苏联民族学》，1960 年第 1 期。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Development and outlook», FAO UNO, 1953. 《近东农业。发展与展望》，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1953 年版。

Armstrong H., Lord of Arabia Ibn Sa'oud, Leipzig-Paris, 1938. 阿姆斯特朗：《阿拉伯的君主伊本·沙特》，莱比锡-巴黎 1938 年版。

Benoist-Méchin J., Arabian destiny, London, 1957. 伯努瓦-梅尚：《阿拉伯的命运》，伦敦 1957 年版。

Benoist-Méchin J., Le loup et le léopard Ibn Séoud ou la naissance d'un royaume, Paris, 1955. 伯努瓦-梅尚：《智勇双全的伊本·沙特——一个王国的诞生》，巴黎 1955 年版。

Cheesman R. E., In unknown Arabia, London, 1926. 奇斯曼：《在人所未知的阿拉伯》，伦敦 1926 年版。

Cheney M. S., Big oilman from Arabia, New York, 1958. 切尼：《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豪商》，纽约 1958 年版。

Cooke H. V.,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1952. 库克：《中东的挑战和应战》，纽约 1952 年版。

Dickson H. R. P., The Arab of the desert, London, 1949. 狄克森：《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伦敦 1949 年版。

Dickson H. R. P., Kuwait and her neighbours, London, 1956. 狄克森：《科威特及其邻邦》，伦敦 1958 年版。

Doughty Ch. M., 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 vol. I—II, Cambridge, 1888. 道蒂：《阿拉伯大沙漠旅行记》，I—II 卷，剑桥 1888 年版。

Ellis H. B.,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1960. 埃利斯：《中东的挑战》，纽约 1960 年版。

Finnie D., Desert enterprise, The Middle East oil industry in its loc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ss., 1958. 芬尼:《沙漠企业。从当地情况看中东石油工业》,马萨诸塞,剑桥 1958 年版。

Fisher W. B.,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58. 费舍尔:《中东》,伦敦 1958 年版(中译本苏永煊、高永源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Gaury G. de, Arabia Phoenix, London, 1946. 高里:《阿拉伯的迭盛迭衰》,伦敦 1946 年版。

Gaury G. de, Rulers of Mecca, London, 1951. 高里:《麦加的统治者》,伦敦 1951 年版。

Hamilton Ch. W., Americans and oil in the Middle East, Houston. 1962. 汉密尔顿:《美国人和中东石油》,休斯敦 1962 年版。

«A Handbook of Arabia», compiled by the Ge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vol. I, London, (192-). 《阿拉伯手册》,海军部海军参谋处海军情报署地理组编,第一卷,伦敦(192一年版)。

Hess J. J., Von den Beduinen des inneren Arabiens. Erzählungen, Lieder, Sitten und Gebrauche, Zürich und Leipzig, 1938. 黑斯:《记内陆阿拉伯人中的游牧民。轶事、诗歌、风尚、习俗》,苏黎世和莱比锡 1938 年版。

Dr. Gamal-Eddine Heyworth-Dunne, Land tenure in Islam 630 A. D.—1951 A. D., Cairo, 1952. 加玛勒丁·海沃思-邓恩:《公元 630—1951 年伊斯兰的土地持有权》,开罗 1952 年版。

Huber Ch., Journal d'un voyage en Arabie (1883—1884), Paris, 1891. 于贝尔：《1883—1884 年阿拉伯旅行日记》，巴黎 1891 年版。

Kheirallah G., Arabia reborn, Albuquerque, New Mexico, 1952. 海尔阿拉：《新生的阿拉伯》，新墨西哥，阿尔布凯克 1952 年版。

Lebkicher R., Aramco and world oil, New York, 1952. 莱布基彻：《阿美石油公司和世界石油》，纽约 1952 年版。

Lebkicher R. and others, The Arabia of Ibn Saud, New York, 1952. 莱布基彻等合著：《伊本·沙特的阿拉伯半岛》，纽约 1952 年版。

Lebkicher R., Rentz G., Steineke M., Aramco handbook,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1960. 莱布基彻、伦茨、斯坦涅克：《阿美石油公司手册》，阿美石油公司 1960 年版。

Lipsky G. A., Saudi Arabia, New Haven, 1959. 利普斯基：《沙特阿拉伯》，纽黑文 1959 年版。

Mac-Kie Frood A., Rec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Saudi Arabia,—«Geography», vol. 24, 1939. 麦-凯·弗鲁德：《沙特阿拉伯社会经济的晚近发展》，载《地理学》杂志，第 24 卷，1939 年版。

Meyer A. J., Middle East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1959. 迈耶：《中东资本主义》，马萨诸塞，剑桥 1959 年版。

van der Meulen D., The wells of Ibn Sa'ud, London, 1957. 范德默伦：《伊本·沙特的井泉》，伦敦 1957 年版。

Mikesell R. F. and Chenery H. B., Arabian oil, New York,

1949. 米克塞尔、切纳里：《阿拉伯的石油》，纽约 1949 年版。

«The Middle Eas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urvey», London, New York, 1954. 《中东。政治经济概况》，伦敦 1954 年版。

Montagne R., Notes sur la vie sociale et politique de l'Arabie du Nord, les Sammar du Negd,—«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 1932. 蒙塔涅：《记阿拉伯北部、内志的沙马尔的社会政治生活》，载《伊斯兰研究》杂志，1932 年。

Musil A., Northern Negd, New York, 1928. 穆吉勒：《北内志》，纽约 1928 年版。

Musil A., Zur Zeitgeschichte von Arabien, Leipzig—Wien, 1918. 穆吉勒：《阿拉伯人当代史》，莱比锡-维也纳 1918 年版。

Nallino C. A., Raccolta di scritti editi e inediti, vol. I. Arabia Saudiana, Roma, 1939. 纳里诺：《既刊与未刊著述集》，第 1 卷，《沙特阿拉伯》，罗马 1939 年版。

Philby H. St.-J. B., Forty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London, 1957。菲尔比：《荒漠生涯四十年》，伦敦 1957 年版。

Philby H. St.-J. B., The heart of Arabia, vol. I—II, London, 1922。菲尔比：《阿拉伯的心脏》，第 I—II 卷，伦敦 1922 年版。

Philby H. St.-J. B., Sa'udi Arabia, London, 1955. 菲尔比：《沙特阿拉伯》，伦敦 1955 年版。

Philby H. St.-J. B., Arabian highlands, Ithaca, New York, 1952. 菲尔比：《阿拉伯高原》，伊萨卡，纽约 1952 年版。

Philby H. St.-J. B., Arabian jubilee, London, 1954. 菲

尔比：《旅居阿拉伯五十年》，伦敦 1954 年版。

Philby H. St.-J. B., Arabia of the Wahhabis, London 1928. 菲尔比：《瓦哈比派的阿拉伯》，伦敦 1928 年版。

Raswan C. R., Black tents of Arabia, Boston, 1935. 拉斯旺：《阿拉伯的黑帐篷》，波士顿 1935 年版。

Rihani A., Around the coasts of Arabia, London, 1930. 赖哈尼：《阿拉伯沿岸环行记》，伦敦 1930 年版。

Rihani A., Ibn Sa'oud of Arabia. His people and his land, London. 1928. 赖哈尼：《阿拉伯的伊本·沙特。他的人民和他的土地》，伦敦 1928 年版。

«1959 Report of operations to the Saudi Arab Government by the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Dhahran, 1959. 《1959 年度阿美石油公司递交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工作报告》，达兰 1959 年版。

«Report to the Government of Saudi Arabia o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United Nations, Rome. 1956. 《关于农业的扩展情况向沙特阿拉伯政府所做的报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罗马 1956 年版。

Roosevelt K., Arabs, oil and history, New York, 1949. 罗斯福：《阿拉伯人，石油和历史》，纽约 1949 年版。

Sanger R. H., The Arabian peninsula, New York, 1954. 桑格：《阿拉伯半岛》，纽约 1954 年版。

«Saudi Arabian economy by the Saudi Arab deleg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Islamic Economic Conference held in Karachi, Pakistan, 1949», Karachi, 〔S. a.〕 《1949 年在巴基斯

坦卡拉奇举行的国际伊斯兰经济会议上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所做的关于沙特阿拉伯经济的报告》，卡拉奇（原书无出版年月）。

Thomas B., Arabia Felix, London, 1932. 托马斯：《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伦敦 1932 年版。

Toy B., A fool strikes oil, Across Saudi Arabia, London, 1957. 托伊：《穿越沙特阿拉伯，愚人遇油记》，伦敦 1957 年版。

Twitchell K. S., Saudi Arabia, Thir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特威切尔：《沙特阿拉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第三版。

Vidal F. S., The oasis of al-Hasa,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1955. 维达尔：《哈萨绿洲》，阿美石油公司 1955 年版。

« اضواء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المديرية العامة للاذاعة والصحافة والنشر ١٣٧٧

广播、新闻、出版总局:《沙特阿拉伯王国之光》，回历 1377 年版。

ابراهيم محمد حبيب « فى الارض المقدسة (بين مصر والحجاز) » القاهوة ١٩٥٠

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哈比卜：《在圣地（埃及一汉志)》，开罗 1950 年版。

اتحاد ابناء الجزيرة العربية « صيحات الثوار » (قصائد شعبية) بيروت ١٩٥٨

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革命者的呼声》（民间诗篇)，贝鲁特 1958 年版。

اتحاد ابناء الجزيرة العربية « مؤامرة سعود ام خالد » بيروت ١٩٥٨

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沙特·乌姆·哈立德的阴谋》，贝鲁特 1958 年版。

احمد عبد الغفور عطار « صقر الجزيرة » الجزء الاول الجزء الثانى الجزء الثالث القاهرة ١٩٥٥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加弗尔·阿塔尔：《半岛的雄鹰》，第Ⅰ，Ⅱ，Ⅲ卷，开罗1955年版。

احمد ابراهيم عيسى « الحجاز فى عام ١٣٥٦ هجر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٣٧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伊萨：《回历1356年的汉志》，开罗1937年版。

احمد على السعود « مكة المكرمة » ١٩٥٧

艾哈迈德·阿里·沙特：《圣城麦加》，1957年版。

احمد طربين « الوحدة العرب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٥٩

艾哈迈德·塔里宾：《阿拉伯的统一》，开罗1959年版。

احمد حسين « مشاهداتى فى جزيرة العرب » القاهرة ١٩٥٠

艾哈迈德·侯赛因：《我在阿拉伯半岛的见闻》，开罗1950年版。

اسماعيل عبد التواب « سعود ملك المؤامرات » القاهرة ١٩٦٣

伊思马因·阿卜杜勒·陶瓦卜：《沙特——阴谋之王》，开罗1963年版。

امين الريحانى « تاريخ نجد الحديث وملحقاته » بيروت ١٩٢٨

阿明·赖哈尼：《近代内志及其归附地区史》，贝鲁特1928年版。

احمد عبد الحميد « ١٠ ايام فى سجون سعود » القاهرة ١٩٦٢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沙特监狱里的十天》，开罗1962年版。

برهان غزال « التطور الاقتصادى الاجتماعى فى دول الجامعة العرب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٥٦

布尔汗·乌扎勒：《阿拉伯联盟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开罗1956年版。

بول جونسن « رحلة الى ارض المتاعب » القاهرة ١٩٥٨

布勒·约翰逊：《艰苦地域之行》，开罗1958年版。

جان جاك بيربيتى «جزيرة العرب» بيروت ١٩٦٠
约翰·杰克·布伊尔比：《阿拉伯半岛》，贝鲁特 1960 年版。
جان جاك بيربيى «الخليج العربى» بيروت ١٩٥٩
约翰·杰克·布伊尔比：《阿拉伯湾》，贝鲁特 1959 年版。
جبهة الاصلاح الوطنى بالسعودية «جحيم الحكم السعودى» بيروت ١٩٥٧
沙特民族改革阵线：《沙特统治的地狱》，贝鲁特 1957 年版。
جورج لونزوسكى «البترول والدولة فى الشرق الاوسط» بيروت ١٩٦١
乔治·林佐夫斯基：《石油和中东国家》，贝鲁特 1961 年版。
حافظ وهبة «خمسون عاما فى جزيرة العرب» القاهرة ١٩٦٠
哈菲兹·瓦赫贝：《在阿拉伯半岛的五十年》，开罗 1960 年版。
حافظ وهبة «جزيرة العرب فى القرن العشرين» القاهرة ١٩٥٦
哈菲兹·瓦赫贝：《二十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开罗 1956 年版。
خيرى حماد «عبد الله فيلبى» بيروت ١٩٦١
海伊里·哈马德：《阿卜杜拉·菲尔比》，贝鲁特 1961 年版。
رسالة من ناصر السعيد «الى المليك سعود» القاهرة ١٩٥٧
《纳赛尔·赛义德致沙特国王书》，开罗 1957 年版。
سعيد عوض طاهر باورير «معالم تاريخ الجزيرة العربية» مكة المكرمة ١٩٥٤
赛义德·奥迪·塔希尔·巴乌里尔：《阿拉伯半岛的历史面貌》，圣城麦加 1954 年版。
صالح جمال الحريرى «من وحى البعثات السعودية» القاهرة ١٩٤٩
萨利赫·贾马勒·哈里利：《来自沙特使团的启示》，开罗 1949 年版。
صلاح الدين المختار «تاريخ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بيروت ١٩٦٠
萨拉赫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贝鲁特 1960 年版。
صبحى المحمصانى «الاوضاع التشريعية فى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بيروت ١٩٥٧

萨卜希·马赫马撒尼：《阿拉伯国家的立法状况》，贝鲁特1957年版。

طلال بن عبد العزيز « رسالة الى مواطن » ١٩٦٢

塔拉勒·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告同胞书》，1962年版。

عبد السلام هاشم حافظ « ثورة الجزيرة » القاهرة ١٩٥٥

阿卜杜·萨拉姆·哈希姆·哈菲兹：《半岛的革命》，开罗1955年版。

عبد الحميد الخطيب « الامام العادل » الجزء الاول الجزء الثانى القاهرة ١٩٥١

阿卜杜勒·哈米德·哈蒂卜：《至公的教长》，第1，2卷，开罗1951年版。

عبد الله حسين « الملك عبد العزيز السعود و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القامرة ١٩٤٧

阿卜杜拉·侯赛因：《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国王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开罗1947年版。

عبد الجليل الطاهر « البدو والعشائر فى البلاد العرب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٥٥

阿卜杜勒·贾里勒·塔希尔：《阿拉伯各国的游牧民和部落》，开罗1955年版。

عمر ابو النصر « سيد الجزيرة العربية ابن سعود » بيروت ١٩٣٥

欧玛尔·阿卜·纳赛尔：《阿拉伯本岛之主伊本·沙特》，贝鲁特1935年版。

عبد العزيز ابراهيم الجربوع «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الحديثة وصف موجز لنهضة البلاد السعودية » بيروت ١٩٥٥

阿卜杜勒·阿齐兹·易卜拉欣·贾勒布厄：《近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国复兴概述》，贝鲁特1955年版。

فؤاد حمزة « فى قلب جزيرة العرب » القاهرة ١٩٣٣

福阿德·哈姆扎：《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开罗1933年版。

فؤاد حمزة «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مكة ١٩٣٦
福阿德·哈姆扎：《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加 1936 年版。
فؤاد حمزة « فى بلاد عسير » القاهرة ١٩٥١
福阿德·哈姆扎：《在阿西尔地区》，开罗 1951 年版。
فهد العامرى « اغلال العبودية فى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 بغداد ١٩٦٢
法赫德·阿米里：《沙特王国的奴隶制枷锁》，巴格达 1962 年版。
محمد السوارى « مملكة فى الميزان » القاهرة ١٩٥٤
穆罕默德·萨瓦里：《天平上的王国》，开罗 1954 年版。
محمل لبيب البتنونى « الرحلة الحجازية » القاهرة ١٣٢٧
穆罕默德·赖宾·巴特努尼：《汉志之行》，开罗回历 1327 年版。
محمد شفيق غربال « العوامل التاريخية فى بناء الامة العربية على ما هى عليه اليوم » القاهوة ١٩٦١
穆罕默德·沙菲克·阿尔巴勒：《阿拉伯民族形成为今日情况的历史因素》，开罗 1961 年版。
محمد عبد الله ماضى « النهضات الحديثة فى جزيرة العرب فى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٥٣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马迪：《阿拉伯半岛的近代复兴》，开罗 1953 年版。
محمد محمود الصياد « النقل فى البلاد العرب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٥٥
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苏伊雅德：《阿拉伯国家中的变迁》，开罗 1955 年版。
محمد رفعت « اسد الجزيرة قال لى . . . » القاهرة ١٩٥٥
穆罕默德·赖斐厄特：《半岛的雄狮对我说……》，开罗 1955 年版。
محمد حلمى مراد «قوانين الضرائب فى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١٩٥٩
穆罕默德·希勒米·穆拉德：《阿拉伯国家税则》，1959 年版。

محمد عمر رفيع « فى عسير » القاهرة ١٩٥٤

穆罕默德·欧玛尔·赖斐厄：《在阿西尔境内》，开罗 1954 年版。

محمود شكرى الآلوسى « تاريخ نجد » القاهرة ١٣٤٧

马哈茂德·舒凯里·阿鲁西：《内志史》，开罗回历 1347 年版。

محى الدين رضا طويل العمر « الملك عبد العزيز آل سعود » القاهرة ١٩٥٠

毛希丁·里达·塔维勒·欧玛尔：《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开罗 1950 年版。

« معلومات عن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المديرية العامة للاذاعة والصحافة والنشر ١٣٧٣ — ١٣٧٨

广播、新闻、出版总局：《沙特阿拉伯王国有关资料汇编》，回历 1373—1378 年。

«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تسجيل وتعريف تقدمه وزارة التجارة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١٩٥٦

《沙特阿拉伯王国商业部提供的沙特阿拉伯情况记录和介绍》，1956 年版。

«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فى عهدها الحاضر » المديرية العامة للاذاعة والصحافة والنشر ١٣٧٦

广播、新闻、出版总局：《当代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回历 1376 年版。

«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دليل الغرفة التجارية الصناعية جدة ١٩٦٠-١٩٥٩

吉达商工会综览：《沙特阿拉伯王国》，1959—1960 年。

«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وزارة المعارف ١٣٧٢-١٣٧٦

教育部编：《沙特阿拉伯王国》，回历 1372—1376 年。

محمد ابراهيم وحسن سليمان محمود « تاريخ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٦٠

穆罕默德·易卜拉欣 与 哈桑·苏莱曼·马哈茂德合著：《沙特

阿拉伯王国史》，开罗 1960 年版。

محمد لبيب شقير وصاحب رهب « اتفاقيات وعقود البترول فى البلاد العربية » الجزء الاول ١٩٦٠

穆罕默德·莱比卜·舒凯尔 与 萨希卜·拉希卜合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协定与契约》，第 1 卷，1960 年版。

محمد عبد المنعم عامر «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٥٥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蒙伊姆·阿米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开罗 1955 年版。

محمد حلمى مراد « محاضرات فى تشريع العمل فى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قوانين العمل فى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 القاهرة ١٩٥٥

穆罕默德·希勒米·穆拉德：《阿拉伯国家劳动立法、阿拉伯国家劳动法令讲演集》，开罗 1955 年版。

وسف خطار الحلو « نفطنا السليب » بيروت ١٩٥٤

瓦萨甫·哈塔尔·希勒维：《我们的被掠夺的石油》，贝鲁特 1954 年版。

地名译名(中、俄、英)对照表

三　　画

万隆	Бандунг	Bandung
土耳其	Турция	Turkey
大马士革	Дамаск	Damascus
马瓦尼赫	Эль-Маваних	
马比德·苏宰尔	Мабид Суджейр	
马安	Маан	Ma‘ān
马阿拉茔地	Кладбище Маала	
马季马	Маджма	Majma‘a
马赫马勒	Махмаль	Muhammal
马赫德·扎哈卜	Махд–Дахаб	Mahd Dhahab
也门	Йемен	Yemen

四　　画

开罗	Каир	Cairo
厄立特里亚	Эритрия	Eritria
瓦夫腊（井）	Вафра	Wafra
瓦什姆	Вашм	Washm
瓦里亚	Уария	Wariah
瓦季	Ваджх	Wajh

扎菲尔	эз-Зафир	al-Dhafir
扎赫兰	Захран	Dhahran
太马	Тайма	Taima
贝鲁特	Бейрут	Beirut
内志（纳季德）	Неджд	Najd 或 Nejd
乌奈扎(或译阿奈扎)	Анайза	‘Unaiza 或‘Anaiza
乌凯尔	Укайр	‘Uqair 或 ‘Oqair
乌姆拉季	Умм-Леддж	Umm-Lajj
乌斯马尼亚	Усмания	
巴士拉	Басра	Basrah
巴达纳	Бадана	Badanah
巴里克	Барик	疑为汉志境内昆菲扎东南的 Birq
巴底纳（平原）	Батина	Batina
巴林（群岛）	Бахрейн	Bahrain
巴格达	Багдад	Baghdad
巴勒斯坦	Палестина	Palestine
巴德尔	Бадр	Badr
比沙	Биша	Bishah
比玛涸谷	Вади-Бима	Wadi-Bima
比尔克	Барк	Birq
以色列	Израиль	Israel

五　画

汉志（希贾兹）	Хиджаз	Hijaz

古特古特	Гат-Гат	Ghut-ghut 或 Ghat-Ghat
本尼-撒赫尔	Бани-Шихр	Beni-Shihr
布赛亚（哨所）	Бусая	Busaiya
布赖达	Бурайда	Buraidha
布赖米	Бурайми	Buraimi
东方省	Восточн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卡马兰岛	Камаран	Kamaran
卡夫（村）	Кяф	Qaf
卡塔尔	Катар	Qatar
卡提夫	Катиф	Qatif
外约旦	Трансиордания	Transjordan

六　画

安卡拉	Анкара	Ankara
安曼	Амман	‘Amman
米纳-萨乌德	Мина-Сауд	Mina Sa‘ud
米海勒	Михаил	Mikhail
亚丁	Аден	Aden
亚喀巴	Акаба	‘Aqaba
西奈（半岛）	Синай	Sinai
吉达	Джидда	Jidda
达瓦赛尔涸谷	Вади-Давасир	Wadi Dawasir
达乌克	Даук	

达巴	Даба	Dhaba 或 Daba
达兰	Дахран 或 Захран	Dhahran 或 Zahran
达曼	Дамман	Damman
达赫尼亚	Дахния	
达赫纳沙漠（即小内夫得沙漠）	Дехна (Малый Нефуд)	Dahana (Little Nafud)
朱拜勒	Джубейл	Jubail
朱拜勒-卡里亚	Дубейл-Карья	Qaryat-al Jubail
伊拉克	Ирак	Iraq
延布	Янбо	Yambu‘
红海	Красное Море	Red Sea
约旦	Иордания	Jordan

七 画

沙伊卜	Эш-Шаиб	Shayib
沙克腊	Шакра	Shaqra 或 Shaqrah
沙利赫	Шарих	
沙特阿拉伯	Саудовская Аравия	Saudi-Arabia
沙赫兰	Шахран	Shahran
库莱雅特-米勒赫	Курайат-эль-Милых	Qaraiyat-al-Milh
麦什哈特苏丹国	Султанат Маскат	Sultanate Muscat
麦什哈特阿曼	Договорный Оман	Trucial Oman

麦加	Мекка	Mecca
麦地那	Медина	Medina
苏丹	Судан	Sudan
苏丹港（红海西岸）	Порт-Судан	Port Sudan
苏代尔	Судейр	Sudair
苏伊士运河	Суэцкий Канал	Suez Canal
苏里米叶（绿洲）	Сулиймия	Sulaimiya
苏阿金（红海西岸）	Суакин	Suakin
杜赫纳	Духна	
迪拉姆	Далим	Dilam 或 Dillam
里加勒-阿勒玛	Ригал-Альма	Rijal-Alma‘
里加勒-哈加尔	Ригал-Хагар	Rijal al-Hajr
阿卜凯克	Абкаик	Abqaiq
阿卜哈	Абха	Abha
阿乌季（井）	Ауджи	
阿扎（山）	Аджья	Aja 或 Ajja
阿布扎比酋长国	Абу-Даби	Abu Dhabi 或 Abu Zabi
阿布-阿利什	Абу-Ариш	Abu ‘Arish
阿尔及利亚	Алжир	Algeria
阿尔塔维亚	Артавия	Artawiyya
阿弗拉季	Афладж	Aflaj
阿西尔	Асир	‘Asir
阿利得	Арид	al ‘Aridh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Йеменская Араб-	The Arabic Re-

	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public of Yemen
阿拉伯联邦	Араб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阿拉巴涸谷	Вади-Араба	Wadi-'Arabah
阿曼	Оман	Oman 或 'Uman
阿联	ОАР(Об'единенная Араб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U.A. R. (United Arab Republic)
阿赫萨（即哈萨）	Ахса	Al Ahsa(=Al-Hasa)
利斯	Лит	Lith
利雅得	Эр-Рияд	Ar-Riyadh
纳里亚	Нария	Nariyah
纳季兰	Наджран	Najran
纳斯拉尼亚（宫）	Насрания	

八　画

法蒂玛涸谷	Вади-Фатима	Wadi-Fatimah
法尔季	Фардж	Farj
波斯湾	Персидский залив	Persian Gulf
杰贝勒沙马尔	Джебель-Шаммар	Jabal Shammar
杰贝勒图怀克	Джебель-Тувейк	Jabal Tuwaiq
图尔巴	Турба	Turbah
图腊巴	Тураба	Turaba
图赖夫	Турайф	Turaif

昆菲扎	Кунфуда	Qunfidha
帖哈麦	Тихама	Tihama
凯苏马赫	Кайзума	Quaisumah
季勒菲	Эз-Зальфи	Zilfi
季赞	Джизан	Qizan
季赞涸谷	Вади-Дизан	Wadi-Qizan

九　画

胡巴尔	Эль-Хубар	Al Khobar
胡尔马	Хурма	Khurma
胡富夫	Хуфуф	Hufhuf 或 Hufuf
胡赖米拉	Харимла	Haraimala
哈尔比亚	Эль-Харбия	
哈尔季	Эль-Хардж	Al Kharj
哈包纳	Хабавна	
哈尼发涸谷	Вади-Ханифа	Wadi Hanifa
哈米德	Гамид	Ghamid
哈达拉毛	Хадрамаут	Hadhramaut
哈伊勒	Хаиль	Ha'il
哈里克	Харик	Hariq
哈希姆约旦王国	Иорданское Хашимит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тво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哈萨	Эль-Хаса	Al Hasa
科威特	Кувейт	Kuwait 或 Kuwayt

叙利亚	Сирия	Syria

十 画

海巴尔	Хайбар	Khaibar 或 Khaybar
埃及	Египт	Egypt
埃塞俄比亚	Эфиопия	Ethiopia
莱拉	Лайла	Laila

十 一 画

盖西姆	Касим	Qasim
萨布勒（平原）	Эс-Сабля	
萨瓦金	Суакин	Suakin
萨比亚（涸谷）	Вади-Сабья	Wadi-Sabiya
萨比延	Сабиян	Sabiya 或 Sabiyan
萨米塔	Эс-Самита	
萨那	Сана	Sana或Sana‘
萨迪克	Садык	
萨利赫（绿洲）	Салих	
萨勒玛（山）	Сальма	Salma
萨赫巴涸谷	Вади-эс-Сахба	Wadi Sahba

十 二 画

塔布克	Табук	Tabuk
塔伊夫	Таиф	Taif

焦夫	Джауф	Al-Jauf
奥斯曼帝国	Осма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Ottoman Empire
腊夫哈	Рафха	Rafha
腊比格	Рабиг	Rabigh
腊尼亚	Ранья	
腊斯	Эр-Рас	Rass
腊斯-米沙阿卜	Рас-эль-Мишааб	Ras Misha'ab
腊斯塔努腊 [或译塔努腊角]	Рас-Танура	Ras Tanura
鲁卜哈利（大沙漠）	Руб-эль-Хали	Rub 'al Khali
鲁马涸谷	Вади-Рума	Wadi-Rumah
鲁凯雅伊克	Рукайяик	

十 三 画

锡尔汉涸谷	Вади-Сирхан	Wadi-Sirhan

十 四 画

赛达港（西顿）	Порт Сайда	Saida (Sidon)
赛赫（村）	Сайх	
豪塔	Хута	Hauta

十 五 画

摩苏尔	Мосул	Mosul
黎巴嫩	Ливан	Lebanon

德拉伊叶	Дераийя	Derayeh 或 Dar'iyah

十 六 画

霍拉姆沙赫尔	Хорремшехр	Khorramshahr
穆德赫尼卜	Эль-Мидхнаб	Mudhnib

部落、家族译名（中、俄、英）对照表

三　　画

马纳西尔部落	Манасир	Manasir
马萨里克族	Масалик	

四　　画

扎伊德派伊玛目朝	Зейдитские имамы	Zaydite imams
木太尔部落	Мутейр	Mutair
什瓦亚部落	Швая	
乌太巴部落（或阿太巴部落）	Атейба	‘Utaiba 或 ‘Ataiba
乌勒德·阿里部落	Вульд али	Waled Ali
巴里部落	Бали	

五　　画

古莱氏（族）	Курейш	Quraish
本努·木拉部落	Бену Мурра	Beni Murra
本努·阿提亚部落	Бену Атия	Beni Atiya
本努·哈立德部落（或哈立德部落）	Бену Халид	Beni Khalid
本努·哈弗尼尔部落	Бену Хафнир	
本努·哈季尔部落	Бену Хаджир	Beni Hajir

（或哈季尔部落）		
本努·塔米姆部落（或塔米姆部落）	Бену Тамим	Beni Tamim
布库姆部落	Букум	
卡赫坦部落	Кахтан	Qahtan

六　画

达瓦赛尔部落	Давасир	Dawasir
朱奈斯部落	Джунейс	
朱海因部落	Джухайн	
伊德里西家族	Идрисиды	Idrisids

七　画

沙拉拉特部落	Шарарат	Shararat
沙非尔部落	Шафир	
沙特家族	Дом Саудидов	The Saudis 或 The House of Saud
苏巴伊部落	Субаи	Subai
苏胡勒部落	Сухул	Suhul
阿瓦吉姆部落	Авазим	Awazim
阿奈扎部落	Аназа	Anaiza
阿季曼部落	Аджман	‘Ajman

八　画

拉沙伊德部落	Рашаид	Rashaid

图凯卡特部落	Тукайкат	Tyqaiqat
舍伊比家族(守护麦加的黑石天房的掌钥人)	Дом Шейби	Banu shaiba 或 The House of Shaibiyun

九　画

胡太姆部落	Хутайм	Hutaim
胡维塔特部落	Хувайтат	Huweitat
哈尔卜部落	Харб	Harb
哈希姆家族	Хашимиты	Hashimites
哈赞家族	Дом аль-Газан	The House of Hazan

十 一 画

萨赫尔部落	Сахр	[Beni] Sahr

十 二 画

谢里夫	Шерифы	Sharif
鲁阿勒部落	Руала	Ruwala

十 四 画

蒙塔菲克部落	Мунтафик	

十 五 画

德鲁兹人	Друзы	Druze 或 Druse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三　　画

马尔祖克·伊本·扎乌哈尔　　Марзук ибн Джавгар（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

马沙勒　　Машаал（费萨尔的兄弟，麦加总督）

马桑德　　Масанд（埃米尔）

马桑德·伊本·阿卜杜·拉赫曼　　Масанд ибн ар-Рахман（国王沙特的叔父，诉讼委员会主席）

四　　画

巴德尔　　Аль-Бадр（埃米尔）

巴德尔·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Бадр ибн Абд аль-Азиз（埃米尔）

五　　画

艾哈迈德　　Ахмед（科威特酋长）

艾哈迈德·宰因·达赫兰　　Ахмед Зайн Дахлан（沙菲耶派教法诠释官、麦加欧莱玛教长、历史家）

艾哈迈德·谢赫·雅库卜　　Ахмед Шеих Якуб（报界人士）

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　　Ахмед ибн Ханбал(780—855年，

罕百里派教法创始人）

卡西姆·优素福·舒班尼　Касим Юсуф аш-Шубани（鲁马涸谷大种植园主）

卡马勒·阿德哈姆　Камаль аль-Адхам（费萨尔之婿）

六　画

达伊汗·阿卜杜勒·阿齐兹　Дайхан Абд аль-Азиз（利雅得劳动管理局局长）

优素福·谢赫·雅库卜　Юсеф Шейх Якуб（报界人士）

优素福·亚辛　Юсеф Ясин 或 Яссин（内府总管）

伊本·沙特　Ибн Сауд（全名为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伊本·沙特。1926 年以前称“内志埃米尔”；1926—1927 年称号为“汉志国王、内志及归附地区素丹”；1927—1932 年称号为“汉志、内志及归附地区国王”；1932 年以后称号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

伊本·拉希德　Ибн ар-Рашид（北内志埃米尔，沙特家族世仇）

伊本·泰米耶　Ибн Теймийя（1263—1328 年，罕百里派教法著名阐释家）

伊本·阿卜杜·拉蒂夫　Ибн Абд аль-Латиф（全名为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拉蒂夫·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瓦哈卜后裔，瓦哈比派神学家）

七　画

沙特　Сауд（伊本·沙特的儿子，1953 年继位为王，1964 年

逊位于费萨尔）
沙特·伊本·伊萨　Сауд ибн Иса（记者、电台播音员）
沙特·伊本·费萨尔　Сауд ибн Фейсал（伊本·沙特的伯父）
沙特·伊本·贾勒维　Сауд ибн Джальви（埃米尔）
库宰伊比　Кузайби（内志大地主、哈萨商人）
苏勒坦·伊本·比扎德　Султан ибн Биджад（乌太巴部落正酋长）
里扎克·拉伊斯　Ар-Ризак ар-Раис（第二任劳动局长）
阿卜杜拉·卡阿基　Абдаллах Кааки（砖厂、糖果厂主）
阿卜杜拉·达巴戈　Абдаллах ад-Дабаг（农业部总长）
阿卜杜拉·伊本·乌德万　Абдаллах ибн Удван（第一任劳动局长）
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拉赫曼　Абдаллах ибн Абд ар-Рахман（国王沙特的谋臣）
阿卜杜拉·苏莱曼·哈马丹　Абдаллах ас-Сулейман Хамадан（财政大臣，大企业主）
阿卜杜拉·阿里·列扎　Абдаллах Али Реза（"阿拉伯意大利承包公司"合伙人）
阿卜杜拉·哈希姆　Абдаллах Хашим（氧气厂主）
阿卜杜拉·哈奈纳　Абдаллах аль-Ханейна（巴士拉粮商）
阿卜杜拉·塔里基　Абдаллах Тарики（石油与矿山工业大臣）
阿卜杜拉·鲍海林　Абдалла Баухейрен（吉达市府首脑）
阿卜杜·拉赫曼　Абд ар-Рахман（伊本·沙特的父亲）
阿卜杜·拉赫曼·沙马拉尼　Абд ар-Рахман аш-Шамарани

（“民族改革阵线”领导成员之一）

阿卜杜勒·瓦哈卜（即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 Абд альВаххаб（1703—1787 年，瓦哈比派创立者）

阿卜杜勒·卡里姆·贾盖伊曼 Абд аль-Керим Джагайман（报界人士）

阿卜杜勒·伊拉 Абдул Иллах（伊拉克王储）

阿卜杜勒·阿齐兹·穆阿玛尔 Абд аль-Азиз аль-Муамар（沙特阿拉伯驻瑞士大使）

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穆阿玛尔 Абд аль-Азиз ибн Муамар（第三任劳动局长）

阿卜杜勒·阿齐兹·贾米勒 Абд аль-Азиз Джамиль（鞋厂厂主）

阿卜杜勒·阿齐兹·贾勒维 Абд аль-Азиз аль-Джсльви（或沙特·贾勒维。东方省总督）

阿布·贾里勒·贾姆朱姆 Абу-ль-Джалиль Джамджум（农业部畜牧局长）

阿杜拉 Адула（费萨尔的兄弟）

阿里 Али（汉志统治者侯赛因的儿子，汉志末代君主）

阿迪卜·希什克里 Адиб Шишекли（叙利亚政变首脑）

阿拔思·希勒米 Аббас Хильми（埃及总督）

阿姆尔·伊本·哈桑 Амр ибн Хасан（“翊教匡俗协会”领导人）

努里·赛义德 Нури Саид（伊拉克首相）

纳赛尔 Насср（埃及总统）

纳赛尔·赛义德 Насср ас-Саид（“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

领导人）

八　画

法瓦兹　Фаваз（埃米尔）

法瓦兹·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Фавваз ибн Абд аль-Азиз（埃米尔）

法尔罕·马木耳　Фархан Мамур（鲁阿勒部落酋长）

法蒂玛　Фатима（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女儿）

法赫德·伊本·阿卜杜拉·达乌撒里　Фахд ибн Абдаллах ад-Давсари（受残害的工人）

法赫德·埃米里　Фахд аль-Амири（《沙特王国的奴隶制枷锁》一书著者）

拉希姆·瓦赫比　Рахим аль-Вахби（受残害的工人）

拉蒂夫·阿雅西　Аль-Латиф аль-Айаси（沙特阿拉伯著名商人）

易卜拉欣·阿布·塔基哈　Ибрахим Абу Такиха（胡维塔特部落酋长）

图尔基·伊本·阿恰尚　Турки ибн Атяшан（劳动局长）

九　画

胡斯尼·扎伊姆　Хусни аз-Заим（叙利亚政变首脑）

哈米德·伊本·撒里姆·利法德　Хамид ибн Салим Рифад（巴里部落酋长）

哈吉·阿卜杜拉·阿里·列扎　见阿卜杜拉·阿里·列扎条

哈利德　Халид（伊本·沙特的兄弟，穆罕默德之子）

哈桑·伊本·侯赛因　Хасан ибн Хусейн（神学家）
哈桑·伊德里西　Хасан Идриси（阿西尔名义上的统治者）
哈桑·纳塞夫　Хасан Насиф 或 Насеф（卫生保健大臣）
哈菲兹·瓦赫贝　Хафиз Вахба（沙特驻伦敦公使，沙特谘议大臣）
侯赛因（伊本·阿里·哈希姆）　Хусейн（麦加统治者）
侯赛因　Хусейн（约旦国王）
侯赛因·达巴戈　Хусейн ад-Дабаг（“自由汉志党”的实际组织者）
侯赛因·法伊兹　Хусейн Фаиз（机用油工厂厂主）
费萨尔　Фейсал（伊本·沙特的儿子；1953 年以前为首相，1953 年为王储，1964 年 11 月即国王位）
费萨尔　Фейсал（汉志统治者侯赛因之子，伊拉克国王）
费萨尔·达维什　Фейсал ад-Давиш（木太尔部落酋长）

十　画

宰丹·伊本·希特来因　Зейдан ибн Хитлаин（阿季曼部落正酋长）
贾玛勒·侯赛因　Джамал Хусейн（沙特的亲信谋臣）

十一画

萨阿卜　Сааб（国王沙特的儿子，“沙特炼油公司”创办人）
萨利姆·伊本·艾哈迈德·马赫富兹　Салем ибн Ахмед Махфуз（银行家）
萨利姆·阿布·德米克　Салем Абу Демик（阿提亚部落酋长）

萨利姆·穆萨·卡阿基　Салем Муса Кааки（银行家）
萨拉勒　Саля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
萨勒曼　Салман（费萨尔的兄弟，利雅得总管）
萨德·伊本·阿提克　Саад ибн Атик（宗教师）
萨德·伊本·法赫德　Саад ибн Фахд（埃米尔）

十 二 画

塔拉勒　Талал（埃米尔）
塔拉勒·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Талал ибн абд аль-Азиз（财政大臣）
塔基尔·达巴戈　Тагир Дабаг（"汉志国民党"书记，"自由汉志党"名义首脑）

十 三 画

福阿德·哈姆扎　Фуад Хамза（沙特阿拉伯驻瑞士大使）
赖哈尼（阿明）　А. Рейхани（美籍叙利亚诗人，作家）

十 四 画

赛义德·库尔迪-贝克　Саид Курди-бек（沙特阿拉伯军官）

十 六 画

穆罕默德　Мухаммед（伊斯兰教祖）
穆罕默德　Мухаммед（伊本·沙特的兄弟）
穆罕默德·巴德尔　Мухаммед аль-Бадр（统治也门的末代伊玛目）

穆罕默德·卡阿基 Мухаммед Кааки（银行家）

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 Мухаммед ибн Ибрахим（沙特阿拉伯的大穆福提）

穆罕默德·伊本·贾巴尔 Мухаммед ибн Джабар（奴隶主）

穆罕默德·阿赫麦尔·易卜拉欣 Мухаммед Ахмер Ибрахим（著名商人）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 Мухаммед Хусейн Хайкал（埃及《金字塔报》总编辑）

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尤布 Мухаммед ас-Саид Айюб（农业专家）

穆塔里 M. Мутари（承包商）

* * *

五 画

艾森豪威尔 Эйзенхауэр Eisenhower D. D.

丘吉尔 Черчилль Churchill, W. L. S.

六 画

考克斯 Кокс Cox, Percy（波斯湾的英国驻扎官）

乔治·伦茨 Джордж Ренц Rentz, G.（“阿美石油公司”研究部主任）

七 画

杜鲁门 Трумэн Truman, H. S.

希特勒 Гитлер Hitler, A.
狄克森 Диксон Dickson, H. R. P.（英国驻科威特的政治代表）

八 画

范德默伦 Ван дер Мелен. Van der Meulen, D.（荷兰驻沙特阿拉伯代办，后任公使）
罗伊斯将军 Ройс Royce, R.（美国近东武装力量总司令）
罗斯福 Рузвельт Roosevelt, F. D.（美国总统）

九 画

威廉·埃迪 Уильям Эдди Eddy, William（美驻吉达使馆石油问题专员，后任公使）
哈罗德·伊克斯 Гарольд Икес Ickes, Harold L. C.（美国内政部长）

十 画

格罗巴 Гробба Grobba, F. C. F.（法西斯德国驻沙特阿拉伯使节）

十 一 画

菲尔比 Филби Philby, H. St-J. B.（英国驻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政治代表，后任伊本·沙特顾问）

十 二 画

道蒂　Доти　Doughty, Ch. M.（英国旅行家）

十 三 画

詹姆斯·理查兹　Джеймс Ричардс　Richards, James（美国执行"援助"中近东国家计划的总统特别助理）

十 八 画

魏兹曼　Вейцман, X.　Weizmann, Chaim（以色列总统）

政党、机构译名对照表

五　　画

立法会议　Законосовеща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majlis al-shura)

民族改革阵线　Фронт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еформ

民族解放阵线　Фрон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六　　画

自由汉志党　Свободный Хиджаз

全穆斯林代表大会　Все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Al-mu'ta-mmar al-islam al-a'la)

七　　画

阿拉伯半岛人士联合会　Федерация Сынов Арави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　Арабский Фрон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犹太民族之家　Евре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Очаг (Jewish National Home)

阿拉伯国家联盟　Лига арабских стран

阿拉伯解放阵线　Арабский Фронт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十 一 画

翊教匡俗协会 Лига охраны веры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谘议会议 Совеща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majlis al-wakala)

银行、企业译名对照表

四　　画

开罗银行　Банк Дю Кэр (Banque du Caire)①

太平洋西部石油公司　Пасифик Уэстерн Компани (Pacific Western (-Iran) Ltd.)

日本石油贸易公司　Джапан петролеум трейдинг компани (Japan Petroleum Trading Co.)

巴基斯坦国民银行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Банк Пакистана (National Bank of Pakistan)

五　　画

东方汇理银行　Банк де л'Эндошин (Banque de l'Indochine)

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　Стандард ойл оф Калифорниа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六　　画

达兰银行　Захран банк (Dhahran Bank)

伊拉克石油公司　Ирак Петролеум компани (Iraq Petroleum Co.)

---

① 括号内的外文系该银行、企业的原名。下同。——译者

七 画

沙特阿拉伯矿业辛迪加 Сауди Арабиен майнинг синдикэйт (Saudi Arabian Mining Syndicate)

沙特阿拉伯货币经办处，或称“沙特阿拉伯货币机构” Валют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Saudi Arabian Monetary Agency)

沙特炼油公司 Саудовская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ая Компания 简称 Сарко

阿拉伯工业发展部 Департамент развития араб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日本〕阿拉伯石油公司 Арабиен ойл компани (Arabian Oil Co.)

阿拉伯银行 Араб банк (Arab Bank)

阿拉伯-意大利施工承办公司 Арабиен-Италиан инджиниринг энд контрактинг компани (Arabian-Italian Engineering and Contracting Co.)

阿美石油公司 АРАМКО (Aramco [Arabian American Oil Co.])

利雅得银行 Бэнк «Эр-Рияд» (Riyadh Bank)

纽约美孚-真空石油公司 Сокони Вакуум (Socony Vacuum)

纽约美孚-莫比尔石油公司 Сокони мобайл ойл компани (Socony Mobil Oil Co.)

纽约第一花旗银行 Ферст нейшнл сити бэнк оф Нью-Иорк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八　画

法兰西石油公司　Компани Франсэз Де Петроль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Pétroles)

波默罗伊合股公司　Помрой энд компани (Pomeroy and Company)

英国石油公司　Бритиш Петролеум компани (British Petroleum Co.)

英国近东银行　Английский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Банк (British Bank of the Middle East)

英荷壳牌石油公司　Ройял Датч-Шелл (Royal Dutch-Shell)

国民商业银行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банк (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九　画

美国氰胺公司　Американ цианамид корпорейшен (American Cyanamid Co.)

美国熔炼公司　Американ смылтинг энд рифейнинг (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

十　画

荷兰贸易银行　Незерлендс Трэйдинг Сосайти (Netherlands Trading Society)

十 一 画

商工会　Торговая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Палата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十 二 画

格蒂石油公司，或译葛底石油公司　Гетти ойл компани (Getty Oil Company)

十 三 画

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　Стандард ойл компани оф Нью-Джерси (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意大利海上工程公司　Сочиета Италиана Деи лавори маритти

福特汽车公司　Форд (Ford)

十 五 画

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　Трансарабиен Пайплайн ко. 简称 Таплайн (The Trans-Arabian Pipe Line 简称 Tapline)

黎巴嫩海外银行　Банк дю Ливан э Д'утр-мер (Banque du Liban et d'Outre-Mer)

德士古石油公司　Тексас ойл ко. (Texaco)

内 部 读 物

书　号：11071·3
定　价：1.32 元